



標點加評

裝窗異單
吳在松

海廣益書局發

標點
批註

螢窗異草 卷下

長白洪歌子著 武林隨園老人評 溧陽許慕義標點批註

綠綺

惟其能壓
得素志不
爲人賈所
惑故能得
美體之婦
而享閨房
之福

高郵李生，風雅罕匹，年二十，琴瑟猶虛；竊自矢，非夸光之美，弗與問名。有知其志者，咸勸曰：「佳人未必真有，若何遲好合而待毛施，恐鏡臺未下，潘鬢將星，九十春光，不亦大半虛擲乎？」生笑而不答，終夷然不屑與雞鶩偶；如是者數年，迄無所得，而堅持如故。一日清明，親往掃墓，祭畢歸，路遇亡僕忠；蓋其童時已歿者，猶彷彿記憶之，恍惚中且忘其死，遽呼曰：「若承夫人命，來迎我耶？家中亦無所事，何太匆忙？」李時惟母在堂，父已早卒，故云然。忠曰：「若主人欲見公子，非主母也。」李甚驚愕！重以父命，徑隨之往。同至一巨宅，閉閤高大，甲第連亘。生欲入；忠止之曰：「主人甚怒公子，將施扑責

身爲異物
猶不立誓
之婚與父
母妙予之
心可謂切
矣

今之子弟
獲信自白
結婚始傳
李氏之衣
鉢

，此地無人可解，若得新姨一緩頰，庶幾能迴雷霆；待忠入懇之！公子始可進見。」生茫然，罔知所措，惟詢曰：「新姨何人？」對曰：「主人新納之妾也。」乃入內，良久方出，告生曰：「新姨諾矣，見卽爲公子解之。」遂導之入門。生知父怒，心頗忐忑不定，趨趨而前，屋宇美好，絕類公侯巨家；有一堂，顏曰：「鶴棲」間其無人，而輪奐之華，倍極壯麗。有頃，其父出，從者祇二三小鬟。父衣冠無異生時，呼而進之曰：「若來前！汝爲人後，不以嗣續爲念，而惟佳麗是求，是誠何心？」言已就坐，盛氣相向。生伏地屏息，不敢仰視。父將命忠行杖。生甫頓首白曰：「兒不肖！誠負父恩，但思室家爲人生重事，脫非所願，而曲就之，實同附骨之疽；望大人寬其罪！使得遂其私，則罔極之恩，益同天地矣。」語竟，崩角至流血。父愈怒！呼杖愈急。忽屏後一麗人，粧飾甚盛，含笑而出；謂生父曰：「滴聆公子之論，亦年少恆情，公勿過于苛責。如果抗懼未諧，妾家娣姪，頗有佳者，請卽執伐，不亦喬梓願俱遂乎？」生父怒猶未解，忠又從旁

即以婚娶
爲緩頰之
地是善于
解紛者

慙慙之；乃曰：「任若爲之，予終不樂有是子！」拂衣徑入。忠引生拜謁麗人，如庶母禮；卽命坐，且語婢曰：「速召諸妮子來，請公子自擇！若可，予卽力任之。」婢去未移時，俄聞香風拂拂，發于庭側，有好女子十餘人，或衣鮫綃，或披翠氅，淡粧豔服，紛沓盈階；年皆十六七，容色殊尤，俱端肅檢柙，向麗人而拜。麗人歷指其名，俾生遴選。生已五色眩目，罔知適從；至一垂髫兒，年齒尤卑，獨著煙縠之衣，容光照映左右。麗人顧之，謂生曰：「此綠綺，子之猶女也。公子以爲可否？」生熟視之。綠綺含羞舉袂，態更動人。生卽首肯者再。麗人目忠大笑曰：「公子巨眼故不差！遂麾諸女使退，惟留綠綺使伴生坐曰：『汝今爲吾家新婦矣，善主中饋，無貽厥父母羞！』」綠綺慚報，若無以自容，而數以橫波矚生，意似許可。麗人卽起，趨入報生父；有頃，復出曰：「癡阿翁！怒故未息也。」遽命忠治青廬，又出新衣一筒，俾生與綠綺，俱更其故者，周匝縝密，無異慈烏。生亦心竊感之。將夕，堂中皆燃巨燭，生父始出受禮。謂生曰：

「此皆婢子好事，老夫頗不耐此！」已而交拜成禮，送入庭後一華屋，供具豐美，錦繡燦陳，均出麗人之賜。生促綠綺就枕，代爲解衣，鶯雛燕乳，不禁啼紅。歡畢，生始展問里族？答曰：「妾與姑，皆胡姓父母遠任劍南，妾姊妹賴姑以生，故婚媾一唯其命；父母不必與聞也。」平明將起，早有小婢來窗下相喚。生與綠綺盟濯訖，綠綺易髻而髻，往謁舅姑，生亦入省；見父與麗人方共坐，謂之曰：「兒已有婦，宜速歸，恐若母倚閭腸斷矣！」生不忍別父，長跽涕泣，不願行。父始笑曰：「癡兒子！此豈汝久居之所耶？」生乃悟。父出白金二笏，與之曰：「將去奉母贍妻，多與恐不勝任也。」麗人亦囑綠綺，善事乃姑，勿倚嬌癡，如在我處；亦贈簪珥一篋，衣襦數十事，亟遣之歸。生與綠綺皆泣，不能出聲；父與麗人亦有慘色。無何，忠入勸駕曰：「輿馬已具，少主夫婦可行矣。」父乃變色叱生曰：「畜產戀父，竟不念爾母耶？」生不得已，始泣拜請行。麗人親送之出門，果有僕馬相俟；綠綺坐油壁小車，生亦乘小驪駒，夫婦行半里許，迴

孤也而能
體諒人情
若此直謂
之人焉可
矣

首顧視，猶見宅第宛然，麗人與忠，倚門遙望，若揮涕目送者；既遠，遂不見。及歸其家，母果思縈甚苦，生借綠綺入，登堂拜見，母乃大驚！詢所自來？生具以告。母恍然曰：「嘻！新婦之姑，殆狐也。汝父中年，讀書外室，夜輒有美女來相伴；詰其姓氏？俛而不答，與談古今詩文，其應如響，兩情眷眷，漸及於狎。」女辭曰：「使君自有婦，妾不忍已雙而令人雙也。必欲相歡，請俟一紀之後。」遂去，不復來。及汝父易簀之時，忽謂予曰：「若人來相迎，我死得所矣。」予問伊誰！答曰：「十年前燈窗共話者也。」言訖遂歿。時兒尚幼，故不以告汝，今以斯言斷之，當是此耳。」生亦述其願復之恩。母曰：「渠以吾子爲子，吾即以渠姪爲姪，報稱庶幾不爽。」遂撫綠綺如己出。同人聞李一朝有偶，咸竊笑曰：「李子果飢不擇食矣！」李聞之微哂，張筵設飲，徧召諸友，黠妻使勸拜，一座盡驚，謂非塵世所宜有；由是羣噪遽息。明年，舉一子，頭角非常。生銘行，又復遇忠於途，拜而言曰：「主人聞公子弄璋，不勝欣慰！新婦亦令傳語。」

此子穎異，必能光大門閥，宜好撫之！」語畢，遂失所在，生爲詫嘆良久。今其子年僅八齡，卽通毛詩左傳，對客酬答無失次，人皆望而卜其爲卅年之偉器也。

總評「甚矣！父母之劬勞靡盡也！冥漠之中，猶念其子之塊然，况生居堂上者乎？乃父有狐妾，厥子亦有狐妻，李與狐殆世爲秦晉者矣。而非狐之賢淑，其父既長負向平之債，子亦終乏范蠡之緣，不爲良朋之笑柄而幾希！」

註解

自矢

猶自誓也

毛施

毛施西施古之美人也

一紀

十二

癡狐

癡狐者，同郡吳公之寵姬也。性憨而善媚，故號之以此，實非狐也。公諱曉，戊辰進士，以罔卿致仕，年僅六旬，頗以聲色自娛，而極意蒐羅，終鮮尤物，心不免歉然。一日暮春，游於郊外，獨攜二小奚，親賓子姪，咸莫之俱，意蓋有所冀也。行及負郭，桃英將落，棠花漸開，公因口占曰：「結子桃花顏失色，沿

此則逼肖
聊齋之嬰
甯而寫癡
狐之天真
關漫與其
以死殉主
筆法超妙
又直駕留
仙而上之
矣

畦野菜蕊空香；可憐一樣閒風月，難向枝頭覓海棠。」吟訖，四望悵然，忽聞籬落間有嘻笑聲，且恆探半身以相望。公視之，花不屑粧，柳不勝衣，一妙齡絕色人也。公大悅！僞言口渴，遣小奚丐茶，兼詰其姓氏？小奚將公命。籬邊人笑曰：「個老子口無停聲，宜其渴也。雖然，予家亦無閒爐灶，烹茗，以待子不時之需。」小奚又以姓氏叩之？答曰：「予不復記憶，我父母容或知之。」即呼曰：「阿母！我家亦如人有姓耶？渠來問我，我則無由知。」公不禁大噱！童亦粲然。有頃，一媪出，荆布修潔，蓋其母也。問客何來？且曰：「癡兒固無足與語者，幸勿見哂！」公因致揖，親叩其里族？則王姓，夫故業農，家甚貧，見者乃其少女，年十七，卽癡狐也。公知其可餌，絮語移時，乞茗一甌而飲之。復自白曰：「予郡中吳太僕也，與若夫爲桑梓，不忍坐視若貧，異日可令渠詣我，當少爲資助，毋憎薄。」語已，稱謝而行。女猶在籬畔自言曰：「東家小二姑，誰子鬪草，那得竟弗來？」無何怒曰：「人各有目，而獨孜孜視予；又臨去幾回頭，

白鬚將不贖矣。」母呵之！乃止。公歸，語閹人，有王某至，當亟爲之通。翌日果來，公厚款之，出十金以贈，且囑曰：「倘有不給，亟來商，勿以造門爲嫌！」王欣然返。公家人，舉莫知公意。由是不時周卹，十旬已五六十金。王小康，舉家靡不感戴！公乃遣冰，王夫婦始悟公捐惠之意，既慕其利，兼懷其德，遂許之。鄉里或爲女不平，女獨漠不爲意。及婚，公以五百金爲女父母壽，始迎女歸。其父母流涕送之，女之癡態如故，謂其母曰：「胡不隨予嫁去，吃著不盡矣。」母大悲！唾其面！比至公家，引謁夫人，並晤其同列，靡不笑其癡，遂不復與之較禮。至夜，公入其室，女絕不羞澀，直前捋其髭曰：「此物更蒼於阿父，恍疑汝兄而渠弟矣。」左右皆竊笑。須臾闔扉，公與之解衣，亦不之拒，惟至袒服，遽以手格之曰：「予生平未嘗去此，豈至汝家，反令予裸體度日乎？」公笑而諭之曰：「汝旣嫁，則此衣且去矣。」女終不從。公強之，乃呱呱大啼，呼其父母不置。公不忍以力，竟擁之和衣就枕，俟其寐而後去之，甫能成歡；女又嬌啼大

作，幸其性柔順，公復以甘言誘之，始得竣事；然已流丹浹席矣。詰朝同起，女粧成出見，賀客皆驚嘆其豔。女則時時私語同輩，告以夜來情狀，并述所苦，鮮有不捧腹者。數日後，漸入佳境，又津津樂道之；聞者又不免生妒心，女亦不覺。公知其癡，故聽其言，不之禁。女則事公益謹，且媚甚。公豐於鬻，晨起多見擾亂，女蓄盂水於枕畔，以香口溫而梳理之。公儉於肌，重裯猶憎堅硬；女鋪新絮於榻上，以柔肌轉而暱就之。公飲則茗必親嘗，公食則肉皆經箸，公坐則以掌撫其席，公行則以腕持其腋，公喜則無戚戚之容，公怒愈有諶諶之色，公是以愛若性命焉。女養指甲最長，一夕，衾內誤傷公，公不忍言。女知之，憤恨不寐，挑燈獨起，盡剪之；公止之亦弗聽。公誤唾其衣，此衣遂不更。公問之，慘然不答。公知其意，乃嘆曰：「汝非全無心肝者，誰謂爾癡也？」因贈以詩曰：「抱璞誰知美玉成，人前故作太憨生；祇因一語留情後，始信聰明盡遜卿。」由是益暱之，同列罔不妒，惟夫人獨憐之！每曰：「汝曹誰無枕席情，可能學渠熨貼老

翁耶？」然女竟以此得癡狐名，蓋亦出於憎者之口。獨是女寵雖專房，無所不用其媚，惟至牀第之事，則不少曲徇。公欲與之狎，輒辭曰：「少者固樂此，老者將何以堪？豈可以予少，而不念公之老。」其言益不癡，公愈賢之；因而百夕之中，僅得數逢，而不以為歉，公得以頤養。公年七旬，屆誕辰，戚族畢賀，家人亦無不稱觴。女不知慶，獨茹素彌月曰：「願公再延一紀，無敢奢望！」未幾公病，女奉湯藥，衣帶未之離身。公疾益劇，竟不起；女忽辭公欲行，疑其有異志，詢以焉往？答曰：「願先公行，爲公驅狐狸於地下。」言已，頓仆於地，七孔殷然，則已飲酖半日矣。公太息許時，復大笑曰：「若不負我，我何悲爲？」亟呼諸郎君至，遺命以女屍合葬，瞬息亦卒。諸郎君克成父志，不敢有違；迄今詢吳氏之塋，必曰「癡狐墓」，女之名與公皆不朽。

續評「狐而媚則有之，而癡吾未之見也。媚而癡則必不癡，癡而媚則極其媚，古今來愚忠愚孝，人未必不以爲癡，媚亦何獨不然，苟從肝鬲中流出，而

惟恐不適其意，不悅其心，是卽癡矣。况正色以聞之，捐軀以殉之，豈止媚者能之乎？但以人而被以狐之名，人則不堪；以如是之人，而加以狐之號，狐亦與有榮施矣。狐乎狐乎！爾亦能蚩蚩如是乎？

註解

問卿

太僕寺正卿也

桑梓

鄉里也

詰朝

明朝也

燈下美人

瓊州余舜章，少時讀書于某寺，每當風清月白之頃，輒有良夜如何之慨；蓋僅約而未婚也。一夕，篝燈展卷，方將肄業，忽燭光閃閃如人，意爲寺僧，視之，無所見，良久復然。余心疑，掩卷伺之；又許時，其狀若煙而慘淡，倏有倏無，莫能摹擬。余素以膽力自雄，審知爲鬼物，益伺之。久之，較前益真，但具體而微。又久之，甫露半面，至夜分全形現矣。余亟視之，綠髮翹然，紅姿綽約，美人也。余卽起，揖而進之曰：「鬼乎仙乎？何示人以詭異如此？余狂生余舜章

是也。如不棄，當剪此短燭，少賜晤言！」美人微笑曰：「何遽唐突如此？予實鬼也。知君有渴疾，敬爲相如來獻良方，豈以陰濁之質，而更冒自媒之恥哉？」余聞言，以其貞鬼，改容詢之？美人曰：「妾生前少有薄德，上帝鑒之，命掌祿籍。邇來因月老毫荒，所配多失閨人意，勅妾襄贊其事；於是赤繩所繫，鮮有朱淑貞李易安之事矣。」余驚曰：「若然！則卿固氤氳使之流亞也，豈予亦有韋固之緣，煩子預告耶？」美人曰：「非也！老人口刻，幾傷人伉儷事，妾不忍爲。但妾往來雲路，竊見郎君對月臨風，時有不豫之色；蓋緣洞房有待，雖庶士不免標梅之嘆耳。妾有良策，故來敬陳於郎君。」余聞之，色甚喜，因折節求之！美人出一朱符曰：「援琴之拂，良非君子所宜，妾亦不敢於導引。然郎君之婦，非始生三歲者，未嘗不可以相邀，欲速則速之，早爾數年婚嫁，固不妨也。」余又細詢其說！美人笑曰：「郎君勿絮絮，第置此於枕函，若所請者卽至矣。」徑置符於牀頭，倏忽如煙而逝。余正無聊賴，姑試之，甫就枕衾，卽夢其父母爲卜吉

賣妻鬻父
孝也不背
所天貞也
乃觀者如
堵牆竟無
人援之以
手余以一
介寒儒伏

，遣使親迎。俄而彩輿至門，牽紅入室，而嘉禮告成。比視新婦，貌甚麗，而酷似美人，欣幸之餘，亦不以介意，歡然同夢，樂且未央；春色已酣，交頸而息。及轉側，而寺鐘聒耳，山僧已來送茶，呼曰：「余相公！作何好夢？日高猶不明眸也？」余笑而起，晝猶念念不忘，其心益不在讀。及夕早寢，婦亦親狎，不再如昨之羞澀矣。蓋余所問名者，爲邑中某家女，耳食其有殊色，故信之。自此溫柔鄉深入，益慕睡鄉，朝冀暮，暮怯朝，恨不得中山酒，爲千日醉。久之，當晝而寐，婦亦刺繡其側，笑語甚歡，遂不復欲覺。未幾，某家以余甚貧，且鏡臺久而未下，竟別字。余生之父母，亦無如何。余亦爲之悒悒，而夢則未絕也；第形神精魄，咸爲所耗，漸以痿憊，遂終日昏昏皆夢矣。一日，強起如市，見鬪者二人，一人被毆幾殆，環如堵牆者，僅作壁上觀，竟無人能爲之解。余不忍，前詰其由？毆者素識余，忿忿言曰：「渠售婦與余爲小妻，旣而悔之，所欠者又悍不肯還，故毆之以洩吾忿。」余詢被毆者值幾何？答曰：「因葬父無資，祇貸渠青

義拯之其
善實屬非
細宜乎挽
問天心而
致富貴長
年之報也

妖五貫耳。婦不忍別，日涕泣，惟願死，誰賴渠也？」余躊躇自念，事關節孝，當思有以保全之。因計囊囊，尙餘二金，暫貸於寺僧，可足其數，甘淡泊半月，亦無害耳。乃謂毆者曰：「汝欲金乎？欲人乎？」毆者稔余爲寒儒，諒不能豪邁；姑應之曰：「渠婦貌不揚，予亦不願成好事，但不得金，情實不甘！」余笑曰：「若然，請從予去，償若金。」觀者皆踴躍曰：「余相公爲此義舉，陰德無量矣！」因極力慫恿，毆者自悔失言，而迫於衆議，亦帖耳相從；惟被毆者感激至流涕，誓以死報！相隨入寺，余爲僧言，僧亦重余義，慨然相假，并出所有者，傾囊付之，因焚其券，被毆者稽首流血。其紛旣解，余至夕就寢，竟無所夢，心疑焉，竊怪其符不再靈，默祝美人，思以詢之。宵半果來，赧然謂余曰：「嚮昔所云，皆誑君也。妾一縊死鬼，何由司人間婚牘。緣知君祿命淺薄，不久亦入鬼道，妾欲結未死緣以爲泉下伴侶，特慮見疑，未敢冒昧，故假君家新婦，得以夢中爲歡；近今相會者，實妾也。日者，君以一時惻隱，保全孝子真姬，土神上

奏，福祿俱崇，壽且耄耄不止，妾不敢再爲君崇，微迹伏藏。今承召詢，靦顏自陳，言之不禁忸怩」因更太息曰：「欺罔之罪，固已無辭；燕婉之情，猶希垂念；妾將爲君返去珠，以成雙璧，慎毋別覓鸞鳳也。」言訖再拜，披髮吐舌而去。一時狂瞽，幾背前盟，今願仍諸舊好，永無二心，其納之，幸甚！」余廉之，得其實，則女爲鬼崇，時時引帛欲自經，且狂呼曰：「此余少卿妻也，誰敢奪之！」因而後所字者，索還原聘，不敢締姻；故復修好於余。余心知美人所爲，以權詞白於父母，乃許之。期年畢婚，女貌亦亞於美人，余特祕之而不言。又明年，余果連擢巍科，成進士，仕至光祿寺少卿，壽至八十云。

總評「温太真慕其姑妹，因嫁名於友，而自訂之；美人殆師其遺意矣。但恐余生無迴天之善，則新婦必抱不白之冤，使當日聞之，必將欲唾其面。」

註解

相如

卽司馬相如也

不豫

不快也

嘉禮

謂婚禮也

梁少梅

邑人梁少梅，年僅廿四五，美風姿，善談吐，有雅人韻致。一日中元，隨人往城外法覺寺，觀施食。時主壇者爲寂禪師，持戒清高，秉教虔謹，壇前恆有怪異，好事者咸樂觀焉。少梅與其侶二三人，薄暝出邑門，比及寺中，月已上矣。見小兒輩，或以綠荷籠燈，或以青蒿燃炬，跳躍如鬼，不禁莞然。須臾，簫管嗷嘈，幢幡接引，衆僧擁法師登壇，說妙法，散天花，以成孟蘭盛舉；觀者如市，亦都無所見。少梅膽素巨，頓思人煙叢集，鬼何敢來，卽來亦莫能觀止；倘往僻地候之，則法之驗否，當立辨。因而舍其同行，徑趨寺傍小徑，潛身以伺。立未久，俄有黑氣數十百團，其巨如斗，源源而來，皆從自前經過，隱隱若有聲，的是奇觀！少梅復登高以望，其氣至壇卽滅，杳然無蹤，後有繼者，不知幾何。少梅立許時，宵露濕衣，漸不可耐，思回寺前覓其侶，謀所難棲。忽聞笑語聲，如

花陰羣鳥，足遽止。及近覘之，則婦人十餘，靚粧淡服，貌均妖豔；有小鬟二，以籠燭導之行。最後一少艾，色尤姣好，獨持荷燈一盞，碎步而前。瞥見少梅，卽以翠蓋招之，儼若熟識。少梅神魂顛倒，不克自持，遽尾之。婦人歛疾如風，盡其足力，始能及。迨至一處，峻宇雕牆，巍煥如神廟；婦人盡入，亦絕不顧少梅。少梅倦極不能返，小憩於牆角；良久，有人自門內秉炬出，語曰：「適一風狂兒！逐姊至此，胡不見？」因以火燭之，照見少梅，喜曰：「郎固在此，誰云返也？請卽隨予入！」少梅視之，果挑燈之鬟，乃欣然起立，與之偕；歷門數重，彷彿若有神像，亦不暇細瞻。繼入一小院落，其中花竹森秀，別有洞天，而所見之少艾，早在廡下站候。見鬟卽詢曰：「逐臭郎得之乎？」答曰：「得之矣。」少艾卽笑而逆之，偕入中庭。室內鋪陳華麗，目多未經；燈下睨少艾，年可十八九，姿態橫流，容光肆映，真麗人也！少梅心益悅！因致詞曰：「倉卒相遭，未遑趨避，不加呵叱爲幸！乃復引入房闈，倍增慚悚！」少艾微笑答曰：「適見君子

，躑躅草露間，知必黑暗迷途，無所投止者。不揣荒僻，冒昧奉邀，草榻一宵，少光蓬華，何反承搗謙若此？」少梅復遜謝！少艾延坐，且語鬢曰：「好事勿令人知，懼相溷也！」鬢亦笑而諾之。少艾又命治具，對坐行酌，殺核羅列，珍錯多不知名。少梅正微飢，得此甚慰。徐叩其姓氏？匿笑弗言；惟曰：「情好未篤，無敢遽陳，統俟諸異日。」少梅遂不再問。歡飲既久，兩心蕩然。鬢啓曰：「良宵遲晤，雞且將鳴，請就寢！」二人乃握手起。及入臥室，衾褥蒸華。少艾自解其衣，內外皆嶄然新製，惟著紅綃抹胸，與少梅就枕。撫其肌，豐若有餘，膩難著指，交合之際，媚態紛呈，少梅早置身魂夢中矣。遊仙一枕，漸入黑甜。及醒，聞嬌音羣噪曰：「淫婢不羞！偷與狂郎戲，吾輩可鳴鼓而攻之。」張目驚視，少艾猶在抱中，毫不羞澀。惟笑曰：「知情者固當連坐也。」衆譁然曰：「婢子無賴！竟下水拖人耶？」言已鼓掌。少梅心始安。竊視婦人四五輩，皆昨夕所見者。乃起著衣，婦人皆孜孜凝視其私，若欲羨然。少艾亦起，衆以手理其鬢曰：

狐與鬼並非同類而對於阿憐不特設法生之且恩勤顧復玉成姻好何伏義若斯耶世之婦刻者流見人頽危則投井下石妬人瓦礫則陰加破壞雖儼然

「髮蓬蓬，狂已太甚！」少艾又笑曰：「卿等欲狂不能耳。」因引少梅徧拜之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媒妁之言足當矣。」衆默然。已乃歡然，相與偕坐，諧謔生春。有頃，均以酒炙來，爲二人扶頭。飲少酣，中一衣綠綃者，年齒少長於衆，少艾呼之以姑。忽謂少艾曰：「能與郎君言之乎？」答曰：「邂逅相逢，未敢輕洩！」姑笑曰：「郎君巖豪，當無慮。」乃語少梅曰：「一言頗駭聽聞，妾等非人，實狐也。渠爲故明中丞毛一鷺寵姬，年十九而歿，毛因民變獲罪，匆遽中，遂葬於此。是地爲聖姥行宮，妾等時來服役，見而憐之，授以鍊形術，雖鬼而無異於人。今旣得侍君子，願卽攜歸，庶不至汚觸聖境，妾等亦得以全其始終；郎君以爲何如？」少梅初聞而驚，然亦弗懼，惟毅然應之曰：「敬如尊命！」衆乃相顧大笑曰：「個男兒！色膽故不細！」姑曰：「予固深知之，乃敢言也。」因其爲少艾賀，始得其姓名，則王氏，小字阿憐耳。衆又爲之治奩具，彈指間，錦繡珠玉，紛沓俱集，外各封黃金一錠爲賀儀。憐與少梅；一一致謝！姑

又曰：「晝不可復，恐招疑怪，盍俟昏夜。」乃羣起而散去。憐因謂少梅曰：「非妾命君拜，則君危矣！」少梅詰其故？憐曰：「渠性皆蕩，昨夕特未覩君，故容妾得之耳。今晨相值，不無垂涎，賴妾以禮縛之，姑又憐妾，成此捷足義舉。不然！與少樂樂，君可勝任；與衆樂樂，君將不堪矣！」少梅聞其言，不禁捧腹！又詢鬢之所在？答曰：「渠皆紳家少婢，叢葬此土，妾愛而撫之，收供十指；但堪昏侍，不能晝現也。」因引少梅，視其所居，卉木繁茂，不類窳窳間。憐告曰：「此皆若輩所爲，妾無能致此。妾自與若輩遊。飲食衣服，莫不仰給於彼。數日前，姑忽語妾，謂「妾眉宇間有喜色，常有奇逢，不可仍著故衣。」因爲妾：徧易新者；今之所御，皆姑賜也。若妾之屍襯，仍在此後，旣已臭腐，不堪回顧已。」嗚嗚細述，少梅深嘆其奇！及暮，衆又來，爲設祖帳，前二小鬟皆至，惘惘有不忍別之狀。酒行數巡，姑拔鬢邊釵，擊案而歌曰：「有女婉婉兮共我翱翔，今茲別去兮予心憂傷；願汝倡隨兮如鳳凰！何時重晤兮在仙鄉？」音節甚古

且凄婉。憐乃再拜答歌曰：「一坏久棄兮冥然何知，肉我白骨兮匪夷所思；今夕別離兮烏夜啼，深恩未酬兮步遲遲；聊祝眉壽兮與天齊！」衆亦歌曰：「女蘿附木兮得所依，留君不住兮心孔悲！子兮子兮無久違。」歌已，四座皆泣下。飲將達曙，姑曰：「邑門將啓，盍行乎？」乃取衆所贈遺，分置兩人袖中，殊不重累，始送之出門。憐與衆又把袂珍重。少梅視其地，果卽近郭之碧霞祠，距城未里許；因扶憐歸其家。少梅無父母，兼未授室，候門惟一老嫗，誘之！亦無敢問。憐與少梅，究不自安，翌日竟徙於鄉；出金治產，家類素封。後每張筵召狐，絕不至。憐今出世十餘年，猶妍豔如昔，所親多有見之者。

總評：「狐有毛者也，而以毛之姬適人，似不恤其族矣。且毛初葬姬於此，原不意其有狐，狐竟喬作主張，不復問毛；姬亦擅誘少年，不暇畏毛；則毛之爲毛可知已。少梅之膽巨於斗，阿憐之面厚於革，非此二人，狐卽多事，亦不得不爲毛留餘地也。」

註解

中元

七月十五也

秉炬

秉獨也

卉木

即花木也

定州獄

直省定州有邨民，婚於近邨某家。民有孀母，素嬰疾病，井臼惟藉婦操。婦年二九，頗風格，民更密於防閑；以故歸甯之期少，婦與其父母皆不滿。時屆秋成，其岳家邨中，演戲侑神，適民疾小愈，岳浼人言，欲迎女歸，母許之；婦遂盛粧而往，民固雅不欲，淹留未久，往促之歸，翁媪愛女，皆不聽。及社事將闌，民又往，爲言母以勞疾作，理宜過歸，絮絮不止。婦貪觀劇，甚不願，乃曰：「盡此一夕耳，姑卽抱恙，暮夜亦無所事，請俟戲終，明晨旋返，良亦無所誤。」媪亦贊助，民不能強，遂悻悻自去。實亦新婚未久，燕爾情濃，非有惡念也。於路竊自憤曰：「賤骨朵！不念枕席情，祇圖歡笑，吾必辱之。」抵家飯已，乘夜悄焉復往，稔知岳家有矮屋，鄰於演戲之所；婦與姑姊妹，列坐於簷際以觀。遠望婦果在，指顧笑語，意甚歡！民益大恚！乃於人叢中委蛇行，潛身廊廡，

民之竊婦
懼不過以
婦不從其
言欲借此
以折辱之
使夫綱後
振亦少年
人意氣用
事耳不料
即因此而
致婦之自
縊致僧之
冤死致少
年之淫心
大興此大
獄焉意氣
之害若斯
可不戒哉

昏暗中絕無知者。時雜劇正盛，金鼓雷鳴，滿場喧哄。婦凝睇已久，漸忘形體，頻以一足垂下。民知其無備，仰而企之，竟褫其隻履而歸，猶漠然弗知。夫遂懷之，亟返至家，閉戶高臥，亦不與母言，計俟其晨歸，痛辱之以泄積忿。乃婦失履未久，頓覺足冰，捫之，則蓮瓣已脫，心疑狂且所爲，不勝愧悔；兼慮諸親戚集，聞必嗤笑，遂不俟場終，亟下屋，自覓尺帛縛束之，白於父母，將歸其夫家。翁媪皆驚訝！叩之弗言，留之不可，惟託足輦，命人控一蹇衛乘之，蓋圖夜歸易履，免致播揚。及至，姑猶未寢，啓戶卽訝曰：「若婿言若明日歸，何深夜而返？得毋令阿翁怪耶？」婦曰：「兒聞母又病，是以亟歸，不暇俟翌日也。」姑笑曰：「予病亦習慣，烏足慮！」婦俟姑寢，然後趨就已室，恐夫覺，不敢燃燈。及夫問以伊誰？始答曰：「予來家。」夫微哂曰：「予以汝從僂人逝矣，竟歸耶？」知夫怒，無敢言。夫又曰：「大好戲文，詰朝將復演，汝何遽歸？」婦益默然，竊思俟夫寢，始可取履以更。乃夫又詢曰：「既歸，何不以炬來？」婦甫

對曰：「夜闌火燼，暗中固可寢也。」夫知其意，忽起曰：「待予爲汝燃燭。」婦力止之，不聽。燭既燃，纖毫畢鑒。婦懼！亟匿其足。夫早見其無履，佯笑曰：「汝以足來，迹殊有異。」婦伸其有履者，亦笑曰：「若孜孜凝視，豈有人跣而行耶？」夫注目良久，遽曳其右足曰：「是何獨無？」婦大慚！低鬟無語。夫謾罵曰：「不從我言，致出於醜，雖醢汝身，不足洩忿矣！」固詰其履？婦無以對。夫曰：「履在足上，今不見，其事可知；予猶以汝爲室耶？」喃喃登榻，怒罵不休！且言「明日迹得之，決殺却。」遂復臥，意蓋愧怍之而已。輾轉絮聒，不覺熟寐。婦惶恐無以自容！又慮爲隣里笑，竟絀帛於梁而自縊。及夫聞聲驚寤，起而撫之，體已冰矣。大怖且悔！復計婦夜歸，當無知者。若潛匿其屍，反誣其父，禍可免。因斷其纜，負之出戶，投諸隣寺井中，寂然反室；思婦之情好，不禁悵惋！待旦而出，不及見母，竟往岳家逆婦。翁媪言已送歸，壻力白其無。前送女者，適以事他出，共疑之，具控於官。州牧胡公，素聰察，亟拘送者至，鞫之

不服，惟舉姑婦相語狀。公頗心疑拘婦之姑庭訊之，所供與送者同，因以嚴刑擬其夫，始吐實。公命加以桎梏，押往覓屍；令善泅者，出諸淵泉，則闐然一髡，無所謂朱顏綠鬢者，公與吏民皆大駭！審視之，額爛身殞，卽寺僧某也。蓋婦屍墜井，適罌於坎，未至沒水，縛少緩，竟以更生；忽覺冷砭肌骨，不可當；且暗如昏夜，仰囑之，又見天光，竊意身履冥途，故其境如此。迨以手捫之，寒泉浸溢，始悟入井，乃號呼望救。適寺僧五鼓起，桔泉灌園，聞井中有聲，疑失足誤墜者，俯詢之？則鄰婦某氏也。僧故識其夫，亟引修綆拯之。井深九仞，婦手膩力怯，多方竟不能上。正惶急間！俄一少年貿然來，亦隣家學圃者，見僧鞠躬用力，乃笑曰：「大師何作此態？豈金繩中斷，以致淨瓶不出耶？」僧語以故。少年曰：「不仁哉！吾師也！甯有慈航普渡，而高居彼岸者乎？」若素能浚井，予隄汝下，渠乃可上，何計不及此？」僧曰：「然！予亦熟籌若此，時值乏人，故作此拙態耳。」遂浼少年執綆，已乃隄繩而下。旣得婦，解綆束其纖腰，號曰

：「亟提之！」少年用力，婦果出，睨之，雖衣裙沾濡，貌頗婉麗，心大動。締之曰：「孃子以繩予我，請就高阜息，予出吾師。」婦解付少年。少年四望，有巨石，其大如缶，力撥之，下諸井，適中僧顛，竟斃於水。少年慮其復活，再取他石連投之，寂然無聲，知其已死，始止而不投。突牽婦衣曰：「去之！此處不可以復留。」婦見僧斃，知非好相識，大懼欲走。少年脅之以力，不能脫，始勉從之。曲折里許，至一土室中，少年語婦曰：「僧與予言，意頗不善，予故力救汝，今將送汝歸，但衣濕恐不可耐，予他出，任汝自便，俟燥而後行，予實無惡念。」言已趨出，婦信之，反感其德；亦覺衫袴盡水，不勝其寒；乃起，墜扃其戶，裸而以手援之，正自身無備，少年早破扉突入，直據要津，婦遂無以自主。事已，少年謂婦曰：「汝欲歸乎？欲行乎？」婦答以欲歸。少年曰：「不可！僧以汝死，歸將涉訟，予必誣汝同謀；况予送汝返，汝夫益疑，汝有三命耶？」婦果懼其夫，乃詢曰：「將若何？」少年曰：「予籍新樂，在此爲人傭，擬於明

晨旋里，汝能從予去，予無室，卽以汝爲妻，汝亦頗願否？」婦沈思，實無所歸，遂許諾。但曰：「一履又陷泥中，汝丐得之，乃可行。」少年領之，啓扉復出，仍下輪焉。至暮，以飲食來，婦從之乞履。答曰：「履在人趾，實無由得。」

婦曰：「弗得實難行。」遂同寢處，益相歡好。明日，少年又出，婦以履之事堅囑之。少年口諾，而心以爲難。旁午，聞死僧已現，益爲張皇。薄暝乃敢返室，獨行野田間，見有赤鉤兩彎，頗纖孌，似合婦足，疑爲他人所遺者。喜極！不暇顧慮，掇而疾趨。抵室，卽以示婦。婦熟視訝曰：「此予之故物，何由得入子手？」少年方言其故，歛有二役，破扉入，以鍊繫之曰：「殺人賊！果在此。」少年失色，詰罪由？乃知胡公檢僧屍，并得婦履，疑婦未死，且不能遠翔，與之偕者，必左近孤男，無敢向人乞此物。因命婦之夫，遍搜箇中，取婦履，悉以付役，使散置於幽徑，潛伏以待；遇有拾遺者，尾之去，則婦可得；婦得，而僧死之本末自明矣。役如公教，果獲犯，語之以故，俛首伏罪；解之邑

，以抵僧命；郵民亦以誣罔論徒，婦遂別嫁。公以是案，驟擢美任，人咸服其明斷。

總評「一履之微，遺禍至此，要皆歡場，實堵之厲也。蓋婦不貪歡，則夫不至於竊履；夫不竊履，則婦亦不至於投繯；婦不投繯，則僧與少年皆可以無死。然非賢宰官，得此一鉤，則僧以救溺而死，婦且背夫而逃，獄將不可解矣。卒以履之故，破此疑團，古人有繡履傳奇，猶不若此事之詭異。」

註解

歸甯

女子歸省父母也

狂且

謂輕薄少年也

沾濡

水濕衣也

幽徑

幽僻之路也

住住

長安谷氏，巨族也，子弟多發武，而不發文；以故馳怒馬，試長劍，不一其人，而擲三寸毛錐者，則寥寥無幾。一日，春雪初霽，會獵於城北山中，闔族畢往，少長咸集，較騎射，逐飛走，意氣發揚，甚自得也。天將薄暮，所得雉兔以

維藩勇悍
狂暴似不
宜偶仙人
而卒得葛
仙翁爲之
玉成非惟
獲美婦且
因而仙去
殆亦夙緣
使然乎

百計，倦而思歸，遂皆返轡。有維藩者，年甫成童，亦嫻弓馬，諸兄均愛之，攜以俱往。至是人騎搶攘，乃獨相失在後。維藩胆素豪，亦無戒心，自誇小驪駒，牽一細犬，徐驅於平原枯草間。新月初生，寒煙四野，方覓故道前行。忽二小狐，驚竄路左，維藩心甚喜！縱犬逐之，已亦策騎相隨。狐行絕駛，犬與馬皆不能及。未幾，黑暗中又亡其犬，狐亦不知其安往，不勝懊悔！乃緩轡徐行，更不辨其何地。約行數里許，馬力亦疲，將借宿早行。倏見樹影參差，燈光明暗，遂疾驅就之。至則巨宅如王侯，重垣列屋，棟宇雲連，所見之熒熒，乃其牆角守夜者，明炬以防暴客耳。聞蹄聲，卽叱問之。維藩下騎與言，答以迷途，願求棲止。衆以火燭之，笑曰：「個兒郎！纖纖年歲，深夜輒獨行，曾不畏虎狼耶？當爲之自主翁。」遂止維藩於茅舍，一人奔而入。少頃復來曰：「主翁已起延客矣。維藩繫駒隨之往，行約數武，卽見高門洞敞，燈燭熒煌，宅院頗深邃，邏者引謁，闈人凡三四輩，皆鮮衣花帽，狀類古之蒼頭；略加研詰，卽導以入。歷門凡兩重

，皆有守者，見之俱笑曰：「失路兒來乎？主翁固候若久矣。」維藩心頗訝之！入門而西，院宇精潔如客座，未及簷楹，主人早褰簾出，年約五旬餘，高冠盛服，從以數人，降階卽言曰：「住住輩偶爾遊戲，君何相屈之甚？」旣而笑曰：「幸是稚齡，猶可恕。」維藩不解所謂，心更茫然，惟灼灼以目相視。主翁又笑曰：「童子何知，老夫反與有過矣。」因延以入室，其中圖書燦列，彝鼎雜陳，繁華不可名狀。主翁與之坐，微叩里居，卽起敬曰：「是吾隣世家也，密邇桑梓，未遑展謁，仰慕久矣！」亟命呼住住來。使者往返數四，始聞珮聲，璆然，有小女子，年可十三四，顰眉妖臉，披髮慵粧，自簾外而入。瞥見維藩，神色頓異，一似慚怯不能前。主翁笑而語之曰：「是亦有夙緣，兒勿深相畏也！」女甫近翁側，低鬟暉袖，曼立無言。維藩偷睨之，態若流珠，神伴秋水，雖童年，情亦不能自制。聞女小語白父曰：「狂暴相凌，心胆幾碎，何復引賊入室？」主翁怒之以目，徐曰：「小兒家竟不慎言乃爾！」女遂不敢言。主翁因指女，笑謂維藩曰：

「家有三女，兩俱適人，此幼者，與君年齒頗相若，竊願附爲婚姻，不識肯爲俯就否？」維藩見女，實相愛，且罔知爲狐，靦然起謝！女聞翁言，頰顏注目，亦似愜其素心者；兩人之情，已默相好合。少頃，主翁起曰：「郎君馳騁過勞，姑請小憩，明晨再當定議。」遂起出，從人早先趨出戶，惟女行步微濡，以致獨後；將及簾際，維藩情不自持，乃戲牽其裾而留之。女迴眸一顧，低笑曰：「荼蘼刺未長，便解抓人裙帶耶？」因以纖手解脫之，肌膚微靦，滑膩莫狀，維藩益覺勃然，卽直前擁抱。女倉猝急欲出聲，翁早復入，維藩大慚！遽釋手。翁呵女曰：「不速行，使老夫覓汝，妮子直恁蹇緩！」乃相與俱去。維藩既失所望，神亦頓疲，牀頭設有衾枕，就榻鼾睡，至曉未覺；翁來呼之醒，少致慰問，旋出一碧玉環與之曰：「此卽住住所御者，郎君持以爲信，明春桃夭之吉，可來此親迎也。」言已，卽遣之行，曰：「恐尊親繫念，宜速歸，早饗不及留款矣。」送之門外，命還其馬，仍令人導之，示以周行而返。維藩就道，日中方抵邑門，家人已張

皇尋覓，見始欣然，詰其止宿之所，具以實告。其從兄維垣，粗涉典墳，聞卽駭然曰：「此狐也。幸而汝幼，不加害，亦既足矣！猶望其他耶？」遂不再齒及。且爲維藩議婚於豪家，以絕狐念。獨維藩繫懷不置，鬱鬱至明春，族中將祭掃，維藩復得出郭；因私往謁翁。物色至其處，則芳草如煙，人跡且杳，絕無前之輪奐者；兼之鳩鳴鴉噪，樹木陰森，凜乎不可獨留。方將旋踵，忽見二美人，淡粧豔服，交挽而行。及至維藩前，顧而問曰：「誰家黃口兒？何事躑躅於此？」維藩因告以情。一衣絳綃者，卽紅漲於面曰：「汝果薄情郎乎？住住實予之妹，因汝家以異類相詆，阿翁甚恚！將遣之他適矣，奈何復來也？」一綠衣者亦怒曰：「阿翁自憤憤！輕以掌珠許匪人，玉環若在，可亟以付我。」維藩實佩於身，而堅不肯與，二女乃恨恨而去。維藩抱悶，亦自歸；迴蹤甫里許，遇一貧老道人，貌清癯，有菜色，乞錢於道周。維藩憐之！遽傾腰囊中物，舉以相贈。道人謝訖，忽謂維藩曰：「吾視郎君之色，似重有憂者，正當英年，不應若此？」維藩方苦

衷無可訴，乃爲道人緬述之。道人笑曰：「此殊易事！但恐君家不能相容，或致麗人失所，貧道反爲多事耳。」維藩堅以自矢。道人乃探袖中，出三符曰：「以之焚於郎君室中，某翁卽自至，與之約，令送其女于歸。及期不至，再焚一符，必得如意。末以清水一盃，焚第三符，令尊闔吞之，卽有真仙下降，不克拆爾鸞儷；但須擗節，始可綿長，勿令人歸咎於撮合山，則幸矣！」維藩敬謝！因拜道人爲師，轉瞬卽失所在，驚愕而返。及見諸兄，結以他故，亦祕而不告。歸至家，急不能待，獨坐已室，候至夜分，爇其符。有頃，聞風聲颼颼，俄而赫然震響，儼似巨物，擲自簷端。出視之，一狐色甚蒼黑，縛束如奉祀之豕，目光若炬，帖耳乞憐！維藩知爲翁，故叱曰：「若以女餌我，繼又背盟，今吾行法拘汝至汝復何言？」狐委地求生，嗥叫似不能答。維藩笑曰：「今姑貸汝死，與汝三日期，倘送女來，婚好無異。不然！予不任受若欺也。」遂釋其縛而縱之，狐搖尾自去，不復迴顧。維藩知其未服，恃有符在。翌日，語其家人曰：「三朝後，新

婦當來，可爲子糞除臥室。」時維藩已失怙恃，卽依從兄維垣同居。兄又他出，惟嫂在，怪之曰：「雖經締姻，尙未納采，小郎言，何無據也？」維藩不辯，惟指揮僕婢，營其居，牀帳几屏，務極富麗，家人皆以爲狂。屆期，狐果不至。維藩怒！又焚一符。是日晴明，正當卓午；俄陰雲陡生，霹靂大作，院中雨如翻盆。旋見一老翁，攜弱女，自空而下，衣縷絕無沾濡，徑入洞房，謂維藩曰：「君無香火情，祇一味惡作劇，衣奩未備，是以稍遲，奈何卽遣豐隆相召耶？」維藩正色曰：「翁反覆無信，不如是，則事必不諧。」翁慚而退，留女在室，目之，年已稍增，嬌豔似倍於昔。見維藩，甚含慍色！自語曰：「強暴兒！終非好相識。」維藩因溫語慰之。女曰：「君家自憎妾，非妾家棄君，何不留面皮至是？」維藩乃述其懷想之苦，女始曠然迴嘆。語次，天已開霽，晴朗無片雲，婢媪紛集，瞥見新婦，咸以爲畫中人，而莫測所自。維藩始隱約告嫂，嫂驚喜且憂，不得已而聽之，爲治香奩，設花燭，使交拜成禮。女貌嬌小，嫂亦甚愛憐之！及夜定

情，維藩雖弱於年，實偉於器；女不勝其柄鑿。太息曰：「無一事不狂暴，宜吾輩皆懼見武夫！」維藩亦大笑！詰朝，焚道人符，強女吞之，女自覺精神強固，亦心喜！以是相安，伉儷倍篤。午後，有肩輿數乘，止於維藩家；及出輿，則翁媪及前二美人，皆華服徑入，與嫂講姻媿禮。見女，執手涕泣，不忍別離。維藩始執壻禮參拜，翁終慚憤！不甚交談。贈女衣飾十數箱，富家無以過之，款留至暮而去。後月餘維垣自外歸，聞此事，深以爲患，勸弟遣之。維藩不聽，偵知某縣有異人，頗善勅勒之術，聘使驅之。其人至，卽入女室，周迴一視，語維垣曰：「毫無妖氛，殆仙也，吾術不能祛之。」竟辭歸。維垣弗信，後與諸弟維城等，故牽獵犬數頭，突入維藩之室；女坦然殊無懼色！惟笑曰：「伯伯輩亦甚無禮！」言已，下塔趨迎，犬見女，反皆辟易，如有追逐然。諸弟無如之何，遂懷慚散去。踰年，女舉一男，無異於常兒，羣議方息。嗣遇御前某真人，以事過陝，維垣終以女爲虞，復卑禮延至其家。真人結壇行法，女在室中，亦甚惶懼！方與

維藩訣別，忽維垣等見有金甲神，人屹立天半，持黃絹丈餘，披示真人，共視之，朱書五字，巨如斗，其文則「葛仙翁作伐」也，倏不見。真人即起謂衆曰：「吾師命也，不可以遣！」遂亦別去。初嫂與女善，屢諫維垣，因是益力爭之，族中始無異心。女連孕三子，而容色不衰。閱數年，維藩寄子於兄嫂，與女入室，遂不出。衆闢其戶，閔其無人，蓋從贈符者仙去矣。

總評「有此硬媒人，何慮好事不就。葛仙翁夫婦，多強主人世婚姻，於此又見一斑。且維藩亦甚癡豪，既迫之於途，復窮之於室，南山隱隱，翁幾隕身；斗帳嚶嚶，女更受創；莽男兒絕不似溫存嬌婿矣，何更有助虐之師，與煽惡之族哉？宜乎女爲之寒心，而以暴客目之也。」

註解

毛錐

筆也初霽

天初晴也

慍色

含怒之色也

肩輿

轎也

仙濤

仙濤者，廣陵貧家女。父杜某，素無賴，郡人咸不齒之。仙濤生而聰穎，及

長，色更殊尤。維揚故以瘦馬馳名，養女之家，自中人以下，鮮不居爲奇貨；因而自揣薄命，懸知不免於畫屏，情實不甘；遂日夕禱天，以祈早歿，厥志良可哀也！年十七，斧柯盈門，咸爲豪家作伐，知必無望於蘋蘩；聞其父已首肯，不勝悲怨！幾以白練自戕，而不忍捨其母。一夕，中夜獨起，躊躇於疎籬之下，秋魄微明，見一物烏毛白喙，目睽閃如鑠金，狀似狸奴。仙濤素珍此畜，雖憤悶之餘，不禁破涕，迎而就之，且甚馴，乃貯之以衾，抱歸繡闥。時已夜闌，頓然思睡，遂不及解衣，竟就枕。方轉側如寐，覺前物暴長，其巨如牛，驚而欲號。己身忽不自由，飛跨於其背，畜卽咆哮作威，奔突出戶，蓋虎也。仙濤心膽俱碎，而又無如之何，因瞑目聽其所之。有頃，虎忽蹲伏不前，少甦而展視，則非城非郭，半水半山，面溪有屋數椽，野花岸柳，圍繞柴門；曾幾何時，而日已正午。仙濤恃有人家，嬌嘶乞救，虎竟躡身，置之地上，掉尾自去。仙濤自慶幸免饑吻，存息爾許時，而此家絕無人出，乃強起而入之。其中草堂三楹，頗幽潔，

而松陰當檻，竹影橫窗，迥異人間俗境，疑爲仙宅。無如升堂入室，不第無人，且無饔飧之具，心益大疑，有藤床，坐而偃息，驚定，不覺苦飢，而前虎復來，以首枕藉其爪，臥於樹下。仙瀟甫知其異，乃祝曰：「承攜我來，雖脫火坑，將爲餓殍，可若何？」虎似解其言，少出旋歸，背負鹿肉半肩以遺之。仙瀟笑曰：「此地無由舉火，我豈能茹毛飲血者？盛意殊不敢拜登！」虎又知其意，又去許久，啣蓮房數十枚來，歸而委諸檻外。仙瀟剖食，味絕甘，竟以果腹。自此與虎漸稔，不復畏忌。虎暮出朝歸，盡日不他適，若相伴然；且時覓佳果，以備糗糧，仙瀟遂不絕口實；惟慮秋飄凜冽，莫具絮衣，而一榻宵眠，片氈罔有，將不啼飢而號寒。詎意世外桃源，別有天地，不第草木長春，亦從無陰雨涼颼之虞；習之既久，遂以相安。繼而甚苦鬱悶，初猶誑怯，僅倚荆扉，積漸遠出，竟不時爲騎虎之遊；始知其地環山帶水，祇餘一徑相通，廣袤約數百里，嵐光溪影，樹色花香，靡不佳絕。仙瀟領略殆遍，且自辟穀以來，紅顏若有羽翼，身輕於葉，

虎不過前
生出之陷
阱縱于山
林耳而虎
猶念念不
忘必報之
于今生以
視世之受
人草恩翻
顏即若讎
仇者豈乎
遠矣所惜
者仙謫已
入仙鄉竟
以塵念不
淨復墮紅
塵然救虎
一舉不過
小善乃因
此得入仙
境且保全
清白而獲
享富貴報
施亦已厚
矣

雖不諳吐納之術，己不啻地上游仙。暇輒擾虎爲戲，役之如奴，少忤，卽撻之十數，虎亦伏而不動。居約五六年，虎忽出而不復。仙濤旣自能遐舉，亦不甚仰給於虎，惟遯跡己久，無由再覓衣襦，况出當秋初，尙衣單袷，旣空山無以縫綴，布縷漸盡，遂無可衣；雖以深閨之麗質，竟不免裸以爲飾，亦茫然不覺甚苦。一日，忽動鄉思，念母綦甚，恃其不翼而飛，頓欲一歸省視。乃甫經涉想，虎卽自來，且作人言語之曰：「子前生實施厚德，出予於陷阱，縱予於山林，得以享年至千歲之久，予故化身脫子之厄，成子之志，將與子同證地仙。今乃塵念頓生，孝思不匱，子不能更留，予請送子歸。然自茲富貴可期，蓬瀛則不可望矣。」仙濤聆其言，意頗少悔，究迫於鞠育之恩，絕不係戀；兼因地無居人，性同野廡，頓忘身無寸縷，坦然馭虎以行。時己昏夜，恍惚在風雲中，不知幾千百里。比及天曙，己抵江都，則山川如舊，風景依然，不禁淒然淚下；而千畦夾郭，百雉籠烟，昔人所云「綠楊影裏是揚州」者，又舉目卽見矣。仙濤方悲不自勝，虎忽大

吼而躍，彈指之頃，早已隕越於下，晨光四照，身落郊垌，遙見行人紛如，不覺頓萌閨態；以無衣自沮，幸有葦塘，藏嬌終日，至夜，甫敢飛出。將返其家，又不甚記憶，黽勉而行，約里許，自謂已至，則非莫愁村中，實在辟疆園外，倉猝款扉，履聲几几，有人出應。仙瀆猶謂其母，及拔關覲面，冠服翩翩，竟屬儒林吉士；銀蟾皎潔之下，仙瀆遂無地自容，因亟飛遁，知若人已觀之也。聞伊人詫嘆良久，唾爲妖魅，復自入。仙瀆既路迷鄉井，歸望雲山，進退維谷之餘，不禁因悔生痛，涕泗滂沱！猛悟曰：「身爲目染，歸亦安之，斯人殆我夫也。」頓思就之，而諒其疑怪，并恥於自獻其身。俄聞虎嘯聲，有布裹擲自空際，乘月啓視，則女衣一襲，袖禪威具；乃大喜！遂益德虎！身已就衣，深宵亦不他往，藉草眠至旦，蹤跡至家；適父以賤業遠行，惟母在；失女而得女，把臂號泣，仙瀆亦失聲。母言「前失兒時，門戶盡扁，不知焉往，疑兒不屑小星，畢命荒野，不謂猶在也。」因細詢之？仙瀆盡白其異，母殊未信，驗之，聞態宛然，乃釋厥

惑。仙濤居家旬日，不復火食，惟啖棗數枚，兼慕白雲鄉，將出家欲爲女冠，窵以裸露之恥，白之母，使訪其人，則許姓名靖，青衿中之秀出者；因更注念不置。母知其意，聞許方繆，反情冰以于之。許初未諾，循得佳夢，合以吉卜，皆謂娶婦得若人，當遊玉堂金馬；而杜父不在，杜母又不責聘貲，許家計貧，乃以金釵訂盟。仙濤慮父返，或有扞格，使媒妁慫恿之，匝月，卽涓吉成禮，比及杜父歸來，早無及矣。燕婉克遂，魚水倍歡，第仙濤之顛末，惟母知之，他人皆莫之與聞，許亦未由得知，絕不疑月下飛去者，卽此狀頭人也。仙濤慮以怪異見薄於夫，始日食一餐，究亦見意而已。惟弱體輕盈，輒潛以距躍爲樂，恆至數十尋不止。數月之後，漸以不能，飲饌竟復其故。期年，許以鄉魁，登桂榜，未及三載，又捷南宮，館閣數年，出爲某郡太守。仙濤憶虎之言果驗，鑄像祀之，因并祀元壇，以掩其跡。

總評「虎知報德，無足奇也。惟以剛猛之質，而軟款溫柔，絕無粗莽，實使

君何遽能辨此？至仙濤以矢志之高，享洞天數年之樂，宜己。雖裸裎跨虎，頗失闡箴，而世外苧蘿，不同人間帷鬪，或不妨少越範圍；况念切春暉，即圖歸計，以世無不孝神仙也。杜陵云「絕代佳人，幽居空谷。」吾猶得以此况之。」

註解

秋魄

謂秋天之月也

咆哮

虎吼之聲也

偃息

臥而休息也

秋颿

秋風也

彈指

謂時間之速也

陸廚

桐城張相國家，有治庖之人，陸姓無名，呼以廚而已。煎熬燂炙，滋味深醇，相國尤喜之。其家負郭，歲時始請假一歸。其妻少艾，獨處寂寥，而廚又嗜酒，歸即酣臥；以是脫輻爲常，遂出之。然廚欲藉此出遊，祕不以告，廚中人罕有知其繆者。一日，中秋節後，宴會少間，廚又給假歸，途中遭公之廝養某，兩人素莫逆，因戲之曰：「陸大哥！今始歸視阿嫂，恐天上嫦娥，不能爲汝重圓也。」時廚已微醺，乃笑曰：「曩昔或如子言，今則不然矣。」某愕然，亟詢其

故？廚既失口，不能諱，遂具白其棄妻之由。某不信，又詰之？廚更正色以言，鑿鑿可據。某始笑曰：「兄亦太不情，奈何耽麴藥而捐鸞鳳？」因拉之如肆，與共飲。蓋某從相國數年，薄有積蓄，思娶婦，苦無佳者；向曾見廚之妻，心頗豔之。今聞其離異，欲挽廚爲玉成，故假杯勺，與之議。酒數行，遽以言挑之曰：「阿嫂既被兄出，以渠姿容，早當再離而去。兄已失計，縱欲復合，恐未易圓破鏡矣。」廚側首曰：「予固不屑於此，但前返敝邨，風聞臭花奴，以予爲鑒，揀精擇肥，猶未嫁也。」某大喜！亟起酌廚曰：「果爾，則弟有所懇，兄其毋辭！」廚飲而叩之？則曰：「非弟敢爲陳平，但兄所棄者，人皆可取；况弟久無室家，兄必隣之！盍爲予成此好事。」廚聞其言，有難色，良久乃曰：「婦既見逐，人盡可夫，弟娶之固無害於義；第子與若人，不等陌路，何能言。」某又相強，且曰：「弟居城市，鄉曲之人多未稔，若欲倩冰，非兄不可，否則當洩兄事於主人，自茲不令兄歸。廚微笑，終不許。某乃頓生狡計，餽之曰：「兄與嫂離，今

陸廚出妻而情復不
斷爲某作
伐以期再
合事已可
異而某顧
聖出婦甚
不甘心數
線與巾其
事尤爲可
詫及乎事
成錢言始
恍然於某
之反覆舉
決於典廚
作合時矣
至於婦之
串通奸夫
煞人同遁
則固出於
意計之外
者然非廚
之愚謔無
知某之反
覆失備則
是案亦無
由而成也

己數月，亦思膠續乎？」廚曰：「然！予年正壯，詎能久鰥；無如執役潭府，數旬甫一歸，此心不免疑慮。今欲得婦，必在城中，而邑居者又復我憎，可若何？」某心暗喜，遂言曰：「兄意若此，正不必圖其新，維彼舊者固可耳。」廚不能解，詰其故？某囁嚅久之，始曰：「弟家實居府側，娶若人，必寘於此，雖弟之新婚，實兄之舊偶，婦人水性，與之言，當無不從。兄倘一時情動，不妨夜來，弟自義讓，兩雄一雌，永以爲好，惟在兄之作合耳。」語已，廚大笑曰：「弟欺予哉！世固無此理，且弟亦非其人。」某又曰：「再婚之佳人，不等深閨之處子，弟又何所吝惜，而以之誑兄。」廚見其實然，遂竊計曰：「予所得者，僅足杖頭，况續一婦，非數十金不能，又無若故妻之美者；今果如此，是無婦而有婦也，渠自願頂綠巾，於予何尤。」計畫有頃，又陽爲不可，必待某自誓，方始允從，與之訂約而別。歸至家，卽往謁婦之父，且措詞曰：「某不才！身爲賤役，不能時一歸家，恐虛令愛青春，故以之返璧，而伉儷之情，則不忍忘也。竊慮令愛，仍

小人自以
爲智適足
以召禍耳

適匪人，不免甚爲繫念。茲有邑中某者，家累千金，頗殷富，可託終身，翁倘垂盼，某願執伐。」言已，又再拜。婦之父，喜其委婉，姑領之。廚退，又浼人從。明日，某潛來訪廚，肥馬鮮衣，風姿俊逸，廚留之與飲，婦之父母，私往窺覘，皆大喜！遂從廚言，概許之，婦故陰有弗願也。某諏吉行聘，不日親迎。畢姻後，某之年，既少於廚；又從相國，無他職役，朝夕與婦聚處，婦亦安之。惟廚以宿約，數向某言；求一晤婦，某難於峻拒；初猶借端支延，蓋不忍以既得之珠，復用以彈雀。廚不能平，每與儕輩言，詈某負心，聞者爲之噴飯。某知之，乃大悲！指廚爲誣己；廚益忿忿！閱數月，某從相國赴他處，夕未得歸，有人踰垣入，斃婦於室，而帶刀傷十數，幾無完膚。某歸，卽報縣驗之，四體裸然，且係成姦後死者。某以廚有夙恨，必其所爲，遂言於相國，曾聞廚之怨言者，咸證之，執以送官，毒加拷掠。廚既有前隙，不能復辨，竟成招，其實誣也。某自婦亡，不敢復處其室；適有山東某客，因事淹留，不勝旅邸之費，緣與某素識，假

以所居，初未知有怪異也。及夕客寢，聞有人啼曰：「予面雖毀，亦宜細檢予身，奈何使淫人得志也？」言之數四，而不覩其形，客始疑廚爲枉。翌日見某，爲述所狀。某不聽，僚僕有與立者，聆之駭然，以白相國。相國曰：「事果有寃，當覆驗。」乃致書於宰；宰亦疑廚不類，因與吏謀，召某與婦之父母，并出於獄，同至葬所，啓塚出，屍竟未腐，儼然如生。宰心異之！先令某諦觀。答曰：「是！」又令廚與婦之母視之，則皆云非！宰詰焉？廚先對曰：「渠雖某之婦，其先實囚之妻，寢處數年，隱微無不知，其左乳有瘡疤，大如掌；私處有瘤，如指頂；今並無之，且膚色過白，亦不相似。」宰又以詰婦之母，所供僉同。宰大驚！姑掩其棺，逮衆俱返。至署，先以刑擬婦之父，訊以家所往來，猶有何人？其父本鄉愚，大懼吐實，則有遠親邢某，居某縣，來卽寓於其家，自婦未嫁，已先相識，此外固無人也。宰知有因，乃繫衆於獄，關行鄰邑，不旬日，而邢與婦皆復出。衆識之，有泣者，有怒者，有失色者，遂皆目之爲是。宰以嚴刑鞫邢，盡

得其奸狀；始知婦自被出，不能靜處，遂與邢有私，訂爲婚嫁。邢故婦弟之叔岳，親誼相懸，屢言之，婦之父母皆不許；甫得俯從，又責重聘，邢因遄歸措辦，而廚之說行，竟背前約。及邢返，知其已嫁，乃大怒！不至婦家，且思有以報復之。邢本無賴，素與穿窬者善，因賂之，使爲崑崙，竊婦以逃，而終慮其事之洩。邑中某婦，亦與之歡，其家故娼也。是夕，邢宿於其處，偷兒引婦至，卽共醉彼婦，寘於囊，荷之去，至婦室中，偷兒又共狎之，味爽，始抽刃斷其喉，恐有不似，兼剝厥面，人固寂無知者。邢乘暗，攜婦遠行，更置廿金於案，以賂彼婦之夫；其夫遂疑婦奔邢，未悉姓氏，莫能聲言，亦攜金他適；向微冤鬼自白，竟無人爲之昭雪。不數日，拘偷兒至，與邢皆論抵，婦亦杖遣。廚與某，一以貪賂，一以誣告，皆杖之，通邑哄傳爲笑；此相國未入閣，以內閣丁艱時事也。洎乎大拜，廚復從相國入京，其足微跛，亦受刑重之故云。

總評「庖人不治，祝史皆起而越俎，固已。若陸廚者，既不治庖，又思代庖

，舍其田而欲芸人之田，貪鄙無知，宜乎有奇禍中之也。邢之計，直可嚙天，而究莫逃於鬼怨，抑何補哉？至某無恥喪心，反覆變詐，既計共有其寶，旋思獨匿其琛，是又小人之尤，而無足論也。」

註解

嗜酒

好飲酒也

倩冰

謂挽人作合也

噴飯

笑也

大悲

大恨也

豔梅

滇南于伯玉，以三考起家，歷官丞簿，宦於浙中，有年矣。晚歲弄瓦，尤鍾愛之。及長，貌姝麗，且聰敏勝人，因生於紅梅開日，遂字之曰豔梅。延師課讀，內則既已成誦，將授毛詩。伯玉以女將及笄，不宜與諸男伍，思得女儒如大家，使卒其業，而難乎其入。一日，有秀士款關請見，自言「有姊知書，兼通諸藝，因貧老，子又不肖，欲售其才，爲餬口計；竊聞女公子，另聘閨師，不揣冒昧，代爲襄修，未識能中所選否？」伯玉視其人，年僅而立，姿容秀逸，談吐風生，甚相欽重！秀士又出一卷曰：「此卽媪之近作也。」伯玉覽之，詩文大雅，卓矣

名流，益大悅！與之訂約而別。越兩日，又來爲下關書，媪之夫家茅姓，云係巨族中落者。伯玉故未及詳核，屆期，糞除別室，鋪設精潔，而杳不見至，心疑其罔，而又無從速之。已而，豔梅凝粧齋書，徑赴新塾，怪而問之？對曰：「父爲兒別設青氈，已開絳帳，敬往執贄，何詢焉？」伯玉大疑，心知有異，乃尾其後，與之偕；甫及室外，異香遄發，馥郁氤氳，絕非人世所熟者。足未踰檻，卽聞老婦人聲，逆而語曰：「東翁來乎？予恐重煩車從，故潛蹤自來，幸勿以枉道見笑！」伯玉大駭！驚顧之，聞其無人，知爲鬼狐之類，亟曳豔梅使速返，不聽！徑入致禮，嗚嗚然對面接談，似曾相識。又聞媪笑曰：「東翁不以予爲衰朽，使備師席，似不宜見惑至此。」於是開卷，授關雎三章，音流清越，訓詁詳明，豔梅遂受業自讀，伯玉不得已，入與寒暄，而後坐語，詢以古今女史，歷歷如數家珍，不禁心折；雖未親瞻道貌，而聆厥聲音，則五十許人也。媪又謂伯玉曰：「予本塗山氏之裔，寄居貴治，百有餘年，因與令閨愛有緣，是以猥屈若此，決非

人謂豔梅能安命吾謂豔梅不能安命且能造命且能造命試觀其焚香斷天刺臂書疏精誠所貫能使疾者易爲長年勸夫行善築橋濟人片言出口能使貧者達爾登仙非善於造命

爲禍者，幸勿見疑！」伯玉唯唯，而私心實以爲疑，退而命具饌入，媼與豔梅，欣然舉箸，雖未見其鋪饌，而四筵空矣。家人私以詢豔梅，詰其見否？亦笑不肯言。伯玉將覓術士驅遣，豔梅聞而止之曰：「父所以特延明師者，俾兒學也。今既幸逢大匠，可以裁成，何更計及其他乎？且始以禮幣，而終以兵戎，亦大非風雅之道！」伯玉素愛女，遂從其言。豔梅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不三月而即通一經；伯玉聞之益喜！豐其供帳，有加禮。媼感其意，又授豔梅以命卦諸書，語之曰：「兒命薄，多才反非厚福，習此可以相夫御窮，筆墨究非汝事也。」豔梅受教，精心學之，數旬而盡通其奧。媼忽辭去曰：「汝業有所就，當習女紅，以執婦道，予教無所施矣。今將他往，十稔後再晤爾於邯鄲道中，慎毋相憶！」豔梅不忍別，牽衣戀戀，粉淚縱橫。媼爲勉留一夕，詰朝遂失所在。蓋自媼下榻於此，衙眷侍從，皆未之覩，獨豔梅見之；至是亦茫然無睹，知其已逝，悲不自勝！始爲人言「其狀貌，則少好如處女，惟鬢髮頽白而已。恆衣褐色衫練

者能如是乎。然而一念之善，天即賜以異寶，且令歷劫應賢者，白日上升，歸彼仙鄉，永享極樂之福。獎善可謂至矣。而世之人，猶視行善爲長途，此其故真不可解矣。

循，寒暑不一更。暇則搦管爲詩，若與人倡和者；吟成，卽有物擺去，其草渺不可得。然味其詞旨，或天狐而暫謫人世者。」又言「自幼至長，夢寐輒見之，故相習熟，無所猜忌；曩謫人世者，執經實由於此；今忽不見，能無慘悽？」言之，每泣數行下，家人皆勸慰之。豔梅自媪去後，始稍稍銜其術，奇中如神。伯玉欲爲擇壻，辭曰：「父在此履任數年，政績卓異，當有升喬之喜，真兒於此，異鄉弱質，保無有仇離之歎耶？」時伯玉雖羞，猶以邑豪爲望，聞女言，欣然詢之？則愀然不對；初亦莫解其意；未幾，伯玉忽遭寒疾，竟以不起，遂卒於官舍，家人始服其先見。殮畢，將扶榷歸里。豔梅沮之曰：「父歿後，始行厄運，恐有無妄之災，不可以驚我桑梓。」諸兄皆嗤其誕，竟啓行。舟至瀕界，已有風信，傳揚朝命下，將籍其家。蓋當康熙初年，吳藩悖逆，伯玉之仲弟，實在幕中；吳敗漏網，至是獲之，律以從叛，禍故延及於乃兄，伯玉若在，亦不免於死也。闔家聞此，不勝震驚！益兼程；比及故鄉，裝猶未卸，而緹騎已來，盡沒其家產，

禁錮眷屬於宅中。州縣又慮有挪移，株連根詢，波及戚族，諸兄始悔其過歸之謬！幸中丞某公，稔知伯玉醇謹，特疏代爲辨明。嗣聖恩寬大，不盡加誅，僅流其三子於邊，以示薄懲，而于氏遂家無立錐矣。黠梅之諸兄，欲奉母同往戍所；黠梅獨不欲曰：「暮年風燭，何堪遠涉山川；且生子與女，同一罔極，妹雖閨閣，獨不能菽水奉親乎？」竟不聽其行。諸兄亦以母老，不任風霜，遂攜眷自去。黠梅當籍沒時，私匿百金，至是置田供母。縣大夫又憐其獨，少助薪水之需，家以粗給。明年，黠梅已十九，里中聞其賢，咸思聘之。母又繼遠族，得一子，頗稱克家，使承伯玉之嗣；因勸黠梅擇所夫。黠梅初猶不願，欲奉母終此餘年，以踐昔日之語。及有螟蛉之兄，出入扞格，乃首肯。然以年庚來者，一覽輒屏棄之曰：「此曹非貧卽歿者，烏足以當雀屏選哉？」最後得一人，黠梅曰：「可矣！」母兄素信其數，遂不及詳，竟字之。其人陸姓，名學洙，父本邑中豪士，已早亡，惟老母在，擁資鉅萬，富甲一鄉，人固爲黠梅欣慰。及嫁，琴瑟甚調，美食

錦衣，婢媼環侍，卽豔梅亦竊訝其師，御窮之言，以爲弗驗。居無何，其姑誕日，賀者盈閭，戚族之婦莫不來。陸母酬酢已畢，乃命新婦，代爲娛賓。豔梅稱觴，至一媼，年頗高大，昏憤龍鍾，忽笑而謂之曰：「新娘子亦太匆忙，明日又阿堵生辰，雖無賀客，中饋亦豈能無事。」語未已，座中多怒之以目，乃不復言。豔梅心疑，然亦未敢研詰。及夕入室，堅叩學洙？學洙以佳偶已諧，且因愛不能諱，微露其情；則媒氏以斧柯無成，徒勞跋涉，因竊與陸母計，重賂日者，擇古人全福之造，僞爲贖鼎以往耳。豔梅大感！亟索其真者。學洙出之櫃中，其實少豔梅三歲，而懸弧之期，果在來朝；乃知媼言非謬。初猶冀其稍可，及就燭下推之，則視向之貧夭者，殆有甚焉。豔梅益泫然出涕，究亦無可如何；甫周歲，而學洙病矣。蓋學洙體貌雖偉，實係童年，燕爾旣已孔嘉，新婚又值絕豔，花月之態，儘足銷魂；斧斤之伐，能無刺骨；加以天資薄弱，血氣未堅，遂患瘵疾，臥床不起。初，豔梅旣知夫命，首慮其歿，諸事樽節；兼勸姑，使之出外就傅；雖

不見聽，家人皆稱道其賢！至是危篤，乃竊自恫曰：「非我死夫子，夫子實由我而疾，我則何心而忍於坐視。」因自製疏文，乘夜密禱於上帝，其略曰：「甯爲餓殍，同填溝壑於他年；不願孀居，獨守閨房於此日。」情詞悽惻，約數千言。祝訖，遽引刃自刎其臂，羅袂盡殷，香肌零落，痛極！遂仆於地；迷夢中，聞有人大呼曰：「上帝有命，已許汝易疾而貧矣。」聲巨若雷，驚悸而甦，人尙寂無知者；扶創起立，入室視夫，病勢似覺少減。乃以肉和藥，煎而進之，翌日竟小愈，浹旬大安，彌月遂扶杖而起。豔梅既不自言，夫壻姑嫜，亦罔知出於新婦之力也。學洙旣痊，益更束書不讀，時或出外游蕩，小試飲博之端，然賴其母約束綦嚴，尙不敢過於馳騁。又越二年，母已病卒，學洙乃肆無忌憚，日出與無賴者游，舉手千金，纏頭百貫，凡祖父之經營，萱親之積蓄，幹僕之生殖，藏錙近千，朽索論萬，盡輸外府，而家室爲之一空；浸及田宅，人盡寒心，獨閨中者漠不爲意；所親咸咎豔梅，以爲同牀秦越，痛癢弗關，豈異日竟能獨富哉？豔梅聞而太息

息曰：「雖非世上金夫，幸免塚中朽骨，何勸爲？」益聽其浪游，且出奩具，供其揮霍。學洙以爲賢，每向人津津樂道之，人以是亦薄豔梅。未及二稔，家無斗筲，夫婦遂徙居陋巷，桑戶樵樞，竹屋低矮，學洙始杜門不出。乃自落魄以來，一衣一食，學洙皆仰給於婦。豔梅晝則補綴，夜則紡績，日夕爲常，毫無愠色。學洙生於富厚，身無寸長，惟供炊火而已。默然內媿，仰屋咨嗟！豔梅反溫言慰藉之，聞者多美其安貧，而不意其知命也；如是三歲，溘忽大饑，當米珠薪桂之年，豔梅十指，不足以贍二人，并日而營，浸以飢凍；適學洙之舅，以京秩出宰中州，聞甥家剝落，無以資生，欲助之，深虞其浪費，乃封舟車之資，馳書召之。學洙欣然欲往，謀與婦俱。豔梅始諫曰：「家散萬金，依人四海，妾固未見其可也！况官署如郵亭，舅旣過客，我輩復往投之，倘一朝相左，當更有旅人之憂矣！」學洙久困思蘇。遂不納妻言，覓舟往任，強以偕行。豔梅亦頓憶茅媪之約。或能邂逅他鄉，隨亦從之；而長途近萬，跋涉維艱，比及汝蔡之間，月已三易，

未入縣境，舅處已有伴來，則又陞任趙州牧矣。轉折而西，又將千里，豔梅素質荏弱，不耐馳驅，遂病於旅次，急未能前，舅之使者乃先返，夫婦耽延匝月，方始啓行。抵州治，衙署一新，吏役將出迎刺史。驚詢之？前任果其舅氏，下車未久，卽遭揭參，以蒞縣多受暮金故也。舅解赴省，衙眷知有後災，避向都門舊居，蓋召甥之价未回，去趙之旌未遠，而莫可追矣。學洙至此，氣絕心灰，始悔婦言之弗用！旣無所之，又不能返，資斧將罄，告助無門，不得已而謀諸婦曰：「悔不納子言，今已至此，進退維谷，去死無幾。然子亡，子亦有不利也；盍籌其所以處之？」答曰：「君將奈之何？此地非如故鄉，可以手爪養此口腹者，其他則妾何能爲？」學洙曰：「不然！聞子有妙術，昔在家園，良難輕售；今日失路於茲，胡不爲予一試，不愈於束手坐困乎？」豔梅頗有難色，學洙再四強之，乃許諾；亦緣其師有相夫之語也。擇日設肆，出餘金，賃屋治具，且懸一幔於門，以蔽春色。豔梅默坐於中，學洙往來傳送，就問者輒書片紙，批而答之，卽欲

聞柳外之鶯，而不可得，矧其他哉？趙人初猶觀望，漸且雲集，旬日而戶外之屢滿矣。豔梅一批斷，盡決其所疑而去，由是喧傳，名噪遠邇。幔中仙之譽，傾動簪紳，蓋不止士庶已也。乃豔梅安於天命，晨起坐幔間，以十人爲率，餘皆辭以異日；又不多索命金，日惟青蚨百數，僅足饔飧，此外別無贏餘。學洙疑之曰：「以子之能，富可立致，非子敢存奢望，何不多取錙銖，早還鄉里，而乃自爲限量如此？」豔梅不欲言其意，因權詞以對曰：「命之理微，聖人且罕言之，以妾之神明，祇足應此，多則不驗，不亦虛人來意耶？」學洙實貪於得，乃笑曰：「此子之飾說耳，術苟甚神，安在不多多益善哉？」益固強之。豔梅亦思自驗其命，乃增其數，且倍其值，次日占者塞門，悉爲判決，自朝至於日昃，得錢近千；學洙乃大悅！詰旦，夫婦猶未起，暑雨滂沱，旁午，天始稍霽，來者甚稀。至暮重陰凝閉，遂成淫霖，十餘日無少止息，溪流漲溢，市中水深數尺，人絕無乘槎問卜者；夫婦坐食其費，所得盡耗，又枵腹一朝夕，方始晴明。豔梅益信有定

數。亟欲復其故轍。學洙不甘，仍強之。三日，又獲資數緡。夫婦欣幸！至夜高枕而眠，有偷兒潛入室中，席捲所有，且并其衣物，盡攜以去。蓋緣陰雨壞垣，未及修整，故宵人得以肆其志，究亦造化使然也。學洙大慟！憤不欲生！豔梅言笑自若，徐曰：『君不知命，宜其不免於貧；妾遭媒妁之誤，至今猶深恫於心，誠以君之稟賦，非貧當歿，微妾禱于帝天，予今已少寡久矣，安得一寒徹骨，猶然倡隨至是乎？君無怨焉可耳！』因述其夢中天語。學洙益慟！以爲所遭如斯，愈無首邱之望。豔梅又解之曰：『君知善可迴天乎？彼蒼固任人轉圜者也；誠能力行陰騭，天將別注祿籍，以妾之能，固可相君旋里，且還爾素封矣。』語本寬其憂，乃學洙卽悚然請教！豔梅沈思良久。忽憶一事曰：『妾從君來時，渡一溪，猝不能過，水深湍急也。其地距此里許，別無橋梁，君倘立志，卽於朝夕之暇，負土擔石，往營之，妾再以所得者助君，鳩工架木，終歲之間，人卽永免衣襦之患，利濟誠宏，善不在此乎？』學洙卽慨然曰『諾！』遂與豔梅謀。每日食餘

啓肆，日晡便休暇，則前往營建，水浸脛骨，勞不知疲，嚴寒之編手皴足，盛暑之雨笠煙簷，舉所不恤；人有樂助者，反揖而去之。夫婦又自茲茹素，口食而外，悉以庀材，物集而後召匠，攻木攻石，斧鑿之聲盈於路。通計經始至此，凡閱十月而橋成。初，是溪雖深，有時亦僅沒膝，而人恆不能涉；原其水性峻急，卽盪盪之石，皆可激之使行，臏脚朋足，立尙顛仆，遂無有刼此議者。自學洙之盡目立於水次，狂瀾洶湧，究無損傷，人因以爲神。徒杠已就，行旅歡然，因號之以幔仙橋，紀其靈也。學洙亦由是小康，遂有薄積。又越兩歲，致錢百緡，乃作旋歸之計；市二蹇衛，載妻以行。豔梅自至趙地，深自韜晦，從未以半面示人；至是返轡，人甫識荆，雖年屆三旬，而花貌儼然，舉驚爲神仙，不敢仰視！夫婦就道，不再徘徊；乃行未三日程，學洙忽得暴疾，昏睡無知，撫之若冰，竟卒於旅舍。豔梅慟甚！自恨其生之不辰，百計維持，究無望於偕老；且居異鄉，隻身誰倚，遂哭之嘔血，絕而復生。旅邸主人，又以其死之甚遽，不免干連，將首之。

於官，而脫其累。正紛然聚訟，觀者如堵，忽一人排衆直入，以寸緘予豔梅曰：「前村一媪，聞娘子命理甚精，敬以此相挽！」衆聞而大恚！以爲當此搶攘，何來是不急之務，將拳石交下，以洩其不平。豔梅揮之曰：「是必有異。」展視焉，則其師茅媪之造也。因收淚急詢曰：「媪安在？」答曰：「已與某偕來，渠行甚緩，是以在後耳。」豔梅乃趨出候之，曼立遠視，見一人從容步履，儀狀如昔。媪猶未至，豔梅遽伏地嬌啼，宛如失乳之嬰，忽睹其母，嗚咽不可名狀！媪近前，以手曳之曰：「兒勿悲！美玉泥沙，亦其命也，宜先救吾堵。」遂扶豔梅起，與之偕，入視學洙。豔梅涕泗交頤，謂其已死。媪笑曰：「此特好因緣，豈真長逝耶？」卽索片紙，書數字焚之，學洙突然欠伸；有頃，蹶然起坐，若夢魘乍寤者。豔梅喜！叩其由？答曰：「昨夕與子同夢，比寐時，身卽飄然獨行，旋至一洞天，朱戶丹楹。居甚赫奕；有主者，年僅三十許，衣冠尊貴，儀從甚都。見予，降階迎迓。又聞堂上有呼卿之小字者，其音甚細，曰「豔梅之堵至矣。」主

者揖予坐，且謂曰：「君以一橋，免千萬人之厲揭，厥功偉矣！適奉帝詔。以至寶賜君，君其拜受！」言訖，縛一物至，周身蒼毫，狀若狸，口吐一珠，赤光肆映。主者令予吞之，三咽而後下，臟腑如經炮烙，寸心火熾，刻不能安；歷許時，而後稍可，則神明一時洞達已。主者命置酒爲予賀，又出二女郎。爲予捧觴，云是卿之姊妹行，曰「見越水茅媪，當自知之。」盤桓竟日，忽有人以一札至，主者閱之，笑曰：「姊亦多慮乃爾！」因遣予歸，出門頓覺，孰知死生俄頃哉？

「豔梅乃引之拜媪。媪謂學洙曰：『子卽茅姓是也。渠向曾薦予於乃岳，今又十齡矣。』學洙頓悟。媪又曰：『渠亦太憊懶！使非予草數行。渠或奪豔梅之婚，妻汝以二女，未可知也。』言次，旅邸主人，與衆皆心安，始各散去。學洙設具款媪，聚飲甚歡。媪忽詰陸夫婦曰：『仙鄉樂乎？故鄉樂乎？』二人同聲，俱以仙對。媪乃探囊中，取刀圭之藥，令豔梅服之，而少與學洙曰：『渠身故自有寶也。』更以餘藥飼二窻，遂亦不煩芻秣，凌晨同出逆旅，媪攜豔梅，疊跨其一，

惟學洙另乘，媪叱之，冉冉上升，瞬息入雲中，形若紙鳶，倏不見，男婦聚觀，何啻千百，行者居者，咸下拜；因更里名爲三仙，與黃梁之鎮不朽矣。

總評「信哉！人之可以造命也。豔梅以一念欲殉其夫，而殤子轉爲老彭矣。學洙以一事克從其婦，而餓骨不難羽化矣。二塞並舉，何異雞犬同昇，茅媪之事雖不經，然玉成終始，殊不媿爲人師；獨薦西席者，幾奪東床，不免令人不滿耳。」

評曰「此當與聊齋細柳傳參看，彼成厥子，此相乃夫，皆蒙惡聲而不辭；天壤間惟此二婦人耳。彼三家村蠶老嫗，少有不白，便將指天誓日，泣涕分訴，是真所謂婆子氣。」

註解

弄瓦

謂人生女也

糞除

掃除房屋使清潔也

吳藩

即平南王吳桂

懸弧

古者生男懸弧于門故以之稱生辰

塞衛

也

裏烟

高郵書生鄧兆熊，侍衛公兆熊弟也。築一精室，四壁圖書，晨夕坐臥其中

鄧生之與
臯烟夢中
一面之緣
耳念念不
忘留心物
色猶可曰
少年好色
愛其媚媚
冀待和晤
以遂所願
至于鴛之
殺人事涉
影響絕無
干證竟挺
身而出代

，非韻友罕得至。一日深秋，天空雲斂，生誦讀少暇，命小奚橫長笛，自倚歌和之。于是飲酒樂甚！不覺沈醺。乘醉命騎，將出遊，時蓋求鳳未遂也。恍惚出門，馳聘街市，過曲巷，似有人家；其外戶飾以丹漆，不甚軒敞，大書一聯曰：舞罷雲停岫，歌成柳囀鶯。」字迹柔媚，語氣酷似青樓，生遂駐馬不行。忽一蓬頭婢，軋然啓關出，且自語曰：「予臯烟，豈屑爲此者，任汝百磨，傲骨終不可折。」生異之！睨其風姿，儼然絕代；惟眉間少存積垢。見其投柬，將往從之，所乘忽中蹶，矍然驚覺，則在蕭齋榻上，實一夢也；其心歷歷弗忘。明年，太夫人爲娶于巨室，賢淑而美，然時以臯烟爲念。至秋，赴京省兄，所寓在正陽門外，閒行偶經一巷，彷彿夢中舊遊。及過一門，又酷似，且雙扉緊閉，依然赤幅烏闌，而十字聯珠，綴于其上，生因心訝！及詢之人，則故名妓玉蘭之家也。少時頗有盛名，今老矣，車馬稀疏，畜一假女，名臯烟，又爲惡少誘與偕遁，迄今蹤跡未獲，以故深鎖院門，不復見客。生既得其詳，疑臯烟必以不屈而死，此皆鴛

爲鳴冤使
覆盆之鬼
重視青天
非秉性義
快且深於
情者能如
此乎宜乎
貞魂感激
環佩宵臨
以圖報稱
也

妓之飾說，人未及覺察耳。歸見其兄，請語南城巡視者。公以其事涉影響，不之聽。生究不平，乃與其僕私計之；使僕冒爲皇烟之兄，先往蘭家索人；不與，遂訟之。兩造具備，生乃自具公服，補牘申訴，內言「有婢皇烟，服役數載，卽是僕之女弟，爲奸人拐掠，不知所往。僕至京師，以事過妓館之門，見婢立戶側，瞥見乃兄，卽避入，其形容服飾，舉鑿鑿可據，懇祈憲差搜捕。」時司南城侍衛爲某公，捕奸發伏，甚著直名；又悉爲寅執之弟，華胄英年，必無誕妄，因以嚴刑擬妓。蘭懼！始吐其實；果緣皇烟不從，鞭撻至屢；一夕，忽自經而死。人命非輕，威逼有據，遂不敢聲言，私瘞于客座院中。又懼事洩，託言遁逃，而不知猶有其兄也。今對烏臺，情甘服罪。公命役往，出女屍，則面色如生，猶未朽；一時觀者如市，莫不嘖嘖歎息！忽一人高冠盛服，自外入，撫屍大哭！衆皆驚愕！役詢之？則其女弟也。役乃大笑！爭詰其詳？自言「陸姓，名仲昇，曾掌案卷于某部，以吏員考授雜職，今已及選。有妹，年十四，適陸遠出，其妻性素悍

凌虐之，及夫將歸，懼其憤訴，乃乘其寐，捲以席，使人棄之於野。陸歸知之，怒逐其婦，而其妹究不可得，事閱二年矣。是日，陸僕往觀相驗，一目卽識歸，告其主曰：「蘭家縊者，當是我家舅姑。」陸大驚！趨往觀之，果其妹，故哀慟如此。」役乃馳白某公，公甚疑訝！命价延生來，婉叩之？生見真鼎已出，遂笑而緬述其由，而獨隱夢遇一節；公爲嘆服！由是都門任俠者，咸慕生好義之名，願得納交；陸更稱謝不置，往來契密，如舊相知。生居京數月，辭兄旋里，行及郭外，墓田叢雜，適柏署之役，以公命送生，乃指一新塚告生曰：「此卽陸女也。乃兄爲營此葬地，喪具甚盛。」生聞之心動，遽命僕於近村，覓得盃酒，而自下騎酌之曰：「予爲卿洩此沈寃，卿故漠然無知耶？」語甫已，覺襟裾有物，纍纍下垂；迴顧之，又無所見，乃超乘而前；至旅次，步履周旋，輒如此。及寢，則伏於衾側，捫之渺然，生心以爲異，而不肯宣；凡數十程，皆如之，亦習而不復介意。比歸見母，室家相聚，因述其前事。太夫人與細君，莫不稱異！閱數

日，細君坐蓐，生遂宿於精室；夜已過半，聞榻前悉窣有聲，詢之？則曰「鼻烟也。」生素響慕，竟不之懼，惟笑曰：「暮夜無燭，安知非以汝給我者。」語未終，燈光四射，燼者復燃，果見女立於燭下，花貌嫣然，容粧富麗，迥異夢中之慘淡；且歛衽再拜曰：「鼻烟以薄命之身，初遭惡嫂，次遇淫娼，備極摧折之苦；竊慮有玷先人，繩梁自盡。不意豪俠如君，竟爲妾大白此冤，久思圖報，抱媿無媒；復辱弔臨，是用忘恥。前自京畿附驥，至今始敢露形，幸毋以陰濁爲嫌，使妾得少酌高厚，則又不世之惠矣！」生聞言甚喜！徵詰曰：「鬼固無害乎？」女靦然答曰：「害誠有之，亦視乎其人耳。以恩義而結綢繆，鬼亦人也；逞色慾而忘軀命，人亦鬼也。况妾以一念堅貞，久已超出鬼道，君何患焉？」生欣然納之。及命之寢，女固羞縮不前。生強之，乃笑曰：「抱白璧於生前，而碎明珠於生後，徵君之大德，妾亦等於淫奔矣。」於是解衣共枕，交合之際，退避逡巡。已而，流丹浹席，無異生人。翌日晨起，遂以環堵之宮，爲齋嬌之室。女雖白晝

亦現形，與生聚處，惟不盥濯，不飲食，是其所異；他如倡隨之樂，談讌之歡，生亦身親享之矣。然以女故，不與人通，僮僕亦無敢踰檻。幸生有靜癖，舊常如此，故人並不甚疑之。女不善歌，因生學之，一發聲而響遏行雲；女無他技，因生習之，一吹彈即臻精妙；清夜相對，頗不寂寞。生或微問之？對曰：『曩在妓家，雖未肄習，而聲容節奏之妙，亦心領神會，但不屑爲之耳。今對知己，故不復藏拙，亦情之所使也。』生以是愈暱之。女故識字，生教之，卽能通文；暇輒浼生爲市金剛楞嚴諸經，跏趺坐誦，恆至子夜不休。及細君產後身健，女乃義不當夕，曰：『妾在此，如塵棲弱草，而可奪人並蒂耶？』生不之聽，女忽不見，生乃入內寢。然值三五之期，必宿於外，與女爲歡；如是者年餘，女忽笑謂生曰：『鬼亦生人，豈不大異！意者天許妾以此酬德乎？然不可復居於是矣。』生亦駭然！而情不能舍，亟叩其所之？女曰：『妾賴佛經，洞徹本來；再生以前，乃天妃之侍兒也。緣過失墮落至此，幸能矢志，不甘風塵，已爲故主所鑒，將令仍還

供職；祇爲君一脈任身，是以少留。明日，君適近郭，白楊樹下，一襤襟物，是卽君之遺體，君抱之歸，如是云云，人必信之。君命中無令子，是兒尙能象賢，毋自誤！」言訖，揮淚訣別，荏苒之間，化爲淡烟而滅。生悲痛不勝！如其言，果得甯馨以反；詐云「棄兒」，命人乳哺，亦無疑及於此者。比長，耳目口鼻，無不肖生，戚族始以爲異！生乃稍稍述之，聞者駭嘆！生後位至顯宦，細君所生三子，舉不甚克家，惟梟烟之兒，名夢錫，能繼書香，登上第。時仲昇宦遊數年，致仕家居，生父子皆官於京，乃率甥往謁其舅，並告以故，悲喜相交，夢錫始識其外家；自是鄧陸往來數世，如烟姬云。

總評「女以不磨之貞，而獨感生一語，不能復堅，情以義生故也。情可制而義不可泯，故以鞭撲之威，當之無懼色者，竟能溫柔嬌媚，呈身奏技於夫子之前，義之一字所以致之，非初貞而後淪也。然無生之俠腸，生之義舉，而徒思與鬼爲好，不第貞魂不屑來，淫妖且立至矣；欲求免於鬼手得乎？而况

居然生子也耶？」

註解

求凰

男子擇偶曰求凰 纍纍實聯不絕也

鏡兒

高僧邵本一，卓錫靈隱，戒行精嚴。初名某，陝人也。少時爲邑庠生，慕吳楚人文之盛，游學江左。數年，忽有所悟，竟削髮逃禪，輾轉至越，爲釋門尊宿。杭人仰其名，延至寺中，卽今之所稱定心大師者是已。其子曰續，師出時，方始匍匐；及長，每以不識其父爲恨！聞關兩江，數數求之，又往往相左。比聞其在錢塘，遂附舟南下，共載者爲一少年，貌姣好如女子；自言「龔姓，由京歸，將返山陰，」聞續之孝，甚敬禮之！兩人頗相莫逆。迨至杭，續得父之所在，亟往謁焉。龔亦請從，許之，乃偕往；甫及寺門，早有一僧逆之曰：「大師出定，已知法嗣遠來，但不宜與鏡兒俱，請止之！」續茫然，而龔忽變色。續覺其有異，而思親念切，亦不暇詰，遂止龔於門外，獨入見。及至法堂，師方趺坐；續本

不能識，僧語之曰：「此卽若翁也。」續乃噉然大痛，哭拜於膝下。師麾之曰：「止止！孽種勿爾！汝父甚安樂，汝宜生歡喜心，何作此態？」乃命之坐，略詰戚族之長者，并同學諸故人？續一一敬對。師忽攢眉曰：「汝跋涉不易，亦徵孝心，第來則自來，如鏡兒輩何攜之來溷老僧？」續亟起俯伏，跪白不知，兼請其故？師曰：「龔卽鏡兒之夫，鏡兒乃其眷屬，實一野狐也。愛慾牽纏，兩不能舍，卽藉汝之孝，得以渡江；又思窺伺老僧，冀吾片言，以成永好。鏡兒實在渠身邊，以汝凡軀，烏能見之。」旣而曰：「是狐頗風雅，且識孝子，吾固不惜此寸楮也。」命取黃紙一條，書數字付侍者，囑曰：「持此子之，勿令渠久溷淨地！」侍者將命以出；龔得之，卽再拜而退。續居寺中匝月，師卽遣之曰：「歸奉汝母，猶之乎奉父也；此非塵境，可以久容俗跡。」續不欲旋返，師訶之！乃行。歸見其母，康健猶昔，承歡數載，又念父，復詣浙江，則師已掛單而南，不知所。續因罔極恩深，遂亦南行，忽於山陰道上，遇一人，裘馬翩翩，騎從甚盛，

鏡兒以一
野狐而風
雅靈絕雖
古之誅絮
閻揆不過
如此天之
生才于不
類中尚不
易多觀況
畜類乎孝
子之維護
渡江高僧
之玉成好
事未始非
彼蒼有意
憐才故令
其有此奇
遇也

視之，則故昔年同舟者也。龔見續，即棄騎拜伏道周曰：「孝子！別來無恙？」續亟下拜相扶曰：「故人何搗謙至此？」龔起曰：「喬梓之德，實同天地，每恨申報無由，而敢傲慢自尊乎？」因固請過其家。續之私心，亦思深求其異，欣然從之；爰假驂乘，並轡而前，乃班荆之地，去其居猶半日程。途次，續徵叩之？龔亦不諱。始悉龔本浙人，其季父宦於京師，攜以之任；肄業西北山中，結廬數楹，地絕幽雅。一日，冬初雪甚，龔方攜卷圍爐，呷晤攻苦，俄有一物如火團，其色正赤，烟燄尺餘，自梁而下，就地旋轉無休，一室生溫，較前益熾。龔大怖！方疑祝融肆虐，將起奔避，其光忽斂，遽化爲人，則一白髮媪，衣裙樸素，拱立於前，益駭然！知爲山間妖異，避之倍亟。媪直前止之曰：「郎君勿惶懼！吾非爲人禍者，見子讀書岑寂，家有弱女，曰鏡兒，頗耽翰墨，意將遣奉箕帚，少領教益，故爾倉卒請見，未知肯容納否？」龔更愕然！心滋憂懼！乃辭曰：「不才下士，學未有成，恐誤媪之閨愛；且來蹤詭秘，惕惕於懷，燕婉之求，益非所願

惟媪憐而恕之！」媪性甚暴，以不見聽，卽怒曰：「我女天人也，以偶小子，自謂無可推拒矣；而乃喋喋若是，豈以適纔之威，不能付汝於煨燼乎？」言次，忤目相向，睖閃如牛。龔益惴惴，正無如之何，又見一婢，豔粧冶容，自外入，笑曰：「如此硬主婚，反損人伉儷之情，殊非善道，請卽歸，鏡姑當自至。」又曰：「子固知媪之風厲，不克辦此。」扶而去之；媪猶忿忿。出門數武，俱不見。龔心膽幾碎，將下山而雪迷蹊徑，馬不能行；且僕之長者，奉命入都，運取薪米，寓中自龔而外，祇一十二齡之童子，復何能爲？不得已而靜俟之，死生在天而已。及夕，雪少霽，掩扉高臥，權度此宵，計將明日他徙；然當驚悸之餘，寢不成寐，旋聞彈指聲，有人叩窗作歌曰：「嘆空閨兮掩孤檠，望伊人兮違素誠；伐柯伐柯兮其音丁丁，果得相隨兮我願卿卿。」聲甚嬌婉，而餘韻悠揚，儼有繞梁之致。龔知爲鏡兒，穴窗窺之，雪色明於皎月，則一小女子，辮髮垂鬢，盈盈立於檻外，天寒翠袖，暮倚脩竹，差可髣髴其一二。龔心竊憐之！但爲前事所驚。

不免首鼠，究不敢出一言。又聞女歌曰：「雪欲晴兮雲微，鳥不宿兮雙飛；奈有人兮願孤幃，我不見兮又空歸。」歌闌，退步欲行，意甚悵悵！龔遂不能自禁，大呼曰：「卿之所卿者在此，將安歸耶？」女乃中止，隔牖語之曰：「屢遭峻拒，妾實汗顏，故不得不歸，豈真悻悻欲返者？」龔亟披衣起榻，啓扉延之，徑攜素手以入。時殘燭未燼，燈下玩之，肌不豐而玉膩，貌不飾而花嬌，一顰一笑，婉婉可人，閨中實罕其匹。因詢之曰：「所謂鏡兒，殆卿耶？使非惡撮合，好事之成已久矣。」鏡兒笑曰：「君固色胆巨者，非妾自來，好事真不可望。」龔遂挽之就枕；辭曰：「妾尙待年，君姑毋躁。」因出一卷曰：「此妾之塗鴉，媿無師授，乞君爲我郵政之！」三日後，妾來拜頷，幸無以諛碑見還！」言已，再拜而退，旋失所在。龔閱所作，風流秀豔，語語醉心。詰朝早起，濡朱展卷，評騭端詳；因是無遷喬之意。越二日，鏡兒果夜至，龔出卷授之曰：「幸不辱命！但卿之珠玉，令人不諛不能耳。」鏡兒翻閱數四，輒然曰：「名下猶信無虛；」仍欲去。龔

遮留之，代解衣帶。鏡兒乃頰顏笑曰：「人當十五，卽嫁王昌，豈得謂非孽事。」已而，海棠枝上，得試新紅，鏡兒雖嬌啼宛轉，態若不勝，然已極人間之樂矣。歡好有間，龔因詢嫗爲誰何？答曰：「此妾結義之母，渠自古姓，野人家也。」龔曰：「其威頗令人震懼，今言之尙覺股慄。」鏡兒哂曰：「以君今夕之感較之，恐猶相去遠甚。」語次，皆大笑！遂並頭熟寐。侵晨，前婢叩門而入，龔因謝其解紛之德！婢笑曰：「癡老嫗！故不諳此，予固謂非鏡姑自至不可。」俟女整衣，奉之以去。自此無夕不至，繼緒日深。鏡兒旣嗜詩文，兼饒韻致，以所居湫隘，且有僮僕，不獲暢所欲言；往往枕上推敲，牀頭辨難，或採雅言以相譚，或舉妙句而同吟，語笑有聲，間至通宵不輟。時年長之僕已返，聞而訝之！昧爽伺於戶外，則主人倦臥，門忽自啓，且珊珊小步，裙際風生；窺之，又茫無所覩，乃大懼！以爲地無居人，此必鬼狐者流，遂力勸龔歸。龔不納。僕又入都，白之於龔之季父。知爲妖惑，遣使召之，未發，而鏡兒已覺。是夕，忽涕泣謂龔曰

：「歡不永矣，可奈何！」龔驚詢之？答曰：「僕已洩吾事於主，使來召君；君歸，當不復來，將焉置妾？」龔亦悲嘆！因要鏡兒偕行。辭曰：「妾實不敢！身本狐也；吾儕各有畛域，况聖天子所都，無能擅往，君不棄妾，必也南旋而後可。」龔已深入溫柔，亦難違舍，惟問計將安出？鏡兒曰：「妾有薄蓄，足任舟車，君但如妾所言，則故鄉可返，奚必戀戀於茲土。」龔竟毅然從之。乃與鏡兒謀，不攜一物，悄然夜行，僕本久留都中，童子又垂頭而睡，遂無有挽留之者。行約里許，草際似有燈光，隱隱雙炬，旋暗復明。龔指之，以爲人家。鏡兒笑曰：「君之所畏者至矣，亦太剝人面皮，何竟咆哮於此？」龔猶未解。俄聞虎嘯聲，響震山谷，大驚！幾垂崖下。鏡兒掖之曰：「有妾在，何震恐乃爾？」乃呼曰：「兒與婿將他適，承母玉成，異日歸，當效反哺。」言未已，虎忽潛蹤。龔心少定，反戲曰：「昔假虎威，今日威可伏虎矣。」及抵山麓，有村落，暫假朝饗，遂顯稱夫婦，人亦無自究詰。鏡兒又出白金，覓代步，置衣裝，竟紆道由京而南

，直抵通郡，不日解纜登舟，一帆南去。迨季父之召來；龔早出山三日矣。舟中，龔與鏡兒，志始得暢，或滌甌茗戰，或剪燭手談，或舉詩書爲觴政，或紀風景於行笥，而分題限韻，更唱迭和，較前益爲豪放。龔初猶強而後可，繼且樂此不疲，雖良友之晦明，無以異焉。行及下江，將入浙界，鏡兒忽愀然曰：「此地水神頗作梗，妾不能渡，須俟大福之人，布帆乃能無恙。」龔詰其故？則曰：「伍相范伯，威靈素著，非他神可比，妾實憚之！」龔不之信，乃未及揚帆，巨浪壘起，陰霾匝地，醫不見人。龔大恐！爲留五日，適續以扁舟至，鏡兒卽色喜曰：「大德者至矣，猶愈於厚福者也！君能與之共濟，雖百江神，妾不懼也！」龔從其言。適續正值易舟，遂從中憇息，使榜人招接之。然自此鏡兒不復晝見，語龔曰：「此人孝子，諸天擁護，妾若肆然無忌，恐有不虞，當謹避之！」故續與龔，共載一舟，究不知其攜眷而游也。比入大江之中，波平水靜，如履康莊。數日，遂抵杭，續將登岸，鏡兒先告龔曰：「若人之父，高僧也！妾至貴邑，土神尙

慮不容，得師一言，爲吾緩頰，庶可與子偕老。」龔唯唯，因力請於續，偕往謁師。鏡兒又囑曰：「君之素篋，妾所化也；務實袖中，面師時，妾自能言，切記不可僥說。」龔亦領諾。乃未入寺，師早知之，龔故不勝惶悚！幸侍者齋片紙出，視之，有十字：則「一切水土諸神，不得攔阻！」宛如官府之勸合。龔乃大悅！亟與鏡兒歸舟，果無杆格；至其家，託言季父爲娶於京，戚里莫不信之。龔故早失怙恃，於是以鏡兒主內政，頗能持家，且出金錢數萬，爲營田宅，龔以驟富；向未見其攜一文，今乃取之不匱，亦可異已！是日，龔爲續言，極盡其詳，薄暮，始抵龔處，則門庭巍煥，儼然素封。揖續入，盛筵相款，鏡兒所誕之子，歲已三週，攜出見客，眉目之秀麗，迥異恆兒，由是可想見其母。飲至夜分，龔始別去，供帳之豐美，益不待言。翌日辭行，龔亦不再援止；惟曰：「道里遼闊，尊翁恐不克相值，還時祈再過我一敘！」續唯唯。龔送之郭外，贖以百金。續不獲辭，乃拜授，南行至海，不遇其父，遂悒悒旋歸，復至龔家。龔適他出，僕承

主婦命，奉以一襲；出之，雪色晶瑩，則一越玉如意也。僕又致詞曰：「藉此略酌高厚，且取白華之義；但君宜速歸，否則太翁未遑，反失太母，而抱終天之恨矣！」續聞言甚驚！不及俟，兼程而返。歸至家，其母果在牀褥，病已危篤，見續歸，一笑而逝；續始服鏡兒之先見。每向人稱述其異，聞者咸駭異！後襲有書來，言「因鏡兒憚於津梁，遂不復求仕進，優游畎畝，以盡天年。」獨本一之信杳然，意者雪山成道，已歸忉利之天；續雖至孝，竟無由僭之以升，不亦人生一大憾事耶？

總評「開常觀劇，至雷峯塔傳奇，事雖不經，而每恨法海老禿，敗人清興！及聞此事，老和尚甚諳人情，當是第一尊活佛出世；而究其源本，實出於儒，乃有此惻隱仁恕之心。不然！心既定矣，又烏知鏡兒之爲鏡兒，爲成此一段奇緣，使之流傳千古也哉？」

評曰：「兩事迥不相謀，而合成一片，幾於無縫天衣，高僧孝子傳中，乃得

此旖旎文字，足稱奇觀，不獨奇事。」

註解

喬梓

稱人父子也

詰朝

猶云次晨也

榜人

卽舟子也

康莊

猶大道也

翠微娘子

曩時有跛叟，精醫術，應手如神，所活者，難更僕數。生二子，甲已授室，乙尚孑然。叟卒，甲納婦言，逐其弟，不與同居。乙怒！控之於官。甲之岳家，又巨族，爲之苞苴，官竟不直乙，斥爲傲弟，笞之十數；乙愈不能平，夜挾白刃，將往殺兄，而兼屠其嫂。行及閭側，見其父策杖而來，厲聲訶之曰：「畜產！意欲何爲？豈丈夫竟不克自立耶？汝父幸有薄積，汝等乃閱牆至此；倘無立錫，若又將如何？」乙見父大駭！哭拜於地，嗚咽不能言！叟撫其背曰：「兒勿悲！西去數百里，有翠微娘子者，曾受我再生之恩，汝往依之，當不止於溫飽也。」言已不見。乙乃揮淚而歸，不再做拚生之想。明日，襤被而行，亦不往辭兄嫂；兄嫂亦不意其有所之。乙行數日，詢之人，咸不識翠微娘子爲誰。乙亦自謂父誑已

，天下必無是人，遂止於旅邸，不復前；然已資斧告匱，進退維谷矣。正倉皇間，聞旅人相語曰：「明夕宿處，當有劇可觀，盍遣行。」因盛稱其聲容，洋洋盈耳。乙時方抱悶，頓思一往，以暢鬱懷；乃復早旦啓行，跋涉又將百里。及至其處，天尙未暝，亦不謀所棲止，先往觀焉。適演千金記，霸王揮戈，韓侯命將，場上幾無隙地；而鈺鼓雷鳴，教曹聒耳，原可洩人幽鬱。乙鵠立衆中，觀至終場，甫思往覓郵亭。忽一人揖而語之曰：「郎非跛翁之子乎？翠微娘子，固命予相俟久矣。」乙大喜！實出望外。視其人，青衣矮帽，狀若人僕；亦不暇細詢，惟詰曰：「娘子安在？予實奉老父命，敬來晉謁者。」其人亦大悅！請與偕行，由村後約行半里許，別有巨宅，閤閣高峻，棟宇巍峨。門外健卒十餘，皆披堅執銳，環立森嚴。又有小鹵簿，幢幡雜色，雲駟攢花，咸云「娘子將往赴勝會。」乙遂震竦，不敢前。其人先入稟白，有頃復出，遽拜伏不起，謝曰：「娘子未有明命，我輩小人，擅行儕伍禮，冒瀆尊嚴，恕之幸甚！」乙愕然，罔知所措，姑領之

。其人又跪白曰：「娘子適將他往，乘輿已駕，不能因佳客弗行；請暫居別館，少進晚餐，娘子去當亟返也。」遂導乙入門，曲折至一院，華屋嚴整，圍以崇垣，其中燈火之輝煌，鋪陳之富麗，非巨家莫能有。內設一繩牀，錦裯累寸；其人延乙坐。乙覺足下溫軟，不類磚石，俯窺之，則以氈氍飾地，五色燦然；益驚詫不已！未幾，車馬喧囂，輾輾遠聽，娘子已出游矣。乙坐未久，卽有妖鬟十數，咸來叩參，而前之接引者，遂亦辭出。比及進食，侍婢益夥，且作樂於階下，簫管悠揚，不知何曲。席前燃巨燈，每進一饌，婢輒報其名，爲數甚多，備極珍錯之品。乙至此，反若無下箸處，在己亦不覺茫然。乃乙少從天戒，不善飲，略進一卮，卽已微醺，遽命飯，食之至飽。甫起離席，聞羣婢譁曰：「娘子歸矣！」又許時，有人來速客曰：「娘子請相見！」乙從之行，由院落而東，曲廊宛轉，花徑縈迴，良久始達內第，到處皆燃紗籠，光明如晝；第中一花一木，無不瞭如觀掌。已而深入閨闈，益更氣象，香霧空濛，燈光輝映；巨室五楹，徧垂繡幌，其

堦以美石爲之，朱闌旋繞，兩廡盡掛珠燈，可以鑒人眉宇。乙未入，娘子早遊於簾外，嚶嚶而言曰：「前承阿翁不棄！以寶釵爲聘，許主蘋蘩，妾守此盟已久，而君竟未辱臨，幾令妾有白頭之歎。今幸惠然肯來！願無廢阿翁成命。」乙茫然，都不解爲何語，惟凝睇娘子，美如畫圖，冠五鳳之冠，衣七寶之衣，裝束一如仙子。且云翁意，昭合叟言，遂唯唯升階，徑入其室；呆立四望，鋪設如新，而光怪陸離，舉不能識其物。中楹設沈香小榻，娘子遜乙對坐。又謝曰：「適爲本境諸官長，以妙部見招，猝遇郎至，又不獲辭；是以未卽樞迎，褻慢之愆，諒亦鑒原！」乙復唯唯，莫措一詞；侍兒皆掩口竊笑！居無何，自外傳報曰：「土穀諸神，咸集堂上，候見新貴人。」乙始大駭！娘子乃起曰：「君勿驚疑！妾因相禮無人，特語諸公，願來相助，此皆翁之友執，君當以禮謁見。」卽命諸婢中一齒長者曰：「汝引郎去薰沐更衣，少習揖遜之節；予出前庭，陪侍衆賓，少頃卽來相請。」婢領諾，導入屏後，轉折至一室，排闥而入，香氣蒸騰，蘭湯馥郁。

婢侍乙解衣，見其私，不禁胡盧曰：「鄉間人，果具雄材，但何不雅之甚？」乙亦爲之失笑。浴竟，婢進衣履，皆華美異常；乙著之如負芒刺，久而始安。婢又引至內堂，俾乙習禮，口授而身示之，至再至三；然後步之促者微緩，腰之勁者稍柔。婢撫掌曰：「此亦可謂風流佳婿矣！」於是羣婢觀者，皆笑不能仰。儀節既嫻，漏下三鼓，娘子已命人速之數四，衆婢乃簇乙出，廳事以上，紅燭高燒，乙亦不遑諦視。娘子命與衆賓相晤，其衣冠亦類時人，絕無所謂簪紳袍笏者，凡四人，娘子一一指示；一司農，一田祖，其二則社神山神也。衆神少致款曲，即請乙與娘子並立，細樂迭奏，交拜成禮，賓即告退。娘子亦不款留，惟送至簷除曰：「暮夜不恭，詰朝再當申謝！」賓既盡去，娘子始偕乙入，至向者相見之室，東側一楹，早已肆筵相俟。乙覺深窳服前，而華縟尤難名狀，帳以鮫綃，席以蜀錦，衾縹之香輦，蘭桂之氤氳，實屬人間天上焉。少飲盃卮，婢即撤去，娘子忽嬌羞無主。乙強之入帷，緩鬆繡帶，既已雲低；及解禮裳，不禁玉輦；乃忽忽

先入衾底，乙亦去衣就枕，方將好合，俄聞羣婢大噪曰：「妖將入室。」一時啼聲號聲，哀嘶聲，乞命聲，紛紛嘈雜，由遠而近。乙大驚！將起奔逸，既不忍捨此麗姿。娘子又牢握其臂，戰戰無片言。乙不得已，白身負之而走。娘子始呼曰：「左之！」乙遂趨左。娘子又曰：「右之！」乙更趨右。幸室中皆有門戶，灣環而出，至一園，別設雙扉；乙啓之出，則菁葱徧野，對面似有岡巒。娘子猶曰：「行行！」乙乃力負娘子，升彼大阜而後止，迴望第中，赤燄燭天，且格鬪之聲，遙聞數里。娘子垂涕曰：「妮子輩皆爲我死矣！」乙方驚定，始詰其由？答曰：「妾非生人，實本省城隍之第三女也。父生時，曾任貴邑，閣家病疫，而妾尤危篤；賴阿翁投以良劑，得以全活，此德已時銘肺腑。及父陞任某處，經過大江，遭水厄，舟覆俱溺；上帝念其忠直，且歿於王事，俾得爲神。妾又以生前好道，邂逅一女冠，授以伏狐諸術；因承父命，鎮撫此方，使羣妖不得逞。妾之婢御，皆狐也。其所供具，亦狐爲妾致之，今竟爲妖所據，情實不甘！」乙又詢曰

啟翁後猶遠訂其姻陰聯佳偶俾氣屈含冤之少子不至割刃兄嫂身罹法網反得揚眉吐氣重歸故鄉一抒積憤嚴父愛子之心可謂至死不二矣然非生前積德遺澤融及于子孫吾恐冥中主者亦未必適賜以如意珠也

：「妖何爲者？獨不懼子乎？」答曰：「是亦一狐，無怪乎君子相誚也！此妖盤踞山谷，千有餘齡，道根深重；妾至此，羣小懾伏，渠獨強項，且大言欲求予父，附爲婚姻。妾聞而益怒！治之以法，尙未帖然，適尊翁過此，以寶釵爲君納聘，言君不日當來。妾感生死之恩，頓忘忌諱，馳白父母，預治喜筵；不意此妖，乃抵隙而來，大肆猖獗，然亦行當殲滅矣。」乙因詢以己父之所在；娘子曰：「阿翁爲某邑社神，前已赴任，無須思念！」語未已，忽聞空中言曰：「阿父知妹遭盜劫，業已委員擒治；但阿妹既墮欲界，不合爲神，可與郎同返鄉井，創立家室，以無負跛翁之雅。」語竟，有一襲，憑虛擲下，且笑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予不耐與裸裎者相對，亦從此逝矣。」乙大怖！叩之娘子，則其妹玉華小姑也。娘子因笑曰：「爲郎絮絮聒人，渾忘却兩無寸縷，今爲妹見，異日相遭，當慚赧死！」遂啓襲出衣，分著之，天方味爽。娘子謂乙曰：「去之！此地已無片瓦，不足依戀，請與郎歸故土。」乃把袂欲行。乙雖得婦，而悼其失家，並慮

己之無家，勉從之行。未數武，娘子曰：『足力有幾，恐未得達，非代步不可。』指顧田間，已有雙衛，奔突而出，控坐俱全。娘子命乙共乘之，其馳如風，轉瞬且數百里，而邑門在望矣。乙甚駭然！及至外郭，娘子止之曰：『此地不城不邨，儘可卜居，無須前。』因棄騎，相與胥宇。路側有一家，屋爲雨壞，人盡他徙。娘子曰：『可矣！』入視之，席地幕天，唯四壁巋然屹立；乙不覺大噓！娘子正色曰：『是可棲也！俟吾婢來，固居然輪奐矣。』乃強乙售騎於市，得數金，以供朝炊。比及乙歸，其室倏爾改觀，雖無昔之壯麗，亦修潔非故，乙乃悅！入則果有二婢，侍於娘子之側，第皆縞衣綦巾，無復向之妖豔。詢以往事？同對曰：『妖已殄滅，我輩不舍娘子，故根尋至此，餘人仍居故宅，幸無恙！』乙遂與娘子對食，笑語歡然。及夜定情，則床帳臥具，嶄然新製，亦不解其從來。晨起，娘子語乙，使覓屋主，以百金易其產；屋主樂從。娘子乃鳩工建木，營造一新，凡匝月而就；然梓匠雖司其事，而結構之奇，落成之速，舉莫能測其由。娘

子出入，無異恆人，姑亦斂荆裙布，與乙指畫於人前，人視之，故一田家少婦也。洎乎宅第已成，則深居邃處，美食華衣，僕婢以百計，食指日繁，而既不求田，又不問屋，乃取之而裕如；卽乙亦竊神之！初，甲知乙返，且謂其娶於外鄉，與婦皆笑之！旣而聞其置產，乃以爲奇。數月，闔邑喧傳，咸稱巨富，遂且信且疑，謀之於婦；因假餽問之名，使婢往偵之。婢去，竟日始歸，告其主曰：「奉命往偵二娘子，比至其門，闔者禁不許入；乃白主人姓氏，闔者恍然曰：『主人之兄是也。』」命婢子少俟，往返再三，甫得入；其屋宇之華，什倍於我；役使之衆，亦什倍於我。入見二娘子，方坐一榻，用綠帕引白雪獺兒，閒戲於紅裯之上。見婢子，卽笑曰：「阿姆亦太費心，遠迢迢使將若來，殆思窺我夫婦也。」婢子因再拜，敬陳主人意，二娘子乃不復言。婢子竊窺玉貌，邑中實少其儔，衣飾之豔，又目所未覩；忽失聲曰：「阿叔大好福！竟得偶天上人，若娶於桑梓，何曾有耶？」二娘子色甚喜！因留婢子飲食，其看饌之美，舉不識爲何物。飯訖，

叔自外來，迥非昔比，其容闊綽而豐美，其衣輕軟而光華，從者皆小童，其年約十三四，鮮衣秀容。及至中門，俱散去。叔見婢子，若不相識。婢子亟起拜見，二娘子又從旁語之。叔哂曰：「兄富翁，嫂貴家，何勞惠顧於我。昔者數椽之屋，既不我容；今日盤飧之餽，胡爲我賜？豈謂蘇季子不終貧賤耶？請卽璧還，無聊驅斥。」言之，色甚怒！二娘子止之曰：「君勿爾爾！論兄嫂之前情，理宜請絕；但阿翁之像在焉。君爲人子，旣婚而未告父母；妾爲人婦，旣婚而未謁舅姑；此心不免歉然！方將隨君廟見，以全大禮。今竟杜絕往來，能不令九原心恫乎？」叔乃默然，其色亦少解。以婢子觀之，亦如我家伉儷也。叔始笑爲婢子曰：「視余家所有者，較之兄嫂爲何如？」婢子因極口贊羨！叔亦大悅！共留婢子盤桓，乃得徧覽其居處；屋宇百餘，有亭園足可娛目。至暮，又賜酒食，始遣婢歸。濱行，叔語曰：「爲告兄嫂，三日後，當率新婦一往也。」婢旣纒縷述之，甲與婦皆驚異！意其必來，乃徧邀戚族，張樂設酒，至日，拱伺於門外。俄見駿馬

甲夫婦忘手足之親，欺其弱弟，終致戚族，誼笑里黨，唾棄亦可見公道自在人心。然當乙與甲搆訟，復宜夜進官，畏左袒爾時，親族里黨固儼然存，在何以默，默無聲不發一言，必俟乙婚娶歸來富冠，鄰里而後公論始章，又可見人心之習於炎涼趨富而輕貧矣，豈不甚可慨乎！

香車，倡隨而至，男婦從者數十人。及門，娘子降輿先入，見者皆詫，以爲神仙。乙見兄，棄乘拜謁；甲不覺慘然！把手偕行，乙遂與婦，參謁遺像。乙頓觸心事，大痛無聲，良久，始哭而起。娘子又參諸尊長，具贊見之儀，珠繡凡十餘篋；又別餽兄嫂。甲與婦，赧容受之。事已，娘子卽告乙曰：「新婦素嬌貴，不耐煩劇，願先歸。」乙卽聽之。甲婦亦挽留不住，登車而去。乙亦不再流連，盃卮弗沾，辭叟遺像，與婦俱返；因而里黨之衆，皆不直甲，議論詢詢，夫婦幾置身無地。乙歸，娘子卽言曰：「今日之舉，足慰阿翁之心，而吐郎君之氣矣！然世人所見多怪，羣疑滿腹，妾與君不可復居於此；異日可致兄嫂來，以此區區者畀之，妾卽與君遨遊六合，效陶朱之事，君以爲如何？」乙亦欣然願從，遂折柬邀甲及其婦，果偕來。乙亦治具相款。酒酣，乙起曰：「新婦實仙人，不願久居塵濁，弟將從之遨遊，謹以此中所有，爲兄嫂壽，幸勿固辭！」甲與婦，胥愕然！固堅留之。乙遽出白刃，長尺許，擲地有聲；慨然曰：「徵父之慈，此刃已飽兄

嫂之血。」因媿媿詳言，悉其顛末，甲與婦邊喘喘不能出聲。娘子忽謂乙曰：「裝束矣。」乙乃長笑，與娘子同出，從以向者二婢，共四騎，南向而馳，不知所往。甲視所居，雖無金貝，而倉箱之富，服物之華，猶不下千緡，遂徙而處之。乙之臧獲，咸歸於甲；及生子不肖，專務游蕩，夫婦俱嘔氣而死；子遂售其宅於人，仍復業醫，家以粗給，人以爲跛翁之遺澤，猶未泯焉爾。

總評「兄嫂忘親，弱弟懷刃，叟之靈蓋惻然矣！因爲之遠訂姻盟，陰結眷屬，俾孽子大平其不平，非正直爲神，何能至此。而翠微娘子，又女中之錚錚者也！不以癡鄙爲嫌，惟以恩義爲重，遂令天下之惡兄嫂，聞之莫不心灰而氣絕；故雖乙之庸庸；見嗤於康成婢子，竟能拔劍斫地，慷慨於判袂之時，抑亦豪矣！余謂雁行中斷，不宜仍號以壘籠，故以甲乙別之，亦竊附於春秋正名之典云。」

註解

苞苴

謂納賄也

儕伍

同輩也

胡盧

笑也

徐之璧

明末，有徐之璧者，閩之巨商也；常販生藥於湖湘間。思宗十年，遭獻忠之亂，囊橐如洗，竄跡荆南山中，攀蘿附葛，忘其遠近；但見平坦之地，因憊少息。自念資本全虧，歸鄉無路，臨風長歎者久之。遙聞木魚聲，格格然似有梵宇。時正苦饑，因思就而乞餘，少延殘喘；遂夙疾而起，隨其聲響蹤跡之；曲折半里許，路轉峯迴，似有佳境。視之，則荆扉半啓，茅舍清幽，乃人家，非蘭若也。諦聽焉，聲出於戶內，因近而款之。有小童，啓扇出，問客何爲？徐語以故，隨入而稟復。旋以壺殮來，語之曰：「主人云：此非善地，飽宜遠颺，不可遂止。」於是徐駭其言，且笑擊木魚誦經唄者，竟出此語，則世途之險仄可知。食已，還其器，稱謝而退，將返舊路，又苦無可棲止，乃奮然曰：「與其飽於虎狼，毋當犯乎魍魎，同一死也，且祛予心之惑，庶不至爲迷惘之鬼。」竟止於樹下；不卽行，視童，則已闔扉入矣。天將嚮晦，木魚之聲益亟，童亦絕不再出。比及夜

目擊怪異
而能誘不
動心仍復
流連殆異
有仙骨兼
有仙緣者

深，山風刺骨，徐正寒不可當，俄見火光熒煌，其巨如斗，及門，忽化爲異物，朱鬣赤毛，形狀若豕，鳴張而入；徐不禁股栗，戰戰欲走。又有黑氣若栲栳，自北而南，疾如奔馬，及門化爲夜叉，電目血口，叫咩直入；徐益大怖！既而，思命之罔極，與死爲隣，復何所惴惴；更屏息以覘之。旋有白虹，長亘數十丈，極天際地，矗立而來；至則縮小，化爲美丈夫，白衣星冠，猶長丈餘，俯躬而入。徐連觀數異，漠不動心，反若穆王魚龍之戲，一時聊作場上觀，亦奇人也！已而，木魚絕響，門忽洞開，遙聆笑語之聲，宛似閨中弱質，心竊誘之！須臾，小鬟四五輩，貌皆妖豔，以絳紗籠燭，引麗人出自門中；睨之，年可十八九，雲衣寶髻，裝束若仙，色尤冠乎其衆。甫出籬落，卽聞一鬟語曰：「如斯良夜，奈無明月何？」麗人微笑有聲，隨掣小鬟所持之燭，舉袂一擲，空際洞明光澈，輝如白晝。徐稔爲眞仙，將出拜，求其拯救！而鬟有點者，早瞥見之，亟白麗人曰：「有俗客在此，姑奈何遂炫其技？」麗人亦駭曰：「老父之占果應耶？不然！山中

因有大胆
遂結仙姻
可知貪生
怕死胆小
如鷓鴣者
爲仙人所不
齒

三異，阿誰見之，不踉蹌而遁哉？」遂斂其法，燭仍入小鬟手中，抽身亟返，門庭寂然。徐方懊恨綠慳，而向之小童，早拔關而出，呼曰：「客故未去乎？主人相待，可亟入見也！」徐大喜！亟整衣冠，隨之入，草庭三楹，花竹深秀，木魚經卷，尙在案頭。有頃，主人出，年可七旬，芝眉星目，神采煥發，扶杖而謝曰：「適行小法，竊恐震駭嘉賓，故命小童謝客。不意君膽，自足包身，反令老夫慚赧無地！」徐亦拜伏曰：「逃竄餘生，無可投止，感蒙一飯，恩戴二天！第以暮夜無歸，故且瞑目待死，非敢自詡其膽也。過勞獎借，益切悚惶！」主人乃扶徐起，延之賓席，晤語甚歡。徐因請其姓氏。答曰：「老夫元時訪道，居此不出，已歷三百餘稔矣。歲久自忘其族，亦不復憶其名字。爾來龍鍾特甚，人因號之曰懵懂公。老妻弱女，相偕同居，久無塵世之想。今晨偶起一數，主有婚嫁之喜，心竊不欲，因行術以覽之；孰意天定勝人，君竟流連不去，其命也夫？」徐聞言竊喜，而故詰之？公大笑曰：「君非懵懂者，而乃索解於老夫耶？此事當不言

喻矣。」徐因含笑起謝！公命媪出見，年約四十餘，容猶少好，而自云小公十齡，真奇人也！見訖，肆筵款壻，珍錯之品數十器，而公猶自慊曰：「山家媪無衆味，重貽老夫羞！」觥籌甫交，媪入粧女，遣之于歸，悲泣之音，徵達於外。公正色曰：「終不失爲地仙，何戚戚如是？」因告徐曰：「本意留郎夫婦，但此地非俗境，不可以設青廬，故遣小女隨君去；渠母子不舍，是以啼耳。」徐本意得此息肩，聞公言，大失所望，亟起白曰：「壻已四海無家，願待晨昏，不欲返。」公搖首弗許曰：「去去！自有佳處。」無何，女粧已成，小鬟擁之出，則卽頃之麗人也。交拜成禮，公乃取巨觥，置於中霑，謂女曰：「以此送若夫婦出山，家園汝自能剏，予不屑代作馬牛也。」女尙戀戀，公與媪皆促之，遂掩淚躍入，條已無蹤。徐大駭！公又遣壻，不得已登之，恍惚中若墜重崖，驚怖欲號！張目視之，此身已履坦途，麗人早迎面而立。因笑謂徐曰：「君一傭傭商！何修而作仙家壻耶？實與君言，予父母皆已千歲，妾之壽，亦僅少廿餘年；今以夙孽，不

免配君，異日不得與二親同證天仙者，此也。」言之，又浩歎再三！徐遜謝，觀其地，則已在汀漳間；蓋去故鄉伊邇矣。徐欲歸里，麗人不可曰：「兵革未厭，卽此亦非我輩所可居。」乃與徐東行數十里，擇一山僻之區，麗人相視良久曰：「可矣！」拔髮畔小釵，指揮之，旋成巨宅，無煩堂構；徐益信其仙，攜腕同入，牀帷皆若夙備。麗人一呼，僕婢坌集，亦不識所自來；命之供役，無不恭謹。有頃，喜卮既具，相對共酌，始悉其姓名，則陶氏，小字采春。至夜歡好，無異於常人，而交合之際，宛轉不勝，固一葳蕤弱質也。徐自是不出戶庭，日惟與麗人坐語，所談皆黃老之術，徐習之既久，漸能吐納，後遂辟穀不食。而自居此地，理亂不知，兵燹莫及，徐亦自忘其故我。約十餘年，麗人忽謂徐曰：「滄桑大變，妾與君幸在壺中！今逢大聖人御世，天下雍熙，可出爲盛世氓矣。」徐亦不解其言，相偕出門，行未數武，迴顧之，覺屋宇渺然，侍從皆歸於烏有，乃大詫異！詢之麗人，笑而弗答。比至通衢，辭徐欲返曰：「自侍巾櫛，久虛定省，今

請歸甯父母，五年後再當相晤也。」徐時已見道，竟不挽留，唯叮囑而別。歸至故鄉，桑柘盡廢，親故無從尋訪，執途人而詢之？則明鼎已革，海內歸於聖朝，已五易春秋矣。徐不勝嘆惋！遂無意人世，結茅於九仙山，日坐一室，不食亦不出；人間之？頗不自隱，且盡其詳；如是者五稔。一夕，居民皆聞木魚聲，侵晨跡之，其室則存，其人已杳，遂相與嘆息！以爲仙去。

總評「世無懵懂神仙，其自謂懵懂者，皆不懵懂者也。徐以一時膽力，遂結仙緣，使見異而思遷，舍之徑去，又安得有此一段佳話耶？」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徐之膽最巨，故亦得爲懵懂神仙。」

評曰：「世外桃源，何咄咄逼人，此仙乎鬼乎？吾不能無疑於是矣。」

註解

荆扉

即柴門也

啓扃

猶開門也

于歸

女子出嫁也

黃老

黃帝老

子也

女南柯

悟枕道人者，杭州諸生黃履該之季女也。初名曉蘭，幼而聰慧，三歲卽能辨

幻由心造
境自情生
陶謝見金
樂出沒而
思魚水之
樂心苗一
動情根驟
長幻境以
成而錦鱗
頰尾之風
遂得乘隨
而入玩弄
之子股掌
之上矣及
乎入夢之
後以幻作
真則其情

之無，黃愛之若掌珠，躬親教讀。九齡，授以杜詩，一日即朗誦無遺，若夙識者；其宿穎殆由於天授。然善病，自春至冬，恆臥牀蓐數次，即愈，亦孱弱不支，行則如柳絮風中，坐亦若梨花雨後，父母咸憂之！及長，姿態益妍，臉豔朝霞，眉橫遠嶂，遙而睇之，畫中人也。且嫻詞章，善吟詠，有林下風致。黃爲擇壻，多未許可，年二九，標梅已屆，不免悵然。一日寒食，隣母楊夫人，約游花港，諸女伴率皆閨秀，載以蘭橈，從以簫鼓，見者俱眩目，詫爲謫仙。至則畫欄同倚，翠苻俯觀，旋見金鱗出沒，五采繽紛，諸女或以香餌擲之，或以花片戲之，嬌音嬉笑，依稀柳浪之鶯。唯婉蘭凝眸不語，遙視衆魚，倏則並鬣而去，倏則脚尾而還，與波上下，意甚恬適，不覺喟然曰：「魚水之樂，竟如此乎？」頓觸情懷，不能自己。俄有巨魚，長近三尺，隱然若露頭角，揚鬣鼓鬣，色似赤金，他魚見之皆辟易。諸女方錯愕間，魚至蘭前，昂首如有所覩，良久。乃悠然而逝。諸女譁曰：「黃家姊爲魚相去矣。」蘭赧然，而心竊以爲異也。已而輿闌，返乎舟中

更深而且
覺於星而
覺至矣吞
舟國之見
追乃情寃
之纏繞也
總此以觀
可知一切
暈象皆根
于心一切
憂樂胥啓
于情人生
遭過固不
外乎此也
惟蘭蘭夢
醒之後竟
能豁然大
悟超然物
外則又渺
乎遠矣

，張樂設飲，順流而東。一時觥籌交錯，簫管嗷嘈，不須臾而解語之花，無不少
酣春色。於是暫停杯罍，隨意閒觀，諸名媛有對兩峯比黛者；有臨一泓整粧者；
有纖手擲管，卽景賦詩者；有素篋藏春，凭觚笑客者。蘭素質荏弱，三爵後，卽
托故而起，小憩蓬窗，侍兒以繡被覆之；此時如海棠春睡矣。夢境沈沈，倏見二
小鬟，一衣緋，一衣素，皆婉婉善迎人意，夾侍榻前，低呼曰：「君夫人醒乎？
寡君相待久矣。」蘭不自由，推衾而坐，方將詢所從。一衣緋者，代爲掠髮；衣
素者，代爲整衣；皆極其恭謹。旣而歛衽啓曰：「乘輿已駕，請卽行！」蘭起，
欲辭主人。衣素者微哂曰：「何物老嫗！亦勞貴人爲禮耶？」蘭默然。衣緋者目
怒之，似怪其失言，乃更詞以對曰：「人正歡飲，小君去恐淹留也，不亦重使人
罪乎？」語甚溫婉，蘭乃欣然。甫出艙，衣素者遽呼曰：「宦人來！」卽有金甲
武士十餘，擁翟葦，上張鸞蓋，向前迎迓。小鬟左右扶掖，搦衣捧履，俟蘭升輿
訖，仍自乘小川馬行。蘭竊思豈父母爲我締姻，今夕親迎耶？第不知是何門楣。

竟炫燿至此。正恹恍間，見所行皆非故道，恍惚如在雲霧中；耳畔水聲潺湲不已，不辨爲何地。行許時，垂簾之外，似有城郭，小鬟卽舉帷稟曰：「諸大夫奉命，郊迎內主。」蘭茫然。旋聞唱名曰：「江湖大使臣某某，招文學士臣某某，敬謁小君！」蘭不得已，以首領之。小鬟卽傳曰：「諸卿遠迎勞苦，請平身！」少頃，又稟曰：「諸勳戚承制，候迓貴人。」又聞唱名曰：「骨鯁侯臣某某，浪噴都尉臣某某，謹參君夫人！」小鬟代勞曰：「將軍跋涉艱辛，請卽退！」其餘則丙穴太守，楓葉令，不下數十員，小鬟僅以策麾之，不屑報也。蘭從幔中窺覘，或衣飛魚服，或披細鱗鎧，簪紳俱分五色，亦有赤白相間者；印綬纍若，皆魚貫而起。又許時，聞呵殿聲，則已行乎國中矣。有一衣緋者啓曰：「已至路門，請夫人面見寡君！」蘭是時始覺羞澀，小鬟挽之降輿，歷朱戶凡數重；至一處，雕楹刻桷，堂陛巍峨，卽聞殿上言曰：「不穀待子久矣，來何滯也？」小鬟命以俯伏，蘭亦無敢仰視。殿上又言曰：「寡人依蒲國主也。適出游戲，得覩玉容，竊欲

以中宮之繡，奉屈美人，未識肯許我乎？」蘭赧顏悚懼！不能對。小鬟從旁贊曰：「君夫人諾矣！古詩不云乎，盡在不語中。」殿上遽命平身。小鬟乃簇蘭升階。蘭始展視，其君冠明月之冠，衣龍鱗之服，年約三旬，風姿瀟灑，神仙中人也！左右皆小鬟輩，衣以五采，亦數十餘人。王乃命酒合卺，設宴藻香殿，殺核紛陳，錦玉輝映。王左蘭右，比目共筵，教坊奏細樂，以金爵牽紅，交互而飲，嘉禮告成，對酌歡敘。又有梨園一隊，以劇目呈王。王揀南柯記數折，梨園乃卽席搬演；蘭嘿然。王笑謂之曰：「我與卿今日，亦同此奇遇也。」蘭不能解。無何，蓮漏已催，霓裳罷舞。小鬟報曰：「三星在窗，可以寢矣。」乃以絳紗籠燭，引王與蘭歸寢殿，王執蘭手曰：「卿慕魚水之樂耶？寡人得子，亦如魚得水耳。」因先解衣就枕。小鬟等促蘭卸粧。蘭猶視覷，衆遂代寬衣縷，擁之入帳，乃與王勉成歡好。王因口占以贈曰：「豔自生前得，情從夢裏來；早知魚水樂，不羨楚陽臺。」蘭性敏捷，亦口占以酬之曰：「雨露花間過，恩波枕畔來；莫教執扇

冷，勝築避風臺。吟訖，王大悅！益深眷愛，挽其項曰：「卿故今時之道韞也！」早起晨粧，小鬟進飛鳳之冠，明珠之履，翠鈿玉填，錦衣繡裳，粧束一如妃主；且藏其故者于笥曰：「敝帷不忘，况君夫人微時之服乎？」三朝，王乃大饗羣臣，號曰「魚水宴」，賀者皆以詩。其中一律尤工麗，詩曰：「星軒降自木蘭舟，魚貫宮人詠好逑；水國舊傳龍並戲，湖邦今喜鳳來遊。雖欣在藻君臣樂，莫爲忘筌伉儷憂；千古蘋蘩羞爛處，禹門從此近河洲。」蘭諷詠再四，深喜之，而未明所指。王命蘭次其韻，遂援筆立成曰：「深宮每愧濟川舟，須信干城亦好逑；彤管不堪勞柱史，卷阿何事擬仙游？漫言同夢無人戒，也解司晨有客憂；願把脫簪風折檻，好將磐石固滄州。」王覽之，贊曰：「誥誠得體，無媿乎古之賢妃矣！」因出之以示羣臣，皆嘆服！具表以賀！蘭居宮中旬餘，燕婉之求雖遂，毛離之愛難忘，閒時輒思憶父母。王每出巡，小鬟皆從去，掖庭閨寂無人，益覺岑寂。閱數日，舊疾復作，王憐之，親視湯藥，遂荒國政。羣臣咸有諫章，蘭乃力

勸王出曰：「昔之詩，王不復記憶耶？盍出視朝，勿使外廷之人，執我咎也。」王惟太息曰：「佳人難再得！」蘭見王鍾情實甚，恐貽宮闈羞，力疾而起。王乃出見臣寮，不崇朝而傾城之禍作矣。烽燧告警，上下憂虞，王袖其疏，入告於蘭。時蘭初病起，視小鬟滌樂鑑，自手牙管，鋪烏絲闌，將和王建宮詞第二首，樹頭樹底一絕。見王急起。王顏色沮喪，出袖中疏與之曰：「我夫婦何緣之慳耶？」

「蘭驚訝展視，略曰：『湖壩守將，骨骸侯臣某，爲強隣壓境，飛章請援事：前接吞舟國來書一緘，內言吾王新得麗人，擅漢皋游女之姿，具洛浦神人之美，隣封嚮慕，甚爲垂涎。欲仿明妃遠嫁故事，否則致動干戈。臣因其不遜，叱去來使，罔敢以聞。今彼傾國興師，惡等鯨鯢，如大魴鱖，鱣魴督其後，鯀鱗舞其前，且有擁劍之士三千，兼饒升木之卒半萬，安瀾頓擾，噴沫成波；巨浸難容，鼓颺起浪；唯唯而至，鏡湖爲之不明；嗟嗟而來，斷橋因之復續。臣無任公子之智，旣難遏彼凶鋒；空懷史大夫之忠，祇慮搖我宗社；願王速決奇策，奠國家于涸轍

之時；萬勿坐昧先幾，索臣等于枯魚之肆。」其表語多類此，不勝搖尾乞生之狀。蘭閱訖，霞暈于面，粟生於肌，泫然曰：「王將奈何？」王嘖蹙曰：「我國實尺澤之鮑也，安能與人量江海之大哉？然渠雖有挾而來，吾甯葬于江魚腹中，不能割所愛以餌敵也。」蘭沈思良久，毅然曰：「妃有一語，王請勿疑！王之視妃，與先王之宗廟孰重？」王曰：「廟重，而妃之敵體亦不輕。」蘭曰：「不然！妃在國中，不過一婦人耳，非有子孫承祧，血食千載之重也。爲王計者，與其國破而妃擄，毋甯棄妃以存國；妃請爲王卻萬乘之強敵，保一邦之黎庶，竊比王嬙，以報主知，留取塚草之青，更表貞風于不朽，王以爲何如？」王大慘色變！拂衣而出曰：「何來此不祥之語？」蘭遂不敢言。未幾，羣臣惶惶，交章請退，願掛冠歸里以避釜鬻之危，其意固在蘭也。王不得已，與蘭計曰：「寇深矣！可若何？」對曰：「王實深之，又將若何？若納妃言，割衽席之愛，寇早歛甲退矣。」王見其意決，允其行，馳書報敵，仍宴于藻香殿以餞之。蘭謂小鬟曰：「我不可

以豔粧往。」因索其故衣，易之以出。王執爵嗚咽曰：「妃行矣！欲如曩者合歡之宴，豈可得乎？願妃善事新主，勿以予爲念！」言已泣下！蘭正色曰：「王！是何言也？豈猶不諒我心哉？小童爲社稷，有此一行，恨不如虞美人刎頸王前，以明己志。然而此心可表，異日自知，王勿以漢王好色語妾也。」王慚謝！蘭雖詞色激烈，然已淚溢盈眸，左右皆涕泣不能仰，相對淒其，離樽莫罄。蘭因起辭行，王將送之。蘭沮之曰：「妃之往，變體已甚！不可以再辱國君。」王乃止，祇命向者二小鬟，相送出境；且別曰：「別恨之深，方寸已亂，但恐鴻飛遵陸，雁字難憑，勉成一章，爲妃作紀念。遂吟曰：「一曲驪歌送畫輪，鮫綃無復夢中春；龍宮亦有毛延壽，又把丹青誤美人。」蘭愀然曰：「昭君使人疑，妾不可不使人信也。」因口占以和其韻曰：「百結柔腸似轉輪，羅衣難忘漢宮春；君王只待香魂返，莫費黃金贖美人。」吟成，俯伏王前，涕泗交頤曰：「妃不復生侍左右矣！」王亦把袂訣別，悲不自勝！蘭強起再拜，辭王而行；甫出路門，武夫已

駕輿相候，掩淚登之，不敢迴顧；小鬟仍策駒相隨，至來時所稅之農郊，諸大夫早望塵拱俟，遂借驛亭小憩，羣臣匍匐而前，合詞以謝曰：「臣等胸無鱗甲，腹少藏書，不能爲王乘長風破巨浪，致令跳梁之寇，辱及君夫人，死罪死罪！」蘭亦權詞慰勞之；因命筆，大揮一律于壁曰：「故國辭雕輦，他鄉怯舞衣；雲深宮樹遠，木盡雁書稀；欲墮鮫人淚，羞隨介士旗；惟留香草在，仿取漢明妃。」更附以一絕曰：「強將眉月渡滄波，肯附當年得寶歌；雲雨若歸別岫去，畫圖人面媿如何？」題畢，羣臣爭閱，皆有慚色！蘭遂行。易車而騎，亦乘小驪駒，車仗騶從，俱已返旆矣。悽愴就道，唯二小鬟相從。又行許時，似西湖放生池，衣緋者啓曰：「不敢越境，請從此辭！」蘭悵然，乃脫左右指環，與之曰：「以貽王者，無相憶也！」俄有皂衣人，巨口碩腹，凡數十輩，見蘭躍曰：「妃主來矣！吾王固終日望之也。」蘭此時義激於中，奮不顧身，叱之曰：「汝國不道，拆我鸞鳳，猶妄冀綢繆耶？」因以騎授鬢曰：「不可使敵秣吾駒！」語未終，輕身一躍

，遽赴清流，恍惚中猶聞小鬟號救聲。凝睇四望，則枕藉舟中，已霍然寤矣。驚悸久之，香液濕襦，始知其夢。時衆復歡譁，左右無人，蘭因自歎曰：「薄命如斯！夢固使我覺也。」遂萌出世想，推枕而起，斜日盈窗，去臥時亦俄頃耳。侍兒入，見蘭已醒，遽報主人，復強之就席，飛一觴來，不飲也；哺一箸來，不食也；諸女伴叩之寂然，嗤之漠然，筵未及終，適遇小艇，竟托疾乘之先返。歸至家，臥而不起，父母詢其故？靦然不言，惟請出家，爲女道士。父母怪之，固詰焉？竟以實告。父味其所言，遽誦毛詩二句曰：「魚在于藻，依于其蒲。」兒游花港，殆有所思乎？此固頌首莘尾者也。」蘭詳其詩文，果似于淵之類，而靡他之志彌堅，仍固請之！父笑曰：「此夢也，兒何鯁鯉不分？」蘭曰：「然！斯固非真，抑安知真不似夢；且兒旣爲夢中羅敷，猶可作使君新婦乎？」父仍堅執不許，遂負氣絕粒，勉從之，始食；竟以女冠，入棲鶴觀中，而自易其名曰悟枕，言從枕上得悟也。起居一室，不見人，惟閨中良友得謁焉。錢塘令陳公蒞任時，

丙子陸孺人，亦閩中閨秀也；慕其名，時一過從，因得其梗概，爲作魚水緣傳奇，至今猶膾炙人口焉。

總評「嘗讀玉茗南柯，惜其似幻而不似真，蓋凡人夢中啼笑，不可謂之無情；夢固由情而生也。女之始遇，則荳羅西子也；繼則帳中李夫人也；一變而爲王嬙，再變而爲綠珠，夢中之憂樂，身實受之，猶可無情乎？惟其有情，故臨池而感，推枕而悟，總不出情字之中，而樂則極其纏綿，憂亦不勝憤懣，夢中人既不自禁，醒時人亦不自解；於是超出情關，猛登道岸，豈真曰魚我所欲也，而以其身殉之哉？」

評曰：「昭君當殿請行，千古爲之隕涕；今讀此傳，覺女荊卿之壯，遠勝於雌子卿之悲，世固無此事，而閨閣不可無此人。」

註解

君夫人

稱國君之妻也

寡君

自稱其君也

小童

君夫人自稱之詞也

虞美人

卽虞姬楚霸王妃也

女冠

卽女道士

子都

河南某邑宰，素有龍陽之癖，門役侍從，多擇美少年，內署經旬不入，人多病之。辛巳歲，奉憲檄飭委巡視河隄，凡有餘桃愛者，無不攜以行，日惟學魏公子多飲醇酒，但不近婦人而比童，隄之潰與不潰，工之堅與不堅，弗問也。風聞於上官，督誡者屢矣，而不能奪其所好，將行參劾，又事涉曖昧，乃檄守河南吳公，盡拘其廝養，而易以面目可憎者。宰迫於憲命，無如之何，強起視工，藉以排遣；一退食則鰲而黑，麻而鬚，籬蔭戚施者，夾侍左右，較之曲眉豐頰，便體清聲，其妍媸尙可數計耶？於是一石始醉者，一斗亦醉，而潘河陽復爲陶彭澤矣。一夕，新魄懸鉤，屏人獨步，有酒無歡，頓萌月白風清之感。忽聞叢竹中，吃吃似有笑聲，以其地爲公廡，或有郵亭女子，雖違心之遇，亦可以舍後而趨前。及撥疎篁視之，則二童子，隱身於檀灤深處，捋袴爲歡，彼此相矚，益覺喜動顏色！因悄然而前，思爲一箭雙鵰之計。其一聞修籜載籟，知有人來，早倉皇如脫兔，穿竹而遁。其一方俯躬跼蹐，旁若無人；及宰至，赧顏欲避，則已罹羅不遠。

于都歿已
數千年猶
復出而盡
人不識冥
冥中何以
任此無恥
之鬼來去
自由而不
加禁止也

矣。宰牽其腕，同出瑯玕，就月諦觀，年可十四五，蓮花生面，美玉琢肌，乃大喜！如獲拱璧，問厥姓名？俛而不答。徑擁致于室，久疎情事，不暇溫存，續尾之餘，較前魚尤覺鮮美，益大悅！嬉問之曰：「彼狡童兮，亦有此樂乎？」赧然曰：「我子都也，君爲寤生十世身，放假此以溫舊好，豈真有所樂而爲之哉？」宰喜其言，益嬖之。至且辭去曰：「恐貽官箴羞，我且歸。」自是無夕不至，與談東遷事，歷歷瞭如指掌，愈信非誣。又詢彼童子何人？欲兼致之。對曰：「渠爲申侯，自楚至此，今歸矣。」後數月，公事告竣，宰將歸；童來辭曰：「相聚無幾，又將判袂，人生固多別離也；願公無苦憶予！」宰欲強之同行。童曰：「新歲自來望公，今尙不暇。」言已徑去。宰遂發，吳公盡遺其艾緞，歸途不能無事，抵署，則形如槁木矣。未幾遂病，漸以不起；明年春，忽夜夢童來曰：「衛靈公當交代，可行矣。」宰遂卒。繼任某公，亦多斷袖之好，尤嬖某班中一旦，人以爲子瑕後身云。

總評「昔有人矜奇，好掉文，謂雞爲鳥，謂廁爲糞，謂撈爲取，謂坑爲窟，他語多如此類。婢僕畏其鞭扑，遂習慣，以爲恆言。一日，雞雛落于淨坑，一僕見之，乃倉忙入報曰：『糞窟中有鳥，不取出則死矣。』聞者爲之噴飯！嗟乎！死于此窟也多矣！宰何迷不知悟耶？因戲爲文以祭之曰：「維公生性惡濕，素心喜燥；背水爲營，嘗糞得竅；擊破玉壺，生開鳥道；舐痔多時，頓臻佳妙；潤灌醍醐，洞穿丹灶；直搗黃龍，隱微俱到；水火抽添，陸舟盪漉。無如何之粉，對面難沾；遂令史之香，反唇甫要；與君並頭，直如顛倒；與子同茅，詎免暴跳；迨至披靡，空勞匠造；不能胚胎，盡付坑窖；樂此不疲，自稱篤好；漸且葳蕤，參苓莫效；一旦罹白虎之殃，須臾來青蠅之弔；後庭玉樹，轉瞬丟開；滿縣名花，撒手拋掉；中山之鏡，得意疾馳；鏡臺之鸞，渾身素縞。倘有遺孤，尙堪卵抱；若無似續，阿誰倚靠；涕泣窮途，呼天莫告。更有狡童，肱篋爲盜，何不早回心，尋彼糟糠貌；生則同衾，

死亦共嶠；綿厥子孫，長奉祠廟；公竟漠然，予空悲悼；嗚呼哀哉；付之一笑。』

註解

憲命

大憲之子也

子都

春秋時鄭莊公之臣也

寤生

鄭莊公之名

子瑕

即彌子瑕衛靈公之倖臣也

大同妓

大同某姬，勾欄妙選也！自言曾遇異人，能知人前世事；姬因自述生平，果何孽而墮落至此？異人授以一函，使枕之，即可自知。姬如其言，甫假寐，身忽矯健，輕捷如猿，自顧則毫長寸許，蓋狐也。正得意距躍間，忽一神鷹，蔽天而來，盤空疾視，突以利爪碎其顛，奄然遂斃。乃魂甫離軀，卽有急足隸，以黑索繫之去，從至一府第，狀如公署，同類者十餘，咸在焉。隸驅之入，堂陸森嚴，吏役羅列。又有冠男子數十人，形消骨立，面色痿黃，唯巨目如牛，歛歛然相視而已。睨之，似有識者，乃與衆狐皆搖尾，作乞憐狀。須臾，堂上大聲曰：『若不合魅死某某，今宜償之。』狐同聲顛屈，言『某實貪淫，非盡我輩之辜，願稍

狐之崇人
與妓之感
人無二致
也罰狐爲
妓其罰固
當但不知
何以處妓
耳

從末滅！」堂上又躊躇良久，始宣言曰：「是誠有罪，但令彼爲搗，而此爲妓，報施庶乎不爽。」卽命虎役，以巨刃褫狐革，血流殷地，叫號乃寤。異人索其函，袖之自去。始知今之施鞭笞而責財利者，卽向之被祟至死者也；今之逞狐媚而供脂膏者，卽向之祟人莫生者也；噫！報亦巧矣！

總評「妓，亦狐也；狐而妓，其伎倆必多；將來又不知若何償還矣？使僅知狐以蠱人而爲妓，獨不思蠱人之妓，又將如何？是猶鑿於車前，而聽其後車之覆，不亦徒多此躊躇也耶？」

註解

離軀

猶離身也

堂陛

卽堂階也

魏國夫人

唐季，祿山之亂，六軍不發，貴妃縊於佛寺，三國夫人，亦皆沒於亂軍。至宋元祐間，洛陽張生，赴隴西省親，道出馬嵬古驛，憑弔遺跡，大書一律於壁曰：「金屋香消豔色空，可憐羞對上陽東；當年鳳鳥徒懷恨，此日金車不再逢；魏

古之美人
名姝悉本
山川靈氣
天地精英
而生機後
魂魄不散
飄有風流
佳話賒留
後世令人
噴噴稱羨

國蛾眉悲曉月，太真羅襪冷西風；祇餘行客題詩處，賺得幽魂淚點紅。」題畢出驛，既已夕陽在山，策馬而行，蒼黃失道；聞路旁低語曰：「尖嘴生來矣！」驚視之，時已昏暝，見一青衣婢，自斷煙叢棘中出，歛衽致詞曰：「夫人輩辱承珠玉，媿無以報，請君枉駕，聊作竟夕之談。」生曰：「夫人爲誰？」答曰：「卽虢國姊妹是也。」生素不羈，雖心知其鬼，絕不惴惴，慨然從之；行約半里許，果見高第連雲，如王侯貴人家。至，卽有蒼頭數輩，接策繫駒，焚如也。青衣入報，少頃，卽來速客。生整衣隨入，重門以內，徧燃巨燭，第火色青熒，絕不類人世間物。及至廣庭，則珠簾低亞，椒霧氳氳，青衣又入稟復，始延生入。庭中設四筵，先有二美人在座，一衣碧綃，年約四旬，而丰韻猶存。一衣藕色衫，齒甚稚，衣亦殊麗，皆以羅巾護項。青衣曰：「此秦韓二國夫人也。」生再拜，夫人俱答拜，三讓就坐，美婢卽以茗進。生飲之，味絕清芬。茶已，秦國首言曰：「愚姊妹，自遭天寶之亂，避居於此，雖時殊世異，賴有賢地主，頗不岑寂。適

使客不歡！吾聞李三郎在沉香亭賞牡丹，青蓮學士應詔，作清平調三章，譜之絃管，妙絕一時！今夕嘉會奇逢，幸有張君麗句，何不亦使譜入，又增一段佳話，以記勝會耶？」虢國稱妙！乃以詩付衆鬟，少停樂作，卽壁上律也；音韻哀婉，舉座嘆賞！旣終一闕，虢國酒酣情動，眉目蕩然，似有憐才暱就之意。韓國覺之曰：「張生酷好蛾眉，阿姊宜酌彩筆，壁上詩卽溝中葉矣。」因笑而起，促使二人合席，兼以巨觥，強生與虢國接吻。秦國亦大笑！乃命婢以絳紗籠燈，引歸寢室，自去。生此時不克自主，相攜登榻，而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不復知人間之樂矣。歡好有間，虢國太息曰：「昔崔家千牛，爲妖婢所誘，明皇謂我曰：『何私藏男子？』孰知今果然耶？」時更漏將盡，方起著衣，歛聞人語紛拿，青衣婢倉皇入報曰：「將軍來！」虢國香肌汗淫，舉止失措，出戶外避之。旋見一人，虬首狸身，目光射電，周身皆白毫，無寸縷，吼叫而入。生匿于短垣，屏息無敢出聲。聞室中怒叱曰：「吾以汝曹無依，收充下陳，何淫心不死耶？決殺汝以洩

吾憤！」已而，聞虢國哀號乞命！生不忍，乃大呼曰：「勿傷夫人，有罪身願當之！」語未終，砰然有聲，如山鳴谷應，須臾寂無所見，惟松楸陰翳，鴉鵲鳴噪，東方日出矣。驚愕良久！遙聞蕭蕭聲，蹤跡得其馬，乘之以出。及遇土人，詢之？則故楊國忠全家藁葬處也；因惶恐而去。

總評「自古名姝豔鬼，多有風流話柄，供人劇談；而多情如虢國，反獨無之，似乎網漏於吞舟矣。今得此事，足見夫人亦未能忘情於地下，亟登之以補舊聞之缺。」

註解

上陽

唐代宮名阿環

楊貴妃小字

李三郎

即唐明皇

姜千里

姜驥，字千里，閩之武孝廉也。以輕財任俠，取重鄉邦；而里中無賴之徒，幅其威，不敢肆者，固已側目甚久。孝廉自恃武勇，亦殊不戒備。一日，遇相者於門，謂之曰：「君有橫禍者三，盍避諸。」孝廉素不信數，哂之而不答，相者

孝廉恃其武勇強預人事結怨宵小幾罹喪身毀家之禍使非神人賜藥使女復仇則已實恨董泉矣人顧可自恃其能哉然而擊小術恨至串通盜假充僕從以

慚而退，且自喟曰：「惜哉！萬夫之敵，而用於狐鼠也。」人皆莫喻其指。居無何，有偷兒踰垣夜入，盜銀器數事去，家人以告。孝廉大恚曰：「若敢盜我姜千里耶？」將窮致之，而猶未獲其人。未幾，姑媪引夫婦二人來，言欲投靠爲僕婢。孝廉視其夫，則虬髯虎面，絕類健兒；婦亦粗壯異常，堅強有力；詢其名？曰：「吳姓行四，婦則馬氏女，濟上人也。因歲飢至此，資斧告絕，願質身爲主人傭作，希冀果腹，他無所望。」孝廉坦然留之，其實則劇盜也。於是易名爲吳吉，殷勤服役，男女皆力作，孝廉深喜之！旬餘後，孝廉偶抱微恙，夜深熟寐，聞鬪聲，驚覺，視之，火光灼牖，人語喧囂，詢之？則吳僕禦寇，已鬪於院中矣。將起親往，細君夙饒智慧，亟止之曰：「暮夜倉卒，主人不可獨行！」俄聞叩戶聲甚急，語曰：「予夫受創將死，主人何猶高臥耶？」諦聽焉，果吳僕之婦。孝廉深恥其言，披衣起，暗中覓得其械，拔關將出；細君又止之，弗聽。出見吳婦，持挺屹立于戶外，謂孝廉曰：「主人先行，予將從往打賊。」孝廉壯之！抵鬪

圖說世
途崎人
心險亦
可慨矣

處，賊衆十數，方摔吳僕於地，拳石交下。孝廉挺械而前，叱曰：「寇勿肆虐，若不識我姜千里乎？」語未竟，如有物痛擊其踝，頽然頓仆，蓋卽吳婦之所爲，孝廉固不知也。賊衆旣得孝廉，毒手痛毆，體無完膚。孝廉強忍不嘶，衆數之曰：「若卽姜千里耶？何憊也？吾曹與汝無涉，乃強預他人事，比余於毒哉？」孝廉始知爲銜怨者，更禁口不號。賊衆爇火於灶，將以炮烙。細君聞而懼！遣他僕以金帛奉之，凡三返，始飽其欲，閔然如鳥獸散；孝廉則已昏絕於地矣。細君方命人扶掖，而吳婦竟力負孝廉入，置之於榻曰：「好看視主人，予往視予夫，看猶餘殘喘否也？」徑趨去。細君心頗感之，視孝廉旣已能言，舉家爲之額手！明日，使人視吳僕，雖亦臥牀不起，而實無所苦。孝廉夫婦，咸信其忠，賚以酒食藥餌；他僕卽有言者，細君怒訶之曰：「渠不恤其夫，而顧吾夫，且一男子，誰肯負之於背耶？」益寵遇之。孝廉小愈，恥爲戚黨笑，祕而不宣，尋亦痊可。吳僕健後，輒夜出，囊橐充物，資用豐饒，藉主人庇廕，亦無敢言者。明年，孝廉

將赴公車，以諸僕爲無用，獨攜吳與二童行，朱提論千，彩繒無算，皆付吳，以爲心膂。腰弓矢，乘驢出，意氣甚盛。行未二日程，至某縣之野，林深地僻，行旅絕蹤，孝廉頗有戒心；呼吳曰：「前路險巖，宜疾馳。」吳笑曰：「主人今何懦耶？某熟悉此道，絕無萑苻跡，卽令有之，我主僕豈無拳勇者。」孝廉喜其言，遂緩轡而進。時已夕陽西下，歛聞草澤有嘯聲；孝廉驚顧，盜已讙起，凡數十人，窄衣闊笠，聯騎而前，謂孝廉曰：「姜驪！汝今赴都取應耶？囊千金，速借我，卽聽汝行；不然！則砧上之肉矣，汝何能爲？」孝廉怒！卽取魚服所懸者，將以金僕姑試之，矢在弦上，猶未發，俄一利鏃，如飛隼，直貫左臂，痛入心脾，遂不能執弓。賊因譁然大噓！迴顧之，則吳僕控弦縱馬，風馳而來，遙謂羣盜曰：「大哥輩坐收成效，予爲此千里駒，心力俱殆矣！」衆皆聲謝！孝廉頓悟其奸謀，恨恨不已！然自度莫敵，遂棄其行裝，亟返轡，賊羣逐之。孝廉之騎絕駛，賊不能及，乃以其背爲的，攢射之。孝廉負矢而馳，雖不及顛，已森然如蠟。

賊見去遠，歎惋而回，罄其輜重并二僮，悉掠以去。孝廉疾馳十數里，馬亦重傷，不克負荷，蹶於途。孝廉不知，猶奔，亦嗒焉仆地，瘡痍盡潰，項背朱殷，竟昏然不復人世。迷惘中，聞有蹄蹶聲，似有羣騎馳聘而至；猶疑爲追者，竊自謂爲弗可生。及近睨之，騶從赫奕，中一人，冕而盛服，狀如貴官；見孝廉偃於路側，顧其僕曰：「伊何人？」僕視之，駭曰：「姜孝廉也！爲盜劫，死於此。」官曰：「姜孝廉！當今之郭解也！且祿籍未絕，不可令其死。」乃探懷中，以藥授僕，下騎，以手盡去其矢，因褫其服，敷以藥；呼曰：「本邑城隍活汝矣。」言訖，超乘而逝。孝廉頓醒，微覺背如負芒，無甚苦；仰觀於上，則明河在天，子夜將半。乃起整衣，視馬，旣已氣絕，遂踉蹌而行；約里許，遙見燈光閃灼，似有人家，疾趨而就之。至則茅屋數椽，人方聚語，其一酷似吳。吳大言曰：「彼婦不從，吾已殺之，今函其首在是矣。」又曰：「一日縱敵，數年之患，汝曹何不善了事。」孝廉審知爲仇讎，且痛妻死無辜，憤填胸臆，不復顧身。索之腰，祇

餘一劍，乃拔而仗之，排闥突入曰：「鼠子！何敢爲此已甚？」賊衆愕然！方欲遁避；及見其孤，羣鬪之。孝廉力誅一人，以嬰傷，不克抵敵，棄劍而走。賊虞黑暗，亦不復追，俱返室。孝廉奔竄數百步，見一小籬落，徑踰之，中有草堂，燈火未熄，主人猶夜績也。岔息未定，卽聞戶內言曰：「若係偷兒耶？夜色已深，吾劍不屑再試矣。」孝廉奇其語，因訴曰：「予中途遇盜者，扶傷至此，敬求一席地，非爲胠篋來也。」內又自語曰：「予不耐此瑣瑣者，旣急而相投，盍納之。」其音清婉，似類婦人。及啓扉，果屬二八處子，遽遜孝廉入。視其室，獐鹿之革，幾盈四壁，女方坐皋比而績；意不過射獵之家耳。女貌絕麗而神清，視之，稜稜有霜氣。詢其姓氏？曰：「顧家，小字阿惜，毋他出未歸，因辟纊以待之，不然寢矣。」乃謂孝廉曰：「視君之面，儼然人也；視君之背，恍如新剝之豕；創深若此，何以能生？」孝廉備述所遭。女忿然作色曰：「不斷此輩之頭爲飲器，情何以堪？」孝廉甚壯之！女復詰孝廉何如人？答曰：「武舉人。」女大笑。

曰：「以武科而不能弭盜，其如擗管者何？」孝廉大慚！女又曰：「本擬往殮辜凶，爲君洩忿，適老母不在，無命，不敢徑行。客旣重傷不可耐，請卽下榻于此，妾別室，俟母歸。」乃以梟比爲榻，請孝廉臥，已乃持檠而去。孝廉倦極神疲，昏睡達旦，及覺，忽聞院中語曰：「阿惜兒！速來被其革，撥毛團！直勞我攘搶一宵。」音似壯婦。比入，見孝廉，驚曰：「虎兒亦作此犬魔行耶？予必殺之！」因厲聲呼女！孝廉知其疑，亟起榻，以背示之，且語以故；婦笑！視之，年約四旬，狀貌魁梧，不類巾幗者流，而睫毛甚長，尤其所異，亟敬而禮之！婦亦答拜。出視廡下，斑斑然果有死虎，女正銜刃開剝，益駭然！詢所自得？婦曰：「西北山中，半夜始獲之。」孝廉知其處，蓋已負之百里矣，愈爲之改容。因思大讎未雪，孤立無援，將借助于女中賁育；乃以言挑之曰：「姥居此，雖無所虞，頗寂寞，如肯遷喬，某有先人之敝廬，幸不淺隘，似可以居，薪水某自任之，不愈于長宵跋涉哉？」婦微笑曰：「君不言，予亦有意；今晨入室，見君高臥，

意是輕薄兒，誘吾女爲不肖者，不勝忿忿！及見君背，乃釋然。第吾女尙穉，不堪任家事，予晝出，必得夕歸；今欲以之累君子，俾予得徜徉山谷間，不識肯容納否？」孝廉聞及婚媾，涕淚交頤，慘然曰：「姥之命，本不宜辭；但室人矢貞不渝，爲寇所戕，亡未旬日，此事良不忍議。」婦默然嘆息，有頃笑曰：「君誤矣！尊夫人宛然在室，何來此不吉之言？」孝廉堅執所聞。婦曰：「然！君姑旋返，如瑤臺果傾，予亦不送小妮子于歸。」語未已，女遮赧顏怒曰：「母勿絮絮聒人！予自樂與母處，誰能隨一懦男子，與人爭牀第歡耶？」婦訶之！乃不敢言。孝廉疑信參半，勉以壻禮見婦。婦取衣衣壻，卽烹虎肉爲餐。食訖，囑之曰：「卽且歸，故婦若在，新婦亦將往矣。」孝廉惑其言，再拜而奔，一日夜始抵家，足踵盡裂。及門，視僕輩，舉止如常；見孝廉，反若錯愕！孝廉詢曰：「娘子在乎？」答曰：「在宅中。」入宅遇婢，又詢之？答曰：「在室中。」孝廉入室，則細君與阿惜亦對坐，見孝廉入，起而逆之曰：「姥來送新人，妾卽知君返旆

矣。履險復夷，可悲亦可慶也！」孝廉始信婦言，因詢曰：「家間固無事耶？」細君乃緬述之。蓋細君有媵婢，已配孝廉之僕某，以其親信，俾以筭鑰之司，財賄胥在其掌握。孝廉遠行，乃令婢與吳婦值宿壺中。吳婦以計餌婢，欲令盜主費，瓜分而他往。婢不從，且將白于主。吳婦怒！殺之而竊其匙，席捲珍玩，乘夜而遁。及曙，細君呼婢，竟不應；出視之，吳婦杳然，而婢已喪其元，細君大怖！亟首之官，勒限緝捕，尙無影兆；是孝廉之所聞不從者，以財而不以色，且在婢而不在主也。詰得其實，心乃安，亦自陳其顛越，閭室震駭！始知吳與馬，皆巨盜，向特墮其術中耳。于是決策復讎，孝廉將控之邑宰，女獨毅然曰：「此曹何能了人事？妾請易妝一行，不經旬而盜皆可得。」孝廉知其能，故不復沮。細君亟止之曰：「妹弱質，何堪任此？且好在邇，俟過吉期，乃可行。」女笑曰：「姑留此身，爲異日之券，若婚而後往，其誰信之？」至夜，忽失所在，門戶未啓，罔知所之，衆皆疑詫！孝廉獨欣然！始詢細君以女至之狀？答曰：「自婢

死，人心惶惑，搖搖如懸旌，又未知君之吉凶，日夕縈念。昨日侵晨，忽有雙輿止于庭，謂僕曰：「郎歸未？新婦來矣。」妾出觀，則母女也。其母先陳婚約，次爲妾言君事，本末甚詳。且曰：「郎亦將返，我女從茲累若矣。」語畢卽行，妾實不解其何自，正恍恍間，而君果至。」孝廉亦述其異，因曰：「此殆紅線者流，渠旣去，吾事濟矣。」閱五日，女果攜二僮，負兩革囊，以夜歸。入室笑曰：「幸不辱命！罪人皆得。」啓其一，則吳夫婦之首，并婢子顛骨俱還。驚詢之？女曰：「妾易男兒粧，從此間夜出，卽往從賊游，盡得其詳；則皆里中無賴，與郎君有郗者，非積盜也。惟吳與婦，久居濟上，以禦人聞於時，號稱吳一椎，馬娘子，凶暴異常。近因官司嚴捕，遁迹於此，羣小依之，遂謀嚮身爲內應，而君乃受其荼毒。妾知其實，究未悉渠魁之所在，因以劍術動羣賊，挽其汲引，俱大悅！卽令一賊導妾去，至一墳莊，則吳與馬，方共二僮歡飲。妾試之以劍，三寇皆瘞；二僮力白，知爲君家人，始攜之完趙。不然！亦斃於劍下矣。」二僮乃

述如君之神勇，衆爲咋舌！爭視之，玉貌昂藏，雖香閨之秀，實不啻萬夫之雄，咸悅服！女又啓一囊，珠玉充物，則不徒家之故物，即盜之積蓄，亦同歸，衆益踴躍。孝廉欲齋首赴官，且報諸盜名。女曰：「不可令人知妾，且君處今日，亦當使反側子自安。」孝廉遂止；僅以其首祭婢，並所乘之駒，而後瘞之。溷側曰：「此亦足當溺器矣。」後兩日，有人報官，言殺死無姓名三人于某村；官以爲盜，而不知真盜已獲也。孝廉與女合卷，及寢，女笑謂之曰：「向從姊言，君今夕能無惑哉？」孝廉深服其智！時已孟秋，孝廉以場期甚迫，遂不能赴京，惟使人訪問顧母之所在，蹤兆俱渺，詢之女，亦靦然不答。數月後，偶過鄰邑，遇一顧姓，問以女母；詰之？并舉女之乳名。愕然曰：「此某之從妹也。先季父狩獵山中，邂逅一婦，睫長而貌美，且孔武有力，遂悅之！相攜以歸，結爲伉儷。期年，生一女，卽阿惜。嗣因親族喋喋，婦怒！化爲野熊，負女而去。今計阿惜之年，殆十有七歲矣；君之所遇，得無是耶？」孝廉見其脗合，乃大喜！要以至家，

使以兄妹禮見女；女亦不拒。阿惜自識父家，時一歸寧，兩姓竟成姻戚。乃孝廉自遭三敗，壯心頓灰，不復干預人事；人亦知其室有劍仙，懼不再逞；此故明天啓五年事也。孝廉至國初，雖鬚髮皓然，而精神矍鑠，每語人曰：「馬援傳不可不讀。」

總評「太史公游俠一傳，誤盡多少偉人，究不若馬伏波畫虎一語，如晨鐘棒喝，令人猛省。孝廉以少年多事，屢遭挫辱，使非得遇仙人，其不類狗也幾希。孝廉之武勇且然，矧夫爾勇伊何者耶？」

註解

殘喘

殘餘之喘息也

朱提

音殊是謂銖也

金僕姑

箭也

畫廊

昔有行旅數人，長途跋涉，偶經一廢寺小憩。其中殿宇皆傾圮，瞿曇之像亦約略而知；惟兩廊屹立，煥然如新，壁間繪事絕精，而皆奇詭不可測。衆歷觀之，有美婦人，濃粧跨虎者；有粉骷髏，豔服對鏡者；有縛少年于銅柱，而刳其心

統觀古今
歷史壞于
女色者不
知凡幾可
見色之爲
禍其勢甚
烈上一人
片遊心以
畫那爲當
頭棒喝惜
乎觀之者
漠然無動
于中也

肝者；有摔男子于火牀，而烙其手足者；有以金針，剔丈夫之目者；有以繡線，
紮良人之耳者；有女首蛇身，雙雙而糾纏一雄者；有獅面狼牙，耽耽而訶逐一雌
者；其衣冠者，俱俛耳帖受；其中嫻者，率意氣自得；他如剝膚吸髓，剝肉舔癰
，不能悉數；錯雜紛沓，盈壁皆然；不識爲何人所翫。客中有好事者，欲窮其異
；適有土人在側，因詢之？曰：「此寺廢已百年，予生也晚，莫能深知，但聞之
長者，云「寺建于故明正德年間，有一空上人，卽其始卓錫者也。募于邑中巨族
，凡三歲，始竣其工；寺成，親繪此像于壁，見者多攢眉，香火因以寥落，僧徒
皆歸咎于上人。上人太息曰：「迷者不悟，徒費婆心，老納深受其荼毒，故以筆
代舌，言之最悉，今竟喪如充耳，可奈何！」衆以其僧也，乃有親歷之說，不禁
目笑！上人曰：「若輩疑我耶？是本有因；予三世以前爲貴官，廉隅自飭，而聲
色猶未能遠，因一愛姬之故，誤出人死罪，以致投閒。及歸田後，又過聽姬言，
強預一訟事，致遭剝面之辱；雖心竊銜之，然當其至前，一笑迴噴，至死而不悟

。再世爲書生，悅一隣女，渠亦目挑而手語之，荏苒遂與之私，夜無虛夕，斷喪過多，遂患癆瘵不起，牀褥之間，猶以情詞往來，未及予死，早已別嫁，予亦齋恨而亡。今世爲僧，其始則非僧也，童年隨父，遠涉江湖，邂逅一女鬼，相隨不去，亦既油枯燈燼，賴吾師以藥投之，甫得更生，又以雷震其妖，頓化骷髏如白雪，因悟而從師，苦修三十載，禪定之中，照見本來，歷歷如此；因以爲愛河之寶筏，慾海之迷津，既彼岸莫登，予亦從此逝矣。」言已，散其徒衆，以錫掛鉢而行。瀕行，以水一盂，徧噴兩廊，祝曰：「寺無百年，廊宜不朽；人不回頭，畫難罷手。」遂飄然自去。後有他僧，思新刹，惡此阿堵者，欲去之；鋤鋤交加，堅如鐵壁，百年莫能毀，乃廢而不修。迄今又百餘載，毫無漫滅，非佛力而何？」衆聞士人言，靡不三嘆！及出寺門，天已薄暮，因倉皇就道，後不再過其地，竟不知廊之所終。

總評「湘水厲階，自古爲烈，歷覽載籍，輒爲寒心，有國者且然，有家者猶

細事也。然而大則殞身亡軀，小則敗名虧節，可不慎乎？吾鄉有一巨家，擁資數萬，累葉單傳。至某，幼失怙恃，親族魚肉視之，賴老僕夫婦，克相主人，得以成立；年十六，卽爲畢姻，內人頗有殊色，琴瑟甚調，未免過于操縵，日漸羸尪，老僕深以爲憂！甲午夏，某患時疫，病甚危，僕爲延某名醫，療治之，旣得汗矣。醫囑曰：「郎君先天旣弱，後天復虧，今值大汗之餘，真元盡失，宜謹戒色慾，方可有爲；不然！弗可救！」僕如其言，奉主婦出居某家，躬親藥餌，加意調攝，不三日，卽杖而起。乃某正屆壯年，不耐岑寂，舉目言笑，無與爲歡，遂不信醫言，而思婦不置。初猶忤悞于牀第，繼乃見之于形聲，輒自作主，使人迎婦歸。僕沮之，怒且訶曰：「若欲使我離異耶？」僕不得已，逆主婦復還，深慮債事，因命老妻伴宿，實遵守之；夜分二榻，使之各寢其一，然後明燭默坐，目不交睫；如是者三夕，防閑可謂縝密已。某不得少縱，乃竊與婦媒，貰酒市脯，徧犒諸待者，而尤力勸僕

之妻，不覺沈醉，昏睡無知，及醒，則鴛鴦已在被底矣。力爭之，方始異牀，未及平明，舊疾大作，二目上視，血氣盡枯。亟延醫至，診之，大驚曰：「房勞不慎，內生風邪，疾不可爲已。」竟不立方，嘆息而去！僕不敢斥主婦，惟怒其妻曰：「予使若守郎君，今何至此耶？」因撻之流血，而某竟以此不起，甫一晝夜而卒；家資瓜分于族姓，婦亦他適。僕每與人言及此，輒流涕曰：「使先主人不血食，予之過也！」聞者盡爲惻然！又有宋姓行六者，服役于州郡，爲人牛馬走，有年矣。故鄉妻孥，棄之如遺；年六旬，積有餘貲，又復納妾，未三月而喪其明；主人擯斥于外，同列亦多不齒。年餘，貧居一室，無可聊生；僚僕爲之語曰：「六娘子不狂，六阿公不盲。」傳之以爲笑柄！此二事，皆近所聞，因妄以論語語改數字，以著戒曰：「及其病也，血氣未復，戒之在色；及其老也，血旣衰，戒之在色；」嗟嗟！病老固不可不戒，未病未老者，願可漫不知戒耶？」

註解

傾圮

坍塌也

老衲

和尚自稱也

瀕行

臨行也

竊妻

廣州西南鄉，有異姓兄弟兩人，甲讀書而乙行賈。乙善居積，故甲貧而乙富，乙時周其不足。甲甚感之！以爲管鮑不啻也。一日，乙爲西國友，招至漢口，代司出入，計非三四年不得歸，遂以家事托甲，臨行置酒爲別，并令妻出見，以伯呼之。甲睨之，豔麗絕人，不禁心爲之動，席間強作莊容。乙頗爽直，不之疑。乙去後，甲時至其家，謬爲殷勤；久之，往來頗密，願未有間可乘也。凡乙寄竹報，皆由甲處轉遞，甲因心設一計，習作乙書，以旅中不便，托甲陪妻，偕來漢口。乙妻亦思夫念切，信以爲真，遂偕至香港，附舟而行。詎意甲所往者福州，非漢口也。既至，甲先上岸訪尋，回舟告乙妻曰：「尊夫殊大誤事！渠於半月前，已往天津購貨，約至歲杪可回，爾我暫住此間待之。」遂賃屋南臺居焉。寓中挑以徽詞，入以游語，竟與之私，一住年餘。乙妻問夫何日可至？則百端支吾

受人之託
而竊其妻
甲可謂人
面獸心矣
然其妻亦
因之他適
不可謂非
報應也

。乙妻漸知其詐，而孤身異鄉，絕無一人可告語，含忍而已。甲妻自甲去後，屢得乙信，信中未及其妻到否之事，心甚疑之！因托人至香港探問，其人固鄉愚，適數月前有船至漢口，中途被溺者，遽以爲甲所乘，卽是舟也。甲妻素蕩，本不能獨守空牀，旣得惡耗，遂琵琶別抱矣。乙以家中久無消息，頗不可解，適西國友人，令其往福州索銀，將便道歸里；偶至南臺，作狹邪遊，忽於輿中，見倚門一婦，貌類其婦，回盼數回，神狀舉止皆酷肖，心疑焉！因命與人暫停，遂於其左右，覓一小茶寮啜茗，問左鄰係何處人？答以自粵中來未久。旋視一人，攜物入門，審視之，甲也。心疑有異，卽喚集數友，入門詰問；則甲知事露，旣從後門逸去，乙妻自房中出見，喜愧交集，直訴其故。乙備詢頗末，知妻誤墮術中，非其罪也；連呼恨恨！以甲爲非人，控官究追，而甲已遠遁矣。

總評「余嘗謂人之無行，有甚於負販者，以其積慮之精密也。然入其室而不見其妻，甲之謀人，正甲之爲己謀耳，孰謂報施之或爽哉。」

註解

管鮑

即管仲鮑叔也

西國人

即西洋人也

司出入

即司帳也

惡耗

凶鬼也

唐城隍

中州某郡，有城隍，頗著靈佑，初不知厥姓爲唐也。夏月某日，相傳爲神誕辰，數百里之人，莫不轔蹶奔走。祠故不甚修廣，一時祈者，禳者，償願者，賽神者，雜遝而來，香烟絡繹，寶炬蟬聯，前之人甫燕於鼎，後之人早拔而去之；跪者弗克跪，跪則人踢其肩；叩則不遑叩，叩則人陟其頂；男子長揖，婦人歛衽，擁塞不得前者，惟望神座首肯而已。且廟以外，陳百貨，演雜劇，人更流連不去；以故行者擁背，立者側足，氣噓成雲，汗揮致雨。郡外近郭，有翁，以酒爲業，而茶亦類及之；每值其期，有儒士一人，潔衣而美儀，造肆獨酌；酌已，繼之以茗，輒竟日盤桓於此；如是者經旬餘，社事將闌，其人亦絕迹不至；明歲亦如之，決不失時。翁心驚之！迨叩其姓，則曰唐氏。日漸狎熟，間與翁談時事，及古今典籍，皆極淹貫。翁故少讀書，且樂於爲善，語次，兩相愛慕，每娓娓不

世之愚夫
愚婦惟知
焚香媚神
以爲可以
祈禱而不
知神且厭
其煩囂滯
其寧潔避
之不遠焉
聞此一則

休。一日，翁少飲薄醉，其人適來，乃以言挑之曰：「視君狀貌，自是城市中人，曾游膠庠者；邇日，郡中祀神，大興勝會，珠繡眩目，笙樂聒耳，莫不奔赴恐後，而君翻遊於郊外，沾飲茅柴；且過此旬日，又將一別經年，老夫惑之！敢請其故！其人聞翁言，忽太息曰：『緣止此乎？良有數在。予固非人，卽那神也。此數日之行，蓋爲避囂之計，豈真效平原十日飲耶？』翁訝其言，疑其戲己；因詰曰：『人以神之靈，趨踏殿庭，耗斃物力，所以爲神壽，而神乃棄之出游，豈瓣香而來者，意皆不誠乎？人神雖殊，不越於理，君不可以欺羸老之人。』神笑曰：『予何欺也？人與神之相感，要在一誠，不在草根木皮，雜以檀屑，而後謂之馨香也。卽如翁之明虔，每值會日，輒於無人之處，泥首者三，又何嘗親詣壇墮，予始降若以福哉？』翁聞神言至此，色然而駭！蓋翁以肆事乏人，因感神庇，每如此，而人未知也。因信其真神，將起跪拜；神止之曰：『居！吾當語翁。夫子之遁迹於斯，實有所不能耐也。來者旣多託故，至者不盡據誠，冥冥之中

媚神者可
以休矣

，既已洞鑿，而此曹之嘈雜擾攘，大潰男女之防，并廢公私之務，觀之更有所不忍。况村野之夫，值炎暑之日，汗出如蒸，衣濕如漉，以經年不濯之垢，鬱積而升，縱薰以荀令之香，閱者罔不掩鼻；兼之入喉三寸，酒蒜之臭猶存；果腹崇朝，穀食之性漸化；當稠衆之中，口不能緘，嚮不能掩，氤氳而來者，大抵皆是也，將何以堪？」言未畢，翁亦粲然曰：「是誠有之。」神曰：「未也！是猶可耐者；最惡婦人女子，不守閨門之訓，以焚香爲神可媚，以頂禮爲福可邀，塗粉施朱，莊嚴其外相，而適足以誨淫；靚粧絃服，蠲潔其儀容，而不免於藏垢；升階入殿，瞻像褰帷，以五濁之軀，隱難言之垢；白髮之婆猶可恕，綠鬢之媛最堪憎也。共度良宵，詎免春藏玉洞；未絕天癸，難保月浸鴻溝；神之所懼者，尤在於此。而村姑田婦，衣麻紵之裙衫，漬嬰兒之洩便，骸垢莫浴，足繭不脫，其暗香之習習，又與向之男子，夾雜而迭作，蓋惟木偶者能堪之。有像卽有神，人且避之，惟恐不亟，豈神獨能安享哉？」因謂翁曰：「翁有善心，壽當再歷十稔，念

故舊之情，必令急脚相召，東廡一判，爾時當更易，其中卽翁之坐地也。」言已，出白金一錠曰：「以此償連日酒值，但爲我宣播此語，予實受若之賜；且凡有廟而神者，亦若錫以福矣！」翁猶有所干請，轉瞬，竟失其所在。

總評「偏是閨閣中人，專好尋神入廟，而不虞神之攢眉已久也。至於舉大會，賽大社，則呼姨喚姊，引女隨娘，攘攘而來者，直不知其幾千百輩；無論芋蘿西子，或蒙不潔，卽此陰濁之氣，妖冶之形，早令陽明正直之神，屏息而避之；於以邀其福，不綦難乎？昔京西有異僧，斲二石球，晨則登絕高之峯，自崖而推之，逕達其麓；已乃下而掇石，再登再推，操縱終日，人號之曰：「魔，」而欽其道行者，來且接踵。僧於丈夫猶見禮，獨至巾幗者流，則媢罵曰：「沒家法！露面出頭，直供妄男子看殺耳，豈真爲老僧哉？」味僧之言，可知神之於此，更有惻然於中者，不獨臭之不堪相逐也已。」

註解

淹貫

淹博貫通也

茅柴

猶言茅屋柴門也

泥首

謂叩首至地也

天癸

婦人月經也

智媪

舊傳燕南有一媪，不知何許人，蓋富家也。附近有劇盜，聚黨十數，覬其贖，夜入其家。時媪已就寢，夙聞人言，盜首與己同鄉，并且少失其父母；遂坦然無懼，披衣起，將親逆之；聆其履聲，知至戶外，乃操土音，呼其子曰：「兒曹何貪睡至此？若舅來，竟不一迎耶？」盜聞而駭！意猶未深信，媪已自出，涕泣而言曰：「數年不晤，弟已魁然丈夫，奈何不一念姊？今夕始來相視哉？」語竟，掩面歎歎，悲不自勝！儼若骨肉重聚者。盜爲之動容，因曰：「弟少不肖，早背椿萱，不知有姊，非敢忽然相忘！」媪又曰：「弟幼時，予猶歸甯，後從汝姊夫，遠出至此，遂不得復返，豈意怙恃皆棄弟仙逝，弟已成立如此耶？」言已大慟！盜竟信爲真然，勸慰至再，隨媪入室。媪命婢爇燭，盜復出約束其衆曰：「此予之姊家，非路人也，慎勿騷擾！」乃命盡屯於外。媪心竊喜！又呼其子出見舅。其子知爲盜，舉股票，不得已而參謁之。盜笑曰：「甥皆長成，姊真厚福人

媪之認盜
爲弟妙在
先知其家
中底細然

後以至情
動之而盜
乃不得不
入其圈套
矣否則風
高放火月
黑殺人之
徒豈易受
結哉

也！」媪又命子婦，出參舅翁。時媪之中子，方授室，新粧出拜，恍若一家人。盜亦自忘其盜，惟曰：「不知吾甥嘉禮，舅竟未備一片，將如之何？」因呼從盜，以一襲入，傾囊，出珠十粒，以爲答拜之儀。媪固辭，而後命婦拜受，亟命其子治筵款舅，大犒其從者。子已心安，家又素裕，咄嗟數筵立辦。媪與盜對酌，絮談鄉俗，咸中肯綮，盜益信爲同胞，醉飽始去。漸行，媪曰：「姊家幸有餘積，弟如乏用，數百金不妨將去。」盜大笑曰：「弟以白手游四海，反來耗姊家物耶？」徑行。媪與子，送之門外，呼嘯而返。是日也，媪家自飲饌而外，未嘗少失錙銖，舉室慶幸！亦不敢以告人。越數日，盜又夜至，以千金置媪榻上曰：「以此爲姊壽，略表弱弟之誠！」媪不復辭。盜又贈甥及甥婦金幣釵釧，約值數百緡，厚賚僕婢，大肆揮霍，復與媪子，歡飲達旦而後去。自是習以爲常，每至輒有餽遺，媪家益富，人固不及知，抑且不及料也。媪又囑盜爲己庇蔭，盜予以一劍曰：「綠林之豪，見此當無敢犯者。」媪大悅！後年餘，盜遠出行掠，媪與子

謀，徙其家於晉，蓋慮盜之貽累也。及遷於河東，植此劍於寢戶，有小盜，夜入見之，輒咋舌不敢肆虐。自是數年無盜患，信乎媼之智，負絕天壤，而非人所能及已！

總評「指鷹隼爲鶴鴿，化荆棘爲棠棣，非憑此一副急淚，實以天性動之也。夫盜必甚黷，豈甘爲媼所籠絡；而媼之籠絡，一本於人情，盜即自悟非親，亦不忍放下面皮，况媼有以預知其家事，而言之切中乎？故媼之智，既不可及！而所以行其智者，尤不可及！」

註解

劇盜

猶大盜也

椿萱

謂父母也

嘉禮

即婚禮也

挑繡

長洲諸生鄒大任，年僅弱冠，美風姿，貌白皙而性駭愚，啣晤一室中，牝牡不知，時藝文字外無所曉，同袍咸笑之！一日如市，見有逆女者，簫鼓喧闐，賓從絡繹，茫然莫解其故，以詢友？友結之曰：「兄不識耶？此郡中某家初得官，

誇示於人也。」生信而不疑，且素以功名爲念，欣然尾之往。至其門，見新墻奠雁御輪，儀節繁縟，心竊好之！久立而不去。已而，彩輿復出，哄然啓行，微聞第中有悲泣聲。生乃鼓掌大噓曰：「此亦大好事！何戚爲？」觀者胥怪而相顧，生殊不自覺。翌日復出，遇送喪者，其狀頗髡鬚，而哭益哀！生愈不平，謂人曰：「當喜而戚，此行必近不祥。」聞者無不捧腹！其呆率多類此。庚午夏，讀書於某寺，其地近山，素多魅，寺僧不勝其擾，皆徙去。同人以其癡，故憇憇，使居之。生亦罔知所懼。入其室，蛛網罥戶，蝠糞盈堦；生灑掃而處之，足不窺園，其讀益苦。居三日，殊無所異，同人以爲癡福，亦不復勸徙。乃生自居寺中，每夜讀，輒聞有笑聲，生亦不顧。數夕後，天氣炎蒸，袒裼就月，執卷而讀之，曼聲長吟，深宵不輟。俄而闐然作響，院門闢矣，生愕然四顧，則二婦人，新粧如畫圖，均衣薄縠，各執白紗小扇，颺然逕入。生不以爲意，誦如故。二婦偕近生身，戲以纖指撫其肌，笑曰：「個兒郎！體固如玉哉？」言之，似甚垂涎。生

若不聞，讀倍亟。二婦捫搯良久，見生漠然，反斂手抱慙而退，出門忽不見；生亦莫之訝，祇曰：「山寺夜深，何來女娘？指爪且尖瘦，令人頗不耐！」言已，掩卷欲寢。旋又聞人聲，其音嬌細，笑曰：「予來視郎寢未？」入則一女子，年可二八，綠鬢微鬆，紅腮帶黯，白身無寸縷，掩笑立於生前。生視之，容如花綻，膚若脂凝，亦冥然不爲動念；但笑曰：「汝效禰衡，以清白之軀傲我乎？予體亦非不潔者。」因捋己襯，與之對立，皎然如雙舞之鶴。女反羞縮，障面自返，細語曰：「若人只合偶癡鬼，當令挑繡來。」生言笑自若，徐徐著袴曰：「白雪之白，究不如白玉之白。」拂榻就枕，了無怖畏，其愚誠不可及。詰朝，無訪戴者，生仍安於肄業。及昏，驟雨滂沱，砌下水深尺許；生方籌燈展卷，復聞笑語紛然曰：「予等送癡婦來伴癡郎，幸勿再勞璧謝！」生於燈下瞻視，則客夕二婦更偕數人，前女子亦在其中；則旣衣裳楚楚矣。衆擁一少艾近生曰：「以此爲若婦，若願之乎？」生亦莫之拒，反詰曰：「婦之說，予殊不解。」衆曰：「達

寫兩癡人
神情逼肖
令人閱之
不禁絕倒
吾不知作
者從何處
體會得來
乃能神妙
若斯

道之三，非夫婦乎？」生即取書，翻閱一周，恍然曰：「是誠有之，予爲夫而渠爲婦，其此之謂歟？」衆因闕堂大笑曰：「然！」生遽呼少艾爲婦，絕無所虞；惟曰：「予正讀書，欲究君臣之道，夫婦之義，尙未暇及，學不躡等，汝曹可仍將婦去。」衆不聽，嚶嚶一聲，青衣數輩自外入，肆筵設席，強生與少艾並肩坐，飲以合盞之杯，綰以同心之帶；生熟視少艾，容光如珠玉之潤，體態如花柳之妍，心頗愛好，慨然曰：「得婦如此！於願足矣！」少艾亦絕嬌癡，毫無靦覷色，時以美目，灼灼然顧生！且笑曰：「予夫忒無賴！予身幾被看煞。」又語衆曰：「予夫卽若夫，胡不均此一盃羹，而使我一人獨享耶？」衆皆笑不能仰！大禮已成，衆始列坐，浮白痛飲，諧謔甚歡。生與少艾，獨以白眼相看，四目交注，不飲亦不食，吃吃憨笑而已。衆呼少艾爲挑繡，生亦呼之，盃罍之側，猶以一卷自隨，時復咕嚕曰：「夫婦之義，予當與繡共參之。」須臾二鼓，衆皆半酣，起曰：「新人夫婦當合歡，我輩且退。」遂紛紛俱出，旋有二人復返曰：「小兒女

未諳情事，予得代爲操持。」乃爲生展衾褥，牽二人衣，使皆登榻，以手撫其枕曰：「今夕共此，明年抱子矣。」語畢，含笑而去，疾風烈雨，亦不知其安往。生與繡，並頭而眠，究未解床第之事。生少臥卽起曰：「夫婦有別，予不可以無禮。」乃東向而坐，繡聞生言，亦起，西向而坐，瞑目存息，莫通片語；倦極思睡，倚壁鼾然，睫甫交而東方明矣。蟲飛薨薨，衆又早至；入見生繡，垂頭對坐，形如土木偶，不禁失笑曰：「蚩蚩者果無情耶？」繡見衆入，亟起離榻，欲從之返，曰：「悶殺阿奴！與夫處，固不若與姊戲也。」衆又粲然曰：「婢子亦太憨生！汝已有夫，從予歸，將奚爲。」繡乃垂涕不已，嚶嚶作小兒啼！衆匿笑，爲之整粧，事畢自去。繡自是在生室中，日爲生繕衣服，主饗殮，淪茗煮酒，迄無倦容。暇則掘土和泥，學爲兒戲，絕不類閨閣成人。其所作多玩器，瓶彝樽鼎，巧擅天工，亦未卜其所用；生並不詰，誦讀如常。而自與繡處，雖盛暑未嘗露臂，相對如賓；繡亦如之。夜卽共臥一榻，而東西異向，恆處其中；如是者數夕。

，未及於私。生固寒士，家惟寡嫂，因僦居於外，旬日一歸省視；出即遣友於途，詢生近業。生遽曰：「兄宜爲我賀，學有長進，邇來又悟得『夫婦也』，一句意義。」友驚問之？歷歷敷陳，不少諱。友素與人忠，亟曰：「此係鬼狐，能爲人禍者，君宜速避之！」生猶未達，惟應曰：「諾！」遂不復往嫂處，過歸寺中，入室卽謂繡曰：「友言婦爲鬼狐，其信乎？」繡炯炯相視，無一言。生取書證之，至「鬼神無形與聲。」大恚曰：「友誤我！此固有形有聲者。」又讀至「狐狸食之。」益恚曰：「友欺我！此固不能啖人者。」因不信友，與繡處如故。乃自此友皆與聞，相約偕來，以覘其異。入所居，繡適不在，因以詰生。生又詳言之。友乃堅請一見。生曰：「適往後園移花，少頃卽來矣。」未幾果至，以紅巾裹首，貯花於瓶，珊珊而來。衆視之，乃神仙中人也！繡絕不驚避，委花地上，踞坐，而以手植之，旁若無人。衆見其衣有縫，其形有影，且不匿跡銷聲，亦不敢臆定爲異類。坐談至夕，繡亦不時入齋，但不與客交言，中饋之事，固其所司

也。客去，而兩人相歡，仍如往日。友有善謔者，一日謂生曰：「兄與尊嫂處，亦同衾處否？」答曰：「未也。」友笑曰：「奚爲不同？」生曰：「予讀內則」七年男女不同席。」席且不同，况衾乎？」友輒然曰：「嘻！君誤矣！夫婦非男女比也。詩不云乎？「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不同衾，胡爲怨其獨且耶？」生卽莊容謝曰：「謹受教！」歸而謀諸婦曰：「友令我與子同衾，子其勿辭！」繡亦無難色，第詢曰：「書有之乎？」生曰：「書不言，而詩則有之，盡信書，固不若信詩也。」是夕，遂合被而寢，而衣縷各未去身，轉側殊多不便。生晨起，卽詣友處相告曰：「過聽子言，使我永夕不能寐。」友詢之？以狀對。友又笑曰：「同衾而不去衣，猶異衾耳，子焉能寐。」生駭然曰：「衣可去乎？何居乎未之前聞也？」友因紿之曰：「子不善讀書，宜其愚也！孟子曰：「爾爲爾，我爲我，袒裼裸裎於我側，故由由然與之偕。」袒裼等字，皆去衣之謂；不如是，甯能由由偕寐乎？」生亦笑曰：「審是，則雖字與焉能句，皆衍文耶？」友亦忍笑

答之曰：「是矣！」生遂深信不疑；適遇他事，歸已昏暝，不及閱書，又謀諸繡曰：「友令我去衣，與子同衾，其可乎？」繡始有難色，又詢以書言若何？生歎曰：「讀書而不明句讀，從前皆浪擲居諸，微友言，吾不知也。」乃強繡盡解其衣，登床覆衾而寐，膩肌交擁，神魂蕩然，熟睡達旦。明日遇友，卽謝曰：「君言不誣！黑甜鄉予已近之矣。」友曰：「恐子未近溫柔鄉也。」生復誘曰：「溫柔鄉猶有異乎？」友乃緬陳居室之道；生聞之津津入耳。惟曰：「夫婦人之大倫，若此者，無乃褻甚？」友笑曰：「君又未讀易矣，大傳有云：『夫婦搆精，男女化生。』不然！子之先祀且幾斬。」生懼然揖曰：「僕甚愚！見不及此，非僕也敢專承之，其自祖父以上，咸承吾友之賜！」言訖，茫茫然歸；友又爲之絕倒！生入寺，天猶未夕，卽又謀之婦，使其寢。繡曰：「晝可寐乎？」生曰：「晝眠夕寐，眠與寐同也。」繡從之。生如友教，甫一合，而繡卽呻吟欲起，奔避曰：「君今者，殊不懷好意，予不再與夫處矣。」生又堅持之。繡不勝其創，泫然

癡而至於
不知夫婦
居室之事
世之自以
爲聰穎者
必訕笑之
謂其將斬
絕宗祀因

淚下。生素未覩此狀，悻悻不忍，力少縱而繡逸，生裸逐之，倏忽不見，方呆立，而他友適來，見卽大笑曰：「是何形狀？」生正色答曰：「予欲與婦構精，以延先人一脈，此亦倫常中要務，君何哂爲？」友不禁鼓掌，強之入室，俟其衣而後坐談，旣晦乃去。生旣失婦，不勝懊悶！比及漏下，前之衆婦復來，擁繡入門，笑曰：「苦我妹子，情實不甘！」生朗然應曰：「昔未婦子汝爲政，不甘將如何？」婦皆喜笑曰：「癡兒亦甚強項。」乃並坐繡於榻，顧謂生曰：「逋逃者旣已還君，再遁，勿予問！」釋手而退。生闔戶解衣，欲與繡狎。繡退卻不敢復近；生強之，鵝血啼紅，倍極呻楚；迨至芙蓉露下，夫婦俱有味乎其中；生乃怡然曰：「予今日乃識此真樂！」自是無虛夕，繡亦漸入佳境，不再如向之推拒矣。生旣與繡爲歡，自謂佳趣，遇人輒道之，聞者皆目笑。偶詣嫂處，言之綦詳。嫂之兄適在座，艷然不悅曰：「是何言也？」生笑曰：「事無不可對人言，豈嫂獨不可談耶？」竟恬然不以爲怪，後因繡有娠，謀徙於家。繡令生盡將所作者移歸

頓以終矣
而卒也家
累千金連
舉三雄彼
聰明機變
者且自歎
不如矣然
則癡也又
何足患哉

；嫂見之大駭曰：『子家宛若奩具，乃如是之豐！』繡亦不慚，嬉戲如故，而事嫂維謹。明年，繡舉一子，家益赤貧，繡命生以泥器如市，索價甚昂；嫂又以爲病狂！生至暮，竟以千金歸，而貨猶未售其半；始大驚！視之，乃古銅也。嫂由是奇繡，而生與婦亦不再癡，連舉三雄，家益巨富。處五年，繡忽辭去曰：『夙緣已滿，當別矣。』生驚詢其故？答曰：『妾非人，實鬼也。生前以癡故，見棄於人，鬱鬱以死；賴諸姊妹以術授予，漸覺聰穎，而癡情猶未盡絕。因以冥數，與君配合，今將轉輪，往生富貴家，望君勿以妾爲念！』生詰其何所？俯而不答，蹙眉曰：『再來人似不必相識。』輾轉而歿，化爲淡煙以逝。生思之不置，乃以三子屬其嫂，遨於湖湘間，不復言娶。究不知爲繡作合者，爲鬼爲狐，每以未及問繡爲憾。

總評 『癡者天全，以其癡絕，無所欲也。故雖豔質當前，淫奴觸目，而彼無見無聞；具此質地，可以仙，可以佛，並可以聖賢，所全不亦大哉？乃自燕

朋失志，導以情關，後遂不能復癡；如此之友，最能壞人心術，切宜遠之！
在人以爲救癡之藥石，予以爲禍生之疾疢，良不可不辨。」

評曰：「刻畫癡狀，筆筆如生，而一管寫二癡人，尤擅絕技，吾每望而畏之！」

註解

絡繹

連續不絕也

輾然

笑也

泫然

淚下也

顰眉

蹙其雙眉也

田一桂

田一桂，大梁人，父爲洛中陶朱，至一桂，始中衰；然猶擁萬金之富，里中單寒之族莫敢望。一桂幼失所怙，惟母在，爲聘於同邑巨家。岳盧姓，女名四娘，天姿綽約人也。一桂年十七，卽行親迎。四娘色旣殊尤，兼饒機智，當新婚之夕，卽心竊計曰：「富室之兒，驕傲性成，非有以縛束之，少縱卽逝矣。」於是溫柔嬌麗之中，別寓隄厲稜角之意，拒之而不峻拒，予之而不輕予，覩覷之餘，微加以色笑；柔情之內，隱示以端嚴；而或推或挽，忽送忽迎，女兒情性，令人

婦人之毒如附骨之疽，古人嘗言之而吾未敢以爲信。今聞此則乃知古人之言非過甚也。四

運之所以待其夫者

全取法于

老子欲取

固與欲擒

固繼之術

女子有才

若此而又

濟之以美

貌雖明達

看爲之士

將爲焉

不可捉摸；只此一夕，丈夫之氣既奪已。三朝廟見，婉婉倍於尋常，且善窺姑意，候其喜怒，察其心情，視寒煖，潔飲食，孝婦之名已著。又善處戚族間，無纖毫失禮。人因賀一桂，謂得賢助！獨是當閨帷之地，操縱良多；自花燭以後，晝遇一桂，從不以笑語相通，行必異路，居必異席，若反目者然。及夫寢門已閉，一室燕私，一桂言或涉邪，則必正色規戒，責其輕浮，甚至泣下沾襟，自嗟薄命；抑且裳衣無自解之時，粉澤無輕沾之日，衽席甫就，笑面即無；衾枕雖同，羞容時有；較之結褵之始，殆有甚焉。至一桂絕望欲寢，則又絮談家事，故攪其眠，屢轉腰肢，陰破其睡。泊乎蝶夢難成，花枝欲戲，又必強而後可；而纏綿之下，倍極綢繆，柳既宛轉迎風，雲更低徊戀雨，一顰一笑，盡態極妍，使一桂得之不易，舍之實難，其顛倒於情中，不可言喻。四娘又善於修飾，每以晨省爲名，盥澀絕早，恆呼一桂與之偕。既起，令坐於側，觀其梳裹；間或使之掠鬢，或役之簪花，雖不必代畫眉嫵，而朱粉之濃淡，釵鈿之高低，無不含笑與商；及昏，

況懦弱無能如一桂者乎宜乎其爲附骨之疽而終身患之不可救藥矣

復如之，益窮豔冶，髻則散挽濃雲，更添膏澤；容則淺勻膩玉，另染鉛華；雖不副笄六珈，從未慵妝草草；至此，必命一桂捧鏡於前，已乃徘徊顧影。值深宵密室之中，當銀錯金釭之側，見此麗人，遇此韻事，卽以宋廣平當之，鐵石心未能不動，况一桂乎？以故房帷之愛，惟恐不深，積漸而尾大不掉，四娘之威乃日肆。初一桂之迎娶也，契友祝希年曾戒之曰：「婦人女子，所以挾制其夫者，以色故也。君少年，不免好色，但莊以泄之，正以率之，可以無患。若狎暱無忌，則婦綱將倒置矣。」一桂不能從；彌月後，以事觸怒四娘，面有瓜痕；祝見之，卽笑曰：「好色者，果不免此，向從予言，何至於是？」一桂殊不介意，歸且以之語四娘。四娘甚恚！適祝來過訪，一桂呼茶；四娘以餚和椒塗其棗，使婢餽客。祝不知，徑啜之，吻若膠黏，且麻不可耐；及視其器，始悟四娘怪其言，將使學周廟金人，三緘其口耳；大笑而去，後亦不再嘵嘵。未幾，一桂之母卒，四娘執喪既畢，乃自言曰：「吾無蒸梨之小過，渠卽欲出之，無名矣。」由是益橫。一

日，以烹調失節，遷怒一桂，突以羹碗擲之曰：「田舍郎！乃以草具食我佳人耶？」一桂幸未被傷。嗣是庖人之職，恆親臨之，而稍有不潔不甘，四娘撥取以飼犬，兼碎其盛；且自此四娘之室，數夕不容鼾睡矣。一桂甚懼！惴惴焉惟慮或櫻其怒；然遇脫輻之頃，猶常反脣相詆，未遽至俯首帖耳也。四娘每不平，以爲籠絡未至，復借端與之爭。自茲竟不再與言，及夕亦納之，不至如前之閉門；一桂心竊喜！及入室中，早已別設一榻，以朱繩界之，徧懸和鸞，一觸之即洋洋盈耳；復命碑值宿廡廊，有聲則告警，不言則答；婢亦莫敢不承。四娘既安置一桂訖，乃自明燭晚粧，倍加塗澤，膏蘭之氣，盈室襲人；及寢，復較前放曠，蓮花換瓣，不必燈昏；玉樹流輝，何須月皎；繡帶有輕鬆之日，錦衾有緩覆之時；此皆數年伉儷，未經閱歷者，一旦遇之，當亦情不自禁。無如鴛鴦枕畔，白刃雙橫，凜不可犯。四娘又怒目言曰：「予拚此弱質，倘無恥者，鑽穴踰牆，縱不戕其生命，亦必殘其肌膚，誓不再與薄倖兒同眠此榻！」一桂備聞其言，不禁恇怯，雖

搖目蕩心，無敢妄動，隨分獨眠，轉側未安；四娘忽若驚覺，伏枕徧觀曰：「鈴似有故，予不可疎於防閑。」竟不索衣而起，繞室巡行，其所以射入臥者之目，而隱以動之者，當非一肌一容已。一桂果大動，急起而就之，視其腕則森森霜鏗，猶然在握，遂懼！不能復前。既而，見其復臥，且嘆曰：「遭際狂夫，使我心恫，不然，值此良宵，斯時可以同夢矣。」言已，似有歛歔之聲。一桂因以怨艾，反不咎四娘而自咎。無何，夜風入牖，鐸聲微敲，戶外卽羣呼曰：「室中有寇。」一桂亦不覺失笑！四娘仍前周視，良久始眠；又戒羣婢曰：「人行則鈴必大震，小警固不必告也；但宜醒睡，勿偷安，犯之，撻無赦！」婢皆敬諾！四娘徑滅燭熟寐，蓋料其夫無斬關之勇也。如是三夕，一桂不能復耐，俟其巡視，卽長跪于闌中，哀懇曰：「予知罪矣！盍貫我，使得同衾乎？」四娘弗之顧。一桂俯伏不起，詞益卑，漸至于流涕。四娘稔其誠服，乃數之曰：「若以男子，而凌虐一女流，疇能與若抗衡也？如欲復合，非從予三事不可。」一桂請其說。四娘曰

：「予性不耐繁言，但能無動手，無動足，且無動口而已，予豈多求耶？」一桂究不能解。四娘始爲剖晰曰：「若夙昔亦旣帖伏，獨恨若怒卽弗恤耳！嗣後小杖則受，大杖弗走，無挽戈奪戟之心；呼之卽前，麾之不退，無突圍破陣之念；至於齒牙之際，爲害無多，唾面可以自乾，惡聲不容或反，果能兢業如斯，且老死而後已；予當不念前愆，收若同榻；否則此生不必奢望。」一桂唯唯受命，堅以自矢。四娘乃語婢使退，盡撤其懸，引一桂與同寢。是夜極意款洽，一桂樂甚！譬之枵腹之夫，忽遇屠門大嚼，噉爾蹴爾，又何能不受不屑哉？自此奉法惟謹，小有所犯，四娘卽呼婢笞之，固強忍不嘶也；四娘或加意辱之，亦跬步弗移也；呼之爲牛，不敢應之以馬；詈之終日，不敢覆以片言；而巾幗之勢益張，衣冠之氣盡短，其情極不可問矣。一夕，四娘以事怒一婢，縛之于楹，以雄狸置其檔中，而痛毆此狸。狸怒，以爪傷婢股間及私處，幾無完膚，血流至足，褶袴盡毀，婢號呼，惟求速死！一桂不忍，從旁解以婉言；四娘益忿！遽褫此婢之棍，鬻于

一桂之首，狼藉面目，餘血沾濡。一桂弗能堪，究不敢與較，亦含笑受之。翌日出，遇其從弟，憤訴之。弟因戲曰：「嫂之性淫，兄必欲報復之，必也枕席而後可。」一桂遂赧然不語。四娘聞之，輒笑曰：「我固水也，阿奴火攻，真出下策矣。」是夕，仍與一桂異榻，防禦如前，己亦不再粧飾，洗粉滌朱，儼如嫠婦。及臥，恆以線密縫其衣，至旦而後去之；且曰：「渠敢輕覷我，豈若渠家小娘子，終夜而無鑿足者。」守貞經月，一桂不能近身，而又密于防閑，晝禁遠遊，夜慮潛然，一桂遂大窘！托故少出，又以告弟，弟毅然曰：「兄無深慮，待弟親往說之。」徑詣嫂處，見四娘卽太息，俄又長笑。四娘喻其意，佯問之曰：「叔何前悲而後歡也？」叔曰：「予聞兄嫂異處，宗祀將斬，心是以悲。」詰曰：「然則何爲而笑乎？」叔曰：「予不揣，欲爲吾兄置妾，而虞阿嫂弗容；今嫂旣不再當夕，可以成吾之志，能無喜也？」四娘忽笑謝曰：「得叔如此，田氏之幸也！但宜早爲之，阿兄急不能待矣。」言已，徑以他事相語，色甚溫和。弟退而大悅。

！即言于兄，且以重賞爲覓妾；旬日得之。一桂初猶首鼠，四娘反正言德惠，以勸其成。及迎妾入門，四娘忽覲粧受禮，堅令侍坐於旁。一桂諦觀，其新孔嘉，究遜其舊遠甚，獨值飢渴之餘，蜀不可望，而思隴得之，亦甚欣慰！乃四娘親起，引妾入室，使更衣，周身皆易以新者，衾褥嶄然，即命同居於內寢，不以側室相處。一桂不可！則曰：「予以退閒，明日即以家政相屬，使即居此，容予長齋繡佛，亦人生一大快事；若不必故爲搢謙。」一桂雖疑之，而得其洗心嚮道，亦如去背上之芒；遂溫語數四。四娘曰：「予倦矣，若不必在此絮絮！」徑起下帷，解衣安寢，而故留燭不熄，以俟其至。夜未半，一桂果來；蓋艱難納妾，如獲百朋，及緩其衣扣，氣味如鮑魚之臭，而下體尤甚，既不可堪；比入衾裯，又復如是；一桂不禁欲嘔，亦不及詢妾，裸體而奔，室內別無床，因就四娘，而獨慮其醒也；披帷伺之，鼻息宛然，亟啓其衾而入，覺溫香如熏蘭麝，撫其體又柔膩絕無寸絲，情不能禁，將潛狎之。四娘瞑若驚鴻，大詫曰：「予有利劍，賊何胆

巨如此？」一桂因白曰：「予！」四娘笑曰：「若何無厭至是？豈新花向雨，又肯覓此枯枝耶？殊令人莫解。」一桂乃以實告。四娘曰：「予既微聞之，但思薰以百合，蜚螭亦或可抱耳。」微哂而罷，亦不甚拒。第一桂欲爲歡，則辭曰：「予以淫爲人譏，萬不敢再萌邪念，暮夜倉卒，容若半榻，亦過矣！他事決難奉命。」一桂不從，以力相強，四娘始容納之；而久別新婚，不獨一桂醉心，四娘亦情蕩。惟所納之妾，推此長宵，亦覺床榻有穢氣，知爲正室所算，垂泣而已，無敢言也。晨起，一桂欲遣妾；四娘止之曰：「如斯穢物，烏能別嫁，將凍餒死矣，予家猶或可容耳。」因褫其華衣，命主滌廁之事，少惰，卽以鞭扑隨之，妾遂無復人面。四娘與一桂歡好如初，而法之峻厲猶昔。一桂失新，猶幸得舊，亦以天命自安。數日後，弟來省兄嫂，一桂適他出；四娘與叔語，偶詢及於妾。四娘卽給之曰：「承叔作合，新人頗得意，但思家不置，須叔一臨慰之。」叔信之，應曰：「諾！」有頃叔歸，四娘隨以黠婢誑指曰：「此卽如君之室也。」叔乃頓憶

嫂言，命婢導以入，中甚黑暗，忽有婦人自內出，面目黧黑，衣更藍縷，視之，卽兄所納之妾，駭而致詢？妾未及答，四娘俄自外掩入，詈叔曰：「若以淫謗我，若何盜兄之妾耶？」叔大慙趨出。四娘遂毒毆其妾，使招姦狀；妾不能支，竟誣服。一桂返，四娘以爲言，且命妾證之。一桂怒！竟絕其弟，妾亦轉售於人；以是知四娘之留妾，正所以魚肉其叔也。明年，四娘忽抱恙，衽苒床褥，竟以不起，而值屬纊之時，猶力疾，自起對鏡；一桂在旁，偶不謹，卽以鏡投之，呼曰：「天何不仁！何死我四娘，使儒男子得志也！」言未及終，嘔血升餘而卒；亡年祇二十有六焉。婢媼之畏威者，甫敢言其隱事；蓋四娘賜妾衣衾，皆以魚腥曝乾，爲細屑，散置綿中，而錦繡襦袴，倍加增益，侍者皆見其製作，第不敢告人耳。一桂旣釋重負，旋卽續膠，亦里中巨家女，貌旣遠遜，悍又同然；一桂習於懼，又懦不能爭，亦鬱鬱而死。希年之婢，實出於田，每舉其概，以告其主；希年又曾分杯羹，知之最切，以故里人哄傳其如此。噫！四娘其女中操莽乎？何弄

夫於股掌之間，而不可測度也？

總評「天下好內之人，未有不懼內者；維其好之，故人得以中之也。漢成不納歌者，何以燕啄皇孫？唐高不嬖才人，何以武移李祚？以天子之威，不能行於宮闈，要皆好之一念致之耳。况夫人生授室，非當情竇初開，卽值寒窗久窳，其欲之也汲汲矣；故其始也寤寐反側，其旣也琴瑟鼓鐘，由是婦不必才而以其才，婦不必美而以其美，卽以孟光道韞語之，彼固笑而未信焉。旣寵而未能不驕，旣愛而未能不縱，婦必以敵體爲詞，夫又以如賓可法，其初小有言，隱忍受之；其後大無禮，度量包之；而獅子之吼可試，牝雞之晨無妨已。時或難堪於衆矚之地，有觸於羞惡之心，未嘗不忿而思逞，少戢其咆哮之威；無如婦怨已深，夫情已動，黃昏人靜，難當粉界啼痕；黑夜燈殘，詎敵簧生巧舌；斯時也，男兒之剛腸已軟，能不折五斗之腰；女子之煞氣頻添，定使屈千金之膝；已而，嬌嗔少減，被底猶待割雞；盛怒已迴，枕邊尙

須歃血；諺云：「夫婦之恨不隔宿。」非婦之無恨也，實夫之不敢恨也；其險阻艱難有如此者，其孰敢輕於嘗試也哉？是以訶責擯斥，不甘於父兄師長者，獨忍於室內之佳人；姍笑怒罵，姑聽諸鄉黨州閭者，專媚諸閨中之少婦；苟具肺肝，何以至是？原其弊，惟好之深，故愛之切；愛之切，故懼之也亦深；不必玉軟香溫，惟慮迷桃源之路；不必花愁柳怨，祇憂閉月夜之門。加以小信小忠，卿獨憐我；更有挾賢挾貴，我敢違卿。迨至理繡窗前，小試鳩盤之毒手；漸且合歡床上，痛遭鬼母之沉椎；麟夢無徵，庭堅不祀；螽斯有詠，周姥羞聞；全軍旣已盡覆，捲土詎敢重來；然使才美盡如四娘，懼之猶可解也；獨奈何遠遜四娘者，而亦愛之如一桂，懼之如一桂也耶？」

註解

寒燠

猶冷也

結褵

猶書結婚也

宋廣平

即宋璟

和鸞

即鈴

瀋陽女子

瀋陽一女子，年甫及笄，貌美而見崇於狐，攝其精氣，日漸羸尪，父母甚憂

之！郡中有一趙三公，精於驅邪之術，自言得之仙傳，其法以銀針五枚，以次刺病者手爪，甫及其拇，怪卽哀號求生，與之約面後縱之，無敢再犯，疾亦尋愈。

趙故世家子，且樂於爲人療治，絲粒無所取；行之有年，人益重而趨之。女父耳其名，亦卑禮延之至家。乃趙未入室，怪卽附女體，言笑自若；謂人曰：「久聞趙三爺，今日姑面試之。」趙聞而恚！排闥直入曰：「死老魅！旣知趙某，當速避！」女作狐言曰：「敬來觀君絕技，何避爲？」趙益怒！曾詢家人，知怪之來，與女稱姊妹，稔其爲雌，遽出針刺女右手，貫其一指，血出如濡；女猶呻吟而笑曰：「技止此乎？余固無恙也！」趙愕然！知其非常，復貫其二；女色變，似不能堪，而盛氣猶未相下。趙又取針，將貫其三，不禁大嘖曰：「予與若無鄰，今何欲斃予命？」趙笑曰：「若旣惜命，何累人不顧？」而針猶未貫革，女卽宛轉哀鳴曰：「予不敢矣！」趙曰：「不敢當去！」女敬諾，趙令設誓，始去其針，室中猶聞狐語曰：「可惜可惜！」徑去，女亦仆。趙語女父，使延醫，療以藥

人顯可以
有私哉趙
之術非不
靈也第以
爲子娶婦
一念之私
遂致狐崇
復與家敗
人亡無可
挽過人顯
哉

餌，已遂退。踰年，女既痊可，趙有子未婚，徧閱都城，無一當意者；因於病室見女，以爲佳婦，乃情冰焉。女父銜其舊德，欣然許諾！親迎成禮，伉儷甚歡。翁姑亦甚愉悅！未及旬日，女疾又作，且發狂倍於曩昔，囓趙子既無完膚。趙適他往，家人莫可如何，乃閉諸其室。及趙歸，聞而笑曰：「日爲人驅賊，今賊反入吾室矣；」亟往治之。女見趙，怒目如炬，嫚罵曰：「死老畜！若遣我去，乃以女歸汝家耶？予情實不甘！縱死，不容汝得婦！」趙頗內慙！乃溫言遣之曰：「汝有誓在，口血未乾，何自背之？」女慙跳如故，且醜詆曰：「汝欲去釜底燼餘耳，不然！天下多女子，何獨屬意於若人？」趙因大恚！治之以術。女三指血殷，詈猶不輟。趙忿然作色，取針刺其無名指，女方歛戢曰：「予知汝矣！幸宥我！」趙思怪絕悍，且患在室中，必剪滅而後已。遂叱曰：「汝反覆無信！今日決斃汝命！不少貸！」女百口求生，嚶嚶惟呼趙三爺！誓不再犯。趙毅然弗恤，又以針貫其五，女髮盡上豎，張目直視，大詬曰：「五百年基業，壞於崇朝，趙三

真很心哉？然爲鬼亦不容汝！」言訖，三踊而踣；趙亟命人索之，得牝狐於積薪之處，巨如初生之犢，毛已蒼黑，針在其右爪，口吻盡赤而死矣。趙令褫其革，以藥醫女，女乃復初。第趙自行法以來，未嘗殺一物，今以子婦故而斃此狐，心實快快！未幾遂病，漸無起色，狐又不時來牖外，涕泣而誓，作鬼聲，向趙索命，家人恐怖！不敢宵行，趙愈危！狐亦愈縱，室中財賄，無故自亡；笥內裳衣，無故自燬；延及於所藏券契，概成煨燼，若以馮驩自居者。而狐旣爲鬼，鬼又爲狐，趙術亦窮於所試矣。無何趙卒，又祟其子，子亦亡，家緣是以消耗，瑩瑩媿媿，至今猶存，則已貧無立錫之地，人每述而歎息之！

總評「趙不爲子納婦，狐必不敢復逞，妖由人興，實由心生也。以公始，以私終，而又恃法以祛之，趙不死，固不甘心；趙卽死，甯可瞑目哉？泊然寡營，神欽鬼伏，又何畏乎如鬼之狐？更何懼夫死狐之鬼？」

註解

及笄

禮十有五年而笄

馮驩

戰國時人爲孟嘗君收債而盡焚其券

戰國時人爲孟嘗君收債而盡焚其券

晉陽生

晉陽生者，其始非卽晉陽人也。乃翁宦游於太原，納妾得子，取古人以地名之意，而字之曰晉陽生。生旣生於晉，育於晉，飲晉之泉，食晉之粟，聲音笑貌，遂無一非晉，卽晉人亦或忘其非晉矣。年甫十二而父歿，以未秩，且薄於官囊，遂不能歸，因家於晉之榆次，而寄籍焉。生性佻達，不嗜書；及長，輒出與無賴游，母不能禁。乃出私蓄百金，使販於他省，命之曰：「汝父官位雖卑，亦官也，汝今弱冠，未授有室，余心竊憂之！第我異鄉人，此數恐不能得婦，今以與兒，權其子母，如賈三倍，可亟歸，爲汝納聘。不然！將繆此一世矣，兒宜好爲之！」言已，爲之治裝，遣之行。生承母命，欣然發軔。里人有顧二者，舊曾貿易於京，因與偕往。生意在得婦，每事斂束，無少縱。顧怪之！叩曰：「若素豪爽？今何拘拘若守財虜？豈真以慈命爲重耶？」生視然對曰：「否否！予母將以此金爲余娶婦，而慮其不敷，故遣予買以勸其好事。若出而浪費，致少贏餘，則

顯誘人金
而其叔乃
儻人以金
顯以女色
顯人而聘
妻即嫁於
其人報應
歷歷不爽
分毫孰謂
天道高遠
無知哉

寒窗之寡，將不止於十年，吾故慎之？」顧既得其詳，陡生狡計，乃撫掌笑曰：「迂者子也！吾未聞臨渴掘井，而能速飲者，以子之年，正當撫而有室；今乃長途跋涉，冀得蠅頭，以圖鴛侶，予恐元霜未搗，潘鬢將星，老去劉郎，誰能以桃花付汝乎？」生瞿然，亟請其說。顧曰：「子以微金，往謀重利，縱使糶賤販貴，不過什一而止耳。若欲倍之，必俟十稔而後可，子能待之乎？」生矍矍曰：「不能！子將何以教我？」顧曰：「子之志，在伉儷，原無望作富家翁，何爲徒取勞瘁？距此數日程，其地爲清風店，實多佳儷，且娶一婦，祇需數十金，衣飾一惟子命。子至彼處，擇其可者而聘之，婚而後歸，儼有家室，不愈於長途之役役耶？」生信其言，乃大喜曰：「早我十年婚嫁者，是吾子也！若從母言，幾誤予事。」遂益與顧謀，終日津津不倦，齒頰烟事，非此不言。比至其地，顧止生於傳舍，不令窺戶；己乃於熟識者聚飲於市，日晡始反命，報生曰：「事諧矣！某家有女，色豔麗，予浼所親，與其父母言，約以六十金爲聘，釵釧衣裙，廿數在外

，以子在客，卽贅其家，彌月後，偕返故里，敬俟吾子金諾！佳期當訂在明宵。」生喜甚！亟起拜謝！如數以予之，惟求一面，以安寸心。顧怫然曰：「誰家閨閣？竟使路人輕窺哉？予以麗人許兄，豈相誑者？」生遂不復言。顧懷金去，有頃，引一人來，年甫成童，貌極狡好，云：「是若人之弟。」生熟視之，心神飛越，與之歎然講禮，訂約而別。顧笑謂生曰：「摩厲以須，其姊之美，尤遠勝其弟也！」生益信之，再拜而謝！翌日，顧又令生出數金，爲市衾，嶄然一新，生之所存，遂十無其一矣。至是夕，顧先以臥具往，然後引生同行。旣至視之，屋宇低矮，而修整異常。生旣初涉江湖，絕不知其爲狎邪處。入門，卽有翁媪承迎，呼生爲貴客，而不以壻稱。生以其土俗，不之疑，欲執子壻禮，翁媪皆固辭，延入室中，酒馘羅案。顧少坐卽行，謂生曰：「明晨敬求扶頭，今夕尙未敢相瀕。」生亦不解所云，挽留弗住，歸卽束裝，乘夕北遁，杳不知其所之矣。生送顧反室，翁媪亦避去；旋有美婦人，炫服靚妝，年可二旬餘，掩笑自外入。生以爲

妻之姑姊，揖遜而後坐；婦獻酬自若，狂蕩不類良家。生始疑。酒酣，婦以美目盼生，備極狎昵；生對之，反覺汗顏，呆坐如木雞。婦遂時時竊笑！已而，漏下三鼓，婦不言歸，生漸不能耐，遽起曰：「翁媪何在？敢請新娘子，卽此合歡。」婦笑曰：「家無姊妹，卽妾是已，郎猶未知耶？」生驚愕曰：「若一婦人，齒且長，烏足以當此？」婦曰：「章台之柳，適興爲佳，君何過於苛求？」生大悲曰：「予以八十金娶婦，不可以此言相戲！」婦亦正色曰：「闕金五星，尙在予袖，君何以此言誣我？」生始悟其落局，厲呼翁媪，寂無應者。婦乃笑曰：「郎毋躁！事或有由，此地南北通衢，如妾等錢樹子，不可枚舉。今晨君友辱臨，言君客途寂寞，無以爲歡，命妾相伴一宵，明日卽行，從無媒灼之約。况妾自有夫，又誰敢以綠巾移贈哉？」生又問翁媪何人？婦曰：「皆君友挽來承應者，君友旣去，渠亦潛歸，實不知其焉往。」生益驚！不再詢，遂隻身而奔。及歸旅邸，視之，室中一空，願已不見；再趨婦所，門已下鍵，不獨美人化爲彩雲，并己之衾

枕餘資，俱已攜歸別岫矣。生乃大悲！而諸人姓名，舉所未悉，因思願必赴京，盡跡其蹤追襲之，庶得而甘心焉。於是奮不顧身，宵行十數里，天已達曙，倦極，小憩道旁；忽見一蹇叟，襪被蹂躪而來，瞥視生貌，若甚驚異者；視之言曰：「不肖子！乃竟在此耶？」生聞之，怒甚！將飽以老拳，而念其耄，不忍發，惟瞠目注之。叟操西音曰：「汝之橫逆猶昔耶？雖然，予之腸幾爲汝斷矣！」語已泣下。生覺有異，遂僞悚懼，側立不言。叟又嫚罵曰：「畜產！無須喬致，可從予赴省，代紀肆務。明歲，與汝偕歸。」生審爲誤認，乃委蛇從之，故爲追悔之狀，代叟控衛，徐步而前。叟心悅！於路絮談家政，喁喁若父子。生本晉音，叟故不疑，而生遂謂他人父矣。迨至保定，止於北門之錢肆。生於此，已得其詳，蓋叟亦顧姓，世爲平陽富家，生子游蕩，屢戒不悛，父逐之於外，三易春秋，思之綦切，而竟弗歸。前遭生於途，耳目口鼻，無一不酷肖亡人，遂目爲己子，而復收之，攜歸肆中，寢食與其。生亦狡猾，更迎機附合之，遂無人識爲它姓子。

居半載，叟得家郵，讀之，色甚不平。閱日，呼生至寢室，與以三百金，語之曰：「汝岳近有信來，言汝數年不復，將以女他適。汝今可亟歸，以金與汝母，畢汝姻事。俟明春再來經理，吾視汝醇謹勝前，慎勿再萌故態，則家門之厚幸也！」言訖，又出寸函曰：「榆次有汝從兄，行二，名某者，嚮因汝浪游，族中公議，以渠承嗣。今汝旣在膝下，可以此書復之，亦係要務，汝勿憚於馳驅！」生一領諾，聆其從兄之名，實卽所偕之顧二，私心竊喜！又兩日，辭叟啓行，卽策叟之前驢，仍就故道。途次自計，欲歸叟家，而不捨在金，且慮春光或洩，勢難存身，因決意旋里。行及邑境，距家僅百里，雨驟，驢不得前，乃止於郵舍。主人出，見其衣冠樸實；面有怒容；及與生爲禮，又極盡東道情，生心惑之。主人辭入，卽聞閨中詢言曰：「渠旣薄行，今得此，人盡可夫也。」有問，主人復出，謂生曰：「聆君土音，實吾桑梓，似此青年，曾諧鳳卜否？」生不欲詣平陽，因答以無。主人大悅曰：「婿在是矣！」亟入，以一襲出，啓之，衣雖韋布，蓋

裁製甫成者。主人言曰：「家有息女，貌頗不陋，欲以待奉巾櫛，幸勿峻拒。」生驚喜出望外，略爲推遜，遂以壻禮見翁。主人曰：「本宜少緩，俟選擇吉期，但爲匪人所給，嘉禮濡遲至今，貽笑鄉里，心所不甘！請卽以今夕成好合。」遂以衣衣壻，生亦不辭。主人又馳召戚族，徧邀鄉黨，鼓樂旋集，花燭頓興。生恍惚如夢，而究不得其所以見字之由。比入青廬，女有殊色，而齒微長於生。及夜定情，兩相款洽，女忽長歎，謂生曰：「予不意失願而又得願也。」時生猶冒叟姓，女固云然。生正懷疑，因詰之？女曰：「妾自彌歲，已許字君之同姓行二者，其人久出爲商，前歲一歸，又不完娶；父促之，願反怨悵！客夕有書來，言將在京娶婦，徑絕妾婚。父甚怒！適君辱臨，遂毅然成此好事，豈非天哉？」生遽叩願姓址，又卽前所僭者，乃慨然曰：「冥漠中良有鬼神耶？何不爽若是也？」女亦驚詢之？生以實告。遂相對歎惋不已！由是琴瑟甚調，彌月後，女請於父母，從生歸拜姑嫜，皆許之。生遂以驢載妻，而自徒步以控之，不一日，逕抵其家。

，率妻見母，舉室皆驚！生乃歷述所遭，無不頽手稱慶！女事姑以孝，處室以和，且善自塗澤，年雖長而罔覺其長。生又以叟書致顧家，而顧不在。後三年，生以事至太原，適遇顧於稠人中，見生負慚！即欲避去。生呼而止之曰：「顧二兄！別來無恙，何遂無故人情耶？」顧不得已，與生見，謝其欺罔之罪！生握手大笑曰：「兩憾俱有人代平，吾子尙復何尤？」顧驚詰其故？生借市肆，與之言，悉陳顛末。顧面赤汗淫，良久歎曰：「蒼蒼者誠不可欺。」因言「季父某，賈于保定，有子失而復得，不謂即君也。客歲又寓書來，言逋者仍逋，且以重金潛逃，因以此致疾而死。嚮本議予爲繼，及得弟，遂毀成言；今歲叔亡，予適出外，乃以遠族承其祀，此中殆有天意焉。叔所遺簿籍，有云：「白金三百，與子顧某。」君之所得，其卽是歟？曩不識我負者叔償，今又知予棄者子取矣。」生因爲之鼓掌；旣而，念叟之恩，不覺流涕，乃與顧約，事畢，迂道過平陽，哭拜於其塚；并謁顧媪，以母事之。家人環囑，儼一顧叟之子也。及歸，生又強顧至家，

粧妻出見，顧大慚！生自是折節讀書，後以選拔佐某縣，夫婦竟以稀壽而終。
總評「願之施不奇，而生之報則奇，然亦天實爲之，非人之所能及也。向使
生以見欺遽歸，所損不過百金，而宵人終不免得志。今竟以此報復，使知失
金得金，失婦得婦，而金卽願之金，婦卽願之婦，有不爽然自失者哉？而局
詐之風，其亦可以少息矣！」

註解

子母

以對生利如
母之育子也

貿易

編交
易也

彌歲

謂始生
一歲也

春雲

上卷西云

沔陽之北，有畢應霖者，少失怙恃，依其叔居，其性敏捷，不甚苦讀，而詞
章詩賦，綽有可觀，人以爲鍾靈使然。某年秋季，與人遊菊圃，衆皆對花命酒，
惟畢素戒于天，乃設竹爐於花深處，探其落英，和以界片，坐而品之。一時茶香
花氣，別具會心，醉翁故不及知也。畢正流覽未已，吟興欲發，忽一人短筇扶體
，徐徐而來，追視之，眉霜鬢雪，古朴衣冠，隱然高年逸士；知其非常人，起立

狐而好雅
已如結知
漢碑排門
面況於觀
面之下立
賦之頃詔
許爲佳增
妻以愛女
孟浪若此
宜其有噬
臍之悔也

拱俟。叟笑謂畢曰：「衆人皆醉子獨醒，郎君品必不俗。」乃以杖築地曰：「龍鍾之人，不能爲禮，請復居，聊當班荆，少頓玉屑。」遂樞衣先坐，畢亦席地與談。甫叩姓氏，叟卽笑曰：「雅人相值，不宜絮絮俗事，雞羣之鶴，鳴必驚人，幸卽賜觀佳篇，以洗老耳，其他非所願聞。」畢唯唯遜謝！而值技癢之餘，不容自祕，因請命題！叟指畦邊二種目之曰：「此亦東籬美人也！菊詩之作，代有名家，恐易落人窠臼。如此香豔，敢請各賦一律，何如？」畢亦微笑曰：「翁之意甚善！但隱逸當前，憐及脂粉，俗慮恐未能免。」乃吟西施菊曰：「不共五湖遊，徧逢三徑秋；露凝歸澆洗，烟籠捧心愁；吳苑香何在？莊園豔獨留；近來添傲骨，無復舞腰柔。」又詠楊妃菊曰：「忽訪陶彭澤，因慚李謫仙；亭中原帶酒，籬畔且偷眠；月映殘妝懶，風迴睡態偏；倘逢新雨露，絕似浴溫泉。」詩成，叟大悅！遽起，以掌撲畢肩，曰：「真吾家快婿也！」言已，忽不見。畢大驚！自謂遇鬼，踰隙而歸，茗椀茶鐺，狼籍於地，弗顧也。衆方大嚼，見其倉皇失措，駭

問之？喘汗以告，衆猶笑而未信。畢又自誦所作，衆始悚然！以爲地近荒僻，且懼且疑，竟不及盡歡而散。畢歸，亦不敢言。越數日，畢之姊忽病，自鄰邑使人來告，叔卽命畢往省之。至姊家，信宿淹留，俟姊小愈，始得歸，則已旬餘日矣。及至家，其叔適在堂上，見卽訶之曰：「牲畜！少長便不由老夫作主，婚嫁大事，竟不以聞，何復來面我耶？」遽操巨杖從之。畢驚而卻走，其叔母自屏後出，勸止之。畢乃匍匐請命，叔猶恨恨，怒詈不已！叔母因語畢曰：「自汝出門，期逝不返，汝叔頗疑之！昨者薄暮，有老嫗送新婦至家，登堂展拜。予夫婦驚詢其由？嫗自言「陸姓，其主翁居近邨，悅汝聰穎，以女字汝，成婚已旬日；因汝思歸，故先送新婦來，汝懼叔責，遲遲始至。」迨言訖，遂自去，汝果今日還，足徵不誣，新婦留予室中，可證也。」畢愕然！乃力爭之。叔母卽呼曰：「若婿來矣！春雲胡不出見耶？」俄見一女子，新妝炫目，亦出自屏後，匿笑含羞，立於叔母座側。畢睨之，麗容稚齒，玉潤花妍，目中實罕其匹；心乃大動。竊念事

必有由，若明言指證，叔性素暴，必拒絕而不容，是自棄其佳偶也；盍姑承之，至夕研詰可知。遂伏地自誣曰：「誠有是事，因翁命萬不獲辭，不告之罪，百口莫道！惟叔念昔先人，寬兒重責，何敢置辨。」叔母乃大笑曰：「子固謂春雲不我欺也。」於是向叔關說。叔究忿怒！命治東側數小屋，析畢，使居之，徑擲杖於地，拂袖而出。畢不敢違命，叔母又慫慂之，令往糞除，閱時告竣；畢遂偕新婦移居東偏，叔母又遣一媪一婢，代供十指，一切器具咸資焉。蓋春雲初至，叔母甚愛之，納爲己女，故呼以名而勸其事，殷殷然不能已。至暮，又餽晚殮，俟夫婦食訖，婢媪乃告白而去。既夕人定，畢始詰女曰：「與若家素昧平生，未稔宅第所向，今忽喬稱婚媾，加我以不白之冤，誠所不解。」女聞畢言，赧然者久之，徐曰：「此大人之命，妾實不能與知。」語已，背燭而坐，不復有言。畢青年未偶，頗不能自制，三問莫對，不復詰，徑強之就榻，下帷歡好，交合之際，流丹浹席，則固處子也。畢見女甚苦鑿柄，乃戲之曰：「豈花燭經旬，而猶葳蕤

未啓者，足徵子之善誑矣！」女亦微笑，而終不肯言。晨起開戶，視院中什物，堆積幾無隙地，蓋卽女家贈嫁者，竟莫解其所自來。畢以詢女，仍不答，唯指揮婢媪，室中鋪設一新，凡叔母所賜者，概令壁還曰：「新婦家已自將來，無煩慈顏屏愁也。」畢貪麗質，且年少，罔知畏忌，反覺欣然！獨其叔父母深憂之！疑爲妖異，因走伴詣其姊家，并就近村偵訪。姊家言「畢稽遲之故，及攀留日期，」與畢初言脗合。且近邨亦無陸姓富家，益大懼！究亦無可如何也。居數日，女白於畢，將歸甯。畢諾之，兼欲偕往，女亦許之。詰朝，有肩輿二乘，止於門前曰：「前邨陸翁，來迎春雲娘子，並新郎君者，幸卽行！」畢欲告其叔父母，女力止，乃各乘其一，悄然命駕。畢本思竊跡其異，而輿中嚴密，莫克闕瞰，不知行幾里許，似抵其家，輿止而不前；畢始舉帷瞻之，則已嵯峨插天，巖崖俯地，息於萬山之中，不禁大駭！而諦觀之下，鳥啼花落，林木蔚然，又似別有佳境，心甫少安。及視翁之門第，日蔽雲連，壯麗不可名狀。女先降輿，招畢同入。畢

趨起從之，應門無丈夫，惟童子數人，披髮垂髻，年約舞象，見女卽笑逆曰：「阿姊來矣！翁與諸姊皆凝望。」女令先入告，乃與畢握腕徐行，重門內外，茂樹干霄，且翳鬱，日光莫進。再入則疎竹倚牆，幽蘭盈砌，奇花數百本，概莫能舉其名。人未至，眠獨卽驚起，隔花繞柳，吠聲與鈴聲相雜。女因笑曰：「去幾何時，狗子竟不我識耶？」及至廳廡，翁早扶杖出迎，視其狀貌，卽菊畦相遇之叟也。被服赫奔，迥殊疇昔，童子擁之降階，且揖且笑曰：「吾家快婿果來乎？老夫唯慮若不至耳！」畢憶往事，頓覺震悚！勉以壻禮見，然已踟躕不勝。忽聞畫屏之側，嬌音羣噪，似有人鼓掌曰：「姊昔謂市井小兒！俗態可掬，今新壻竟如何耶？」言已，一堂粲然，畢頗有慚色！矚之，麗人四五，貌皆亞於女，而妖冶過之。叟揖壻升，且謝曰：「鄰家諸猶女，阿雲之姊妹行也，素相嘲謔，幸勿怪！」又叱諸女曰：「嘉客初至，而喧笑如斯，何不遜之甚？」衆始斂容，擁女入內，叟與壻坐談。畢視堂上，金玉交輝，而布置亦絕閑雅；第懷疑懼，終不自安。

！叟乃自白曰：「若勿駭異！老夫實狐仙，居此千五百年矣。愛女擇婿，每難其人，遙望貴鄉，其氣森秀，應有吉士生其間，敬往訪之，前見郎君，啜茗臨風，儼然芝蘭玉樹，翹然於荆棘之中；更聆瑤章，字句珠玉，老夫心竊依慕，歸與阿雲謀，乃作狡獪，結此良姻，非有禍於若也。」語竟又謝欺罔！叟雖鑿鑿剖陳，畢仍憂怖於內，因強起申謝，力求先歸。叟不懌，哂曰：「詎有遠謁泰山，而無杯勺之敬者。」言次，麝蘭過發，諸女復出；叟一一指曰：「此爲豔雲賦雲……等皆吾族也。」又指一人曰：「此名春柳，本他族，偏處於此；既已拜予膝下矣。」畢稍稍目之，見其倜儻風流，別具丰韻，頗爲之意釋。有頃，諸童供饌，肴核雜陳，叟親起觴壻，畢以不能飲固辭。乃命別設醴酒，使與雲偕坐，唯叟異席相酬。諸女角采爭勝，觥籌相交，俱列坐於雲側，粉香繚繞，口脂頻吹，畢竟樂而忘返；間與諸女酬酢，正嬉笑間，似聞叟微嘆曰：「人不易知，此亦俗不可醫者也！」遽起，入屏後，不復終禮。須臾，杯盤狼籍，女與豔雲等亦先去，畢不

飲酒，雖薄醪，早已沉醺，輒與春柳互相嘲戲；醉中見其貌，彌覺動人；乃以言挑之，笑而弗拒。竊視諸童不在，遂就堂側合焉；較春雲倍覺流動，畢益迷惑。柳因謂畢曰：「君固知渠爲狐，亦聞妾非其類，但人與狐處，不三月當有死道，翁所言皆給君也，君宜慎之！」畢本預懷首鼠，聞柳言，益大怒！乃詰曰：「渠固狐，非其類者，豈亦人耶？」柳曰：「然，妾居此山下，實人也。因爲狐祟，勉從歡笑，豈真螟蛉於此哉？」畢大喜！謀與偕遁，柳亦首肯。遂同起整衣，相攜潛出，叟家寂無知者。轉折而下，約數里許，果至其家，茅屋數椽，圍以短籬，雖遠遜叟之所居，畢自樂之！柳將命酒，畢辭以量淺，邊展衾褥，覓其餘歡。乃畢自與柳交，小腹隱痛，若冰雪相沃，初亦不以介意；至是復作，而因愛不能遽捨，情事甫闕，覺冷逼丹田，徑透臟腑，遂昏然不復人世。魂旣離舍，縷縷如絲，彷彿聞柳笑曰：「奴婢不差！竟能獨擅佳壻耶？」畢心甚銜之！又有傾，火光大作，震雷有聲，畢乃恍然若夢寐，猶未欠伸，耳畔似有人嬌泣曰：「予引夫

子至此，非予死之而誰咎？」又有入嬌嘆曰：「薄情郎！固不足恤也！」細語嘈雜，畢張目一視，則春雲伏屍而啼，豔雲等亦旋繞於側，畢不覺心忤！且四體裸然，遂復抱慚閉目。女見其更生，取衣與著，因微含慍容數之曰：「君以妾爲異類，不念舊姻，亦當別求新特，何甘心與鬼爲壻，中夜遁逃，自蹈死地。今日非妾父子，郎豈能生下此山乎？」畢益赧然！衣訖自起，微詰柳之所在？女指巖下白骨，示之曰：「此卽君之可人也。渠本故宋時，淮南一名妓，因隨商人至此，偶患心疾，死卽藁葬於此嶺之側，歷年久遠，精魄不消，間出爲行旅患。老父慮爲妾玷，治之以術，渠乃極口求生。父不忍，命與妾雁行，朝夕相依，春柳之名，亦父之所字也。昨夕嘉會，本不宜令渠干預，但念郎君高雅，必不見惑於淫妖，故亦容之與席，疇知竟爲所誘哉？幸父上挽豐隆，擊破其塚，更以丹藥活郎，不然！弗可生也已。」語次，畢視其骸，觸體如雪，益爲胆寒心忤！因啓於女，將復謁翁，以酬德而謝過！女搖腕曰：「翁謂郎有俗骨，不欲再相見，命妾伴君

過歸，勿致叔父母滋惑。」言未已，前輿即自來，女與畢，仍各乘之。女忽顧謂衆雲曰：「妹等少俟，姊當復歸矣。」畢雖聞之，猶不料其有歸心，輿行絕駛，俄抵里門，女又招畢同下，把袂而泣曰：「郎自此旋歸，父有嚴命，不容再侍裳衣矣。幸自愛，無庸念妾！」畢聞驚絕，面無人色，悲咽曰：「賴子復活，方期相守白頭，何忽生去志？豈猶以前事爲念耶？」女曰：「不然！老父膏桂之性，在昔已然，自生妾，卽期以雅人相配；前見君子，一旦傾心，故不惜百計營求，成此好合。不謂貪俄傾之歡，折百年之偶，竟在此日也。」畢知不可挽，復以言激之曰：「如卿所論，誠予自貽伊戚；然必有風雅過我者，翁故以此敗盟耳。」語未及終，女早色變曰：「何來此薄倖之言？豈反不諒我乎？妾雖迫於父命，終身或可自主，但自入君家，人情澆洵，以爲怪異，所可恃者唯君耳！今君心又添疑塊，不去，禍將起於衽席矣。前車可鑒，君不嘗惑於邪鬼之讒耶？」畢語塞。女又嘆曰：「天壤雖大，半皆未來之王郎，妾卽歸，實無他志。然以君之才貌，雖

具俗腸，猶鍾秀氣，不可謂非佳配。今既滅裂，其命也夫？」乃留玉釧爲別，兼脫珊瑚指環一雙曰：「以獻叔母，見物庶幾相憶。」竟揮泪登輿，去如飄風，瞬息卽渺。畢懷喪而返，步及所居，啓扃而入，則室皆壁立，不知所自來，亦莫知所自往，惟束古書數卷於案頭上，黏錦箋一幅，大書九字曰：「勸畢郎，宜苦讀，毋過俗。」畢因三歎，往告叔父母，反不爲畢吊，而爲畢慶！惟其叔母見環，猶深思憶，餘人莫不色喜，女之言良非無見也。其叔父亟爲議姻，畢不願，而力不獲辭，成婚之夕，忽一急足踵門曰：「春娘子以一緘致郎。」啓讀之，則七言一絕，其詩曰：「大雅從來絕世塵，奈何相見卽相親；知君俗骨應難換，莫對新人話舊人。」畢方忤忤，旋失急足所在，自是刻意求雅，談吐襟懷，頓異故昔，張芝麓先生蓋嘗稱之。

總評「雅人深致，近世頗難其人，叟欲於立談間得之，談何容易也。既已經擲其珠，復欲亟懷其寶，狐之行事，究屬迂疎；况當履鳥交錯，又不閑之以

禮，翁先自失雅道矣，塔甯得有雅士乎？惟其女侃侃數語，不第得婦之正，抑且得雅之真。」

註解

芥片

茶葉也 伴

即僕也 踵門

到門也

隔江樓

江南某縣，有醫劉姓，失其名，居近江岸，每赴病家診視，獨棹一葉之舟，橫流北渡，恆繫纜於隔江樓下，習以爲常。樓故某姓宅後，其家有女曰大姑，此卽其妝樓也。嗣因大姑緣忿，自縊死，而樓遂閉而不登，劉亦有戒心，不再泊於其地，將數月矣。一夕，留飲於病家，酩酊而歸。歸艇經由樓側，望見江面月光，晶瑩一色，不禁喜而長嘯。俄聞樓上低呼曰：「劉先生！暮夜始歸哉？」劉醉中，頓忘之，仰睇樓上，則大姑憑欄獨立，風鬟霧鬢，綽約如生。劉故數視其疾，笑貌聲音，無一不稔。且見樓有燈光，一時恍惚，不復憶其既死，停舟問訊。女以啜茗招之，劉正需此，遂舍水就陸，緣梯而登。女遜之入閨，室中香奩器具

明知其鬼也而又逼之現形自討善咎皆謂害之也翰讀可不戒乎

，陳設如昔。少坐，卽親獻茗棻，飲之，芬馥異常，劉甚悅！女因啓曰：「兒家費清心，時叨妙劑，旣已沒齒不忘，今因痞塊不消，又成鬼病，一死不堪再死，乃敢煩良醫，爲我療之。」劉欣然許諾，而試把其腕，冷如冰雪，忽焉記其物化，身在醉鄉，竟不知懼；惟詰曰：「人死矣，何猶慮病乎？」女曰：「然，鬼之病，正無異人之病，第皆生前所積，非由死後所染。如妾以負氣投繯，其氣究盤踞於胸，卽其症也；故雖以人醫鬼，實屬以人治人。」語次，切視已周，劉爲立方，因詢冥中有藥乎？答曰：「地藏王廣施慈惠，立局於枉死城，今已千年矣。」於是坐而閒敘，劉談甚豪，徧及九幽風景，女一一敷陳，多異於人世所傳。劉忽戲曰：「聞縊死鬼，頗可畏怖！今日見子，何殊不然？」女正容答曰：「恩義當前，劣形何敢頓現。」劉弗信，迫欲觀之，女終不肯。劉適吸烟在口，遽噴之，且數噴之。女不能耐，呼曰：「迫妾驚君，非妾之罪也！」語未終，鬼聲哀鳴，劉視之，髮披愁雲，舌垂慘血，帛上懸而腕下絕，目瞪睛突，醜狀百端，不覺

驚倒於地，而宿醒解矣。足輒不能步，強起而奔，暗中似有人掖之，甫克下樓，竟不及登舟，臥於蘆花深處，昧爽始甦，浼人操楫，始得渡江而歸。自此隔江樓下，遂永無問津者。

總評「鬼者，積氣也，宜乎生而氣鬱者，死猶不免於病，非若瘡痍殘疾，長逝者既損其形，夜台必無呻吟之狀；然則氣之爲患，亦甚矣！女雖數言，不可喚醒一切哉？」

註解

妝樓

女子所居之樓也

香奩

女子梳妝之具也

宿醒

宿酒也

談易狐

天下學宮，率多寬廣，所以妥先師也。陝省某郡，廟倍宏敞，其後有樓屋數楹，棟接臺連，非常壯麗，有狐居之，時時遊行殿廡，朔望洒掃之人，恆見其履迹，咸以爲異！其地初無書院，有太守某公，始命諸生於習禮之暇，就此講習，捐俸構屋，使居於櫺星門外，以便修養，亦崇儒之雅意也。一日，諸生會講經義

狐知易理
諸生向之
討教即應
以師禮事
之何得加
以譏諷乎
拂衣而去
此狐又有
傲骨

，列坐於奎樓下，互相辨難，惟至易理深微，罕通奧旨，相與攢眉者久之。俄聞有人鼓掌笑！衆驚顧，則一杖者，褐衣草服，年近耄耋，立於諸生坐後，含笑謂曰：「諸君才質皆不凡，惜生於邊地，頗乏師傳，欲明周易，何弗下詢衰朽？」衆大喜！遜之中坐，亦不辭，即舉諸生所疑者，一一剖析之，莫不披竅導窾，且證以名家諸說，滔滔如懸河，衆皆心折。間有不平者，又故以古今疑義，與之相質；翁復響答如流，始各肅然起敬！願請受爲弟子。翁微哂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徑起別去，衆亦散歸己室。自是數日輒一來，衆又益之撝謙，翁甚悅！悉心指授，漸至晨夕與其矣。年餘，六爻十翼，諸生無弗通曉，唯叩以他經，則辭不敏。偶遇諸生邀飲，必欣然赴招，沉醺始返。忽一夕，月色甚佳，賞心盡醉，欲去，衆力挽之，良久，始得脫，綏綏徑入殿後，月下微露其尾；衆大駭！始悟其非人。狐尙不自覺，明日復晤，有尖嘴生請曰：「敢請小狐汽濟，何謂也？」翁乃大慚！拂衣振杖而起曰：「鴟梟不可育，育將啄其母睛，其諸君子之謂

矣。」儻不見，後遂不復來；然而府庠諸生，每遇學使者下車，易經一藝，微與宏深，猶能冠河隴郡。

總評「易蘊至深，宣聖嘗韋編三絕，區區一狐，何能竟通大意，要亦性靈不昧，能窺天地闢奧，故能識性命精微，蓋猶修行樂獨，能悟黃庭南華諸至理也。惜乎青衿佻達，甫見其尾，而卽相向鼓唇，以致易道有不東之歎。」

註解

崇儒

崇儒士也

耄耄

八十九十曰耄

府庠

府學秀才也

田再春

閩商田再春者，濱死而復生，因號以自警，非其名也。丙子仲秋，余遭之於逆旅，爲竟夕之談，自述其易名之由，不少諱。再春本名某，販於江湖，孑然一身，無妻孥，亦無昆仲，洒如也。因以傳舍爲居廬，以舟車爲宅第，往來水陸之區，致費鉅萬，曾不一歸；而生性佻達，貌復白皙，所至恆多穴隙行；且善房中術，從不以涓滴與所歡。人有勸其娶者，輒笑曰：「予負人債多矣，若計錙銖而

憤，爲予妻者，恐不任受也。」遂決意不復納室。第其爲人，輕財任俠，憂人之憂，急人之急，以故多得人歡心。癸酉孟春，商於吳郡，適罹疾疫之災，臥於市廛，病甚危篤。夢一皂衣人，鬚毛如蝟，狀若捕差，以巨鍊繫之去，飄然至一衙署，巍赫異常，初未疑爲陰司。已而，重門洞開，遙見公座，有紫衣官吏，紛紛抱案牘，從東西側門入。未幾，自內傳呼，不知何語，皂衣人遽牽再春如奔馬，凡歷門限三重，始達廳事，左右褫其衣，令跪於庭階，竊睨堂上貴官十數，皆側坐，好醜不一，中一道者，冠雷巾，衣電衣，狀貌魁梧，勢甚尊貴，每一言則堂之上下，皆聳然聽之，迴視已後，跪者已數十人，頗有熟識，亦未敢遽通片語。跪未久，西向一貴人，虬髯虎面，命檢再春祿籍。卽有吏，以案進，貴人覽之，愕然曰：「是未合絕。」因起白道者，道者領之，命稽其生平。又有吏，以卷呈閱，則盈堂傳視，舉輒然變色而作矣。堂上因大聲呼田某，再春匍匐而前，道者怒目叱之曰：「汝縱一人之淫慾，致玷百十人之家聲，彼婦之父母翁姑，靡不痛

報聽之最
爽狹者無
過于現報
蓋親身所
施者親身
受之乃足
以喚醒世
人若報之
來生則又
孰知之而
孰見之哉
旌陽真人
此舉可謂
先得我心
矣

心疾首，汝又狡猾，無物可憤，將若何？」再春惴惴不能答。東向一貴人起曰：「是宜絕其祿，罰使爲娼，庶合平允之意。」道者曰：「不然！凡世人淫債，必報於生前，方可懲一而儆百；若待轉輪之後，則死者何知？生者何罪？雖娼不如無娼也。吾欲變通其間，諸君必有以處此。」衆官皆唯唯，敬謝不敏！道者笑曰：「此固無難也！適接直北某城隍申詳，某邨有女，貌嫵而志潔，因伊獸叔，售爲土娼，氣結不食而死，昨已藁葬於郊，吾今行鍊形之法，卽以田某代女之身，以旬爲期，小償前逋，然後仍令更生，不已足以垂戒乎？」衆皆輾然曰：「真君之策誠盡善！但恐污女名，可若何？」道者又笑曰：「予自有兩全之術，且必使作惡者顯然涉訟，不難立判其貞淫，甯至重爲女累哉？」言訖，以黃紙書數字，如符篆，命役火之，和水以噴再春。再春竦然！頓覺膚革充實，前者虛浮如影，今則固結有形矣。然在廊廡之下，竊聞衆議，心甚張皇。未幾，堂上又厲聲呼，令闔之。卽有數役，縛之於凳，反接而去其勢，再春大痛無聲！役又以水噴之，

乃復甦，竊視私處，臚肉墳起，則儼然一雌矣。道者卽命驅之去，限滿復來。再春遂仍從皂衣人出，因詢以真君果誰何？曰：「許姓，旌陽真人，奉帝旨來主疫耳，其左列者，皆瘟部之神；其右列，則冥王也。」及出署，仰視牌額，果榜曰瘟癘之府，益大驚！意不欲行。皂衣者又呼二人來，獸首人身，甚可怖畏！以巨椎迫之，乃前，歛急如風，瞬息至一處，茅屋低矮，圍以短垣，聆之，頗有喧聲，似一老嫗譁曰：「汝匿吾人，乃欲以死鬼詐我耶？」又有男子低聲曰：「渠實不願而死，抔土未乾，予豈誑汝？」旋有數男子怒詬曰：「旣無人，曷償予金。」皂衣人諦聽曰：「是矣！」乃以掌擊再春之背，心遂迷惘，突如徑入。俄聞室中羣噪曰：「錢樹子故無恙耶？謊老龜當羞死矣！」皆有喜色！獨一男子驚惶失措！連呼有鬼！形狀如鬼，奪門而去。衆不顧，竟擁再春以行，視之，男婦數人，舉凶悍可懼，已欲言則有口如暗，不得已而從之。約行數里，至一家，土室而茨牆，居甚湫隘。甫入門，再春已能出聲，謂衆曰：「我聞之商人田某也。汝輩

何人？胡爲致我於此？」衆俱驚愕！方將展詢。惟嫗嫗罵曰：「此皆若叔所預授，將以怪異賴吾金耳。世豈有女身而負販者？」再春聞言自視，則上衣下裳，皆類巾幗；已而，徘徊顧影，亦旣雲鬢蓬飛；俛首瞻蓮，又復雞距宛若；遂不復能置辨。嫗因詢其從違？再春終以爲恥，默然勿答。嫗乃怒曰：「是尙未知吾威也。」遽呼健男子，折柳爲箠，浸以盞水，將裸而撻之；再春始懼；且自計曰：「遭冥譴，數無可逃，何爲更試此毒手？」遂視然而應之曰：「諾！」嫗始欣然，引之入闥，顧謂再春曰：「爲汝賤妮子！羣婢皆虛此一日矣。」再春方欲舉趾，覺室內蒸騰如霧，且若鮑魚之腥，懼不敢前。嫗訶之！方始踰檻；入見婦人四五輩，貌俱不揚，猶調粉塗脂，狀如泥塑之鬼。週身惟著一短襦，自腰以下，皓皓乎絕無寸絲，心益驚怖！嫗又向外呼曰：「重勞推挽，無可以酬，今夕早來，當令小花奴先伴諸郎宿也。」健男等皆嬉笑而去。至夜果來。嫗加以威脅，再春含淚解帶，擊刺之初，覺操刀而割者，又復及鋒而試，其痛深創鉅，不可勝言。已

而，漬丹浹席，血流漂杵，嫗與衆婦，俱鼓掌曰：「黃花放矣！」繼之以二，漸不能堪，嫗恐其有失，乃以他婦代之；甫得小憩，漏下已三。晨起，欲著衣縷，嫗奪之不許曰：「汝見他人被服耶？」并不予以短襦，四體裸然，其羞愈不可耐！仍令盥櫛，施以朱粉，日甫南而戶外之屢滿矣。源源而來，率皆被褐頂笠之儔，絕無一文雅者。見再春，皆顧而笑曰：「其新孔嘉！」遂力爭而羣棄其舊；以故再春之所遇，尤多噂沓，交歡幾無甯刻。初尙可以容受，迨至數人，小腹脹滿，目張口喘，向不欲以涓滴與人，今則欲減其涓滴而不可；仰承甘露而飲之，灑灑者悔不挹此注彼矣。賴嫗以沸湯沃衽，代爲按摩，花選微清，名園頓爽；無如吐陳納新，踵門者又至，蹂躪之慘，不可名狀，一日之內，狼狽者三。幸而夕陽西下，問渡者稀，再春方得稍息。夜深，與衆婦言其情，咸笑而不信。明日復然，客至益夥，以其

再春以一人當之，

以須，此刃出而彼刃將斬者

已以逗留爲歡，令人

亦以濡遲爲樂，其

乃於朝食之後，復來

閉頭眩，汗淫舌冷，奄

中，見前之皂衣人已至，徑趨榻前，呼之

曰：「冥限已滿，盍竟行乎？」攜之出，人亦寂無知者，但聞屋中作驚詫聲而已

。又至向之衙署，則中祇一貴人，面南據案坐，謂之曰：「風流之况味，汝已深

嘗之乎？本不宜貫汝死，但奉真君命，賜汝再生，汝當亟圖自新，痛爲改革，不

然！將十世娼矣。」乃命以具還之，厥物復得，出門而自爲按擦，未及釋手，恍

然頓蘇，時已昏睡十日，不食亦不言，諸相好邈而守之，投之以藥，冥然弗瘳，

及寤而言其故，人皆駭汗！遂不藥而痊。自是改行從善，不再涉邪，後以販入燕

，聞某縣有土娼，其行事頗相類，就而訪之。邑人曰：「向曾有此，因某家女爲

叔所賣，抱恨而卒；既葬而搗至，告以故，不信，坐而索人；旋見亡者自外而入

，強擁以歸，爲娼已數日，方與客接，音跡杳然，客與搗互訐妖異，官鞠之，盡

指旬日，竊幸得生！

得其實，啓棺視女，真體宛然，知女之冤抑使然。遂重責其叔與搗，而流之遠方，今則絕無此人矣。」再春乃自述其夢，事跡昭合，聞者又莫不悚然！是夕爲余言，悉其顛末，余以爲深足警世，因筆其略於書。

總評「花營柳隊，容有漏網之夫；孽火罡風，亦非報淫之典；償之妻妾，妻妾無辜；禍及子孫，子孫何罪？惟雄飛而雌伏，莫待來生；庶暮報於朝施，不昧天理；許旌陽準情定法，田再春革面洗心；不然！卽令十世爲娼，綏綏者未必能當前立悟也。讀之汗下，可稱貫頂金針。」

註解

子然

孤身也

錢樹子

錫以姦生財也

垂斃

將死也

宜織

柳生以響
蔽其父母
而毀陸氏
之監反得
孝子之譽
其誦詐誠

柳生，名家寶，山陰人。其生也，祖父母年高，皆愛惜如珍，因以命名。比長，風神蘊藉，俊逸絕倫，且童年卽游泮水，邑中巨家有女者，咸屬意焉。寶父母苛於擇婦，每曰：「吾兒人中鸞鳳，豈可耦世上雞鶩。」以故媒氏踵門，恆未

不可及然
非姑氏爲
之竭力撮
合生與宜
織之美滿
其緣亦不
易成也
經過如許
波折浣紗
西子終得
遂願雖生
困于青粉
不克騰達
而兩美合
伊白首偕
老賦亦足
矣

許可，蹉跎將弱冠，猶虛琴瑟，心亦爲悵然！一日，以父命，往廓外省其姑，少敘家事，卽與姑之子，閒矚門前。無何婢來，呼其弟與寶偕入，則姑以事赴近邨，命子隨往，且留寶少待，歸來猶有所言。寶不得行，而心頗快快；蓋姑子年甫舞象，已訂盟於某家，此行蓋爲婚事也。既見姑率子，欣喜自去，一時倍覺無聊，仍立閭間，遙望西南林壑，似有佳境，頓思前往觀之；遂蹣跚前行，聞者止焉，則曰：「予不耐此岑寂，少行當自歸，勿懼也！」徑去，莫能挽留。乃行未及半，至一溪，足力已疲，因憩於水次，俛視清流，意頗恬適。俄聞隔溪嬌語曰：「如此丰姿，那得不令人看殺！」寶驚視之，則一女郎，約當及笄之年，玉容嫵媚，花貌幽妍，將一片絳紗，浣於溪內，指爪映水，雪色瑩然，衣飾亦甚淡雅。寶不覺心醉，將欲通問，而脰腴不容啓吻，狀甚囁嚅。女郎見其木立，乃笑曰：「覷我何爲？芋蘿邨女兒，正恐未易勝汝也！」寶聞而心喜，女郎卽招之曰：「盍渡此溪，當與爾言。」寶以首示之意，答以不能。女郎指曰：「西側有紅橋

癡郎何竟病涉耶？」寶遠立而望，不數武，果有徒杠，爛然赤色，遂欣然而趨，躡之以過。比及對岸，女郎早輟洗相視。見其至前，歡然與語，謂之曰：「妾處閨中，頗以貞信自守，今見郎，竟不能復堅，此中固有天意。」因挽之共坐於柳下，綠莎茸茸，宛然錦席，絕勝班荆相對者。女郎因詰其里族？寶終以口訥不言；女郎頰頰而起曰：「丈夫猶如是，妾輩復何堪？請從此辭，不敢再與郎見矣！」寶又擎其裾，強白姓氏，究以吃吃不能暢。女不禁鼓掌曰：「艾艾果有幾艾？」乃自陳曰：「妾家居此近邨，父姓令狐，有女名宜織，卽妾也。君如不棄，當造訪焉，垂楊門巷，偏東一帶疎籬，固無難識。」言已，卽舉所浣紗相贈曰：「此亦足以當繡幙之絲矣。」方將繼續，上流似有笑聲，女郎起曰：「女伴將至，妾不能復留，須記妾言，勿使人望穿此眸。」遂冉冉緣溪而去，尙以橫波迴顧，眷戀不勝。寶亦慙然，如有所失，佇望移時，直至不見，始能舉趾而歸，忽忽過橋，則夕陽在山矣。比至姑家，新月已上，時姑久已旋返，俟之不至，心以爲

憂，業遣僕僮遍覓之。寶至，入見姑，怒詰其焉往？答以闕行。姑責曰：「孺子亦太不羈！邑門已閉，汝將安歸？汝父母爲汝倚閭，幸在予家，猶無慮，不然！腸斷矣！」寶亟謝罪！姑父亦力爲排解，姑始霽顏，卽命婢進食相款，是夜遂宿於姑家。明日辭歸，假他事對其父母，父母素愛之，竟不窮究。寶至己室，始出紗玩之，闊僅數寸，長尺餘，兩端綴以金鈕，縫紉已成者，狀如婦人訶子然。因思蠻腰卽細，不應如斯，及嗅之，雖經浣濯，嬌香猶在，果卽是物；寶乃驚喜如狂！慮爲人見，祕之筒中，夜臥輒擁之衾底，如對麗人。自是每至姑處，必往蹤跡，無如溪水泛溢，並無橋梁，寶因心竊訝之！屢不得渡，抱悶而還。數旬後，聞父母已爲問名，則同邑陸弁之女，素以色美聞於鄉，父母因聘之；寶心亦少安，而究思女郎不置。一日，偶過陸家，適陸女出遊，肩輿息於門外。蓋陸故寒微，所居湫隘，輿中之升降，途中人皆可旁觀，寶故得以闕之。見其貌雖姣小，而豐肌膏骨，抹粉塗脂，不第視浣紗之豔，大有妍媸之分；卽較擲菓之容，尙有貶

暫之別；私心遂竊有不願。然迫於親命，似亦無可如何，乃忿然出廊，仍至溪側，雖故無葦可杭，幸其水勢清淺；於是不暇顧恤，徑去其履襪，自足而涉之。寶本素未習此，溪水森森，涼欲沁骨，彳亍及岸，衣袴盡濕，因笑曰：「褰裳涉溱，褰裳涉洧，予今乃反而用之也。」整衣而前，約里許，果得一邨，其中屋宇儼然，桑麻森秀，似不止一二人家。寶徐步徑入，東偏有小巷，陰陰垂蔭，彷彿女郎所云。及入而望之，籬花堆豔，黃蝶紛飛，旋即得其門戶，寶猶未至，見有杖者，科頭箕踞，獨坐於籬邊樹下，視其年已古稀，而瑰璋奇特，不類田叟，疑卽女之父也，直前趨謁。杖者頗傲慢，徐起爲禮，詢所自來？寶忽自覺唐突，呐呐有頃，先以姓字相告，而來意則未敢遽陳。杖者忽愕然曰：「是吾妻姪也，數年不晤，今成立矣，然果何由至此？」寶竊喜，疑其誤認，而藉此或可入門，遂認對曰：「久失音問，父頗思憶，故遣姪來省視耳。」杖者大笑曰：「汝父詎能識子？此遁詞也。雖然，有勞遠涉，且係瓜葛，當非突如其來，請卽入。」徑揖之

行。寶以失言故，其色頽然。隨之登堂，其居亦甚幽雅，假山活水，極盡邱壑之致，而琴書瀟灑，案無纖塵，其人之風韻，可見一斑；因請以子姪禮見。杖者亦不辭，居然受之，始與坐談曰：「山妻爲乃尊遠房之姊，物故已久，遣一女，老夫攜之邨居，未入城邑，至今莫識外家；揆其心，竊以爲恨。子旣辱臨，可使一面，俾知母族人物，不同瑣屑者，小妮子庶幾無憾矣！」寶唯唯。適有雙鬟，捧茗出，杖者遽令呼之。茶次，又詰之曰：「姪幼時，余至若家，曾見汝父，實未握手耳，前所云云，竊相疑詰，可明以告我。」寶不得已，起白曰：「父實未及作念，姪聞人言令狐叟，世之偉人，隱居於此，故願望見，以求教益，幸無疑！」杖者乃微笑，遂不復語。無何，環珮璦然，則女郎盛粧至矣。寶睨之，衣飾已更，美豔倍勝於溪畔，迴憶陸女，彌若霄壤。女郎低鬟佇立，凝睇無言。杖者語之曰：「汝之大兄，來自邑內，卽若從舅之子也。汝爲妹，當以禮見。」女郎卽向寶檢衽，寶亦致揖，而當覲面之間，女郎之色頓異，若羞若恨，如怨如怒，一

似深憾其來遲者。杖者又笑曰：「宜織與乃兄，貌竟相似，使非育於二姓，儘足生一家之光；惜乎男不從姑，而女徒似舅也。」言次，數數目寶，意頗垂青。寶固無敢自媒，而戀女又不能去，荏苒間，陰霾陡起，驟雨滂沱，寶乃倉皇失措。杖者慰曰：「姪勿慮此！雖初遇，亦至戚也，卽留宿於予家，當無不可。」寶大悅！喜出望外，視女郎，以手拈帶，默然坐於父側，眉目無復慍色。乃以言挑杖者曰：「妹年幾何？」曰：「十七歲矣。」寶又問曰：「祇少姪二齡乎？」杖者似解其意，不復答。適值饌具，殺核雜陳，寶乃重致不安，言詞爽朗。忽聞女郎低哂曰：「何對長者，翻無艾氣？口舌亦因人利鈍耶？」寶亦爲之匿笑。食已，兩猶未霽，杖者命設榻於東堂，爲客館，且辭曰：「老夫耄矣，不能久陪晤語，姪自偃息，慎勿憶家！」徑率女郎入屏後而去。寶私喜曰：「東床坦腹，予今亦儼然若右軍矣。」未幾，雙環以燭至，小語曰：「阿姑寄聲，俟翁寢，當自來也。」寶益欣悅！因取案頭書翻閱之，不敢卽寢。夜將半，女郎果出，則已濃妝半

卸，態愈動人。入見寶，卽正色責之曰：「妾爲一時柔情，不顧千秋笑柄，偶爾邂逅，卽將近體之衣，舉以贈君，意固有所在也。乃君竟棄之如遺，一別三月，玉趾弗勤，令妾愧悔交集，忿且欲死！以君少年英發，不宜無信至此；今特見君，萬祈還予故物，不必再有他言。」言訖，珠泪盈眶，潸然欲泣。寶知其怨已深，挽之就坐，自白其爽約之由，并陳其徒涉之苦。女郎佯不信，寶又牽裾，濕痕宛在，女郎始驟然迴嗔，而猶絮絮不已，索取前紗。寶笑而出之於懷曰：「物則猶是也，然已近我肌膚，恐卿不可再束矣！」因緬述偎抱之狀，女郎顏赤，不禁嬌羞，亟起而避去。寶將止之，已不能及，迨過畫屏，猶聞其語曰：「亦太無賴！幾令人無地置身。」俄而人語嘈雜，其聲忽出於堂後，有若忿詈，有若哀泣，又有若解紛者，寶心大疑，傾聽之，若不可辨，爾許時，方寂然，寶得解衣安寢。晨起，將見杖者陳謝，然後辭歸，且少露求耦之意。忽女郎肌容憔悴，神色悽惶，疾趨而來，謂寶曰：「妾以衾衣在君處，勢難挽回，不得已而告父，以冀俯

從。不意家嚴震怒！大奮雷霆，將置妾於死地，幸婢之婉言代解，甫蒙俞允，限君以旬日，歸告父母，卽當親來定議，否則君不來之日，卽妾畢命之期，須臾弗緩，惟君憐而許之！妾固無能自主也。寶聞言大驚！且自語女郎，早置舊姻於度外，一若未有其事者。今更覩女之狀，深恫於心，惶急中益不暇顧慮，慨然曰：「諾！」女郎又要之，輒指傲日自矢，流連再三，女郎直送之門側，方始揮泪而別。及至溪邊，水已平添尺許，似不能涉，逡巡久之，前橋瞥現於波上，屈曲如虹。寶甚喜！乃指而笑曰：「世稱無定河，此獨非無定橋耶？」因得徑路，遂遂彼岸，於路自計曰：「陸女旣已納聘，且命於親，此女未稟高堂，豈容暱就，前盟不可寒，後約必不能踐，王魁李益之事，將現於予身，其若之何？」寶念及此，心始躊躇，而究無良策，且行至家，陡生謫計曰：「舊姻若就，新特難求，倘失此佳人，不如死。吾聞父母，將誚日爲予畢姻，盍重賂日者，詭稱陸女之年庚，實於翁姑不利，吾以孝義諫親，誓死不娶，父母素憐我，必毀前盟，然後往就合

狐不難矣。」籌思已定，歸家，以兩瀆爲詞，云宿於姑所，父母亦不之疑。翌日，遂行其計，邑中知命者，咸思其金。父因子媳俱長，果思擇吉竣其事，寶知之，亦請隨往。凡過數肆，皆攢眉曰：「誰令若締此盟哉？婦入而君之伉儷俱殆矣！」寶之父乃大駭！蓋聞女美，急於遣冰，其初故未之卜也。然以成言難毀，強之定期而歸。至暮，寶忽涕泣於母前曰：「生兒授室，雖出罔極之恩，實以盡奉養之道，今新婦有礙於父母，而兒竟知而娶之，不孝莫大焉！縱令卜筮之言無驗，此心旣已不安；如其果驗，兒不爲名教罪人乎？請罷此姻，昧死以告。」母聞之，大驚！亟語其父。父不肯曰：「信荒誕之言，敗已成之約，人其謂我何。事關名節，而兒戲至此，陸必不甘，勢將構訟，如之何其可哉？且予夫婦旣羸老，苟得佳婦，配此佳兒，卽死亦無所憾！况未必死乎？」堅不聽。寶又長跪於父前，以死自誓，斷不忍就此姻；且曰：「兒請往見陸翁，索取前聘，倘有訟事，兒自當之，必不至貽羅父母也。」父終溺愛其子，雖不徑許，亦姑頷之，不過慰

安其心耳。詰朝，寶赴庠拉密友數人，徑詣陸處，求退婚。陸諷之！寶與友，皆侃侃正論，以綱常爲人言；又曰：「孝與義孰重？卽令翁訟之於官，予亦死不敢就。」陸本粗鄙，莫能強詞，且憚士林諸君，祇喚原媒責讓之，竟還其原聘，莫敢與爭；此一舉也，蓋持論甚正，人反以寶爲賢，而不知其計也。寶志益得，而屈指浹旬，慮女有失，因思先往踐言，然後歸告父母，勸使委禽，庶幾周匝；遂復獨行以往，幸溪橋尙在，跋履無難。乃甫至邨中，卽遭杖者於道，歎然握手，延之至家，遽曰：「姪來甚愜吾意，將有事相浼。」寶卽叩之？答曰：「老夫故燕吏也，退休於此有年，昨承帝命，以幽薊之供職者，每私出，致爲生民患，特簡老夫前往統攝。今將遠行，而弱息斷不能隨，正以爲憂。子乃適奉其會，忝在葭葦，敬以付託，妻之固可，嫁之亦唯命，老夫從此弗問矣；姪卽攜去，幸勿固辭！」寶因驚且喜，毅然受教。杖者旋起入內，促女束裝，別離之慘達於外。少頃，攜女卽出，美目尙含餘泪，對寶再拜曰：「妹今日惟兄是依矣！」色甚凄然。

！杖者又曰：「宜織好從兄去，欽限甚迫，宅已轉售於人，不可復留也。」遂指箱籠數十，盡以贈寶，器具書玩咸畀之，立命起行，不容再緩。寶乃與女郎，泣拜於膝下；及出，則肩輿數乘，人百餘，相候於外，亦不解其何以立辦。女郎攜二婢，各乘其一，寶亦乘一輿，爲引導。杖者目送於門。女郎痛哭失聲！杖者慰之曰：「兒勿自苦！父雖官守羈身，然欲相見，萬里且無難，况僅數千里者。」寶更不解其意。行李卽發，勢難復停，一時絡繹於道上，邨人皆翹首以觀，或歎曰：「令狐翁之富乃如此，何居乎未之前聞也？」旣而渡溪，寶心自計曰：「驟攜若人歸家，父母將滋懼，予亦蹈不告之罪，盍往姑處暫居，使姑爲我設策，當無不濟。」遂麾輿從，直抵姑家。姑適與夫閑坐，談及寶之辭婚，皆嘖嘖共贊其孝！寶忽麗僭人入，裝束如仙，且輜重無算，舉止於庭；乃駭然詰問其故？寶始具言其實。姑驚曰：「是女，吾姊所育耶？然實出於狐，非人也。」姑之夫亟詢之？姑曰：「妾有從姊，未嫁而歿，其疾則爲狐所祟也。病已沉痾，乃肯自言，

云「當十五歲時，卽有美丈夫，來同寢處，醉後每見形，實一狐耳。今旣懷孕將產，死後勿卽殮，恐狐來覓其子，閤家將不安。」語終而歿，父母如其教。是夜大風雨，家人有胆巨者，私覷之，見狐來，扶屍起坐，狀如生人坐蓐者。俄頃，呱呱有聲，竟抱之去，天復開霽。視姊，則血殷床席，依然僵臥，遂乃舉而歛之於棺。姊年十七歲而卒，今又十七稔矣；以年歲計之，是女尙二九未足。」姑旣詳言，室中人皆駭異！獨女郎聞其母死之慘，泣不能仰。姑又熟觀其貌，酷肖姊之儀容，因握其腕同坐曰：「甥勿悲！予卽汝之姨氏也，汝見予，不猶之乎見母耶？」卽又笑曰：「予向以家寶爲樸實，今乃知其狡獪矣。予曾親見陸女，果去吾甥遠甚，無怪乎以彼易此也。但以此爲詞，父母國人，皆爲所罔，其計不亦誦乎。」姑之夫亦大笑！寶色甚慚。姑命女郎，與己處閨中，而貯其細軟於內室，粗重者又另置之，且語寶曰：「予爲汝成此美，不然！汝願未遂，汝罪且莫道矣。」因授以計，寶乃大喜而奔，抵家，告父曰：「兒往觀姑，姑念兒母甚甚，不

可不一行。」父果遣妻視其妹；既至，姑令女郎出見，言係鄰家寄養者，乃父遠宦，不能攜，故以之見屬，聘嫁亦皆在子也。寶之母諦觀之，實遠勝於陸女，因孜孜注目弗移，乘間請於姑，欲求爲子婦。姑佯笑曰：「若家小郎君，二三其德，不可令此女抱棄捐之恨。」寶之母又請，且索女之年庚。姑又笑曰：「不勞嫂慮，予已合之矣，決不至有妨於賢夫婦也。」婚議遂諧。其母亟歸，悉以語寶之父。父亦喜！擇日納采於姑家，不半月而親迎。合卺之夕，寶與女郎，深感姑德！姑與女父所贈外，又補其不足，衣飾奩具，雖富貴家，無以過之；寶之父母皆大悅！寶至夜，始以紅紗還女郎，堅令束之。女含羞，解衣著之於胸，猶寬然；因低笑曰：「妾爲君渾消瘦矣。」寶乃知楚宮細腰，非古人妄傳，愈覺可意，歡好倍深。三朝出見，戚黨咸以爲玉人有雙，殊不負擇婚之苛。女郎克供婦職，舅姑皆深喜，唯時時思父，夜寢，卽能相晤，隨其所欲，暗中贈遺，女郎遂無所憾。聞或爲寶言「其數齡時，父始自山中，相識至此。稍長，教以女紅，兼授以書

，督課如嚴師，無少間歇。父自居此地，不耕不織，衣食裕如；且閉門不與鄉黨通，人但知其姓爲令狐而已。今歲之春，忽令妾日浣於溪畔，婢子相從，亦各任其遊戲。妾所云女伴者卽此，非他人也。每出卽予一紅箸，囑曰：「有少年郎欲渡者，汝須以此渡之。」遂授妾以口訣，妾以是少通神術，今在夢中相見，輒曰：「爲汝夫婦，跋涉良不易，然在吾祇取一日功，不甚勞苦。」因囑妾善事翁姑，克相夫子，卽竟充耳不聞耶？」寶遂歎息其奇，并悟橋之無定，總皆狐翁之術焉。初，陸弁知寶另聘，以邑中爲無出其女之右者，所娶必非絕色。及宜織歸甯於姨，陸氏之族姓，間有見者，莫不心折！以陸女實有弗如。後寶所賄之日者，稍稍漏言，人始知寶之本意，孝特其託辭，寶之名遂以少減，竟困於青衿，不克騰達，咸謂爲棄妻所致。惟藉女郎之貲，加以世家餘蓄，迄今猶富甲一邑。其姑至事定後，時或語其兄嫂親族，甫得女郎所自出，閨中宛若，相與嘲戲，恆以靈狐呼之。

總評「浣紗西子，千百年後，竟不一見，亦兩間恨事也。不意柳生於倉卒中遇之，且其人之美豔，既不少遜於夷光，而一室倡隨，百年偕老，勝於吳之爲沼，蠶之泛湖多多矣！獨狐翁以術餌其壻，柳生以智蔽其親，冰清玉潤者，曾如是乎？微姑之高義，好合雖可成，人言良可畏也。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兩美之合，又無非蒼天之意也夫。」

評曰：「武夷九曲，使人歷盡方知，初見之但有奇峯壁立耳，似無可轉之境也。何物文心？竟與山靈爭勝，吾於此又得其不可解之一。」

註解

閒矚

猶閒望也

詞子

林陶之類也

千丁

千聽益切丁褚旭切左步爲千右步爲丁合則爲行

私覲

私覲也

女紅

猶言女工也

遺鈞

京師有邈卒高二者，性嗜酒，醉則仗一白梃，行歌於巷，以其端有鐵，堅銳下曲，狀如重喬之矛，謂之曰「鈞」，「夜巡者恃以捕盜之具也。一夕，夜甚深，高二又酩酊持鈞出，過一家，燈猶未燼，諦觀之，則某人之室，新婚未久也。二

既已食酒
又復好淫
此種醜態
小人宜與
母豬爲偶
惟此豕竟
得借一度
春風爲解
脫之地豈
佛家所謂
孽債已滿
故現斯奇
事俾得轉
入輪迴重
獲人身乎

心偶動，屬耳於垣，聞婦與夫語，其聲甚低，而狎昵之狀可想。二不覺情思大動，無可與者，遂挹袂而前。旋見一人，蠕蠕然行，來甚蹇緩，迫視之，衣裝約略可辨，婦人也。竊意深夜獨行，必非良家，似猶可挑；乃尾之，徑入一卷，有幕門，甚低矮，婦卽側身入。二猶不敢肆，屏息伺之。俄聞羣兒嬉戲聲，見婦，皆依依孺慕，似無壯夫，心乃安。窺有短垣，因踰焉。婦卽叱問伊誰？二乃依鈞於突壁，入其室曰：我高二也。婦驚詢曰：「以鈞來乎？」二笑曰：「鈞誠有之，已植於牆下矣。」婦乃巧笑承迎，若不峻拒，惟曰：「稚子輩未免擾攘，請君與妾升此屋。」二欣然從之。既登，果甚平坦，婦卽解衣先臥。二撫其肌，絕豐膩，而近就之，若抱甕，若擁腫，頗不可耐；然在飢渴之殷者，殊不計此也。爲歡良久，甚愜素心，而宿醒未醒，遽擁之酣睡。及寤，似有人語曰：「此高二哥之物也，胡爲在此？」又有人怒曰：「此偷兒欲盜予之小狔，故以鈞致之，豈高二哥而亦爲此？」既而譁曰：「是果高二哥矣，未見其人，反見其衣矣。」二乃大

駭！張目，則旭日滿天，己身臥於人家圈上，蓋豕豕之牢也。俯而窺之，有處母，大且百觔，麴然假寐於牆角，己之鈎實在焉；不覺大驚！而身無寸縷，羞澀不勝，幸衣猶在側，取著之，赧然而下。初主人見其爲二，且形狀如狂，亦愕然！呼而與語。其先二人亦在，爭詰之？二實內作，不能言，惟語主人曰：「是豕老矣，不烹之，將爲妖。」衆始悟其與豕爲好，不禁大笑！二竟不顧其鈎，匆遽而遁。翌日，主人果烹此豕，二夢前婦，欣欣而來，謂之曰：「賴君片言解脫，今得轉輪爲人矣。」二驚覺，始舉以告人，聞之者，莫不捧腹也。

總評「孟野之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緞，」二既以身爲艾緞，則婁豬不難定矣。第恨主人當時，操從一言，徑投之鼎鑊，不然！子朝方來，南子未老，其所生又必有異矣，惜哉！」

註解

邏卒

巡夜之兵也

孺慕

謂小兒之依戀其親也

旭日

朝日也

奇遇

此則敘軍
將父子無
意相遇筆
筆入情的
是寫生妙
手

余又聞之某公，言「西陲盪定後，有軍將，秩且四品，部其衆，往戍回疆。兵弁百餘人，臨溪配渡，軍將與其目長，約十數，獨乘一舟。有回人，年且耄，爲之操楫。偶聞軍將鄉音，忽操漢語諮詢曰：「公等俱自華土來，風景近復何似？」回舟聞而駭，競詰之？乃泫然曰：「予雖居於此，種類實異，身本中州世族也。少入軍伍，隨征殊方，一時偶失利，遂陷於準噶爾部中；渠役之如奴隸，噓雪吞氈，苟延殘喘。渠又售我於回部，遂習其俗，不能復變，今又數十年，竊幸皇威遠震，復覩大邦人物，不禁感而失言，萬勿責過！」衆既悉其顛末，不覺惻然，有至泣下者。軍將忽動念，復以里族叩之？則姓氏鄉邦，實與軍將，若合符節；及自言其名，軍將瞿然甚驚！起立以詢曰：「若去鄉之日，曾授室否？」則曰：「娶某氏，琴瑟甚調。」又問抱子也未？則曰：「年週歲，棗梨未覓。」再諮以其子之名？則言名某某。軍將早噉然大悟，膝行而前矣。其人始愕然！亦釋棹而跪，堅不敢承。同舟多有知者，又鑿鑿言之，更質祖禰名諱，無不脗合；其人

亦哭而失聲，與軍將相抱而泣也。時已抵岸，軍將白父，棄其所操之舟，出筒中衣冠，更易之，奉之同至戍所，具牒於上官，縷陳其實，兼繳官誥，贖父罪。上官憐其情，喜其遇，亟爲具奏。奉旨宥而弗問，兼聽還其鄉里，軍將始命人送其父歸，太夫人猶在堂，夫婦握手涕零，則皆年逾七十矣。」

總評「遇之奇者，惟在倫紀之地，益令人可泣可歌，可哀可喜，一時而七情具焉；誠莫知其所以然。夫以天涯之遠，而聚天性之親，其至樂乃出於至苦，其至苦愈有其至樂，異方之伯道，幸遇斑衣；失怙之木蘭，徒刻香木；蒼蒼者何巧耶？不然！秦越同舟，又何人迫之自言耶？」

註解

閻舟

金舟之
人也

具牒

具備也牒
公文也

握手

互執其
手也

繡鳥

德安莊士玉，善女紅，輒爲細君輯履，落梅數瓣，妍豔如生。有竊聞其事，每笑謂之京兆眉嬾，猶非鍾情之至焉。一夕，就燭經營，夜已過半，乃置業屨於

爲士者至
與閨人製
履平素之
淨潔輕薄
不言可知
爲狐所祟
以致喪身
何足惜哉
所難堪者
其細君耳

牖上，同覓黑甜鄉。翌日晨起，求之弗得，遂疑偷兒攫取，而室中都無所失，因而駭然，卽亦不甚介意。及昏，與細君共話其異，忽梁上一物，疾如鳥隼，撲面飛來；亟視之，墜於榻上，則所繡之鳥也。附以片紙，細楷簪花；莊閱之，則七言一絕曰：「故拋象管弄銀針，織盡文房幾許心；自是深情憐一瓣，詎知寸趾價千金。」語意似譏細君之足，而不知誰實爲之者；莊亦附之一笑，然心則竊竊然不滿閨中之履矣。乃細君固不覺，惟以怪疑爲之懼。明日，遂託故歸寧，久而不復，務俟遷喬而後返，良亦有挾而然。莊不聽，獨處一室，輒祝曰：「寸趾者，肯容人一視乎？」言之數四，併聞梁上笑曰：「赤足婢似亦可好，奚用織織者爲？」莊愕然！早見繡履半彎，縋梁而下，尖瘦如初生之月，束以絞綃，纏以錦帶，度之不及三寸，洵爲尤物！且自下而上，褶袴儼然，皆以薄縠，愈足令人魂銷。莊既得其一班，益思窺乎全豹，又祝之。旋聞嬌音哂曰：「措大亦渾不解事，此正動人情處也，奈何務視其全耶？」莊益哀懇！轉瞬徑下，則一二八麗人，綠

鬢雙欹，玉容百媚，信非人世所易有。迺念其妻，不啻草蓼矣。因遜之坐，微叩由來？麗人低鬟不答，徐曰：『君只合與蠶東施，捉足捧履耳，又烏知天上西子哉？』莊亦笑曰：『西子果肯枉屈，亦願效圯上故事。』遂相與鼓掌，款洽許時，麗人絕不羞澀，徑投莊懷，任其緩帶解衣，扶入衾底；一時好合之樂，有倍勝於伉儷之歡者。事訖，麗人解所御之履，以贈莊曰：『留此好樣，倘值筆墨微暇，可爲妾一揜針黹也。』言已，奮身而上，倏不見。莊玩其履，則以五紋織成者，雖纖孀如錐，亦隣於敝蹤矣。莊會其意，爲更製之，且備極工巧，甫成而果至，出以與之，欣然有喜色。是日歡好倍初，天明易之以去。復囑曰：『妾爲君跋涉不易，每來卽納履踵決，君能時易以新，則朝夕可以相晤已。』莊諾之。由是屏絕外務，並日而營，惟恐其不逮。旬日之間，麗人之所得，已不止五緡之多，而卜宅之舉益杳。細君不能待，乃旋歸；見莊，忽大驚曰：『別未匝月，何形神之憔悴，一至於此？』諱之，堅不肯言。細君搜諸床，得隻履，迥非故物，試之

，方柄圓鑿，果不相入；蓋卽麗人所遺者，不禁勃然，遂至脫輻。細君投此履於火，且以死要莊，始移居。乃莊自此抱恙，漸以不起，未半年而卒。後邑人誤開古壙，有牝狐，疾馳而遁，衆視其中，衣奩備具，敝篋存屨數雙，制度精妙，好事者袖歸示人，則皆莊之手製也。

總評「代閨人製履，韻事也，而卒罹非常之禍者，豈以巨屨小履，亦有利害之殊，而纖纖蓮距，方在掌中；渺渺幽魂，旋歸泉下；曾不如大脚阿婆，屨爲之而無患耶？東昏爲玉兒做步步金蓮，竟以之亡國，况其下焉者乎？人之沾沾於大小肥瘦之分者，其亦莊生之續也已。」

註解

黑甜鄉

編睡鄉也

簪花

謂書法也衛夫
人有簪花格

遷喬

謂移居也

輿中人

京師輪蹄絡繹，行者多以輿，故雖曲巷華門，皆有車轍馬跡；而繡閣之姝，畫屏之豔，其出也，香車寶馬，固不需賃，下此者，則非賃之不能矣。有某公子

者，性佻達，尤好游，遇色如集羶之蠅，輒營營不去。父死益無賴，竊慮美人隔重帷，嚙笑不能親炙，乃與所交惡少謀，變服爲人執鞭；凡少艾之登車降輿，纖腰弱體，眉黛唇朱，無不以目淫之，而貌之妍媸，妝之濃淡，又不時津津齒頰，僦車者固不及知也。丙子夏，又乘人之車如市，方將覓緣以飽盞。俄有一老嫗，蹀躞而來，口中且絮語曰：「地將廿里，青蚨祇百文，誰肯載之往耶？」瞥見公子之車，卽呼曰：「賃輿。」公子詢以所之？答曰：「八里莊去上新塚，往返皆汝車，祇載一小娘子，盍行乎？」公子笑曰：「個老姥止敝家常，值果何如耶？」嫗曰：「不虧汝！整百黃邊，可肯一往。」公子少之。嫗盤蹙轉身，色似重有憂者。公子自思，小娘子必新寡未久者，予雖閱人多，究未能通笑語；今遇此，弗可失也。乃呼曰：「姥轉來！車賃矣。」嫗始欣然引之往，曲折數巷，方抵其家，亦未辨其何里；窺之，牆卑室淺，嬌語嚶嚶，不免時達於外，蓋不過二句人也。嫗入有頃，以楮錠出，又復施柵車內，蹒跚往來，而珊瑚之步已至矣，睨

之，容如桃綻，膚似脂凝，縞衣元裳，果一新孀佳麗；益竊喜！婦流盼笑謂曰：「好看家！慎啓閉！日晡卽歸矣。」嫗笑應，閣扉自入。婦始登輿，且謂公子曰：「若勿馳驅，予質甚弱，不任顛播也！」其音嬌脆如新鶯，公子心益大動，私計曰：「如此孑然，諒非大家閨闈，若之野，刼之以力，事當可成。」因卽轅端小憩，微叩之曰：「娘子所往者，先人之邱墓乎？」答曰：「亡夫之塚耳。」又問曰：「歿幾時矣？」答曰：「百日猶未周也。」語次，漸以親狎，口脂之香，咫尺飛越，未出闔閭，公子之情已蕩矣。比及郊垌，道途歧出，公子故熟識幽境，乃策駟就之。婦在車中，視認良久，駭曰：「誤矣！此非予往來之故道也。」公子笑曰：「若勿言！此固捷且便者，若何由知之。」仍其語言，漸涉於邪，婦亦不拒，惟以微笑答之而已。潛索其手，則以纖腕承迎；戲牽其衣，則以輕裾暎就；公子之慾盛熾，正思請問爲歡。婦忽矚黛自語曰：「可若何！」有頃又云。公子詢之？婦笑曰：「此事不可令人知，然而不得不告。予匆遽出門，未遑如廁

某公子意
在窺豔不
惜身爲僕
御尙是以
往未有不
罹殺身之
禍者夜叉
幻形以警
之使公子
因而悔過
頓成醜態
且獲長年
殆其父爲
宵積有陰
德上蒼不
忍絕其嗣
故借手於
夜叉耳

，今小腹痛矣；若視有避地，可停車，」公子喜適其願，笑而領之。須臾至一林，密葉周匝，四無人跡，遂叱控而止；顧曰：「娘子請自往，予不能從也。」

婦下車，周圍審視，曰：「地頗險惡，予心惴惴然，若可偕往，遠立似亦無妨。」

「因以橫波示意，公子大悅！徑從之。婦至茂林下，忽變聲謂公子曰：「汝視我猶爲可憎耶？」亟視其面，則巨口劍牙，目光如炬，固一夜叉也。駭極而奔，夜叉奮臂擊之，應手而仆，猶是柔荑，已不啻巨靈之掌。夜叉搏之，如匹雛，縛之於樹，叱曰：「汝父一生宦達，生汝不肖，目不視詩書，惟瞞人闖關，律應眇。」於是出腰間白刃，剗其左眶，烏珠隨手而出。夜叉啖之，如食蔗。公子嘶鳴，夜叉又叱之曰：「汝既目染，又復口污，律當啞；但留舌爲人言，宜去唇以代。」

「因割其吻，公子益號。夜叉再叱之曰：「汝有手，文不能握管，武不克張弓，而甘心爲之僕御，辱已甚矣！律合去其一臂，尙能揚鞭得意耶？」乃斷其右腕，公子之袖盡脫。夜叉乃鼓掌笑曰：「闖人之恥，予今爲之洒矣。」言已，復化爲

美婦，襍衽而拜曰：「累君相載，媿無以酬，但歸途迢遞，孱弱難行，車馬可暫假也。」徑出林升輿，控縱而去，莫知其所往。公子痛深創鉅，號救無人，始自悔所爲之謬。既而剝膚日烈，枵腹雷鳴，愈知自艾；幸有行客數人至，疾聲呼之；衆至其前，咸驚怪！公子緬述顛末，靡不駭然！乃解其縛束，送之歸。公子自是以疾廢，然而狂態盡斂，純謹老成，非復向之輕薄子矣。後二年，又行遇一婦，彷彿共載者，而未敢復視也。聞婦遙語之曰：「我與中人也。君能改行從善，壽亦增長已。」公子大驚！視之，竟茫無所見。

總評「狂且之惡，王法所不能禁；非不禁也，私矚之辱，身受者且不能知，又烏可繩以國家之典哉？幸活菩薩，現生夜叉之身，剗之割之，卒能使之迴心嚮善，不終於蕩檢踰閑，真具大慈悲者矣。與中人乎？聞中人咸當繡像以祀之。」

註解

華門

即蓬策駟馬也

一洒

洒音洗謂一洗而盡也

詩妖

濟南湯敬一，素業詩，所作有杜陵風致。一時苦吟之士，皆慕其名，每獲佳篇，如逢拱璧。汶上李子，藏其稿百餘首，非契友罕得一觀。然李之所爲，不第絕不似杜，抑且絕不似湯，嚙語旨詞，讀者欲嘔；而李輒大言曰：「湯以杜子爲師，予以湯爲師，古今詩學之傳，祇此一綫，區區元白，直將奴隸視之矣！」同袍者無不竊笑！一日，誦湯吟草，方且狂呼。聞有人笑曰：「湯居杜下，子實高出杜上，何爲擊節如此？」李大喜！視之，見一物挺立於前，巨角剗牙，高逼屋梁，形狀醜惡，駭極欲仆；強叱之，物忽不見。乃由是李益自負，舍湯於杜，別成一家言，且大書於門曰：「子美若生應下拜，敬一雖在敢齊驅。」見者益嗤其狂妄！忽於夜深，有二八少女，款李之齋。李啓戶諦觀之，貌妖冶而態更貽蕩不羣，私心愛慕，延之入，叩所自來。答曰：「兒家居浣花溪畔，與草堂爲隣，昨自蜀中流寓山左，生平酷嗜杜詩，欲得彷彿者事之。聞君子又高出杜上，倘賜一

律，願侍終身。」言已，歛衽而拜。李愈大悅！遽請命題。女袖出紅巾，色甚嬌豔，隨鋪於几上曰：「以此代楮，卽景可賦也。」李不自揣，信筆塗鴉，甫一起，女卽襲覺，連喚奈何！次句復然，竟不俟其中篇，攬巾入袖，曰：「壞兒家羅帕矣！此等劣句，祇宜以廁中敗紙書之，所謂翹然杜上者，竟如此耶？」李大慚！心雖忿忿，然因愛，不暇爲嗔，反笑而謝過！女意似流連，徐曰：「君欲步章篇，盍與妾共處三五夕，或可成詩，否則遺失地上，夫且置之矣。」李愈慚，而幸其下榻，遂無一言，惟促之解衣，兩相歡好。及寢，李忽頓憶前日事，因舉鬼物所贊者，聊以解嘲。女乃戲握具曰：「君不知耶？渠言高出肚上者，殆卽此耳。」李亦大悟，不覺失笑。女雖鄙李之才，而情意浹洽，備極纏綿，因囑曰：「君無詩腸，但有妾在，杜老誠不能及，溫李尙不足道也，萬勿輕洩；洩則不祥。」李亦姑領之。晨起，旋失女之所在，李猶似信復疑，及有所觸，將欲揮毫，恍惚中如女在側，吟成則句新語雋，非復吳下阿蒙，自視亦覺刮目，又出以示人。

能得詩名
何妨壽夭
孔子嘗曰
朝聞道夕
死可矣彼
達者豈未
之聞乎目
能詩者爲
妖而沾沾
然以達自

咸驚曰：「子今者雖仍杜下，已儼然居夫湯上矣。」李乃知女言非罔。自此與女寢處，幾無虛夕。後值同人高會，湯適遠來，亦與席。主人出一軸，求衆題咏。展視之，則美人春睡圖也。湯乃遜李，李亦固辭，衆議令各賦一章，先成者書之。李竟一揮而就曰：「遮莫春愁重，終須有醒時；卻因香夢遠，故向畫圖欹。百轉鶯難喚，三眠柳不移；但枕書一卷，睡損海棠枝。」稿甫脫，衆皆撫掌，湯遂爲之閣筆。既題復飲，湯固有心，乃以言挑之曰：「君才敏捷，夙所服膺，第不能工程如是。今日之事，僕竊有疑，惟君其教之！」李時已半酣，乃笑曰：「君亦故爲搢謙，豈落霞孤鶩，遂足輟子章之管哉？雖然，僕以爲前所爲，亦殊夢夢，近有奇遇，始覺揮洒自如。」因述女之蹤跡，且極其詳，衆咸駭異！座中一達者，忽愀然曰：「君之禍不旋踵矣！此女必詩妖也。夜攝君之精氣，晝復炫君之靈明，英華盡洩，津液將枯，冀享中壽猶難，矧夫長年厚福哉？」李乃大恐！敬求良策！達者與衆皆曰：「遠之自可以免。」李爲首肯，歸即移臥具於內，不敢

命抑亦不
達甚矣

復宿蕭齋；蓋不入閨中者，已三月矣。細君大悅！剪燭晤言，女忽現形而來，咄咄然屈指而數曰：「妾何負於君？而洩吾事於廣衆，使迂儒目妾爲妖。妾誠是妖，詩人疇不賴予，竟相與鄙薄如此耶？」語次，面目頓更，李視之，則故巨角劓牙，形狀醜惡，卽謂已高出杜上之性也。大駭！與妻俱仆，家人力救，有頃始蘇，猶嘔血數升，病極危殆，延名醫投以芩參，半載始愈；然有時一觴一詠，又依然向之覆瓿物矣。李遂抱憤終身，絕口不言一杜字。

總評「東施效顰，竟厭西子，非擊下有神，腕底有鬼，將必不能如是。但女以才色惑人，庸免斥之爲妖。不然！得一日之名，烏用享期頤之壽，達者曠世之識，當不以危言相聳動。」

註解

杜陵

卽杜少陵也

子美

杜少陵字也

溫李

溫飛卿字義山也

變鬼

黔楚故多妖術，其事皆肇於苗，以人化虎，以木易足，變幻不可名狀。故明

高明之家
鬼闖其室
富翁擁財
自豪未聞
其作一善
事行一義
學寫蹈護
藏之誠更
益以紅顏
綠鬢者充
枵於室安
得不啓鬼
之心乎吾
恐假鬼不
至真鬼亦
不旋踵而
來矣世之
擁有家財
者其鑒諸

天啓年間，荆南有無賴子十餘，奉一苗人爲師，其術則曰變鬼，奇詭異常，毒流閩閩。初小試於某縣，幸黃岡李如龍道士，識其蹤跡，白之官，擒而治之，遂未至於大肆。及究其變鬼之法，則風聲鶴唳，人實自驚，初非鬼之能事也。某縣有富家，居近城市，有壯男三人，皆已授室。乃翁早喪其偶，惟攜二少妾別居一院，奴僕之健者十數人，素矜拳勇，劇盜猶望風思遁。一日，值翁誕辰，子媳皆稱觴介壽，苗人因乘其夜宴，啓閉微疏，乃聚其類，擇四人各授以符，與已皆變鬼以往。及抵翁家，將三鼓時，時深秋天氣，暴寒頗不可耐。翁與子，陪侍賀客，倦而思眠，遂各歸寢室，鬼亦分袂尾之。始則窸窣作響，繼乃嗚咽發聲，閤門已戰戰靡甯。翁胆獨巨，猶大言語其妾曰：「鬼陰質也，當畏火光，可明燭以待之。我輩三人爲衆，陽氣盛熾，復何所畏？」其論若甚侃侃。乃聞長嘯者，相偕而來，白髯早窻窻自動，如風際之竹矣，鬼亦不禁竊笑！及鬼既入戶，視之，果駭人！其一斬衣涼冠，面無血色；其一烏珠雙努，體無寸絲；燈下視之，翁與妾

俱已倒地。鬼乃恣其所爲，天明始吼叫而去。翁少甦，燭猶未盡，周覽室內，箱籠盡開，始悟鬼而實盜，初未及虞其妾也。迨觀榻上，兩美裸然，尙猶白身偃臥，疑而詰之；則泣曰：「始以爲鬼，妾等遂昏然；比蘇，實二少年，褫衣而相鬪，其辱不可勝言；直至數度，方起榻，妾輩遂狼藉不堪矣。」翁因媿不問，亟扶杖往呼其長子，慮婦未起，自牖召之。聞其冢婦媿泣曰：「予今者何可爲人？」翁心大疑，呼益亟！子甫啓戶以出，則面目黧黑如漆，恍若深夜所見者，翁幾欲奔，強詢之？則有鬚首厲鬼，直履其闥，子甚怖，適有無火之灶，因埋首其間，理亂固不知也。翁遂不詰其詳，惟歎曰：「壯夫如此，固無怪乎老夫矣。」又往視其仲子，婦已着纈而起，延翁入，涕泗而言，亦有一鬼，血污周身，突入其室。婦驚仆，及寤，則床頭有鬼，身上無衣。因訴曰：「不願復生。」翁撫慰之。詢其子，則指在榻下；翁喚之至屢，始匍匐而前；許時，甫見其面，已垢污深漬，無復人狀矣；翁益太息而去。比出，見其季子，裸裎狂走而來，忿然曰：「空

畜多人，鬼來卽瑟縮不起，脫遇盜，何如乎？」翁壯其言，亟叩之？對曰：「鬼至時，兒與婦已就寢，聞其聲，甚可怖！乃以衾冒首而臥，不敢出息。詎意鬼弗避，以爪捽香衾，兒一視其面，鬼紅髮赤眉，皆幽冥劣相，乃恐懼避席，不及着袴而奔。迨出寢，頓思人衆可援，往呼僕輩，輒皆托醉弗醒，間有寤者，聞言反各齧棘，儼若見鬼形。兒不得已，徘徊於外，幸天光將曙，見前鬼肩荷巨囊，纍纍者不知何物，徐徐而行，兒亦莫敢詰，故急奔來告兄，不圖先已遇父也。」翁因慨曰：「孺子少有志，汝婦今竟何如？」答曰：「兒出時，婦故無恙。」翁曰：「亟往視之，鬼殆竊婦而逃矣。」其子趨而入閨，果失其婦，乃大號！翁亦倉皇，命僕物色之，至午始得於郭外，盛以麻袋，氣息將絕，負之歸，嚮晦始活；則鬼喜其少艾，自榻而躡之於囊，負之去，將以永好。苗人懼洩其事，叱令棄之，故得以珠還合浦焉。翁心恥其事，反重賄臧獲，使無漏言，僅以盜劫首諸官。及鬼事洩，歷供前案，凡攫取數家，皆驚之使避，以快其眩僞之私；惟翁家，畏

之殊甚，且室多麗質，故不免於包羞。案定，人遂喧傳，翁病之，命子各出其婦，又皆不從；乃徙於鄉。未及十餘稔，而獻忠之亂作，粉黛從軍，爲禍尤酷，變鬼者或其兆之先見乎？

總評：人而鬼，乃其常也；鬼而實人，則其變矣。夫以如是之鬼，見之者固應動色。至於搜囊篋，辱閨人，則雖猶惡當前，誰能堪此？忍不起而與之爭乎？乃一老無論，三子皆壯夫，何竟佻佻覘覘，低首下心，是可忍孰不可忍耶？迨夫受侮不少，子且遷怒於僕，父且命逐其婦，亦徒貽笑柄耳，抑何補哉？抑何補哉？」

註解

裸然

亦身也

瑟縮

畏怯不前之貌也

麗質

謂美婦人也

續念秧

聊齋言念秧之事，隱括其奸，既已如燃犀照怪，迄今行涉旅所，又傳有數事，亦足寒賊者心，因擇其尤奇者，用以當禹鼎之一足，俾客子知所趨避，欲窺全

并某公子之川資及僕從之行裝合而計之至多二千金而已念秩爲此資幾邀集與常費盡心機且不惜重廉喪恥傾身以獻卽盡得之而同黨如此之多每人所獲又有幾何卽此以觀社會之卑鄙生活之艱難概可見矣旅行者不亦危乎

豹則猶未也。浙東某方伯，以引年致仕，時已簪紳濟濟，諸公子皆宦於京；惟一幼者，留奉晨昏，已弱冠有餘矣。方伯以功名爲重，遣之赴都與其諸兄謀，將以求仕。瀕行予以千金，謹資路費，以京中所需自足，猶慮其少未更事，囑之曰：「途次念秩者頗多，汝此行不淫不賭，不多事，可以無患，切宜慎之！」公子謹受教，紀綱數人，載以巨艦，非如一介之士，從以老僕，乘以疋馬，可以垂鈎而釣者也。行及漢口，棄舟而輿，又已數十程。公子旣恪守家訓，繁費無多，而公掛冠未久，門生故吏，幾遍中途，其飽豬肝而贈縞帶者，不一而足已；卽隨從者亦益潤行色，於是慢藏之戒倍嚴。將抵京，已使人先往馳報，公子與其僕，駕輕車，跨駿騎，輜重絡繹，馳驅於畿南道中，雖非朝發夕至，亦旣信宿匪遙，心皆漸放。是夕宿於安肅，小邑也。僕夫卸裝，公子散步於旅邸，因與郵亭主人，閒詰道里之遠近，約數日可達。主人未及對，旁一人華服鮮衣，貌頗修偉，代答曰：「明夕宿涿州，二日抵都門，貴客按程前進，道亦不遠矣。」公子以首領之，

樹詰其姓？曰：「田某。」審其音，亦浙。公子頗動鄉情，方將細詢，適僕來請盥濯，遂入其室。及昏，田忽以盛饌入，浼僕稟白，言「係公子長兄，現今蒞某郡，斥革之吏，以故閑居在此，倘公子肯爲緩頰，仍復厥役，則不啻再造之恩，因敬以盤飧上獻。」公子頗疑，召入問之？鑿鑿敘述，則其事甚細，其情可原；及詰其何以出京。又對曰：「吏之兄，實亦小吏，掌案卷於縣，故來依之。」公子又私以詢僕，則逆旅內外，人多識之，因亦坦然不疑，三辭而後受之，更加慰勞，許爲排解。田色似甚喜，頓首至地，感激不勝！公子遂酌於旅舍，田與羣僕，呼盧浮白，亦樂而未央。酒將半，又有客至，人騎喧嘶，遽問公子宿處？主人導以入。其一人鬚髯如戟，冠服不類齊民；其一則形軀短；年僅成童，美好如處女。公子私心計曰：「念秧者至矣。」強起詢之？髯者操浙音，笑曰：「弟與兄同一案，君竟不識耶？某太常爲予季父，現任都中，與諸大兄杯酒盤桓，弟不才，常叨陪侍。至如浙中故鄉，先人之敝廬，與尊府相距，祇一衣帶水耳。弟雖未

獲識荆，昨聞大兄言，知已北上，不意果得相遭，實出三生之幸！」公子聞其言，仍涉疑忌，而依稀記憶故里，若有其人。因叩其官位，并詢以所知。則曰：「弟一武夫，叨登鄉榜，祇因丁艱未經部選。客歲，服闋入京，守候至今，始準保府試用，宦途可謂踴躍，」然藉此遇兄，頗覺大快人意！」語甚洽比，公子因恍然曰：「君非武孝廉某耶？景慕久矣！」竟與之歡然講禮，無所疑。蓋公子邑中有武科，居雖窳遠，曾耳其名，卽太常之猶子也。所言脗合，方深信之，且揖以入席。某笑曰：「易云：『不速之客。』殆弟之謂矣。」徑就坐。公子又詰少年伊誰？某耳語曰：「此京中一妙齡旦也。弟以數百金致之，故不使離左右，兄前放胆，願賜一座，如何？」公子不忍拂其意，果命侍坐。少年亦不謝，岸然卽席，公子頗怪之！既而睨其貌，較敷粉而增光，視塗脂而益潔，俯仰姣羞，宛一閨中弱質，公子遂信其爲優。未幾，某之廝養亦入，具白旅中人滿，無地可容，謀將他徙。某對公子笑曰：「弟自北來，適遭兄之前驅，知今夕當宿此地，故根尋而

至，冀得一席之地，可以少領清談，今竟不能，殊覺悵悵！」言訖，作別欲行。公子不禁動念，竊計同鄉，又登仕版，既承物色之殷，更荷流連之雅，一時遂頓忘遠慮。慨然曰：「弟不圖兄至，先占枝頭，致兄無地下榻，殊爲負罪！然不以褻尊爲嫌，弟一人正苦寂寞，何不共居此室，抵足談心耶？」某大喜謝曰：「暮夜良難轉移，但弟武人鹵莽，或不便於兄，反取罪戾。既蒙高誼挽留，弟亦不敢自外，謹受命！」即呼從人，將衣裝盡卸室內，竟不復遷。公子矚其豪華，迥殊寒素，與己亦不甚相懸，愈無所猜忌，乃洗琖更酌。又有頃，田入行酒，公子之侍從踵至。公子命款某之僕，某又起謝！忽見田，駭曰：「二兄何得在此？」公子詰其相識之由，則某之母黨遠族也。公子推某之愛，亦令與席。田三辭，始敢隅坐，某與之閒敝家事，刺刺不休，公子得注視少年，竟不復憶及庭訓；少年又時時流盼，倍覺銷魂，四目交矚，漸有不可解之勢；某知已上餌，故飛一觴來曰：「兄須盡此爵，是兒有絕技，尙未及一售也。」公子竟滿引之。某以箸代板，命少

年清韻。初猶覩覩，辭以喉啞，強之而後歌，乃一發聲，梁塵簸簸欲動。於是四人豪飲，均已醺醺，邑城漏下三鼓，田乃辭出。公子與某，皆命僕佈衾，各據一榻。少年果隨某同臥，儼然伉儷，公子因竊笑之！及寢，某忽發惡欲嘔，做諸醉態，故攪清眠。公子本不慣此，加以宿酒在胸，遂不能寐。遙聞假聲清越，喚采奪雉，公子知僕輩共博，亦屬長途恆事，漠不關心，而伺彼二人，則已共入睡鄉矣。公子轉側，亦漸朦朧，聞某又欠伸，彷彿病酒，不能即安者。少頃，遽以呢語喚少年，少年弗應。又許時方覺，微聞某低語曰：「可轉背向子，奈何帶亦弗緩也？」旋聞少年曰：「臥榻有人，何又做此態？」某笑曰：「渠被酒甚深，此時早應熟寐，何能知？若乃故爲阻我。」少年遂不言。須臾，榻上即窸窣作響，枕席亦有聲，鼻之呼吸，口之嘔啞，皆不止；約略間，公子之情大動，惟恨不舍彼而就此。無何，駒聲聒耳，某似熟眠，且聞少年笑曰：「誤人黑甜，旋又醉夢，爲歡幾何？」公子頓思招之，忽憶父命，遂復強忍，而鈴柝已四鼓，因假寐思睡。

俄而耳畔有人小語曰：「君盍少寤，敬求答垂盼之情！」語未及竟，身已入金。公子覺膚香襲人，若薰蘭麝，及撫其下體，則又如脂如韋，溫勝堆綿，值火烹祇廟之時，甯復有舟返剡溪之事，未及片言，山僧早叩門入矣。少年又極活潑，百倍閨人，公子初嘗試之，能不神魂顛倒哉？事已，共枕交吻，少年始言曰：「僕以一時狂瞽，誤從此趕趕者，使酒尙氣，殊不留人面皮。兼之武夫可憚，倘違逆之，敲扑不遠矣，甯得如君輩儒雅，使人乍領而已爲之醉心。」公子已有意於此，乃以言挑之曰：「某兄亦甚愛吾子，何遂不滿如是？」少年又曰：「若人清醒，亦極能溫存。無如性耽麴蘖，醉後益豪，雖當僕役之前，亦強人爲此醜態。君知我輩，豈遂無恥至是。卽如今夕，與君共室，何可復生慾心，致以猥褻悉入君耳，卽此可見一斑。」公子因笑曰：「胡不舍之，而相遂遠出？子亦自有所樂者。」少年乃低訴曰：「渠以二百金爲予償債，遂誘予相伴至任，再酬十鎰。予年幼，誤信之，於今甚悔於心，然亦無可如何矣！宵來晤君，不勝仰企，故敢竊

以豚饋君，倘蒙留意，付渠原金，僕自從君返京，朝夕侍從，我輩中尤有妙者，則汲引同來，不難盡入彀中，豈止僕之一樹哉？」公子見其滑稽，益更適意，徑許之！少年亦不復起，竟任公子擁背高眠，不覺東方之既白。詰朝，公子猶寢，忽聞某詬詈聲。及醒，少年已爲捽去，將飽老拳。公子實惻然，乃著衣下榻，方赧顏而排解之。某益忿忿！兼罵公子曰：「以若文人華胄，且係鄉誼，倍致殷勤，何倚勢奪人所愛耶？斯事何足涉訟，予祇撲殺此獠。」公子實內忤，某卽奮臂毒毆，少年號救，勢甚洶洶。郵亭主及兩家臧獲，皆排闥直入，正難解紛，田忽自外來，遽止某曰：「弟母躁率！公子實予恩主，有言宜緩商。」遂力勸某出，某猶作色。乃田把臂同去，旋復公子曰：「渠實不甘，可若何？」少年涕泗橫流，不願從某。田因爲之居間，勸公子出金相易，公子亦心肯。田與某言之，初猶不許，及言之再三，始允從，但索少年衣履，并飲食鞍馬之需，公子亦靳；直至日中，甫能定議，以二百四十金付某，某猶恨恨不絕口。方將束裝啓行，倏又

聞鬪聲，闐且倍前。公子怪而出視，郵亭主人，早顛蹶奔入，爲公子言：「貴价與某弁之僕博，負伊二百金，償未及半，因而忿爭，迄今猶鬻於市上；倘邏卒見之，功令森嚴，予將不能業此矣，惟公子憐之！」公子亟呼僕，訶叱之！果有一僕負重不能償，而衆僕怒某，又不肯代還，以致相毆。及公子垂詢，皆無言，而索逋者益急。公子素慈祥憫下，又出數百金代償之，某與其僕，始揚鑣而去。公子雖失數百金，然得少年，甚愜所願，故亦不以爲憾。僕又因耗其主貲，更無敢面諍而腹誹，乃就道。田亦策蹇相送，公子固辭不獲，姑聽其行。至某鎮，日色將晡，始治餐，田又以盛饌入。公子深感其意，與少年對食於室中，田與僕皆在外也。忽又有數人，徘徊庭際，皆青衣，狀類廳捕，細語良久，始出。旋見田奔走張皇，入室卽言曰：「敵親誠不肖，又負累公子矣。」因指少年曰：「是兒非卽某王府中之旦也。受王身值若干，俱已浪費，故從敵親遠行。王怒！仰京畿追捕，急如星火，僕誤勸公子納之，今被京差窺見，以公子爲逃逋主，將逮去見王

，公子宜速爲計！」言未已，詢詢者盡入，已至廳下。公子聞王，大怖！神色盡失。田又出與衆語，安慰之；已有二人，牽少年出室，加以肘鎖，如重囚。公子益駭！呼田與謀，思所以免禍。田有難色曰：「此曹眼孔大，區區者何能濟事，姑試之。」果遭捕人揮斥，且掌其頰，田不敢言；公子又挽之。田往復至三，捕人始有允意，然索重賂，金且論千。公子雖震恐！力實不能。田又爲之關說，耐盡叱辱，議至八百，方肯首。公子所攜之數，半耗以舟車，前事旣已告罄，因以餽贖爲苞苴，不敷者，更質其衣物，囊橐半空，甫能如數，捕人猶爭執不已；田懇之，乃勑少年北行。在公子則已入琴俱往，鬱鬱不快而已。天薄暝，卽宿於此地，翌日啓程，田早不辭而去，公子惑焉。視僕之行裝，俱若輕減，亟叩其故，多不敢置對。惟一僕答曰：「前夕與某之僕博，獨田所負不貲，及田寢，吾儕始落下風，夜間因宿此，共計取償於田，以報公子。不意局勢忽翻，田竟大獲，約資數百金，又不敢聞之公子，遂各卸其裝，畀之令去，渠實飽載而歸，公子幸無

責！」公子聞此，慙然有間曰：「噫！予知之矣，此真念秧者也。」乃不復怒，反戒其僕曰：「予奉大人訓，不能恪遵，致爲宵小所愚，今我輩實犯淫賭，倘大人知之，罪亦莫道，可慎言，予苟騰達，此數亦無難立致。」從者皆喜！徐請曰：「倘諸公子垂詢，將何以應。」公子曰：「託於盜劫猶較愈。」僕皆敬諾。抵都，其諸兄已命价相俟，疑之曰：「約於某日可至，何滯滯若此？」公子不言，而先行之僕，又誘其蕭索，頓改昔觀；至者卽僞以遇盜相告，衆咸驚歎！公子至寓，見其諸兄，亦以被劫爲言。諸兄欲窮治之，則又沮止曰：「吾兄位皆清秩，捕者烏肯盡心，且所失無多，奚必爲是介介？」諸兄納其言，反矜其量，而不知其別具隱衷也。公子遂洗心寂處，而使同病之僕，密爲諮訪；其大兄署內，並無田姓之吏；某太常之猶子，現居京邸，未聞授職；諸王府班中，又無少年其人；知其皆妄，益不敢宣播，卽僕亦無有洩者。居二年，以助餉授晉州省倅，始出京，再過其地，傳舍已更三主，前事不問可知，乃歎息而去。念秧之詭譎如是，

宜乎墜其雲霧者，不僅若聊齋所云也。

總評「以藩臬之子，買笑千金，曾無所大損。獨羣小爲此區區，費盡心力，殊無異於拔牛一毛，不禁令人失笑！雖然，汲水西江，挹流行潦，獅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循此而求，豁壑可滿，苟如公子固無傷，稍遜公子即可慮，吾固特著其奸，而以戒夫世之行遺者。」

註解

方伯

前藩臬

郵亭主人

即旅舍主人也

內忤

心慚愧也

梅異

吳楚爲靈秀之區，人文蔚起，而掃眉才子，亦叢生其間，山川之氣所鍾也。

吳郡一廣文，林姓，忘其名，無錫人，家本儒素，學亦迂疏，青衿三十載，以按

貢補授斯職，時已耆艾之際矣。內人名嫺吳氏女，少從毗陵惲太母受學，詩成謝

絮，文紹班香，一時閩秀，罕出其右者，曾詠送春一絕，詩曰：「預煩小玉爲留

春，倦倚飛花餞故人；此去莫教鶯語老，再來好囀柳條新。」其風韻可見一斑。

自趙師雄
羅浮一夢
之後梅花
之風流佳
話寂寞無
聞久矣得
此一則爲
疏影暗香
生色不少
惟吳烟以
麗貞清才
而偶此冬
拱學究緣
不免爲之
抱屈豈羅
浮入夢凡
心已動有
千上着之
怒故配以
冰炭不相
投之夫婿
蕭清宿愆

父亦邑庠，因林補官有日，尙虛中饋，求婚於吳。父以其將官，竟許之。花燭之夕，婦尙標梅不足，夫早知命有餘，從任數稔，署冷宦閒，而林又庸腐異常，制藝而外無所解，倡隨絕少，益覺無聊。幸姑蘇諸名媛，耳知其名者，咸備珠繡之儀，前往執贄，而明倫堂後，又增一班玉筍，吳之心始少慰。林以官守無多，亦聽其酬酢，不之禁。癸未仲春，林已年逼耳順，因年老癯病乞休，上官亦無留之者，擇吉遂行。諸女伴聞之，情不能捨，舉攜酒餞之江皋。是日也，香輿溢岸，彩纜盈堤，珠翠迷離，桂蘭四射，較之二疏解組時，反以妍豔勝之，林亦與有榮施矣。離樽甫罄，祖帳未收，正爾握手言別，吳忽昏絕倒地；衆大驚！圍繞呼號，竟莫能醒，舟遂因之不發。乃吳方與衆申謝，俄見一老嫗，蹣跚僂偻，自篷底而來，貌甚醜惡，突前以氣相噓，其寒如鸞粟之風，吳遂莫知人事，迷惘中嫗猶在目，且把其袂曰：「孺人無懼！我奉諸姊命，相屈一敘耳，豈真以鹵莽相禍哉？」言已，曳之使行，其力甚猛。吳不得已而從之，因復登岸。又有妖婢二人，

姿容媚秀，擁一五色雲幃，向前迎迓。見嫗卽笑曰：「如此速客，亦大惡！」嫗亦笑曰：「老婦固善於勸駕者，若兒曹輩，歛衽百拜，未必能屈玉趾也。」卽促吳登車。吳心惴惴，不敢前。嫗又強之，然後挽綏以上，猶未安席，輿忽飄然，彷彿若在半空。吳大駭欲墮，嫗與婢左右夾持之，且笑曰：「小胆如此，豈廿年以前，未嘗御風而行耶？幸少安！行且至矣。」瞬息果至一處，島嶼縈迴，樓閣重疊，絕似虎阜之西，而山林花卉之勝，棟宇輪奐之奇，若別有佳境，吳心始少定，仰見雲居軒敞，其牌額皆古篆文，不可識辨。其車停於閭側，更有小鬟，狀若司昏，貌尤妖冶，見吳皆含笑相迎，扶策使下，一如夙昔所親狎者。吳方降輿，百香迸發，馥郁清芬，直達於屏門之外；及入而覘之，則老梅數百株，合抱參天，花繁幹密，雜植垣墉之內，始悟香所由來。益入而深，樹且益夥，中一堂，連亘十數楹，鳥革翬飛，朱甍畫棟。吳未及階，嫗早入報，倏見湘簾啓處，有麗人十餘，接裾而出，笑語曰：「婆子草草，幾驚子妹，我輩尙須負荆。」吳睨之

，衣素者十之九，衣綠者十之三，衣緋則一人而已。其衣愈淡，其貌愈妍，皆非目中所及觀。衆既降階，遜吳先登，入其室，遠勝芝蘭，而古雅絕倫，一琴一書，亦自有孤標別韻，而麗人之妝束，又皆不濃不淡，風格天然。至於衣之肥瘦，袖之長短，無不體裁盡善，信非經心莫辦焉。吳於此自覺形穢，愈加謙卑。衆推之賓席，三讓而後坐；方將展詢。一衣碧綃者遽啓曰：「適游館娃宮，見諸妮子爲妹折柳，張筵設飲，意氣甚都，大爲閨中人生色。迴憶曩昔，頓思良晤，因遣孟婆奉屈，幸勿以唐突見罪！」語竟起謝。吳本具林下風，不作兒女子態，亦遜曰：「郢中三曲，惟下里和音爲多，白雪陽春，反未之逮，姊言之，能勿令人汗顏！」遂答拜。衆聞其言，相顧而語曰：「談吐自是我輩，個中人固不昧本來也。」因笑曰：「勿甚撝謙，我輩當以情告。昨大姊自錢塘郵寄賦題一紙，我輩短才，竟莫能就，聞妹以妙文，領袖羣美，故乘行旌未發，邀來爲我捉刀，幸勿峻拒！」語次，婢早捧研而前。吳起辭曰：「深閨倦繡，短詠尤艱，若屬以大斧長矛

，鮮克奏績；况古人十年不就者，欲妹一朝成之，不亦隣於苛耶？」衆笑曰：「妹自敏捷過我輩，脫遇女左思，則不敢以此相強。」於是布白玉之几，進綠沉之管，碧衣者又曰：「盍少爲作者潤筆，勿使人手動腸枯，」遂以金叵羅進酒，大可數升，其酒紺碧色，香清且腴，衆勸曰：「此梅花之精，卽妹昔在羅浮，以之飲趙君者，今還奉觴予妹矣。」吳始恍然，知前身亦在暗香疏影中也。乃欣然強盡其半，索題視之。衆便出錦箋，細楷端妍，有序曰：「客夕對月，偶有所思，昔先徵君在日，值此蟾魄清瑩，彼詠我笑，恆至子夜不休。今徵君往矣，復覩此境，幾令孤山三百樹，一時欲化杜鵑枝，傷何如也？故予亦不能遽睡，致海棠婢子，長戀黑甜，因取舊句爲賦，猶未操觚，卽遣鶴兒銜與諸妹，倘有清興，請先揮毫，庶幾世外佳人，又添一段佳話耳。」尾署愚姊，林門梅氏歛衽拜，其賦題則愛月夜眠遲也。吳已技癢，遂不復辭，染翰構思，搗藻採華，不半日而賦成。衆疊脣誦之，其中警絕者，有曰：「縱高潔以自憐，亦團圓之可愛。」又曰：「

蕊珠宮外，誤香夢於凭欄；羣玉峯頭，騎花魂而入月。」又曰：「月姊可憐人，須念今夕之眷眷，素娥真好我，必無來日之遲遲。」約二三百言，比偶工整，衆皆誠服，贊曰：「洗刷殆盡，擲地金聲，我輩宜拜下風！」因復命酒酬謝，且將肆筵相款。吳亟止之曰：「荷蒙寵召，聊爲寒責，頃領玉液已醉矣，揚帆者實不能再待，請遣歸，是所切望！」衆笑曰：「妹猶戀戀冬烘夫子哉？雖然，既已久羈，不宜復留，俟明歲梅花國中，再當相晤。」遂喚前嫗併二婢，仍送之還。衆亦相送至門外，且囑曰：「妹以師雄之故，有涉凡情，因遭帝譴，墮落人間，雖不得意於癡翁，亦旣旋歸有日，努力自愛，慎勿過於傷懣！」囑訖，俟吳登輿始退。車行較前倍速，俄頃抵舟。吳將攝衣自下，忽颶風大作，所乘頓覆，吳大號，恍若夢覺，及寤而視之，祖餞者環繞於左右，謂吳已死，將與之更衣受舍。吳乃緬述其故，更誦其賦如流水，人皆驚異！蓋死已閱時三日矣。諸女始告歸，林乃入艙慰視，明日解維，遂爾長往。期年，錫山人至，好事者爭詢之，則吳果彩

雲散矣；所謂一歲之約，不爽若是，但恨無驛使來自嶺頭，竟不知羣花相見，更有何著作，足以膾炙人口者也？

總評『梅花賦出自廣平，今竟自欲賦矣，且情人賦矣。究之所情之人，卽屬廣平賦中人，而又不屑自賦，且借愛月以爲賦，其賦遂香豔千古，其人亦香豔千古，其事更香豔千古矣。然非梅之香豔，其人雖足傳，其賦雖足誦，其事究不足異也。惟孟婆一舉，似乎孟浪，而因落梅之風，少緩山陽之笛，亦既有功於吳，况爲梅之所畏哉？一旦見役於梅，不又足爲羣芳吐氣也耶？』評曰：『梅子含酸，宜其薄命，然自羅浮夢後，紀載無聞，得此猶堪補入賦料。』

註解

廣文

前清以之稱
教諭訓導

祖帳

謂錢
行也

冬烘

謂村塾
師也

童子杰

武生童之杰，灤州人，嘗蓄一利劍，自云能斬鬼狐，人固未之信。某年秋，

負之行山東道上，旅人有詢者，輒津津道之，且曰：「吾持此刃，雖不學萬人敵，然遇魔鬼邪妖，不難一斷之，彼區區誅軍斬將者，固猶是人間鈍器耳！」言之數數，卽有好奇者，欲試其能，因先與結交，行止皆共。時濟上有巨家，所居宅第，爲妖所據，曠之而遷於邑中，其人深知之。一日，合宿其地，乃給童曰：「溽暑猶蒸，旅邸人滿，有一清涼所，君能從我游乎？」童詢之？則曰：「知交有別墅，實在於是，倘借訪之，今夕東道主，有所矣。」童欣然從之，並跡而前，則天已嚮晦。其人導以往，戶猶未閉，闕其無人，蓋巨家緣有怪異，固知無敢入者，遂不慎筦鑰也。兩人襪被徑入，甫及中門，其人佯驚曰：「何洒掃亦無一二，君姑處此，待予往左近覓之。」童視第中頗修整，遂亦不疑，且恃其武勇，慨然曰：「諾！」其人卽趨出，至外，闔其扉，以革帶繫雙環，諒童無能飛越，喜笑而去。童久俟不至，心竊訝之！欲出則門已扃，頓悟曰：「若人殆欲試我術也，幸有劍在，予何懼焉？」於是卽庭側一室，拂其塵榻，而時已昏暝，亦不

寶劍寶刀
有德者居
之無德者
失之童生
能得道家
蕩魔之劍
其爲人必
非碌碌者
可比雖意
氣自競大
言誇強究
屬可造之
才故仙人
先令鬼魅
挫其盛氣
然後授以
秘訣俾成
爲一代之
劍俠焉

追深入。按劍良久，寂無見聞，遂倦而思寢。甫安枕，窸窣有聲，窗牖故無片紙，伏而窺覘，淡月之下，見一人，長僅尺餘，侏儒肥矮，往來巡堦而走，狀似狐，因厲聲叱之，倏不見。童遂以爲無足虞，弛然復臥。俄而火頓熾，可鑿鬚眉，有異物，高興簷等，面瓜色，雙眸如盃，灼灼然，火光卽從此出，周身皆綠毫，約長數寸，甚可怖畏！童不覺股栗，強掣其鋒，虛聲相向，物笑曰：「此劍儘足割雞，奈何大言欺人耶？」其音如鴉，響震屋宇，童之劍早已墜地。正倉皇間，忽聞環珮聲，物竟斂迹。童因定性視之。遙見紗籠數對，出自庭後，比及所臥室，則一中年婦，靚妝炫服，導以小鬟十數，咸衣紅紫。童心詫異！屏息無言。婦人排闥入室，命小鬟以燭照之，微哂曰：「看竹亦問主人，何擅作入幕之賓？無怪乎廝養不容也。」言訖，北面就坐，呼童以禮相見。童旣無能述，強起而揖之。潛睨其容，黛綠粉白，猶存風韻，因竊計「巨鬼畏此，此必其中巨擘，予受此劍，本未一試，頃因氣餒，致爲鬼所擲揄；今值孱弱，猶不用武，豈真束手待斃

乎？」見婦人指揮從婢，似將不利於己，意殊莫測；乃俯掇其劍，挺而刺之。婦人忽迴眸一笑曰：「汝猶以劍俠自居耶？予以好生，不戕汝命，且欲講濟世之術；汝乃包藏禍心，反以予試此刃，是誠不可救藥者矣。汝既有利器，請斷予首，倘不能效，弗可活也。」言次，側身向童，命其嘗試。童懼！復棄劍伏地曰：「予不敢矣！」婦人又笑曰：「孺子尙知分量，似可教也。」乃令起坐與語曰：「予實紅線之流，神於劍術，非若子之碌碌者。因此地鬼狐爲祟，特來居之，怪皆遠遁。向之試子者，皆予之僕隸爲之，非真妖也。而主人不知予仙，猶以爲怪，遂致久無人居。適在後庭，聞僕言，有重寶，其氣不揚，故宵行而來，將授予以異術，豈有他哉？」童聞言大喜！長跽請教！欲求爲師。婦人命取所擲之劍，拂拭再三，謂之曰：「此道家蕩魔之具，非吾輩所用者，故須人力，始克奏功。若吾劍之飛騰變化，則行之無阻矣。雖然，子實負此劍，非劍之負子，吾授子口訣，再以符水袁是劍，則天下之魔，不難盡蕩耳。」童益踴躍請教！婦人遂言曰：

『天心正大，吾心正直，蕩滌邪穢，肅清一世。』授訖，令小鬟持劍去。以某符和某水煮之，以光起爲度。且謂童曰：『劍非不利，但遭世塵埃，亦不免鈍矣。』因與童坐語，歷言『劍俠行事，並戒童以正心濟物，不然！劍雖通靈，其爲寶也幾何？』童一一敬諾！又許時，婢以劍出，精光迸露，非復向之黯淡無華。童遂再拜敬受！婦人又叮囑數言，始返內，時已漏下五鼓。童少寐，天已侵晨，遂亟起整衣，將詣庭辭謝，而小鬟已出，又以革囊相付曰：『夫人有命，人神路殊，不宜數數相見，君持此囊去，盡收天壤妖魔，十年後始可尋晤於武當山，彼時再當細敘也。』童又拜受！小鬟卽入。童甫出，給之者俟於門外，笑而詢之曰：『此中頗安樂否？』童心甚恚，然遵正直之教，不敢諱，爲緬述之，末曰：『子實殺我，而予之劍賴子以神，恩怨可以兩忘矣。』遂別去，不再與言，其人亦疑信參半。嗣聞童在江右，頗著神奇，且出家爲道士，代人驅遣，不受一錢，始爲之駭異！余在邗江時，曾聞童之神術，奇跡甚多，姑舉其一二，卽足懼人，有一

揚州婦，初患瘵疾，既而夢與鬼交；其鬼面目擁腫，毫無血色，且體冷如冰。每至，婦卽沈頓，頗不可當，其家延童祛之。童詰其形狀？笑曰：「此一覆沒之鬼也。」乃不入婦室，攜衆直至江干。夜深，鬼果出，童突前擒之，斫剝剖剝，流水滿地，其臭不可聞，相僭者皆掩鼻。童遂納之於囊，鬼猶嘖嘖作響，荷之而行，婦始安，半年而愈。又某縣富家有女，亦爲狐祟，晝則白身臥閨中，夜始凝妝以起。侍兒窺之，都無所見，惟衾枕時有毫數十莖，則狐之所遺也。童聞之，佩劍而往。至卽於富家門側，拔劍揮之，應手而倒，得一狐，長近三尺，血殷然，已垂斃。童乃剖狐之心，用以療女病，良久，仍以囊貯此狐，徐徐而去。人視此囊，約二尺，盛諸異物，無不包容，不禁咋舌駭歎！童旣爲黃冠，不歸故里，至戊辰歲，作武當之游，遂去不復返。

總評「或疑授童之訣，寥寥數言，必非蘭亭。余謂卽正直一語，可當千百符籙，并劍亦可無庸，况訣乎？何則？胆之巨細，由於氣之盈虛，原於心之邪

正，正而以直行之，即孟氏所謂浩然者也。仙佛神人，不外此二字，劍俠更無論已。獨是同一劍也，懦則試輒不利，勇則所向無前，劍固靈以人也。故夫天下有大勇者，不必有劍，而亦神欽鬼伏矣。」

註解

革帶

皮製之帶也

厲聲

大聲也

詣庭

欲至庭前也

楊秋娥

晉省有書院，未詢其名，蓋司牧者所建，以爲振鐸之地也。邑中諸生朱燮，年僅弱冠，肄業其中，醇謹嗜學，主是院者，舉刮目焉。丁巳冬杪，將度歲，院中人咸束其書，朱亦自理殘編，忽得詩箋大如掌，草書若簪花，誦之；其句曰：「蓮房留蓮子，蓮子不肯住；一旦入金盤，空房泣秋露。」語極哀豔，頗類古樂府，朱因愛玩不釋手。及抵家，黏之壁上，暇即吟哦，初不知爲閩人之作也。時值除夕，酬酢頗繁，迨至人日以後，漸能約伴出游。唐魏素勤儉，婦人女子，間或荆布微行，所云「如雲如茶」者，得未曾有。朱逐隊遊遨，偶過一巷，忽見平

屋之上，有婦人，以面巾罩首，荏苒而行，雙鉤在手，似甚纖細，不覺屬目。及近，則練裙布衣，俱甚精潔，而素絲朱履，益更動人；但未望見顏色，頗以爲憾！乃積雪雖消，春冰微滑，婦竟立足不定，延至衆前，竟如片雲飛墜矣。衆大譁，婦適落朱懷抱，朱亟以兩腕夾持，幸無損傷，而蹉跌之餘，面巾自揭；衆眺之，蟬鬢玉顏，天然絕豔，則女子也。衆矚之地，不勝羞澀，賴去其家伊邇，如青鸞垂翅而遁。衆旣爲之醉心，不暇瞻顧，惟朱見紅綫一幅，委于地上，知女子所遺，亟拾而袖之，同人又皆茫然。女去已遠，互相嘲戲，以朱未有室，爭謔之；朱惟含笑不答，意中亦頗覺自得。泊乎與衆分袂，不俟至家，卽出綫於袖，展視之，墨蹟猶新，則故蓮房一詠也；朱甚駭異！及返室中，合諸壁上，又復筆仗宛然，益爲錯愕不置！因而頓起癡情，更思女子態度，竟至終夜不寐。晨起，潛往其處物色之，盡得其實。女楊姓，生於桂月，父母因字以秋娃；其舅爲山右通儒，以娃字雖近古，而於今則俗，因易之曰「娥。」及長，貌姝麗，性且聰穎，卽

從其舅受學，工書能詩，所作有晉唐風味，其舅或因而閣筆。但產於寒素，且韜晦其光，遂絕無知者。年十七，守字閩中。歲前，因讀古有懷，擬作此絕。今往就正於舅，因之而頰，慚赧不勝！初不意稿之遺落，更不知旬日前，何以先在朱手也。然朱亦僅得其姓字，且出自鄉隣之口，亦未盡悉其才，惟慕色之念，日攢於胸，遂忽忽如有所失。上元已度，勢將入院肄習，朱之形狀如狂，祇默誦女詩，不絕於口，時且顛首頓足曰：「是耶非耶？果其所作耶？」硯席之間者，莫不聞而訝之，詰以其故？鑿不肯言。閱數日，院師開講，衆皆肅聽，朱獨漠然不聞，時時如與人偶語。師怪而詰之？乃緘口木立，少間復然。有與之同日游者，因陳其事於師。師歎曰：「此子殆病狂失心也！可扶歸其家，延醫施治，不然！當瘋癩。」因此輟講，命人伴送使歸，備述其詳，父母皆垂泣，朱獨搖首止之曰：「兒無疾，特冰上人約我爲父母撮合佳婦耳。」言已，瞑目如睡，竟夕鼾然，闔家益恟恟不定。殊不知朱自入院，卽祝曰：「疇以詩戕畀我，卽當以月老自居，

何累人相思，而身處局外乎？」蓋書院素有靈狐，朱曾聞之，疑牋爲其所致，故騰之如此。已而寂然，遂心口作念，有類於癡，實則性靈未昧也。當此之時，講席之側，忽有一人，高冠盛服，年約五旬，揖而言曰：「前彷彿溝流水，預以紅葉屬君，非無意也。良緣具在，君宜自圖，奚爲怨悵於僕？」朱知其爲狐，大喜！詰以詩所自來，并所以圖之之策？絮絮不休。維時人不見狐，祇覺朱有所語，且未聞所云，是以疑而且駭。乃狐謂朱曰：「女雖育於楊，其前生實我族類，猶有母在，盍以壻禮往謁之，此姻良可望。」朱心已失所主，欣然曰：「諾！」及朱歸家，狐從之，相俟於庭戶之外。至是朱覺身輕如葉，悄然出門，與偕行於市上。須臾，至一巨宅，燈火熒熒，錦衣花帽之人，司其啓閉者，不止一二。見狐卽聲諾曰：「丁員外來，楊家阿姊之事，當有濟。」狐以首領之，其人卽入稟白。少頃，出肅客。朱從狐入，廳事五楹，極高敞，中設白玉屏風，上鏤牡丹，宛然如生；下置胡牀，朱茵累寸，旁有繡杌四，光華炫目。周視室內，金玉彝器，

映帶左右，舉爲朱所希觀；因竊念曰：「得爲渠家婿，當不慮富貴矣。」乃賓已履闕，主人猶未出，謁者告狐曰：「太孺人以老疾，不能疾趨，恐慢客，請坐以相待。」言已自出。狐引朱耳語曰：「此媪性拘，亦不輕於許可人，以君之才，深慮未能入彀，予有拙稿，君錄之，則雀屏不難中矣。」因以一紙授朱，朱益喜！俄而異香滿發，有紗籠四，引一媪，冠帔而出；侍婢十數，妖冶絕倫。狐導朱執子婿禮。媪止之曰：「否否！婚嫁非細故，無敢鹵莽。」言次，竟居中座，亦不少遜。狐與朱，翻北向而坐。朱以色爲重，亦不以禮爲怪。媪語狐曰：「年來亦大匆忙，竟不一顧。」狐起謝過。又問朱以姓氏及所業。朱一一敬對。媪笑曰：「泮水中自是化龍之地，玉堂金馬，俱基於此，郎君以青年采芹，將來良不可限。」狐亦從旁贊揚，謂與朱比鄰，咕嚕之聲無少息，故敢於先容。媪之色，似甚喜；旣而曰：「老婦龍鍾，耳目之聰明，大遜往日，兒女姻事，無敢自作主張，俟小妮子來，與郎君旗鼓相當，渠之意中，則老婦之意亦中矣。」狐因請曰：

女已歿而託生他姓，編編念之，不忘爲之，慎擇佳偶，其慈愛殊不可及。至於以前生之所眷，途不惜百計鑽營，爲朱撮合，其深情款款，尤爲可佩。執謂默賴無情，能彼世之殘酷，不仁毒無，恩義者反不如此狐矣。

「姊安在？」媪曰：「已遣婢，想當卽至。」於是命婢進茗，啜之，味甚香冽。無何，婢報曰：「阿姑至。」朱與狐皆避坐，遠立屏後，又見紗籠，有女子，繡衣錦帶，翩翩而來，見媪，斂衽再拜。朱睨之，裝飾雖異，姿態如初，實卽女也。媪握其腕，並坐於牀，且撫其肩曰：「兒近來頗念母否？」答曰：「云胡不思，但隔世已久，非母於夢中見示，兒何能知？」媪又曰：「旣念予，則予之命，亦若父母之命也。母慮兒家甚貧，或輕許蚩蚩者流，誤兒一生。今丁員外來，爲一朱公子執伐，其人頗才俊，可許乎？」女聞媪言，俛首不答，色雖赧然，而意似重有憂者。媪笑曰：「母不强兒，故召兒來自試之，臧否在兒月旦，矧子當不誤人，奚爲躊躇若此？」女色少解，而不語如故；媪又强之，卒默然。媪因謂狐曰：「妮子忒怕羞！題自老婦出，詩乃昇之自擇，或可也。」狐卽慙曰：「然！媪指屏間花，令賦七言一律，且曰：『雀屏猶未若花屏之豔也。』於是羣婢設几於柱下，進水晶之硯，鋪澆花之箋。朱旣有所恃，坦然就坐，以狐稿置紙下，

揮兔毫，運象管，俄頃而就，倩婢轉呈於媼。媼命女誦之，其律曰：「國豔依稀落筆端，玉山添媚彩雲團；圖成信有千金價，張去還宜百寶欄。雲母顏堆雪被，花王笑日倚琅玕；兼葭果入黃荃畫，也許當筵學鳳鸞。」媼聆之，意先首肯。女亦微嚙曰：「道在是矣。」乃起而先入屏後，媼始延朱，復其故處曰：「郎信天才！與吾家秋娥，可稱匹敵，歸宜極覓執柯，好事固可諧也。」狐又起白曰：「微媼有命，鳳卜固屬無徵，然亦何能使人必從乎？僕意宜擇吉，卽招朱郎入贅，婚而後告，庶無扞格，媼以爲然否？」媼又側首沉思，徐曰：「本不當強預人事，但欲得快婿，老婦亦不恤人言。」因顧婢曰：「速取十丈紅，先爲大媒光采，異日再治筵相酬。」狐令朱起謝，媼始含笑受之。狐徑披紅，與朱出，直送朱至其家，乃別去曰：「俟訂吉期，再當敬以相報。」朱入門而覺，身在榻上，父母猶環守其側；朱具以告，闔室俱以爲顛，謹進湯藥以飲之。翌日起，神氣如舊，且赴院謝其師，仍其講貫，以非儒者所樂聞，遂不置之齒頰。旬餘，忽失朱之

所在，院師與其家俱倉皇，浼人追尋，究無迹兆。而楊家亦於是日，戶牖未啓，失其掌珠，閩邑始傳以爲異。年餘，有朱之從叔，家巨富，爲賈於京，始致書，並朱之書來，則朱已納粟坐監，且登鄉榜矣。蓋朱在院數日，又見狐來奔告曰：「媼家已以與來，予以院中人夥，故止之於予家，新郎可往矣。」朱欲歸告父母，而以前事爲鑒，懼其弗信，將不得娶，乃鍵戶從狐行。及抵狐處，門庭瀟灑，絕無纖塵，果有輿止於外。狐揖朱入，朱因謝其玉成之德！狐笑曰：「子非他，前生亦一女也，遭吾祟而死，恩情惓惓，子縱忘之，予不能忘也；故百計圖維，成子佳耦，亦聊以爲報耳，何謝爲？」朱頓悟。狐又出衣衣之，華美異常。朱雖無羊車之貌，亦旣神采不羣矣。乘輿啓行，天已嚮晦，簫鼓敖曹，里人竟如充耳。旣至，僮相僕從，蜂擁而入，堂前大賓肅立，約數人，冠服不類於今，貌皆奇偉；媼亦出，扶杖候之。朱降輿，禮人鳴贊，婢始擁女出，裝束如僊，以帕重遮嬌面，生忽疑非楊女。迨及交拜成禮，啓袂視之，花貌儼然，則故秋娥者是，朱

乃大悅！及寢，燕婉之求既遂，而魚水之樂，因以靡加；浹洽之餘，朱又疑身在夢境，且以楊氏之姝，何爲聘嫁由媪，細詢之？女初慚作不言，徐乃自白曰：「妾生有夙慧，襁褓卽洞見本來，但懼惑人，不敢妄語。比長，亦漸昧前因，客歲忽夢媪自云：『是妾前生之母，妾緣母病，出覓仙芝，爲獵犬所咋而死，蓋一狐也。母因痛念妾，適父來遊於晉，攜母至此，始得根尋相見。』不勝劬勞，衣食珍異，時自暗中餽遺，妾亦在睡鄉，日來省視。今春語妾曰：『若父母與乃舅謀，以兒適劉郎子，此人文名藉甚，而福澤綦薄，吾當爲兒覓一佳婿。』曩日因丁公，得讀佳什，母與妾皆心肯，檢君祿籍，又仕版中人，故以妾奉箕帚。」朱曰：「然則卿今至此，其猶是漆園之蝶耶？且兩次未瞻泰岱，係何銜名？而媪遽稱太孺人？」女曰：「妾亦不自解，日前母云：『以妾字君。』妾心甚覺猶豫，以爲未奉父母之命，再生之說，究屬不經，遂婉言以辭；母甚不懌。昨夕妾在深閨，忽二婢入室，夾持妾行，若在雲霧中；至此，母始告妾，則已不能歸矣。又聞

妾前世有兄，俱在帝京供役，授有微秩，僕婢因此尊母。至於父，亦往都中，久出未返，其大概如此，妾實不得其詳。」朱既得女敘述，心下霍然，亦自言兩詩之異，並邂逅相遭，遂致懷思之苦；因呼曰：「卿卽墜樓人也？非予雖不玉碎，恐難瓦全矣。」女亦得悉其顛末，笑曰：「觀君狀貌，似曾相識，想以妾失足之故。」言已，交頤而眠。明日早起，入謝嫗。嫗忽言曰：「婿與女，究非吾道中人，不能久居於此。」乃以輜輶一乘，駛醒數騎，婢二人，僕三人，侍女與朱俱北上。灑行，授以千金曰：「婿自能騰達，厚貲反以相誤，况乃父若兄，俱在京邸，薪水固無虞不給也。」朱與女，泣拜膝下，勉強發軔。途中女與朱倡和，朱視顏辭以未諳。女怪之！朱以實告。女歎曰：「丁公爲所愛，誤人閨媛，惡得無罪！」既而見朱所爲文，始矍然曰：「妾雖未解爲此，然詩文一也，英銳之氣，自宜早發，惜未斟酌盡善耳！」朱甚服其論。抵京，婢僕皆辭去，朱乃以金自覓十指以代之。閱數日，翁至，議論淵博，絕類老儒，朱遂執經受業，學乃大進。

；惟二兄以職役爲言，從未一覲，而贈遺其妹，不啻同胞。朱又謁其叔，叔大駭而詢之？朱爲緬陳，叔亦且信且疑，因勸之納監，適直秋闈，賴狐翁度以金針，遂舉月桂。明春，下第將歸，女適坐蓐，誕生一子，彌月後，始得西還。引妻攜子，入見父母，具以情告。朱父母無子，忽得媳，且已抱孫，乃大喜！女始得歸寧父母，惟其舅疑女淫奔，有玷閨訓，屏斥不與通；女因此內媿！抱恙數月，幸值狐翁倦游，與媪偕至朱家視其女，車馬喧囂，溢於門巷，邑人皆見之，而羣議以息，舅之惑，不言自解，始與通訊，女疾隨痊。然自此狐翁夫婦，絕不再來，朱與女皆若夢寐，莫識所居，惟時時額手，以當瞻拜而已。韓城皮景休，曾寓於書院，爲予言，青青子衿，猶口傳而心豔之。

總評『媪之慈，女之孝，丁之多情，均可以傳。惟媪強主婚姻，竟不於所生是問；丁爲人媒妁，乃至於售欺其類。而朱以一線紅絲，背棄鄉井，竟不念厥父母，似不可訓。不知其舅通儒，自謂藻衡一世，勢必許割而不許朱，向

閱此則而
知無論男
女慾心一
熾難作奸
犯科喪失
性命亦不
復顧慾之
害如此東
身自好之
士所以貴
能制慾也

非媼之大力，丁之委蛇，與朱之鍾情過甚，此事何可易幾？但惜翁媼不偕臨，朱固不辭爲相如，女亦何辜而爲文君，瓜李之嫌，又誰能爲之解也？不亦冤哉？

註解

刮目

猶言另眼相看也

咕嘩

誦讀之聲也

坐蓐

婦人生產也

笑案

閩粵有二命案，均可發笑。其一爲強姦致死，審其實，則死者非牝乃牡，致之死者，非雄乃雌也。蓋粵東地鄰苗疆，有燕六者，臬署之承差也。貌白皙，年僅廿二三，捧檄催某縣案卷，行程苦熱，小憩於樹下，裼袒偃臥，俟涼而後行。適遇苗家婦女，姑嫂宛若共三人，挑菜而來，見燕肉色如雪，咸悅之。本省皆熟苗，可通情語，燕以走卒，素習此，浮詞相挑，遂野合於綠陰深處。娣姒爭先，姑以女子獨落後，然覩嫖褻情狀，早不自禁。燕自負色中卞莊，可刺三虎，無如精力已竭，至女竟委頓不起。女情極，百計撫摩，究難振作，隳頽益增，一時忿

忿不已，謂燕薄己，以利米之鎌，狠割厥物，隨手而落，其嫂皆不及防，燕遂死於牡丹花下。二婦大懼！方牽女思遁，而行人踵至，見血漬，詰得其狀，擒以首官。燕雖少甦，踰日竟死，官因以戲殺置女於法。至於閩案，可笑而尤奇。某縣邑宰，檢驗一屍，頂下胸前，致命數傷，固其常；惟後庭方寸地，以刃穴之而去，洞然無餘肉。宰愕然！詢之兇手，不少諱，竟毅然曰：「刳之矣。」訊以安在？又毅然曰：「烹而食之矣。」宰駭且笑，詰曰：「此何物；而可啖？得毋欺甚？」對曰：「非敢欺也！死者年十四，吾悅其色，誘之以利，遂成姦；自是飲食衣服，無不取資於吾，吾猶惴惴焉。恐不當其意，以此耗散予家，父母詈我，妻子怨我，戚族不齒於我，維渠之故；今未弱冠，而棄我如遺，欲與之歡，始猶規避，漸且拒絕；再強之，則老拳將奮矣。情實不甘，給以他事，與之游，乘其無備，刺而殺之；既而思敗家之由，見絕之速，刳此歸付釜鬻，烹而下酒，始洩此忿；今日雖萬死不辭。」供訖，公堂上下，無不粲然！庭鞫再三，矢口不移。宰

因事甚狼狽，刪之弗錄，僅以姦殺具詳，而責令尸親掩其骸。迄今入幕之賓，盡率而遊兩地者，相與劇談，猶舉此以爲笑柄。

總評「讞獄重事也，姦殺奇慘也，有何可笑？獨至此而捧腹不已；誠以懷春處女，竟成殺命姦夫；斷袖男兒，忽做嘗糞流亞；懦男子三鼓氣竭，難當摩厲之須；拘小官一旦情乖，突受抉剔之苦；情關未斬，先教折戟沉沙；孽海難清，早共餘桃入口。且也兩婦狼貪於始，一女虎視於終，與輪姦有以異乎？既已搗穴於前，何更犂庭於後，較鬥殺固不同矣。閱案至此，雖哀矜之君子，不禁解頤，况身處局外者耶？又聞某縣一邑溪，下車未久，有民以忤逆控其子者。其子以薙髮爲業，卽世之所謂待詔也。拘之至而訊之，以生意微細，養贍全家，父好賭，不能多得錢，因是見控，供情頗侃直。官怒！置其子，欲杖其父，幕中人知其非也，亟請官以他事退休，語之曰：「例本倫常，未有因子而刑其父者。」官若夢寤，貿然曰：「杖其子可乎？」友曰：「

可。」官卽出坐衙齋，不升公座，唯曰：「速喚待詔來！」從者謂其剃髮也，卽召平時之待詔，持匣裹刀而至。官不詳審爲伊誰，叱之跪，且呼役杖之，笞二十。杖訖，待詔起請命，則曰：「若不孝若父，法宜責。」待詔轉懼爲笑曰：「公誤矣！民固幼失怙恃者，豈鬼以忤逆控我耶？」官因張目注視，良久曰：「適間構訟非汝乎？」答曰：「非！」官又若夢寤，囁然曰：「誠誤矣！胡不早言？」賈以千錢，使自去，邑中途傳以爲笑。此官之夢夢，較之笑案，尤令人爲之絕倒矣！」

註解

臬署

前清司法之官署

庭鞠

富庭審訊也

笑柄

猶笑話也

戲言

京都某公宅有狐，能攝致人物，公故不甚覺也。家人輩咸知其異，遇有遺失，輒祝之，次日或珠還於原處，遂習以爲常。獨一黠僕，不深信，且戲曰：「若勿絮絮聒聒，狐之所攝，皆以供吾飲博，汝輩祈之亦徒勞。」嗣後某僕之婦，失

同類相處猶不可以言爲戲況與異類乎此僕恃其口給與狐戲請宜乎爲所誑弄以致身犯王章而無以自明也

其簪珥，則又戲曰：「阿嫂須大量，狐知我無偶，借此區區，爲予聘婦，新人入門，我當代狐拜還。」如是云云，衆初亦日笑其戲，乃自此所失之物，縱視之，竟無還者，衆因心厭其戲，漸且面斥其戲，而其戲益莫可究詰。每曰：「狐引予至其處，食以珍錯，飲以醇醪，相與寢處如常人，備極歡好。」語次，描摹情狀，聞者幾至掩耳，則狐之寒心可知已。一日，秋雨新霽，與僮僕共話，又涉戲言。忽謔曰：「虧狐情厚，使得與新嫂爲歡，但惜天氣微寒，予之兩股如冰，諒嫂亦未遽煖也。」語已大笑！蓋此僕結褵未久，適見其婦坐搗衣石上，與女伴長談，故謔之如此。詎意其人有疑癖，託故卽起，將歸房。黠者猶笑而送之曰：「若驗明！自腰以下，倘不如沃冷水者，當以造謠唾予面。」此僕聞而益疑，入則婦已旋室，不暇詢問，卽探手於袴中。婦猶羞避，夫更滋惑，強捫之，果如所言，則肌不冰而如冰，膚非雪而類雪，其疑遂不可解，遽批婦頰，使招姦狀。婦旣摸頭不着，無由與辯。而黠僕甫分襟袂，卽奉公命差出。翌日旋歸，是僕之婦，早

已懸梁自縊矣。公詢得其情，亦知爲戲，而不得不並令出官。衆僕又頓憶前言，私發其囊篋，則充物於中，無非所失之物，間亦有公之器具，俱愕然。白之主人，始大怒！補牘公庭，僕雖黠而無以自明，竟律以誣良竊盜，罪不至死，問發黑龍江，不日卽簽差起解矣。乃行未二日程，有婦人，靚粧俟於路，逆而言曰：「久侍巾櫛，何忍遐棄，胡不簽妻同配，將焉置妾耶？」役方疑其有室，而僕早知其爲狐，亦笑答曰：「累若扶持，旣居繆綉，又荷戍戈，今更依依弗捨，然欲偕行赴配，子實無計資生，若能爲錢樹子，則可共贍，否卽請迴玉趾。」狐聞言，紅漲於面，唾曰：「是兒尖嘴，竟至死不改。」直前以手捫其吻，血出如濡，視狐已不見。二役驚顧倉皇，亟視僕，則唇之上下，割裂半寸許，如十字然，駭而且笑！相偕東行；歸爲公家人述之，始悟前此之事，皆狐之報其戲也。後數年，僕以大赦得還，今爲公家服役，但絕口不敢言狐，而公家之狐，早不知其安往已。

總評「僕與狐可稱對手，僕不緘口，狐亦不肯甘心。然僕非有剛正之氣，足以服狐也，直不過輕薄口齒，藉以肆其雌黃，宜乎狐之思逞，而有以中之也。唯末幅雖近醜詆，而不爲狐屈，正不得以唾壺口缺而少之。」

註解

珠還

卽歸還也

飲博

飲酒賭博也

充物

充補也

銷魂獄

宜陽董生，年六旬，爲冥中赤無常，恆爲人言，「凡少年多情，必墮銷魂獄中，大是苦事；其獄卽在人間。」言之若鑿鑿可據。同邑周生，聞其說而大笑，曾面闢之。董生微哂，不與爭，惟曰：「君名正在此獄中，何得遽矜老夫？不出三年，予言驗矣。」周生亦斥其妄！蓋周巨富，粉白黛綠，列屋而居，又數作狹邪游，偎紅倚翠，視爲固然；且謂人患無厚賞，何憂不得佳麗，以故正室物化，漠不關心，曾有一絕云：「花落何嘗減却春，東君歲歲駐紅塵；多情自有忘情處，慢把銷魂說向人。」譏董言之謬也。年餘，以事遊三吳，猶載二姬以從。同人

周已非門外漢矣。明日晨起，擬往訪之，第不知爲商之何人，無敢造次。及入城謝宰，遇所舊識，微詢之？則商有一女，酷嗜文翰，此外並無能詞者，益爲神往。晤宰，卽託言妾病，不能過行，乞爲致意於商，假其地暫安行李。宰適懷投轄之念，喜其留而諾之。周又挾刺謁商。商夙仰其文譽，歡然接見，宰更爲之關說，竟得暫假一枝。周遂舍舟就陸，不復前行。及入園中，其地絕寬敞，修竹娟秀，落英繽紛，迥異塵俗境界，而亭臺掩映，布置絕佳，又可見雅人深致，寓之頗適人意，而終慮女之妍媸未辨也。雖信人言，知其美，且未字，然無由見之。乃女聞周名士，嗜才之念亦汲汲，慙思其母，往覲二姬，意固有所爲也。詎周逆料已久，每託他出，匿身室內。俄而女隨母至，周窺之，則莫增莫減，怯粉羞朱，妙麗天然，不第室中二美，遠若天淵，卽身之所遇者，皆類嚙矢，抑且珊瑚而來，亭亭而立，入室則芝蘭散馥，卽席則珠玉生輝，欲不醉心，而不得矣。已而顧盼生春，容光肆映，其母詢二姬之年，一答以十九。女卽笑曰：「九十春光，倒

誦之，光且春矣。」以此姬之髮微禿也。一姬體頗肥，以十七對。女又笑曰：「月圓三五，至十五，渾未消瘦？」周暗中不禁絕倒，而私心又以爲恥。又聞女母與二姬言，瑣敘家常，女就案頭翻閱，得周詩集，嚶嚶細詠，至紅梅一律，不覺曼聲長吟曰：「誰點羅浮靨，濃脂次第勻；嬌紅疑滯酒，膩綠訝含顰；月浸丹應熟，霞侵雪倍春；不妨隣玉照，共媚隴頭人。」讀至此，卽以香鈎點地曰：「處士虛聲，閱此正自不虛也。」意甚賞心。二姬以箋乞詩。女亦不辭，瞬息卽成一絕曰：「乍見憐卿玉不如，麗華欣與太真俱；祇愁鬢畔花羞落，十珮由來話盡虛。」二姬亦不解其指，欣喜拜受而已。女卽起，含笑與母離席，橫波四顧，許時方出門，意似戀戀。周更目眩而神往，自是視二姬如塵羹土飯，不復饜飫，數日莫得當夕，而胸頭眼底，恍惚皆有美一人，因而不嫌自媒，貿焉直陳於宰。宰知其琴絃未續，婚牘又難自官出，乃使人授意於商。商甚愛女，不欲締姻於外鄉，且周之齒微長，又不屑應以桃夭之子，其議遂扞格不能成。居三月，渴病難醫，

而王孫究未首肯，周已肌削骨立。幸勸之，亦將束裝，忽女之表兄自北來，與周爲杵臼交，一見卽驚曰：「兄素豪，何作此態？」周卽直言其故。某笑曰：「此大好事！何猶豫至是？」卽入見商夫婦，歷陳周之才品，爲三楚第一人，異日玉堂金馬，妹亦與有榮施，不可失此佳偶。」商始有允意。某又反覆開解，戚族之羣議以息，遂以某爲月老，旬日之間，周備千緡聘，納之於商，商家大喜！又月餘，卽以園爲甥館，涓吉成禮。新婚之夕，女之一嘖一笑，均爲周所未經，而林畔之嬌羞，衾底之柔順，縱西子王嬙，當無異致，其樂境之銷魂，誠有似董生所云者。乃女旣云才而愛才，又幸與才邁，積漸而稔，覩規遽更，或交頸填詞，或並頭聯句，窮極韻事，不可勝言；而白晝之倡隨，深宵之纏綿，更無論已。且生平好爲綺語，卽拈一小令，亦靡曼動人，推而至於齒牙之慧，每耐人十日思；曾爲周曰：「琴瑟靜好，豈操縵獨不樂耶？」又曰：「管夫人小詞，儂中有你，你中有我，曾如是分拆不開。」周喜其語，書而黏之於壁，日夕觀玩，而其南鄉子

詞，自詠其定情之苦樂，則曰：「未慣雲雨鄉，小鹿心頭忒煞忙，饒是才郎多款款，汪洋鵑血啼殘粧。枕旁幾度怯蜂狂，又覺貪歡別有腸，玉軟花慵晨始起，郎當，小步艱難倚象牀。」周由是伉儷情濃，分飛意少，銷魂獄中，亦既安心坐地矣。不數月，有周前室之叔，虎棍也。以猶女之亡，周不以計，心甚銜之！適觀察某公下車，搜剔屬邑隱事，乃具狀以殺妻控周；且言其富於貲，本縣官吏將左袒，乞親鞫。公竟批准。知周在零陵，檄行該縣，逮之質審。周雖自知無妄，然數百里之行，庸詎能免。於是別離之狀，頗見於顏色之間。維時邑人喧傳，以爲周實有其情，商夫婦且悔且恨，遂視壻淡然。卽女亦聞風懷懼，謂夫未必能歸，而其心益苦。瀕行，置酒於閨中而餞之曰：「郎行矣！莫須有之事，諒難以魚肉正人，然三人奔告，慈母猶疑，正人不可不慎也！今君就道之時，卽妾凝眸之日，望穿秋水，離緒又復如麻，妾固善病，當此多愁，恐君一帆南來，將不及再奉巾櫛，能不傷心！」言之，淚盈嬌面。周亦不禁黯然，強詞慰之。女拈踏莎行以

贈別，愁苦之中，兩俱不能記憶，周遂行。宰情甚厚，爲具舟楫，更預以書爲請託，東道主人頗不惡。惟周不以訟事縈心，祇以離愁在抱，江草萋萋，時吟斷腸之句；山雲瑟瑟，難忘折翼之悲；九疑三湘，尤增愁緒。及至，觀察適以公出，守候月餘，始得對質，詞內又于連多人，往來提喚，坐費居諸，荏苒將半載，訟事始結；控者雖得重罪，而周亦耗盡心神，雀角鼠牙，猶可撥雲見日，獨至於藕絲蓮性，擺脫維艱；且數得女書，言已病在牀蓐，益覺寸心如焚。幸而定案，扁舟早待於江干，解纜而行，數日卽抵零陵，直趨岳家，妻幸無恙，然已憔悴支離，好花如將萎謝矣。見卽握手涕泣，淒惋不勝！蓋女自周行後，甫兩月，以憂成疾，今聞其歸，稍有起色，因勉強離榻，扶病出迎，其實積重難返，而豎子究未遠遁也。悲定喜生，女亦神思頓爽，始言其懷思之苦，及致病之由。周感其情，益深眷愛，於卜鸞鏡之常圓，知寶釵之永合，無庸遠慮。乃未及二日。女以事怒其婢，將親撻之。婢故愚悍，以手推女而跌之，女遂氣結不能言。周適他出，

二姬與諸婢，皆大驚！環視而救之。商夫婦聞而怒，取婢痛加捶楚，轉售於人。視女雖幸已甦，而精神萎憊，因而舊疾復作，勢轉增劇；旬餘竟不能出閨闥，然在沉頓之中，每晨必力疾起，加意脩飾，使人不覺其病。而楚宮之腰，倍形其細；趙燕之體，日見其輕；心以捧而增妍，目以倦而添媚；抑且黃昏切切，籌及屬纊之餘；黑夜淒淒，言皆蓋棺之後；恩情眷戀，則曰不舍惟郎；心口嗟呀，又曰薄福如妾；斯時枕畔之人，能不銷魂欲死耶？周因奔走尋方，竭蹶乞藥，而延醫續命，作福求神，漫無暇日；甚至甫入閨房，淚痕時有；卽當廣衆，笑面全無；女益憐周，周益不忍於女，其牽纏百狀，莫可言容。一夕，女自夢中驚覺，流涕語周曰：「妾將不能侍君矣！適夢君折一花，紛紛自落。妾問之，視妾而笑；此不吉之兆也！」周時已龜筮告兇，知其不起，姑強詞以解之。女竟怏怏終夜，明日起，命婢取絹，臨鏡自摹其形，因愴然謂周曰：「女爲悅已者容，君誠悅妾，請玩此歿後之容。」言次，皆泣下。圖成氣促，竟未及闋筆而歿。周大慟！頽然

欲仆。幸二姬侍側，扶掖就坐，始失聲而哭，至午不輟。二姬經理喪務，商夫婦早噉噉而來，一時之慘目傷心，覺鶴唳猿啼，猶難舉似矣。女已就殮，周遂木坐如呆，不言不笑，惟誦毛詩，謂予不信二語。時宰猶在任，知其神傷，勸商急遣婿歸。商因百計勸慰，周始諾，載女柩而行。商夫婦送之水次，執手嗚咽，痛入心髓，凡歷三時；甫判袂。周在舟中，舉目無歡，寢食俱在柩側，既悵無返魂之香，又恨少蘅蕪之草，二姬雖在左右，久已視同糞壤。今值痛苦之餘，少有所忤，則敲扑隨之，絕無愛惜之意。及抵本邑，以女棺廟見先靈，葬於祖塋之側。周臨其穴，皆絕復生，返至家，以一室供女遺像，對之泫然，自朝至暮，弗肯去。戚族咸諍之以理。惟答曰：「佳人難再得。」蓋已形銷骨鑠，與死爲鄰，家人深以爲憂！忽一日，董以札至，啓視之，絕無寒暄語，惟大書銷魂獄三字而已。周因惶然惕然，若聆晨鐘，亟起命駕往謁董。入見卽拜伏不起，願請受爲弟子。董大笑！扶之就坐曰：「君固我之故人，何搗謙至此？」周乃歷陳已事，並謝其指

迷之德。董太息曰：「斯卽所謂銷魂獄也。君旣幸而得出，何復欲入之耶？」周益大悟。董與之浮白竟日，語笑懽然，歸卽撤女像，以妾生之二子，囑其從兄，盡散諸姬，出家於某寺中，爲善知識。人詢之？則曰：「贖此殘魂，不堪再經剝蝕也。」後董生年七旬，徧辭里人，謂冥王知其就衰，命以刀筆往供役，遂無疾而逝。又十年，周亦示寂，銷魂獄之名，至今著爲炯鑒。然女之詩詞，好事者梓以行世，則又爲之銷魂不置云。

總評「人生不能無事，固不能無情，此銷魂獄之所由設也。故不獨柔曼當前，能失精魄；嬌癡坐側，易蕩心神；斷腸於南浦之花，愴懷於北邙之柳，如周生者，比比皆然。試爲推而廣之，北山詩成，則孝子之魂銷矣；西河明喪，則慈父之魂銷矣；東征三載，則兄弟之魂銷矣；南枝一寄，則朋友之魂銷矣；至於巫峽啼猿，衡陽歸雁，足以銷仕宦之魂；山風到面，海月驚心，足以銷行旅之魂，又豈止陽關三曲，河滿一聲，肌霏霏其如墜耶？然而得妻如

女，卽爲之銷魂，良無所恨。奈何董生饒舌，周子誤聽，竟使塚號鴛鴦，樹名連理，不復見於今哉？」

評曰：「遇此人不得不銷此魂，浩歌子之言，真情至之語，可見情之所鍾，猶在我輩。」

註解

粉垣

卽繪也

嗜矢

謂事物之先至者也

爛墜

卽鑿成也

訟疫

富平劉某，素健訟，恃其刀筆之能，歷于守令，咸莫能屈。某年，關中大疫，死者莫數，其父叔亦以疫卒。劉大恚！投詞於城隍，備詆疫鬼之暴，凡數百言，詞語激切。一日，夢城隍召之去，當庭責問，色似甚怒！曰：「天災流行，實亦人所自致，汝何喋喋如此？况瘟疫掌之明神，其權操於上帝，予且不能左右於其間，草莽小民，竟敢以狂言相讞耶？」劉卽抗聲而對曰：「然！言者誠爲有罪，但人生壽夭有命，豈於疫而獨無命耶？若有命在，何死者命皆當歿，歿者偏皆

劉某能與疫神爭執殊屬強項然非理由充足安能折倒疫神哉至其對待疫鬼則誘之以利使此筋髓目者悉爲所用備術尤不可及

遇疫？如云無命，又何以有造生造死之說，豈先造疫，而後造命乎？抑不必造命而獨造疫乎？是不可解，因以興訟，惟神有以教之！「城隍似無以答，徐曰：『此皆強詞，予不屑與汝辯，可速之往見疫神，以正其狂吠之罪！』」劉亦不懼。有鬼以巨練繫其項，卽毅然從之行。微聞城隍歎曰：「偏強哉！夫夫也！」乃未及出祠，忽見愁雲慘霧中，有青衣童，狀貌醜惡，持牒自空而下，謂劉曰：「疫神以汝論似亦近理，部下諸鬼，止知行疫，而傳染者或失輕重，未免濫及無辜，已命瘟癘大使，覆加檢查矣。」一言訖，以牒示城隍，命鬼褫其練，縱之自歸。劉心竊以爲得計，欣欣出門，莫識來路，方貿然前行。俄有同里數人，聯袖而來，面容大有喜色。揖劉而謝曰：「賴君片言，吾曹皆免鬼錄，將何以酬？蓋俱一二日中物化者，劉亦以失路告之，衆乃導以同歸。甫行半里許，突遭厲鬼三四輩，虬筋鶴目，吼聲如惡鴉，見劉皆甚怒相厲，爭以巨爪攫拿，衆遂如鳥獸散，劉獨坦然揖之曰：『公等卽疫鬼耶？吾父死於是，吾叔死於是，與某而將三矣；所以忘死

而與公等訟者，誠以好生者天，正直者神，公等奉行不善，罪且莫遑，予縱死，亦不爲公等屈。」鬼聞之，相顧愕然！其威頓霽。劉因曰：「公等奔波亦良苦，且時致人怨，莫能血食，誠舍予，則鷄犬之祀，亦且易事；當死者固不能生，可生者亦聽其禱，不亦一舉而兼善乎？」鬼乃大悅！重致不安，反與之訂約而別。劉歸至里門，俄亦頓寤，使人視某某，則已就殯舍，旋得更生。劉遂神其事，每至病疫之家，輒先與鬼謀，凡命之不當絕者，卽令椎牲致祭，疾果尋愈；其當絕者，亦預以告之，人因誠信而弗違。閱五年，春疫復行，劉固無恙，忽見鬼來告之曰：「子之名已列疫牘，忝在愛厚，敬以相聞，可以預囑後事，破後與我輩伍，亦不憂岑寂也。」劉如其言，旬日果疾，但頭目發熱而已。家人強投以藥，竟不獲瘳而卒。死之後，里人祀爲疫仙，迄今猶祈禳不絕。

總評「甚矣哉！利口之足畏也！旣以理爭於神，復以利誘其鬼，而疫之權衡，遂宛然在其掌握。雖然，當天厲之時，良亦有血氣衰薄，因而致死，不盡

爲天災所中者；故其事似近無稽，而其言不無可採。况稗史所載，有疫入甕中等事，則知疫之權固在神，而行疫者實鬼爲之，猶可取以相證也。」

註解

疫鬼

行疫之鬼也

檢查

檢點查察也

奔波

往來行走也

秦吉了

劍南巨家，蓄一婢，貌美而黠，主人頗寵之，不使與羣婢伍。時某太守將致仕，以一秦吉了相贈，絕巧慧，能作人言，主因命婢司其飲啄，此外無餘事也。一日，婢飼鳥，鳥忽言曰：「姊哺我，當得一好姊夫。」婢羞！撲之以扇，鳥亦不驚。自是鳥有所語，婢或戲而答之，或笑而詈之，習以爲常，婢亦不甚介意。蓋婢獨居一室，鳥卽懸其圍，喁喁小語，儼然伴侶，人亦莫得問焉。又一日，婢浴於室，忽聞鳥呼曰：「姊故好身體，愧我非男兒，見之當銷魂欲死。」婢大恚！白身往撲之。適鳥亦新浴，因馴，未閉其籠，竟振羽而出，繞屋周匝。婢捉之倍亟，鳥忽洞穿窗紙，翩翔而去。婢遂倉皇無措，深懼主責，頓生狡獪，著衣後

秦吉了一
鳥也玉成
人之婚姻
至以身殉
之彼世之
讖言孔張
打破婚姻
者視此鳥
有槐色矣

，即移籠於簷下，徑詣主前泣訴曰：「婢子偶不謹，閉戶澡身，不意爲人所中傷，竟放鳥去，情甘罪責，死無怨。」主人素憐婢，且悉衆有妒心，果不究典守，而反究他人，其計亦譎矣。既而莫得其主名，亦姑置之。旬日後，婢奉主母命，往省同邑梁孺人。其子名緒，猶未婚，方晝，讀於齋中。俄有鳥飛集其案，作人語曰：「爲君覓一佳配，盍往視諸？」緒驚而諦觀，則一秦吉了，因釋卷而逐之。鳥飛甚緩，甫出院門，見有二八妖鬟，青衣紅裙，冉冉自外入，鳥忽失所在。緒睨女貌，美麗不羣，乃托故尾之以行，直入內室，與母絮絮話言，始悉爲某巨家婢，而姿容態度，嫻雅動人。婢見少年郎，亦時時顧之，兩情頗眷戀，但不能通片語。良久，婢自歸，既覆主命，言旋其室，空籠放在床側，瞥見前鳥，瞑目拳足，憩息其上，大喜！如獲拱璧，將執之，復寘諸樊。鳥大噪曰：「予爲姊奔波幾殆，幸得好姻緣，何猶欲以此困我耶？」婢奇其言，詰之，鳥一一縷述，婢頓悟，遽斂其手，鳥亦不飛，止於榻上，謂婢曰：「予雖不能如崑崙，出姊於重垣

之外，然姊之心事，非予莫之傳，姊果有意乎？」婢靦靦不答。鳥作笑聲曰：「兒女之態固如是，慮人來，予且去。」言已，振翅而飛，旋不見。婢故慕緒之丰采，且恥爲畫屏姬，反側中宵，不能自主。明日，鳥矚無人，又復爰止，婢招之卽下。因言曰：「主人愛予，必不忍以珠彈雀，况梁生青年才俊，縱慕少艾，詎屑以婢妾充好逑，費子苦心，恐事不諧，可奈何？」鳥解所言，兩翼旋作，至夕始還；乘昏，覆婢曰：「梁生之情，見乎詞矣。」因誦所吟曰：「不妨團扇白，祇喜玉顏紅；倘垂乘鸞願，終應跨鳳同。」婢聞而心喜，遂以意授鳥。侵晨，復縱之去。乃緒在蕭齋，日夕注念於婢，朝起仰視翔禽，頗似疇昔之鳥，因戲曰：「卿能語我可人乎？當爲汝立傳，俾與蘇武之鴈並傳。語未已，鳥忽垂翅而下，集於粉垣，與緒對語，致婢相思之意，並所慮之深。緒大悅！因詰婢知書否？鳥答曰：「頗識之。」緒卽立草數行，備敘渴衷，兼矢永好，緘封而置之地；鳥卽下而啣之，徑飛去，緒益駭歎其奇！乃自此數日，不再見鳥，而婢之音耗頓絕。

正悵望間，忽傳巨家有婢死，既已藁葬。緒心動，疑而詢之？果卽意中所屬者，大慟幾失聲，而亦莫解其故。殊不知烏啣箋去，婢見之，愧不能書，乃撤玉瑱一事，昇鳥覆之，并告以父母所在，洩去物色之，啗以重金，則蛾眉不難贖，鸞儔可立效矣。烏唯唯，啣之高飛，至中途，突遭惡少，試以彈丸，中其頰，鳥遂隕越，身命俱捐。居無何？而婢之禍作。初，巨家以色寵婢，將以列之小星，婢頗不願，退有後言。迨婢以失鳥之故，嫁禍於人，雖未遭箠楚之威，而同列者靡不側目，且慮其專房恃寵，行將長舌爲災，遂羣起而攻。聞其在室與鳥言，夜半不輟，乃誣以與人有私，播之主耳。主聞之，甚懷醋意，搜諸室內，得緒書，益爲勃然！毒加拷訊，婢以事涉荒唐，無能自明，遍體瘡痍，奄奄待斃。主亦不待其死，生納諸棺，命僕瘞之野。此婢之絕命本末。在緒亦未深知；惟有愴懷埋玉，坐而傷神，不禁隱几而臥。忽夢一女子，羽衣踟躕，直前斂衽曰：「妾卽秦吉了也。與某家姊本同類，渠以善行，得以轉輪爲人，妾與之邂逅後聚，慮其辱於庸

夫，敬以先容於君子。不意妾半途折翼，致姊竟遭燦金，負屈重泉，良堪扼腕！雖然，幸有生機，非君孰與援手。」緒夢中大喜！起而詢之？女子戟手一指曰：「郊行百步，薛濤墳固不遠也。」頓撲地，化爲孤鶴，凌空而上。緒驚寤，卽命僕馬，訪諸邑外，偶憶北堡邨名，似合隱語，徑詣之，果得婢之葬處，而未敢遽開；因假村中一席地，至夜，以利啗僕，同往啓之。所瘞故不甚深，及棺靜伺，似聞呼吸之聲，亟破之，婢果復活，緒遂驚喜如狂。左近有尼庵，卑禮叩之，緬陳其故，尼亦樂於爲善，慨然許之，相與扶婢出穴，緒親負之以行，寄養庵中，資以薪水，然後歸。月餘，婢竟光采如初，緒乃挽尼爲撮合山，托言貧家之女，力白於其母。母往視之，雖一面之識，頗能記憶，婢因泣訴其情。母素愛子，不忍拂其意，徑爲之迎娶於家；且因婢故，不與巨家通，巨家亦以婢故，杜絕往來，婢之蹤跡因以祕。惟緒念秦吉了之德，遇有捕獲者，必市而縱之，人咸疑訝！至巨家中落，尼乃洩其春光，而說者遂得其梗概如右。

總評「青鳥傳言，古今佳話，此婢獨何福消受？然以司鳥爲職，其事甚雅，其貌亦必軼羣，安在掌箋之紅線，不足爲舉案之孟光乎？但非梁生之情癡，縱令巧言如鳥，麗色如婢，恐未必念念不釋，况爲青衣之下列，竟蹈發塚之嫌，幾羅開棺之罪如此哉？世有鍾情之士，必以緒爲異人。」

評曰：「鸚鵡能洩人言，此鳥獨玉成人事，且以死殉之，羽族之微，不圖有此俠氣。」

註解

白身

赤身也

丰采

丰度文采也

隕越

從高處顛下也

龍陽君

黎定國，隴西傑士，勇健有力，常升萬仞之山，如履平地。然當其徵時，人或與之爭，輒斂手避之，曰：「渠非吾敵，斃之則枉殺一命，且誤我一世功名。」其志不可量。後入伍食餉，屢著奇績，以軍功擢都閫，蒞任粵西，苗人咸懼之。一日，奉憲檄巡視海洋，乘艤艫，建旗纛，勢甚烜赫。夜寢於舟內，漏下三鼓

龍陽君居然力爭上流欲易故轍何物老龍敢以蠻橫手段挾持之使非黎都圖以神威懾之而餘姚斷袖之患不知伊于胡底矣

忽聞唱名曰：「龍陽君謁。」黎疑其夢，然已披衣起矣。侍人明燭如晝，見有整冠服者入拜，衣製甚古，而年且耄耄，拱揖而言曰：「不穀受楚王大恩，位列諸侯之次，雖以色進，亦一時之盛遇也。自歿後，謫居海上，垂今二千餘年；近有亡恥少年，冒予名色，蠱惑良人，予已盡拘之來，給以職役。不圖南海孽龍，矚其秀麗，輒欲強行奪取，竊恐此輩一散，又將污觸天光，濁亂世宙，且墮予之聲聞，苟得威力如將軍，前往鎮撫之，庶幾可以無患。」黎聞其語甚誕，乃辭曰：「龍豈可以人力制伏耶？」對曰：「予已設飲宮中，將以大義責之；而予素乏拳勇，慮彼不服，微將軍特蒞是盟，後必有悔，非敢以戈戟相勞也。倘蒙見助，感戴靡涯！」黎慨然許諾，佩劍與行。出艙，即有人控騎相候，乘之登岸，約數里，旋見一城，雉堞巍然，而不及一邑之廣。入門而東，有棟宇，亦似輪奐，黑暗中都不甚悉。龍陽君先已棄騎，揖之同入，門庭皆燃巨燭，雕楹刻桷，亦在恍惚之間。其居之內外，侍從百數，皆以美童充之，有披髮者，有弱冠者，亦有近

人裝束者，要皆妙齡，無一老醜者。相遜至庭，龍陽君揖黎上坐，席未溫，有人
邊報曰：「龍主至矣。」龍陽君出迎客，黎亦起立視之，珠燈數對，引一人，冕
而盛服，貌絕陋，卽如世所繪者，歷階而升，見黎卽顧問曰：「客何爲者？」龍
陽君答曰：「黎都閫適來巡檄，亦奉屈至此。」龍主色似不懌，邊曰：「我輩之
事，亦何與於陽官？龍陽君殊多事矣！」龍陽君未及答，黎卽正色曰：「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天子之設官，所以治之也。海中一洼水，余得巡查，則公私皆當
與聞，豈可以幽明爲界，遂謂農之越畔哉？」龍主聞其言，亟改容致禮，且謝過
，因共遜黎首席，而後賓主分坐。酒行數巡，龍陽君乃言曰：「前承龍主馳諭，
欲以海中珍玩易諸童，寡人何敢有違！然自後庭開鑿，古聖王列之三風，永垂世
戒，後之帝王君公，或以騁乘見譏，或以餘桃遺臭，龍主亦何取於此？且計龍主
宮中，美人充下陳，狗馬實外厩，亦已足以自娛，萬望收回成命，無貽海若之差
，波臣之笑，實爲厚幸！」言已，龍主赧然不答。黎乃接談曰：「此論甚正！以

余聞之，龍陽君曾蒞前魚，豈不樂後人之繼起，今乃滌膚洗髓，思以盡革其餘風，意亦葦美！况龍主之職，祇宜霖雨蒼生，而耽耽於頑童之比，九關聞之，能無怒乎？卽某亦竊爲龍主滋懼矣！」龍主又默然。黎遽按劍而起，謂之曰：「君有三
大罪，其知之乎？」龍主亦毅然曰：「不知也。」黎曰：「君雖蛙尊水府，實已南
面稱王，竟不顧大褻體制，而冥然爭此嬰童，一大罪。龍陽君受封於楚，曾爲貴
臣，君乃以威勢壓之，倚衆暴寡，恃強凌弱，二大罪。龍陽君盡收陸海，慮人宜
淫；而君強競南風，導人縱慾；非三大罪而何？」語至此，鬚磔目張，劍已離室
，厲聲曰：「某受朝廷之職，奉幕府之命，雖居末秩，實仗天威，凡有梗化者，
無論鬼神，皆得問罪。矧今日之舉，將以扶弱鋤強，誅惡去暴，卽以三尺之鋼，
濺汝頸血，諒不爲過也。」挺劍而前。龍主色撓，長揖而謝之曰：「將軍坐，何
至於此，寡人知過矣！如再思斷袖之歡，當遭醢身之禍，所不應者有如此燭。」
黎乃擲劍大笑曰：「吾固謂龍主豪傑，必無不斷之事也。」龍陽君又請爲盟。黎

笑而麾之曰：「以盟爲有益乎？吾恐口血未乾，卽有龍戰之事矣？盟旣如此，不如無盟。」龍主亦辭而不敵，遂復坐飲，相對甚歡，直至鷄鳴，龍主先辭去。龍陽君謝黎曰：「非藉將軍神勇，此事正未易決也。」因獻明珠一抔，黎堅辭不受，依然乘馬而歸。比及舟中，天已昧旦，從人皆不知黎出，見始駭然！黎詢之？對曰：「我等聞公命燭，及燃之，公復偃臥，竟未見公他往也。」黎亦笑而不言。詰朝揚帆，見一蛟，蜿蜒海面，從以小魚約數百，且稽首作謝狀。黎知爲龍陽君，溫言慰之，旋失所在。黎後位至協鎮，恆向人述其異如此。

總評「蛟字從交，毛詩以狂童爲狡，孟氏以豔麗爲姣，音雖殊而字形相類，則龍陽君之化蛟也宜矣。但無虎豹之威，不免蛟龍之鬪，黎將軍侃侃正論，立解其紛，何其豪也？至以中山之魏，爲南溟之鯤，似乎寓言，不然！衆維魚矣，何復有漏網者，獻笑爭妍，致短鬚眉之氣耶？」

註解

鱖

大船也

靡涯

猶言無盡也

幽明

猶陰陽也

然

不悅也

苑公

巨璫苑公，直省人，談吐雋妙，有文士風，王公大人，恆以其闊而惜之！然苑公之闊，非由蠶室也。苑公家巨富，父亦仕至別駕。苑公之生，錦襖繡褌，豈等於貧苦小民，淨其身以求顯達哉？其父年屆六旬，猶無子，戚族勸之，始納一妾。期年，生苑公，其父甚悅！亟覓乳媪，使字之。彼婦呂姓，少寡，性妖淫，其夫之死不可知。媪兩歲，又舉一男，因不見容於姑嫜，遣歸母家。母家又貧，勸之嫁，又戀所私，不肯聽，乃以其乳售於人，意蓋藉此自便，庶不至如再醮者受夫箝制也。公父不及察，竟以十金質其身，約以三週，俟子口食而後去，婦敬諾！視公亦甚愛惜。初，公父緣有少妾，治家甚嚴，雖五尺之童，罔敢入中門。及見乳媪少艾，且妖冶異常，防閑益密，而性復剛暴，婢妾小忤，卽行敲撲，而餘人可知。婦既入樊籠，所歡者三秋莫見，卽通一訊而無從；又懼官勢，不敢自斷其乳，因而由悔生恨，積恨成怒，思斃其所哺兒，而後可脫然事外。無如苑公

父母爲子
覓乳所以
愛兒也乃
稍一不慎
如苑公者
貽害于畢
生可不慎
哉

幼卽健壯，曾無纖微疾痛，婦益計筭。適公父遠出，公之嫡母生母，均以時疫，臥病在床，婦乃得逞，陰以生絲一線，束兒外腎，日以加緊。兒痛楚啼號，人亦莫測其故。婦又以醴酒一盞，置枕畔，乘兒呱呱，卽濡指潛抹其吻，兒醉，輒熟寐，婦又移易其扣。如是者兼旬，兒之母病始痊，而兒之人道，已隨手而墜。婦初冀兒死，而兒痛則啼，啼已復食，婦於此，不覺智能盡索。既而聞公父將歸，心更大懼！一夕，伺兒寢，自縊室中，比及人知，早已救之弗及，舉家震駭！幸公父旋返，雖未悉其致死之由，而緘書邑宰，檢驗無傷，事遂寢。閱數日，其妾視兒便溺，忽大驚曰：「予所誕者，豈女也耶？」嫡室聞而趨視，則非女非男，在二者之間，闔室皆變色。聞之公父，乃大戚！始悟婦死之故，重責婢媼而兼及其妻妾，究亦無如之何，惟時時隕涕而已。比長，恥使爲閹，亦教之誦讀，年十二而父卒，猶學爲文，及應童子試，邑人攻之，竟不得考；公乃忿忿，束裝入都，漸致通顯，每言之，猶歎歎不已！

總評「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兒固以乳爲母者，乃不第不有其子，且並其所
有而去之，窮兇極惡，要之皆一淫字，實爲厲階；淫則必陰，陰則必毒，吾
因以告夫天下之爲父母者。」

註解

巨璫

內監也

兼旬

二十日也

隕涕

下淚也

欷歔

歎息也

銀箏

故明鼎革時，天下遭流氛之亂，烽烟匝地，羈旅者多不能歸。甲申以降，本
朝大聖人出，海內永清，民始得返其鄉井，鴻雁哀鳴，旋集安宅，甚盛事也！涇
陽商人李元燮，久困于吳楚間，亦將復其邦族，策一蹇衛，徐驅于邯鄲道上，重
觀山川風日之勝，不禁快然。薄暮，宿某縣旅舍，主人其鄉人也；挽留信宿，不
忍遽別。旦起，閒觀市上，往來絡繹，依然盛世之氓，心益欣悅！立未久，聞市
人譁曰：「穢物來矣！」多奔避唯恐不及。李愕然以問？主人笑曰：「行且至，
子試覘之。」李因竚俟。俄見一人，身無半縷，僅以尺幅蔽其私，竟體污穢，若

負塗泥。迫視之，披髮毡面，氣如新遭之矢，十步之內，漸不可耐，人有不及避者，輒掩鼻而趨。李強忍而觀，雙鉤荏弱，一婦人也。乃大駭！徐察其異，容雖不潔，其目則灼然如秋水之波，其腰則嫋然如春風之柳，低鬟斂恨，俯仰生姿，苟具深心者，莫不知爲尤物。李諦視良久，驚曰：「此固非常品！奈何污辱至此？」因不避其穢，潛尾之。女至人家，卽呼曰：「銀箒來！」人隨以飯器置食，委之地而與之。女手一小竹筥，卽傾於其中，再詣他處乞，約足一人之食，返其故道，不再履人門戶，飄然自去。李躡跡相從，女至一廢宅，入遂不出。李默識其處，然後歸。及見主人，亦不復齒。至夜，始往伺之，聞破壁中似有人吟咏，音甚嬌細，傾聽之，則七言律也。其詩曰：「黃巾滿地翠蛾羞，媿向風流作楚囚；吞炭不緣離未雪，文身祇爲美堪憂；敢辭泥滓十分浣，略避綸竿一且鉤；幸遇安瀾還淨俗，阿誰刮目到滄州？」詩雖不工，語甚明顯。已而又吟曰：「故鄉咫尺似天涯，遺臭流芳念不差；玉骨縱甘埋糞壤，翠眉寧忍映荒沙；石中自韞無瑕璧

玉蘿瑛中
情下和能
識之他人
不能也李
商殆當今
之下和故
能于黨穢
中賞識麗
質至艷筆
以術保身
其智其孝
更非尋常
巾幗之儔
所能望其
項背矣

，樹底誰惜薄命花？試向燈前欣把臂，守宮依舊色如霞。」李素知書，聆其音韻清澗，不禁雀躍，大呼曰：「刮目者至矣！守宮砂可容一驗乎？」女聞聲，懸知爲日間尾己者，乃隔堵牆與語曰：「君真有心人也！不爲俗目所拘，能識妾於污濁之內，洵爲獨具隻眼者！但暮夜之間，幽僻之地，嫌疑易涉，不敢呈身，竊自恕！」李笑曰：「百體無絲，隄防盡潰，卿此言無乃矯乎？」女曰：「不然！妾雖裸裎人側，人實不以人視妾，妾遂不以女自居。今者，君既知妾，妾猶以此相見，是人與人相值，而無男女之別也。妾卽衣履不全，猶不敢見君，矧無禮之若此哉？」李因詰曰：「然則終已不見乎？」答曰：「妾望豪傑，如望歲焉！詎肯交臂而失之。曩者見君垂盼，知必辱臨，故吟拙律以見心。君果剖石取玉，披沙揀金，不以污辱而收之，妾請俟於前途，永執箕帚，君以爲何如？」李大悅曰：「是予所願也！」遂叮囑而別。李朝起如市，潛置女衣一襲，袍袴咸具，歸卽束裝。主人留之不住，匆匆辭去。約行半里許，聞叢莽中小語曰：「郎來乎？妾固

料無爽約也。」竊率而出。李視之，泥垢猶昔，薰蕕已少異，益喜其有心。乃卽驢背，取衣與之著。女止之曰：「不可！三年積垢，一旦逢君，當還我廬山面目矣。西僻有小溪，尙可滌濯，倩君隨予一往。」李從之，攜手同行，絕無嫌惡，女深感其情！因自述其顛末曰：「妾名銀箏，隣邑紳家女也。年甫及笄，卽以色美聞於人；適遇流寇兵起，父母深以爲憂，逆知不免於包羞，將置妾於死地。妾悲父母乏嗣，乃跪而言曰：「賊之所悅者色也。兒有毀容之術，使賊不可以近身，不愈於舍親而就死乎？」父母亦不忍予，遂聽之。妾預備人犬之矢，及穢污等物，聞城將陷，先以炭漆其身，繼以垢泥，重以溲便，徑扶父母出奔，雖亂軍之際，白刃交揮，見妾以爲狂，曾不一盼。嗣是父母失其產，又染痼疾，嘗在床蓐。妾以此親往賊營，求乞以養，賊恆憐妾，而從無邪心，呼妾曰癩人，時以口食與之，如是者半歲，賊退而父亡。妾負母丐於四方，深懼宵小，因以不更。今春母又見背，孑然隻影，愈不敢稍露其形，脫非有心如君，妾亦不欲輕洩。」李因

贊之曰：「卿固曹娥一流人也！但值栗烈，將何以堪？」女曰：「是亦有故，妾少時遭一女尼，授以異術，日飲冷水半升，運氣三刻，雖盛暑無憂其熱，隆冬無慮其寒，日行風雪中，體常溫暖，人是以目妾爲仙，而不復狎視，職此之由。」李弗信，試以手撫其肌，時當秋盡，其燥不類無衣，乃奇之！語次，已至溪邊，女笑謂李曰：「醜形將露，媿實難禁，君姑少避三舍。」李故弗肯。女不得已，始躍入溪中，沉浸許時，方加湔洗。李從岸旁睨之，塵濁盡去，膚亞新霜，掩映清波，不覺心醉。旣而掬水沐髮，髮雖短而如漆；挹注盥容，容不滿而似月；芙蓉出水，華彩煥然。李於斯時，難免見獵之喜矣。女旣浴訖，逡巡不敢登岸。李促之，甫覩顏露其半身，笑曰：「日裸逐於市上，反不如郎前之可羞也。」李至水邊，戲牽其臂，女始登，全體已現，倍覺魂消。李將擁之歡好，女堅拒之曰：「野合非禮，君豈不知，必相逼，妾寧懷沙而死，不敢從君。」李乃止，以衣界之。女著訖曰：「使妾復得爲人，君之惠也！」李遂以騎載女，而自控以行。至

夕，宿於郵舍，兩始定情，則猶然處子也。相偕至家，李之妻，亂後已不知所往，因以女爲室。女善居積，尤多智慧，相夫立業，家以稍豐。某縣數日不見銀箏，疑其仙去，猶嘖嘖稱異之，是真不知濁水之珠，而妄以爲延津之劍也，噫！

總評『闖逆跳梁，人民塗炭，閨閣之被禍尤烈。歷覽明末已事，不勝慘然！女獨有潔身之智，反以不潔爲潔，抑亦奇矣！使當日惡其不潔，必以冶容爲潔，其不潔猶可浣乎？惟能達變，可與守經，穢污旣除，依然故我，以視深衣護玉，華服藏嬌，一旦受辱者，其相懸又何啻萬萬耶？』

又曰：『女子之義，當處常時，雖尺寸之膚，亦不可令人見。至於患難，則與其爲人污，毋寧使人見；見可言，污不可言也。達者銀箏！庶幾箕子之亞矣！』

評曰：『苟延性命，所以爲親，倘遭微瑕，適以辱之矣。女之可貴者以此，其可傳者亦以此。』

註解

甲申

明亡以甲申歲

絡繹連續不斷也

廢宅

荒廢之宅第也

董文遇

齊東董文遇，粗鄙不文，而近狎聲色，往往遊平康，使酒尙氣，以致躡柳蹂花。曲中以其世家，且豐於貲，貪得纏頭，反畏之，無敢怒也。一日初冬，將飲於妓館，聞有胡媪，攜二女，賣歌於市，色藝皆妙選，齊之勾欄無其匹，人因從之如蟻。董甚歆羨！走价召之，遲久弗至，遂勃然怒不可遏！盛氣以待。及媪至，布衣練裳，引其女，亦絕無華飾，被服綦縞，而態動神流，容妍骨秀，早如彩霞入座矣。董不覺降心，威嚴頓霽，惟作色以詢之？媪不答，二女從容應對，若流鶯之巧囀，董遂無從置喙，翻大喜！命坐共飲，一時妙語嬌歌，得未曾有，因更爲之顛倒，歡然引滿，不禁醞醕。又以事怒妓家，舉盞擲之，誤中一女額角，血流如注。媪早變色而作曰：「邨人！不可與處，乃至是耶？」麾二女去之。出戶，卽飛躍登屋，鴛瓦無聲，而彩雲頓逝。妓家及董之僕從，罔不咋舌。視董，

已大吐狼藉，倒於席上。醉鄉侯之故態，人所習觀，惟扶之使臥於榻，越夕即自歸。乃自此媼與二女，不再見於市，知之者莫不咎董。無何董與所親鄒姓，同赴近郭，裘馬翩翩，意氣甚都。忽縣役挾刺相迎，敬白大尹命，將有要語相屬。董雖矜貴，究不免於趨承，亟詰以大尹所在？答曰：「在某家園亭公燕。」役又語同行者曰：「鄒相公非他人，請亦偕往。」兩人皆大喜！從役疾馳，若恐不及。既至，果係邑中別墅。役請先入稟白，久而始出相延。董與鄒繫駒而入，歷門兩重，罔見大尹形影，即從役亦無一二。鄒與董皆疑，詢役，俛而不答。須臾，得一亭，始曰：「止此相候，大尹當自出也。」遂亦踱去。二人拱候良久，絕無跡兆，乃就欄檻小憩，日將西下，枵腹雷鳴，董欲去，而鄒翻留之；鄒將行，而董又止之；輾轉昏暝，甫聞人聲嘈雜，如在左近，靜聆之，笑語嬌婉，又若婦人女子，始大駭！方思趨出，忽前役引二人來，白衣素冠，高幾與圍樹等，面目猶惡，狀如世之所繪無常者，大驚而踣！二人出巨練，繫其項，若犬羊。行不數武，

有公癖，絕寬敞，紅裙翠袖者，幾盈廳事。見董與鄒之形狀，莫不掩口而笑。強視其堂，珠箔四匝，飾以金玉，而雕題繡柱，輪焉奐焉，遂迷惘不知所爲。又有傾，蟾魄高照，紗籠徧燃，廳上大呼曰：「速牽酌酒賊來。」白衣人驅董以前，廳中設高座，幡然者坐於其上，翠冠而錦衣，則故市上之媼也。董亦不甚記憶，威燄之下，僅俯伏聽命。媼數其罪曰：「汝以白丁執袴，而妄思倚翠偎紅，一事拂心，早聞犬吠，青樓中固皆薄命，復何堪汝之踐蹋耶？且因恃醉，傷吾掌珠，誠爲擢髮難數。今旣繫來，罪應莫追。」董聞媼言，始悟前事，不得已而謝過，豪氣盡靡。媼又宣言曰：「此曹不足汗吾刃，婢子可爲吾擊之！」語未已，早有垂鬟數人，攬彩袂，舒柔荑，以掌加董面上。董猶覈棘畏避，頓覺襟袖中，香氣流溢，且不甚痛，膩指着肌，柔若無骨，雖當驚懼之餘，尙覺形神俱爽。旋見一婢，以媼命，酌以卮酒曰：「此醖也，可飲之自死。」董又大怖！不欲下咽，衆復夾持而灌之，芬馥襲鼻，絕無他異，而入喉以後，如冰雪沃心，精氣頓爽。董

醇士之
孤固大有
造于董矣
謂之以德
報怨可也

私念媼非惡意，方自喜。又聞羣婢鼓掌曰：「自茲不再作高陽酒徒矣。」衆正闕然，歛自屏後，有籠燭照二人出，新粧如畫，霞佩雲衣，諦觀之，則卽二女者是。甫至几前，媼卽命以董退。詢曰：「鄒君安在？」白衣人又復驅鄒，媼熟視怒曰：「蠢漢！真不諳事，何恩怨不明，而亦繫累以來耶？」叱使去練，復下座逆之，且謝曰：「老婦龍鍾，指揮不克明爽，以致開罪於君，恕之幸甚！」乃遂鄒賓席，二女亦斂衽相見，色似赧然。旣而媼命張筵，俄頃水陸器具，鄒因爲董緩頰曰：「同造仙壇，而獨爲堦下之囚，渠卽罪所應得，在某不勝跼蹐，請宥之！庶不使風月笑人。」媼似未首肯，二女又言之，語細不可聞。媼始靦然，命去董縛，亦令入座，白衣人遂皆不見。於是鄒董偕坐，媼之母女，亦以主席相陪，酒香肴味，盤盞蒸騰。媼親起勸酬，獨至董則曰：「醉態不堪承教，請代之以茗。」董亦似不勝酒力，嗅之卽作惡欲嘔，惟鄒歡然大酬，且與二女互相諧謔，若舊相識。酒數行，媼卽命止曰：「夜闌矣，不可以再遲好合。」鄒遂起席，與二女一

同走入屏風後面，如有夙約。媼與婢亦自避去，但留董一人，側立其間，舉目四顧，倍覺淒涼，又不禁怪鴟啼樹，寒月照懷，廳上既未留燭，鬼燐時時輝映，值清醒之時，無臥席之地，其苦又難言狀。幸而良宵易短，早已月落星稀，見鄒自廳後出，笑容可掬，拱曰：「誤登樂國，致君獨享清福，貪花人誠不免有罪！」董亦不敢有言，默默俱出，馬猶繫於柳下，乘之遂返。途間始詢鄒以見厚之故？鄒猶囁囁。董叩之倍亟，始肯吐露，則媼之母女，挾技來齊東已匝月，鄒故酷好狹邪，因以居室送之，並資其薪水，靡不周至，媼以是德鄒，二女亦與之相得，頗有自薦之意。自媼攜女遁去？經數旬，鄒猶思憶不置，故是夕獨留鄒，枕席之間，倍極纏綿，鄒亦以蹤跡詭異，宛轉詰之？二女皆不諱，自言「其身實狐，適間伎倆，亦其母之小試道術耳。」語已，董始驚愕！益爲愧悔！歸至家，方各分袂。董故不欲宣播，鄒亦祕密，他人絕無知者。乃自此董之於酒，向也親之若命，今也嫉之若讎，盃勺不復入口，強飲之，涓滴落腹，不啻烈燄熾心，必臥病經

旬，危後而安，遂不敢少爲嘗試；且於花柳之鄉，足跡不至，猶可以面目向人，苟一涉其籬籬，則眉稜眼角，自生粉墨，拭之終不可去，人見之皆笑不可仰！又必數日，始返其故吾，而豪情頓減，不再履章臺咫尺地，翻以此得爲醇謹之士。而人之異之者，不免博加諮訪，經歷歲月，董始爲人道之，聞者又靡不捧腹！余聞此事時，董年已強仕，軀貌偉然，恆自述其少壯豪舉，蓋旣閱十餘稔，青樓翠館之中，久無文遇之迹矣。

總評「酒爲狂藥，豈不信然，大則以之賈禍滅身，小則以之招憎市怨。至若買笑追歡之地，雖以縱酒爲豪，而數斗沉醺，實殺風景，奈何叫號怒詈，幾以溫柔鄉爲解醒之具，是真卮牛之不若矣。旨哉！醉態不堪承教一言，直可作賓筵全詩讀，而曉風殘月之旁，又可書爲座右銘，媿固解人，其言亦甚解頤。」

註解

平康

娼妓之所居也

醜醜

酒醉也

強仕

(禮)五十曰強而仕

馬元芳

馬元芳，淮右人，太史介菴公之猶子也。介菴疾篤，元芳爲禱于繼嗣，既歸，遇一急足隸，貌頗猜惡，逆而語之曰：「郎君勿旋返，奉公命來相召，請卽同行！」元芳茫然，疑其季父所使，遂從之去。出城東門，至一處，絕類郵亭，官役百數，見元芳，皆聲諾曰：「公子來！」隸導之，見一紫衣吏，貌亦奇偉，謂元芳曰：「尊大人相俟已久，亟從予入。」時元芳之父猶在堂，爲邑庠生，名位俱未顯，心甚訝之！及入，從者數十人，皆披繡鎧，手鬪戟，或衣錦袍，捧文書，分列階下，堂上巍然高座者，果其父也。旁有二八姝麗，狀如畫圖，捧符劍而夾侍之。元芳頓悟父卒，哭拜於地。父語之曰：「兒勿悲！帝命汝叔爲濟南府城隍，方伯鉅任也，天符已下，因其典試楚中，有顛倒優劣一事，爲文昌所劾。查予生平，不履公門，不談隱惡，頗爲上帝所器，因以予代之。倉卒起行，未遑與汝別，故召兒來一面，功名皆身外物，陰德勿或缺，勉之慎之！歸語爾母爾妻，

人之于行
可不慎哉
顛倒優劣
極微之事
耳而冥冥
中已移其
天爵謂之
於凡矣可
不慎哉

此行甚安樂，毋須悲悼！」元芳聞父言，益大慟！伏地不起。父令人扶出之，且曰：「告爾叔父，好改革，相見有日矣。」元芳作兒啼，霍然頓覺，視之，日方卓午，身實臥於天齋殿前，大驚而起。甫出祠門，家人已踴躍來報，則其父果歿，顛躓而歸，屍猶未冷，因撫之大哭！嗣聞母妻言，「其父晨起，猶扶杖游小園，呼童汲水，躬親灌溉，身體毫無痾瘡，既而往視厥弟，及歸，忽語家人曰：『速覓元芳來，天帝有命，以我代阿定之任矣。』蓋卽太史小字也。有頃，又曰。候送者多，予不能復待，盍行乎？言訖，索衣更畢而歿。」元芳亦述其所夢，闔室駭異！往視介菴，則已汗出如蒸，不旬日而疾愈。

總評一旨哉！馬公之言曰：「功名皆身外物，陰德不可或缺。」初味之，甚屬平平，及讀孟氏天爵人爵之論，始歎功名之浮而不實，誠不若陰德之實而可據也。馬太史一生耿介，洵爲不媿厥字，而究以一事倒置，讓天爵于乃兄，不可或缺一語，良亦有所見而云；此康熙戊子事也。余聞之太史令嗣，其

伯父諱蘇，字立齋，先太史五年卒，所云相見有日者，歿不負其屬望乎？」又曰：「正直爲神，固不限於資格，然亦有歿後晉階者；舊聞某府一通判，舟行赴其任所，行及江中，日有一巨艦與之偕，晝隱晦現，其籠燈牌額，則亦某郡分府也。乃大驚！疑爲奸人冒賈，而行藏都又不類。至夜泊舟，因具官服往拜之，亦欣然延入。視其人，年屆六旬，岸然道貌，舟中亦載細弱，遂不敢疑其他。坐次，徵叩之曰，「公之所之者，某府之倅乎？」答曰：「樗櫟之材，實忝此任。」曰：「則將焉置予？」答曰：「不知也。」遂不勝憤懣，亟索其憑，慨然相示，閱之，與己無殊，而所鈐者，東嶽大帝之篆也。駭然詢之？始自白曰：「公所蒞者人，予所蒞者鬼耳。生前爲某邑教職，以清介擢斯任，何竟不相容耶？」疑雖盡釋，心倍悚然，亟告退，強留之飲，歡然竟夕。次夜，徑來答拜，由是往還莫逆，直至江干，帆影乃沒。」

註解

嶽祠史嶽季父

祠也叔父也

瓢下賊

晉人王某，爲余言其邑中一積賊，則故偷兒中之黠者也。覬某邨一婦，家小康，而夫適他出，遂宵行以往，冀飽其囊。既至，徑踰其垣，兼闢其牖，乞然入其室中，放手榻前而立。時婦猶清醒，燈光未熄，見賊乃大驚！強詰曰：「若何爲者？」答曰：「子欲貲。」婦度不能禁，乃曰：「由若取之，予家亦僅溫飽者。」賊不怯篋，而易其可欺，復戲曰：「子欲眠。」婦大恚！不應。賊出短刃，長尺許，雪色與孤檠相映，晃耀一室。婦大怖！方覈棘，無能自免，而賊因枋腹，適苦飢，忽謂婦曰：「子欲食，汝爲予灼，飽或卽行。」婦大喜！頓得良策，以庖廚之在異室也，亟衣而起，且笑謂賊曰：「飢者無能久竣，予藏斗酒，原以備不時之需，子姑自酌，予往執爨，不一時而腹可果矣。」賊聞有家釀，亦大悅！而慮婦叵測，攜酒同往，就炊火醺而飲之。婦揣其意，亦不遽發，殷勤爲供具。及賊將食，突出，扃其戶，鍵以巨鎖，且大號。鄰右有未寐，聞聲咸驚起，競

世有忽于一時而妨害全局者此婦是矣婦見賊來能從容不

道給之就
食局于室
中可謂智
矣乃甕中
之飄飄搖
水面之不
知察者數
費身鄰人
皆蠢物固
不足責奈
何以婦之
智而亦忽
于其微也

持短挺，聚者十數人。婦啓戶外，迎之入。衆亟曰：「盜安在？」指答曰：「卽在此中，方備噉，予防其遁，業以葦蕪守之矣。」因賊無能遁，遂纓陳其狀，意頗自矜。衆視其室黑暗，都無所見，先以二人守戶，防賊冲突，甫命婦取鑰，排闥擁入。乃賊聞婦號，初無懼色，亦不奔竄，盡以其食物，匿之灶底，而熄其火，蓋已得藏身之術矣。及衆入室，以炬燭之，室中物俱安堵，凡婦所云，式飲式食者，舉無迹象，惟甕中一瓢，漂搖水面而已。衆固疑不至此，而屋僅一椽，舉目可見，亦無待于冥搜，因反以婦爲舉烽，相顧微哂，默然散去，婦竟無以自明。乃大疑曰：「予豈夢耶，炊具猶溫，所炊者安往耶？」語未終，甕中震響，劇然瓦解，見一人，淋漓徧體，衣水而出，且謾罵曰：「予不汝戕，汝反戕予，真犬彘之不若矣！」衆去時，室復掌火，婦見賊大驚！口未見啓，七首早陷其胸，婦遂倒。賊復審視，徑斷其頭，然後履其闔闔，席捲所有，并覓乃夫之衣，易其濕者而後去。平明，衆知婦死，乃大駭！及見破甕，始悟水面漂搖者，其下實卽

盜數也。因其狀首之官，而賊究不獲。後數年，賊以他案被逮，方拷掠間，忽昏憤自供如此，亦婦之幽魂不散也夫？

總評「此事凡三易局，固不僅賊之急智足奇也。方賊之入室，婦已爲在檻之猿；及婦之出號，賊又如入樊之鳥；究之請公入甕，衆竟茫然，婦遂奄然，而賊反翩然。一纖細之事，不可逆料若此，亦不足以借鑒耶？」

註解

宵行

夜行也雪色

謂白也

蛇媒

蛇媒者，媚術也。兒時竊聞先大父言，遼東某縣，有一執鞭，其人固不諳風月者。一日，驅虛車，偶過大澤之側，時屆夏秋之交，草深禾茂，忽見雙蛇，長尋餘，糾纏若飴，牢不可開，彼固不知其媾也。戲以長策揮之，蛇卽分頭而去，其人亦不爲意。暮歸，遇比鄰之媪，偶揚其策，媪忽夜奔其家，百計求合，其人遂納之，事訖各散，私爲慶幸，而不以爲策故。乃媪素持雅操，旣歸而清夜自思

無心之失
猶糜爛其
肢體以死
況有意爲

，惶然曰：「我何以為此？」因愧而泣，頓欲自經。翁姑聞聲，亟拯之，堅叩其由，具以實告。所親有知者曰：「此必蛇媒也。」僞以他故假策，其人竟慨然與之，攜至家，沸油於鑊，斷而投諸井中，其人遂叫號竟夜，肢體糜爛而死。孀因費恨，亦尋卒。

總評「嗚呼！不知而誤用，猶亡其身，况知而故用者哉？故此事先大父諄諄言之，用以戒人，予小子弗忘也！慎之慎之！其勿以余為導淫，而妄思一試，則幸矣！」

註解

執鞭以御車比鄰近鄰

為業者也

續五通

五通邪神，聊齋及諸書，言之詳矣。近今奉祀者少減，然而舊聞猶有可嗤者；因並附錄於左：故明天順中，錢塘民戴小一，鄙而有力，其室某氏，雖村女，頗具冶容，齒且甚稚。小一防閑甚密，人固無能問鼎，即婦亦未敢自銜其玉。一

夕，夫婦已就寢，忽聞窗外呵殿聲，卽有人叱曰：「戴小一！何物小人！神靈過而猶然擁妻酣臥也。」小一大驚！穴牖窺之，紗籠十數對，鹵簿紛沓，擁一貴人，紫衣而金冠，跨小驪駒，蓋村中所祀五郎，卽神之二也。杭人素畏此神，小一蹶然起視，婦則已熟寐，將呼之醒，同往禮拜。神忽隔窗止之曰：「勿驚麗人！予之來，亦正爲此。」小一性素妬，聞神言，頗爲不平，且知近村之婦，多有爲神憑者，因奮然不顧曰：「淫鬼耳！何足爲神？豈真能加禍於予哉？」徑弛然復臥，若不知有神者。外又呼之。小一漫應之曰：「予已寢矣，神何爲者？予婦恐不若他婦之易致也。」語未竟，神卽哂曰：「予固謂渠倔強，非可以理化者，汝曹姑待之！」乃叱其從者，行如風雨，疾馳而去。小一始撼婦醒，語之。婦大怖！小一笑曰：「予有力如虎，神卽能，亦無如我何！子勿以爲憂！」明日，小一出田間，而心繫其婦，往返數，而婦故無恙也。里人莫知其由，咸戲曰：「若今日足趾何勤也？豈阿嫂亦繫待播種耶？」小一忤不能言，及昏而歸，與婦謀所以

備禦之策，乃以巨石鎮其戶，且牢鑲其牖，令婦戒嚴而臥，衣袴皆親以密線綴之，室中不燃炬，而自荷一鍬，摩厲以須，其防維可謂密已。如是者三夕，而竟杳然，婦亦漸厭其爲，唾曰：「豈若夢魘，而妄有所見耶？脫令有之，寧以神之威靈，而遂憚此不來者？」小一終不釋然，仍前戒備，夜未深而神果至。其來也，聲勢遠遜於前，惟聞籬落間，有躑躅之狀，蓋其所乘之駒也。小一心知其異，蹶婦使起曰：「來矣！臥必不免！」婦悚然！毛髮盡矗，手足亦無所措。未幾，而猛風大作矣，瓦礫紛飛矣，應門者自移；而司閉者自啓矣，一時戶牖洞開，向所爲閉關謝客者，又儼若開門揖盜。小一心亦驚！木立而視，頓忘利器在身，反束手以待之。俄而燭光自外而內，衾枕易故以新，室中之什物，須臾一空，鍬固不可得而知也。神猶未入，俾者復闔，燈火之下，小一自視其婦，則衣之弭縫者，旣以不解解之；袴之聯絡者，又以不斷斷之；俄頃爲無葉之花，轉盼非在櫝之玉。小一於此，不禁心灰氣絕已。又有頃，神始含笑入室，裘帶翩翩，非復向之嚴

教授責備
五通一番
言詞侃侃
而談詞嚴
義正已足
折倒邪神
何況浩然
之氣養之
有素雖正
神亦不敢
稍加干犯
乎吾於此
益知勇怯
之分不在
于年歲之
大小而在
于學養之
深淺矣

肅，而溫雅過之。謂小一曰：「若婦誠不易致也！」因叱曰：「臥榻之側，不宜有此儉人，盍牽去之！」果若有物，牽小一行，足不踏塵，旋出戶外，而雙扉闐然復扃。小一立簷際，他無所覩，惟見青燐隱隱而已。膽力益怯，足不能移，惟聞窗中調笑聲，狎昵聲，婦默然，神則歡然。移時，零雲斷雨之聲，漸達於外，婦亦不再緘口，則其蕩然情狀，可想矣。小一驚魂少定，忿氣復激，思有以報復之，而茫無善策。幸燐火盡息，妖物稍遠，因籌所以同謀者，而比鄰皆畏此神，惟左側一老教授，頗饒於膽，且居恆時詆五通，或可借箸於彼；然不敢由門出，懼爲神知，遂踰垣而就之，適猶未寢，款關而入，方子然一身，坐於短檠下，整理殘篇。見其突如，不禁詫異！亟起而詢之？小一呐呐以告，且言其詳，教授巍然怒曰：「以神而行穢，其若人何？子固惡之久矣！請與子偕往，爲子面叱而退之。」小一猶豫未信，教授據操戒方欲行，曰：「子勿慮！不從則打之，諒渠亦無能相抗。」小一不得已，遂偕來，仍騎牆而過，甫及戶側，已聞室中神語曰：「

此老至，吾當謹避之！不然！血食胥不得享矣。」教授聞言，大呼曰：「二郎速出見我！汝亦人頭畜鳴者耶？」內寂然，外更厲聲相召。良久，神始逡巡自出，匍匐於教授前，若請罪者。小一心異之！以爲何倨我而恭彼也？教授責數之曰：「汝爲一方保障，而擅污部民之妻，怙勢宣淫，無所忌憚，豈謂我筆刀不利耶？予將上訴九閻，下控十地，使汝尊榮不享，廟貌無存，除神籍而落鬼道，汝謂我能否？」神不敢辯，頓首至地，唯唯而已。教授又曰：「不重警，必將復逞，予無杖可以叩脛，祇憑此夏楚，聊以示威可也。」神又伏地乞免！教授不從，打之數十，神亦不敢拒，僅嘶痛而無片言。教授杖訖，謂之曰：「念汝居位，稍從輕刑，此亦周官議貴之典也，可速去！再犯當不宥。」神又唯唯，忽遂不見。小一究不解其故，請於教授。微哂曰：「此非子所能知也，渠豈畏我老書生，畏我浩然之氣耳。子可入視尊闔，事非得已，琴瑟仍宜如前，毋以一眚而棄永好，子亦行矣。」遂別去。小一入室，諸物又皆珠還，惟婦自身偃臥，形狀如癡，以湯灌

之始甦。晨起，視砌下，泥皮盈地，卽神所受杖處也。往謝教授，生徒對曰：「昧爽時，師卽束裝起行矣，我輩後至者，猶未得見，實不知其焉往。」小一歎惋，疑其爲仙，復趨五通祠，私入覲之，其次坐者，自腰以下，顏色剝落數片，餘俱如舊。

總評「小一壯夫，且素以力聞，而究不免氣餒於神。使當時奮挺以擊，未必遂爲所污，何其臨事而懼也？及觀教授，侃侃正言，其勇也大矣！於此見勇怯實由於養，而老壯弗與焉。第傳者欲神其事，故言教授彷彿丈人之行，其實可以無庸；獨惜薄責，不足示懲，遂復有罹其荼毒者。」

註解

穴牖

謂穿孔子窗也

九閭

謂天也

尊閭

解人妻之敬詞

又

康熙初年，吳縣一民婦，美而寡，將議所適，猶未得其人也。其叔知嫂有異志，以幼姪非其所出，搆之他徙。婦獨居負郭，祇一小婢執炊，故改醮之謀益亟。

一日，歸甯其母家，實欲速竣其事，留婢守家，嗚嗚獨往，以相距不過里許故也。路經五通祠，時爲淫雨傾圮，神像亦都破壞，里中方鳩工，尙未營造。婦過之，以事關半生，將入而禱焉。足甫及門，見一丐者，敝衣藍襖，且眇而跛一足，自祠內出，相視而笑，意頗涉邪，婦遂不敢入，疾趨徑過。行數武，聞丐鼓掌曰：「美哉人也！」婦大恚！輒欲反脣，而虞已隻身，隱忍自去。至家，語其諸兄，使往覓之，將飽以老拳，則已不見。婦居母家二日，心繫其產，及暮復歸。諸兄以農忙，婦遂仍獨行，重過其地，則丐已先在，且不止於一，其數有五，率皆鶉衣百結之徒。婦大恐，苦無歧路可避，又自恃白晝，無敢誰何，不得已趨而過之。迨及其前，丐者皆羣睨不捨，大有輕薄之色。婦益恐！幸猶未措其手足，祇以脣舌相嘲笑，亦聽之而已。歸至家門，天已嚮晦，婦以見戲於羣丐，鬱鬱弗舒，命小婢闔戶早寢。乃婦方假寐，恍聞床頭，似有人聚語者，一人曰：「我輩衣服不備，恐見笑於玉人，請俟之他日。」又一人曰：「渠思嫁頗亟，倘更有夫

，未識道里遠邇，盍據之於未嫁之先，渠固無能再嫁。」衆似曰：「善！」其音微細，裁可辨識。婦察其非人，心大驚！俄而聲且孔揚，歡呼曰：「今夕姑遜大兄，弟輩以齒爲序，自此美人之良宵，不慮虛度矣。」語訖，如有飛隼，一一破窗而去。婦心旌動搖，肢體俱軟，亟呼婢，則已深入黑甜，強起燃燭，室中闐其無人，自以爲夢境，或心虛所致耳。因更整衣臥，眠席未煖，早入睡鄉，夢寐中，頓覺下體有異，驚寤而視之，燭猶未息，向之眇而跛者，已裸然疊乎其上。婦大慚！自視其身，不第一絲不掛，且早百體俱呈，益臃腫無以自容。旋聞丐者附耳語曰：「予實本境之福神也。昨於祠前，覩卿玉貌，不覺傾倒，願假一夕之歡，卿其毋拒！」婦疑而未信，然竊窺門窗，實無所啓，始決其爲五通。已而念垢污可忍，倘五考迭來，則身同傳舍，將何以堪？若能以計制之，退其一，餘者或不復逞，第鮮良圖，庸詎能免。婦正存想間，神又伏軾搏銜，極其馳騁，且具亦甚偉，婦頗不能當；忽憶人言，神仙皆懼穢物，雖此神淫邪不類，聊以試之，不

一念之邪
神即悔之
一念之正
神即懼之
心之邪正
所係不葢
大乎吳縣
之婦婦人
也神猶視
其心之邪
正以爲進
退況在驥
膺大失乎
吾惡世之

成祇博一笑，諒不至櫻其惡也。適小婢天癸初至，落紅狼藉，因就寢，見其納污荐底，曾怒呵之！猶未遑移去，正可備不時之需。乃於暗中索得之，腥猶汚手，心暗喜！神方噉沓交歡，不暇瞻顧；卽舉而置諸其顛，神果暴驚！連呼曰：「何惡作劇？」便將遁去。婦忿極！不復慮禍，思以重警之，極力以纖指深入其眶，烏珠隨手而出，毫不見血，而彼目亦眇。神乃力掙而奔，出門如扑堵牆，臥不能起。婦白身自起，以燭驗之，則一土木偶人，卽祠中所塑之大郎神，而繡像凋殘，宜其衣履不整也。返視榻間，厥目猶在，宛如彈雀之丸，亦迥殊人之眸子。婦因大快，復其衣縷，呼婢起，罄其所有，分布牀第，而後就枕。心究惕惕不甯，深思遠慮，惟懼神之相讎！忽自悔曰：「此殆子負夫子之報也。棄幼子而他圖，要皆慾心所致，故神得以乘之。世豈有堅貞之婦，而見祟於邪鬼者乎？」於是矢志不嫁，頓易初心。詰朝，使婢召其叔，并其諸兄。衆至，見像大驚！詢之？婦匿其污，祇陳大概，且告之悔，誓以靡他。衆俱服其智，更重其節，乃號召鄉人

入閱此兩
則而有所
悟也

鼻像入祠。里中亦怒神之淫，盡毀舊像，以其地爲土穀之祠。惟婦猶懼神來，以清水漬其穢汚，如紅泉赤浪，貯於溺器，以備不虞，而神竟絕迹。後里人於祠後，昏夜聞人相與語曰：「絕子祭饗，良可恨！但渠家近有節義神相護佑，將不克報復此仇矣，奈何奈何！」里人驚視之，則無所見。婦年至八十乃終，屬纊時，猶命以月水置棺中，蓋其戒心猶未忘云。

總評「神何能爲？人靈之則靈矣；神固因人而靈者也。第婦欲改節，而神卽至；婦一矢志，而神不來；甚矣哉？節義之重也！不然！以神之五，豈不敵婦之一，安在蒙不潔，遂足以保全西子也？可怪者，神依於像，無此像，卽無此神，人亦奚爲設此像，反令邪神得志哉？余故曰：「神何能爲？其靈者，人實靈之也。」

註解

淫雨

大雨也

嚮晦

禮晚也

屬纊

人死入殮也

玉洞珠經

登窗異草

卷下

玉洞珠經

三二一

閩人杜景行，壯而佞佛，嘗獨處一室，不與妻子俱，嚴戒葷酒，日惟淡飯一盂而已。戚族皆力爭，終莫之聽，持齋三年，自謂道可以成，將不日拔宅上升，雖雞犬亦同登極樂。於是諄囑家人，皆沐浴以待，咸匿笑諾之！杜跌坐至暮，目不交睫，倦極而少寐，夢至一洞天中，有魚尾冠者數人，見杜至，歡然起逆曰：「來矣乎？吾曹待之亦甚苦。」因延之坐，授以一束書，使自披閱，視其額，則玉洞珠經也。杜覽之，開卷第一義，卽曰：「不生亦不滅，不滅何以生？輪迴自有理，強漢與天爭。謂空卽色，空何以是色？謂色卽空，色何以是空？當夫色空後，渺然無此形，如幻如泡，如電如露，不久留於世上，何以長住於山中？」翻覆數百言，皆闡釋教之謬。杜素厭聞此言，一覽卽擲之曰：「此邪說也。若輩必非箇中人，故言之紕繆如此！」卽起欲辭。衆笑曰：「箇中人至矣，何遽別也？」言未已，有麗人，年可十七八，明眸皓齒，錦衣繡裳，自外入，笑語承迎曰：「妾來爲君解此經，胡不少待？」徑就杜並坐，以柔軀偎倚，妖臉熨貼，兼以膩

杜之信佛
解以嚴戒
當酒爲修
行了道之
捷徑已失
佛家之本
旨無怪其
見美色而
移心也此
等人宜入

脂把杜腕，相與翻閱，一肌着膚，骨卽欲酥，而剖析言之，口脂之芬，咫尺飛越。杜神魂紊亂，意在女而不在經，且因愛生憐，惴惴焉恐拂其意。女遂去。因唯唯於口，莫敢出一詞。忽聞衆大衆曰：「心未死灰，那得成佛？」俄自經中出火光，撒手驚覺；始知其夢。亟呼妻，閉戶同寢，人皆莫測，至且始言其故，聞者皆笑。自是飲食男女，一仍其舊，今且有子，每言及佛，則赧然不答。

總評「心未盡死，佛便難成，一旦入紛華而靡，由其脚跟不牢耳。雖然，爲杜之室者，必感此一番棒喝，不至長齋沒世，徒爲佛座之蓮，夢之有益於人竟若此。」

註解

拔宅上昇

謂全家成仙也

匿笑

猶暗笑也

箇中

猶此中也

阿玉

蘄郡有薛端者，被褐之士也。家貧好友，而苦無其賞，因書數語於壁曰：「淡交無酒，卿須憐我之貧；深語惟茶，予亦知君之餒；果腹而來，枵腹而去，固

以一寒士
而能座上
客常滿樽
中酒不空
雖終其身
爲穀楊之
士可也何
必碌碌赴
試以擢榮
利乎薛生
雖豪猶未
脫俗至於
阿玉報恩
已畢超然
遠舉不可
及矣

無妨也；麥飯一盂，葱湯一瓊，烏敢荐焉？」如是云云，人恆誦而笑之！然其人絕風雅，搢紳大夫，咸樂交之；以故其門如市，未嘗以貧而減也。一日，行於郊，天寒雪霽，見枯莽中有物，毛蒼黃，伏而不動，視之，乃一狐，爲獵者所中，流血殷然，垂斃矣。薛忽念曰：「聞狐能致富，足以供人之求，盍攜之歸，倘能活，即使佐我，樽中甯愁無酒乎？」竟直前，裹以絺袍，且祝曰：「予非食肉寢皮，利子之有者，可無懼！」徑褻之以衽，歸其家。人見而問之？亦笑而不答。時薛已失偶，室無他人，置狐於榻，撫之猶溫，亟覆之以絮被，其隣適有醫，託言雪中失足，乞得活血藥一刀圭，研而灌之，狐微微轉側，似有生氣。薛大喜！明燈相俟，以觀其變。夜將半，神思少疲，乃甫一交睫，狐忽化爲麗人，素面嫣然，衣裳楚楚，方將離榻欲下矣；薛故無所驚詫！已而聞狐笑曰：「妾係鄰女也，君何致我於此？得無爲穴隙行耶？」薛始駭然曰：「端雖不仁，免于於厄，何子誣我之甚也？」狐又笑曰：「妾名阿玉，與君同里，君自不相識耳。偶出嬉遊

，誤中流矢，奔竄十數里，幸免韓盧之口，然非道力不能也。蒙君拯救，恩戴二天！竊思侍巾房帷，以報厚德，故出此言以相戲，君慎毋恐！」薛又愕然曰：「聞狐蠱人必死，卿之此舉，毋乃仿中山狼，欲飽予之一櫛乎？」阿玉頰邊赤，因曰：「狐豈恩怨不分，而必欲禍人爲利者？且君實有所爲，幸得與聞。」薛遂欣然曰：「予生平愛交游，而因貧莫能治具，往往劇談至暮，使客忍飢而歸，心甚歉然！卿能爲我平此憾，是卽所以報德矣。」阿玉大笑曰：「審是，則中饋之事，尤爲妾所宜司也。但恐震駭鄰右，必得顯然婚嫁，然後君有伉儷之名；妾與酒食之議，當得盡如君意。至於衾枕同不同與否？其權在君，妾亦不敢相強！」薛益大悅！卽與之謀。阿玉曰：「君可揚言於衆，言聘某村女，假人僕與，親往迎妾。至彼，妾自有家，第見紅燈懸戶，卽是也。背創猶甚，妾不能久留，君不使妾辜恩，願速爲之是幸！」言已，忽不見。薛信此語，果如所教而行，輒言於知交曰：「僕已覓聚窟之膠，特以拮据，不克成禮，諸君盍助我乎？」衆聞而竊歎

，以爲誰家季女，行將不免於斯飢，皆笑而許之！至期，薛以一輿一馬，前往迎親，從者盡豪僕，踴躍爭先，將覘其岳家爲何等。乃薛憶懸燈之約，日晡，始出郡城，豪僕初以爲甚近也；曲折十數里，比及邨，天將初鼓，皆訝曰：「門闔矣。夜將何歸？豈區區數椽屋，能容此耶？」怨悵不已！薛亦默然。旣而得其門，閉閤高大，懸紗籠數對，表裏洞澈，儼然巨家。未幾，僮僕歡迎，親賓筵接，華衣盛服，人亦甚偉。豪僕窺其居，重屋複閣，備極富麗，遂不敢相輕。其家肆筵於庭，從人亦承厚款，且因魚餽已下，留壻歡飲。五鼓，新婦始登輿，薛導之，平明，偕入邑門，及之家，賀者早已駢集。阿玉降車，徑入室內，袖出千金與薛曰：「以此犒賜從者，賓客辱臨，俟酬諸異日。」薛喜！出而俵分之，豪僕俱歡欣而去。薛入謝客曰：「蒙詠車牽，愧乏吉筵，俟新婦少諳羹湯，當有以報，僕未敢懸定也。」賓亦含笑而散。薛入，與阿玉晤言，見其貌愈妖豔，而荆釵練裙，裝束樸素，若貧家。因詢曰：「視卿之居，非淡泊者，其中亦有術乎？」阿玉

笑曰：「君真慧人也！妾輩岩棲穴處，烏能輪奐如人，特爲君少祛羣疑，故作此狡獪耳。」薛又詰曰：「然則胡爲乎易裝？」答曰：「居君之室，自當以儉約示人，詎可任妾之意耶？」因亦詰薛曰：「君今者對妾，果無蕪婉之思，而祇爲代庖之計乎？」薛不覺大笑曰：「情不自制，亦思兩兼之矣。」阿玉鼓掌曰：「妾固知君，猶然假惺惺耳。」於是沽酒交盃，歡然笑語。至夕，阿玉語薛曰：「衣飾可以從儉，衾褥不得不豐，勿使人笑貧家夫婦，僅能藉草爲歡也。」遂出戶外，攜臥具數事入，皆以錦綺爲之，鋪設一新，且極華奕，始與薛解衣就枕，好合之情，固猶處子焉。薛拊其背，創痕宛然；因笑曰：「非予則卿真几上肉矣。」阿玉亦笑曰：「非予則卿非涸轍魚耶？」相與吃吃，被底嬉笑不絕。三朝，大酬賓客，阿玉爲治庖，凡十數筵，靡不豐盛，人因疑薛得婚於富家；然而行炙乏人，仍以諸家臧獲代之，內室障以布幔，外設一几，至則肴核早陳於上，應手裕如，從無立俟者，咸以爲異！自是阿玉以烹飪相其夫，客至則留飲，飲已復飯，斗

酒八盞，無不咄嗟立辦，卽薛亦罔知所自來，顧而樂之，其心乃暢！但阿玉深慮人疑，每晨必浼鄰兒，爲市魚肉少許，其餘珍錯，率皆取諸室中，雖座上客滿，無不醉飽而去。一夕，薛與客飲，忽思魚餐，入而謀之於婦。阿玉笑曰：「此時何能得？幸妾預儲於井中，君須自往釣之。」因授薛以短竿，上亦懸丈尺之綸。薛故笑而弗信，強垂其鈎，引之甚重，盡力而致之，撥刺有聲，則一赤鯉，長三尺，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目猶睽閃也。持歸庖廚，有頃，卽呼曰：「魚具矣。」取以饗客，莫不稱美！薛亦驚歎其奇！如是者有日，薛旣好客，一時名士，又喜與之納交，因而客至益夥，薛之名譽遂益彰，卽薛之學業亦益進，俄而登桂榜，旋又捷南宮，皆阿玉治庖之力也。薛無他眷屬，攜至都中，將授職，忽辭去曰：「君之大德已酬，妾之事畢矣，請放妾歸山谷，再修本真。不然！碌碌紅塵，日以汨沒，行將與草木同腐，豈能尙有所爲哉？」薛聞其去，乃大驚！挽之曰：「賴卿得有今日，正思報我糟糠，何卿言別之速也？」阿玉堅執弗留，薛

強之，忽言有病，至暮，奄然逝矣，其面目固依然人也。薛大悔！遂具衣衾，至夜忽失其屍，家人皆駭！惟薛知其故，具棺槨，納衣履於中，以禮殯葬。同人聞其空輓，咸來詰問？薛始娓娓爲衆道之。

總評『四公子致客數千，以其富也，豈貧無立錫者，可以鬻鬚一二哉？乃竟致之，且又以之享榮名，膺厚實，飛黃騰達，胥根於此，非其一念之慈祥，并其無窮之癡想，有以作其基耶？阿玉之嚴密，自是妙人！若徒羨其烹魚，則猶是口腹之輩，而非深知阿玉者矣。』

註解

果腹

食之已飽也

枵腹

飢餓而腹空虛也

踴從

踴從之人也

咄嗟

猶言呼息間也

鬪蟋蟀

促織之戲，肇自宋明，沿及近世以來，遂流爲賭具，日出爲市，好事者多從之，隳錢合鬥，恆至數十緡不止。都有楊姓者，專其利十餘稔矣。生子頗聰慧，貌且秀美。楊故習於市井，不使讀書，日惟攜貲從已遊，因而轟之材方，蟲之

性情，靡不耳濡而目染，童而習之，較乃父爲尤勝焉。年弱冠，適有宦於杭者，亦酷好此戲，以楊之篆蟲有法，募令從行。楊以老辭，遂令其子從之往。居杭年餘，楊子無他技能，所獲無幾，頗失所望。一日，聞淨慈靈隱等處，所產頗佳，乃白於主人，往覓之，從以二隸，攜罩持筒，蹤跡於茂林芳草間，迄無所得。薄暮將歸，緩步於白沙堤上，忽見一肩輿，後有二婢從之，其行如駛。及至楊子前，輿中人突以素手奪其幔，小語曰：「蟲伯樂竟在此耶？」楊子故莫解其語，然睨之，微波橫溜，媚臉半呈，迥非目中所習見者，神魂頓失，蚩然木立，興早疾馳而過。乃行未數武，一婢忽折身旋返，迎面語曰：「清波門外，顧家娘！蓄有佳蟲，頗健鬥，請往一顧。」楊子會其意，遂給二隸曰：「汝等亟歸稟白，渠處蟲果佳，吾當售以報命。」隸不敢撓，竟自去。楊子從婢行，因詢其家官閥？答曰：「主人亦大好官，歿已多年矣。」無何，抵其處，天已嚮晦，楊子視之，高門華屋，雖不甚修整，而寬廣異常。闈者數人，皆圓帽青衣，絕不類時世裝；見婢

，亦莫交片語，楊子心頗駭異！不得已而隨婢入，至於庭除。婢未及稟覆，其人早降輿而出，命婢肅賓，全身已露，則烟鬢雲鬟，霞臉蛾眉，年僅二旬餘，綽約人也。楊子習爲人役，觀此烜赫，不免震驚，乃直前半跪。婦顧之微笑，止之曰：「勿作此態！子有絕技，奈何以廝養自卑？」遂斂衽，遜之入。楊子幾措身無處，靦然而行。庭後高屋五楹，花竹繞砌，遙聞嚶嚶之聲，清如戛玉，卽所蓄之蟋蟀在焉。履未及階，湘簾高挑，又有美婢四人，闐然出迎。婦延楊子入室，處以賓席，楊子更跼蹐不安！婦因謂曰：「聞子之於促織，頗得家傳，且來自帝都，見聞應廣，故特屈來，與子戲，消此永夜。」言未已，徧室皆燃巨燭，輝煌如晝。楊子竊窺四壁，皆以文楠爲架，異錦裝潢，上列細泥陶器數百具，製絕精工，皆蟲也。婦一頤指，侍婢卽施紅氍於地上，設錦褥，置鬥盆，以瓦爲質，而范金於外，刻縷雕文，更極匠巧。婦先起，語楊子曰：「子之於蟲，不第鳴之而通其意，當必聆之而識其材，架上物，惟子自擇，予亦以一蟲當之，姑先嘗試，其

可乎？」楊子欣然從之。於是婢執燭，婦導以行，盆盈於架，皆嵌小牙牌，鑿銀爲字。楊子故不識之無，疑卽蟲之名號焉。斯時采色炫目，蘭麝熏心，楊子卽善於品題，亦無能月旦，流覽數四，罔知所從，遂貿然指一盆曰：「得此足矣！」婦微哂，亦命取其一，偕返中庭，兩人席地坐，明炬張燈，婢又進金絲罩玉筒諸物。楊啓奩見蟲，早已氣沮。及鬥，婦之蟲三躍，楊之蟲果已披靡，婦與婢皆鼓掌，鬨然盈室。楊子少年負氣，起，請再易一蟲！婦亦笑而許之。楊子乃自往物色，得之於西北隅，屏息良久，側耳傾聽，大喜！自捧之來。及燭下，啓視之，銳喙勁足，鐵背金頭，昂昂然真英物也！婦一諦視，卽掩其盆曰：「此非凡品！不可以空言鬥，願以一物爲采。」楊子慨然請命！婦曰：「子蟲若負，當以盆罩贈子，無所吝！子蟲若負，其如之何？」楊子頓悟已實罄身，無所攜，遂不敢答。旁一婢笑曰：「昔主君與娘子較，娘子負，卽得當夕；今反其道而用之，楊子之身，豈其無所有乎？」婦聞言面頰，而意似首肯，楊子亦解其意，心竊喜！卽

此婦意態
之軼蕩裝
飾之奢華
確是當年
半閒堂中
人物而真
卽當夕一
語尤足徵

賈似道之色荒情平
楊子偷父未能細詰
當時事實以補史傳之缺耳

起曰：「敬諾！」遂復門。甫入盆中，新蟲鼓鬣一鳴，故蟲早趨足而遁，楊子亦大笑，輒取盆罩以自與。婦哂曰：「牧豎兒！惟利是視，何竟如此？汝既轉負爲勝，子當大敗請復。」語次，又令婢別取一蟲來。蟲至，門於盆，踔厲良久，相持不下，婦乃頓更莊態，始而掠鬢支頤，指顧笑語；繼乃躡身移坐，媚態紛呈；歛以鬢首枕楊子之膝，旋以柔荑撫楊子之腕，楊子欲啖已熾，遂不暇視蟲。未幾，聞婢羣譟曰：「楊蟲北矣。」楊子視焉，蟲果出於盆外，則婢之黠者，乘其意之不在，竟以纖手出之，而楊實未及知也。衆因請曰：「天緣可卜，蟲實良媒，楊子固無辭，娘子亦幸毋固辭！」婦不言，手撚裙帶，而首之枕楊如故。婢遂不再言，亟撤門具，促婦起，擁之以行。屋側另有臥室，衾褥葦華，楊子與婦，解衣就枕，婢乃以燭去。婦旣柔媚，而枕席之情，又倍加恣肆，楊子遂顛倒於情中，自以爲不世之遇矣。倦極方眠，羣婢復至，啓曰：「明星煌煌，固難俾晝作夜也。」婦乃攜楊子起，垂淚訣別曰：「一夕新歡，三生深幸，但妾非生人，實故

宋平章賈似道之寵姬也。生時以色專房，緣渠好鬥蟋蟀，妾輩亦以此逢迎之。幸先平章而歿，遂并戲具，納之窀穸。昨見子風流玉立，不覺醉心，因借秋蟲，復沾春色，惟不敢久留吾子，謹將盆置二事，少誌歡悰，幸勿棄捐爲囑！」言訖，取以相贈，仍命婢導之以出。楊子雖不通文，然知身在鬼域，不勝戰兢！甫出門，略一迴顧，則荒坟三尺，屋宇杳然，益股栗不能舉趾，踉蹌而前，約半日始返本署。主人得隸回報，既已懷疑，及詢之？又都類誕妄，楊子無以自明，始出盆置以獻。主人細玩之，土色斑然，果非今世物，方釋厥惑。居數日，楊子患河魚之疾，彌留匝月，主人慮焉，畀之百金，命僕送之北上，其物遂留於越。余在錢塘，曾見之於某巨家，則已珍爲玩器矣。

總評「蟋蟀微物，以似道之奸雄，何竟嗜好如此？及聞是事，乃悟記云：「似道在半閒堂，與姬妾爲促織之戲。」亦明皇蝶幸之遺意，爲色荒所致歟？獨惜楊子不文，且膽落於鬼語，不克詳詢其梗概，然窺此一班，可助風流談

柄，而膾炙人口已。」

註解

促織

蟋蟀之別名

薄暮

天將晚也

縻首

謂頭也

柔荑

謂手也

狐判官

新城杜梧，少時習刀筆，爲縣吏，宿於公廨，每值雨夜，卽有美女來，與共寢處，却之不能，久而尪羸。一日，昏然如死，夢至一衙署，絕類縣治，諦觀之，則邑中之城隍祠也。出入皆公役，亦多熟識，但忽忽不憶其姓氏。繼見一老吏，侏儒短小，鬚髮皓然，乃其同案某，以老疾而卒，歿猶未久，頗能識之；因就而諮詢？老吏駭曰：「若正少壯，何由而來此？」杜以情告。老吏曰：「此狐判官之所司也。盍往謁之？」亟引杜就東廡，見一人，鬚毛如蝟，形狀極醜惡。老吏代白其由，且爲之緩頰。判似有難色。老吏又曰：「人鬼雖殊，實同桑梓，况案牘是司，彼此均屬吏道，君可不念乎？」判無以辭，乃引杜入室，親檢簿籍，甫一目，卽慨然曰：「子以少年色狂，思汚一少年孀婦，狐因抵隙而來，病雖可

妖由人興
狐判之語
不僅爲杜
一人言之
且爲世之
意淫者當
頭棒喝

爲，但狐無能力祛，可奈何？」杜自揣並無是事，遂力爭之。判取籍與觀，則大書曰：「某月日，杜梧見鄰婦王氏，心竊念曰：一渠夫新卒，倘踰牆而摟之，爲歡可期矣。」杜始悚然！判因曰：「斯時子幸以差出，遂寢此念，不然！禍且不止於此。今受某兄重託，更念道之相同，可召狐，以禮責之，或可以免。」於是

以片紙書數字，顧室中一人曰：「速召東城破廟狐來。」持帖去，有頃，果見一狐，大於犬，徐徐而來。判引之與語，狐似桀驁不馴，判麾之使退。復與杜曰：「狐固無禮，宜以法懲；然妖由人興，幸子廣有餘算，今歸，正心以祛之，且延醫治療，病尙可已。至於意念之惡，尤所兢兢宜慎也！」老吏亦以此相囑，相送出署，未及半途而寤，則家人將甕踊矣。自此杜以義理自閑，又延某名醫，投以妙劑，疾果愈。後值獨宿，狐輒來與之調笑，備極款洽，漸且以自身睚就，杜惟誦「妖由人興」一語，不爲少動。數夕，狐亦漸厭，因自語曰：「三日不見，非復吳下阿蒙。」遂去不復來。杜又棄吏讀書，以明經入泮，迄今嘉言懿行，邑中猶

推宿儒云。

總評「意念之惡，人所未知，以故受譴尤重，古人言之屢矣。奈人不能誠意，遂不免妄念，詎知狐之伺之，且將乘間竊發乎？旨哉狐判之言，不必懲狐，惟期正己，非明於聖賢之道者，不克臻此。冥司慎選吏掾，所得皆正人，如老吏之侃侃，已可想見，况聰明正直，如狐判者，詎可以鬚毛如蝟而少之哉？」

註解

刀筆

謂吏役也

緩頰

以婉言相勸也

鬼無類

宛平謝紫菴，有坟莊，距都門十里奇，甚邇也。其猶子數人，率多游蕩，以其地產鶉，冬月輒往覓之，恆數夕不歸。比閭又多其類，亦以墓田在彼，兼有居停，皆遊而忘返；故萃處每十數人，晨則踏雪羅禽，夜則圍爐飲酒，卽漠不相識者，其情同，其事同，遂言笑同，亦紈袴之積習使然也。一夕，又羣居，藏醅既

列坐談鬼而鬼卽在同列之中使非戲以手探且將引鬼爲高

罄，驚材未得，相對無聊，乃劇談以消長夜，言涉怪異，樂且不疲。時夜色已深，衆中有膽怯者，已毛髮微豎。忽一人曰：「舊傳謂鬼無類，究亦憑虛之論，疇曾見之？」又一人曰：「予試驗之，我輩中有無類者，卽鬼是已。」因戲以手，徧探座客，至一人，轉背匿笑，堅不許摸，衆共強之。突以厥首，反向短檠之側，衆逼視焉，則自唇以下無所有，絕類小兒面具，不禁大駭！狂噪而奔，舉室不及俟屢，甫出屋門，頽然皆仆，猶聞鬼聲噉然，益大怖而號！村人聞喧出視，則纍纍如貫珠，疊臥地上，笑而扶之，其下有物，尙猩猩不絕。燭之非鬼，一徹夜之犬耳，不覺大噉！衆驚定，亦爲粲然，始詳言之。翌日皆歸，蓋自是無復弋鶉之志矣。

總評「青燈黑夜，談鬼爲佳，而不知鬼卽在其中也。當諸人快談之頃，鬼亦不能默然，奈何膽落於無類，竟使說鬼之鬼，不獲罄吐其說，能不嘗噉豬腸兒，敗人清興！」

註解

比閻

近鄰也

紈袴

謂富家子弟也

居停

主人也

秋露纖雲

郁生，名琥，號秋軒，毗陵紳家子，折節讀書，通五經，能文章，郡中衿士，舉不以膏粱少之。然試輒不利，三躡棘闈，於是學益苦。鄰有廢圃，買而居之，少置花木，草創數楹，蓋爲藏修之所，非作窺園計者也。寢於斯，食於斯，定省之外，莫入中堂，卽時遇細君於寢門，亦不少通言笑；在琴瑟之素陸者，且如是，而燕游之朋，談讌之舉，更一切屏絕。居數月，時值新秋，槐黃期迫，生已科試有名，計日將赴省；因攻苦倍亟。俄聞身後，有人小語曰：「如此用功，那得不中？」驚顧之，寂無所見，乃大駭！猶以爲耳音之誤；及復讀，又語如前，不禁悚然！而業不忍輟，因移坐默誦，意蓋靜以伺之。無何復語，雜以笑聲，則不當生前，仍居生後。生因毛髮俱豎，亟呼僕，適值他出，不得已而納屨以奔。比出戶外，又聞室中言曰：「不識秋露纖雲，那得便中？」其音絕嬌脆，而清如

佩玉之鳴，心忽少動，且行且思曰：「飛瓊綠華二傳，古人果不我欺乎？」遂躊躇不欲歸。及門，又將旋踵，僕適自外來，遂相偕返室，岑寂依然。生諱之，竟不告僕，仍前肄業。至夕，將歸內寢，恐致父母疑，且慮僕婢笑，遂復下榻蕭齋，幸而竟夜無擾，心乃安。生故五夜起讀，是夕因悻不能寐，起倍恆時。僕惟侍主盥濯，別無事事，覷其展卷，亦濟就睡鄉。生頗有戒心，誦不能暢，久之，甫復其故，而嬌韻嚶嚶，在耳廂大作矣。生不勝震恐！輟業靜聽，其音實在几之左右，近且咫尺，恍若兩人對廣者，調協聲一，絕無抑揚高下之殊。初猶駭而呼僕，噴其弗覺，及徐聆，則又別更一藝，迥非己所習者，義奧筆妍，金科玉律，其題則唐隸之一章也。生本嗜文如命，遂以不懼，竟舍己業而從之，共案咿唔，儼然益友。惟是衣香襲鼻，口脂頻吹，使人頗不可耐；然而生具夙慧，數遍卽能熟一藝，比及成誦，冥冥者又頓易新篇，迨至漏盡聲息，生已得佳文五首，不禁忡躍，揖而謝之！祇聞笑聲吃吃，俱入壁中而去。生至晨，遂不復讀，抵紙濡毫，

雲霧之與
郁秋軒一
往情深令
人不勝企
慕卽爲妖
爲鬼亦復
可愛況眞
仙耶第不
知天上書
仙何以垂
注于郁而
令侍兒導

盡錄其作。於時久不窺戶，因此復出訪友，舉以相示，見者皆咋舌，謂是飄飄欲仙，取元魁直如拾芥。生益喜！歸齋不忍釋手，益更熟讀，至夜分不寢，且爲詰朝計，託言晨飢，命僕具菓餌，蓋將以酬其金針暗度也。乃生方恬吟，吻邊勿有茗一杯，香冽異常，且笑而語之曰：「那便如此苦讀？解元郎甯不患口渴耶？」生驚視之，未見其人，先覩其手，纖瘦而潔白，儼如玉卮，而蟾鬢花腮，雲衣月態，早已逼近其側矣。生雖熟悉，不免愕然！泊乎舉首，又一美人，以朱盤貯菓數枚，笑置案頭曰：「啖此當連中三元。」生因釋卷起謝，而深慮其妖，乃整衣以禮相見。兩美不答，惟相顧而哂曰：「迂儒！故態猶昨。」生復遜之坐，詢及姓氏？一美人笑答曰：「昨因不平，已將小字入君耳，蓋渠卽織雲，而妾實秋露，本書仙侍兒，謫居人世，已近百年，以冥數當奉巾櫛，故根尋至此，幸勿却！」生故解其來意，聞言而倍懷首鼠，惟謝曰：「鯁生不才！敢有仙眷，况拋金閨少婦，實因月桂一枝，冥數難知，盛愛似不敢領，祇以文字交，不致墮於欲界，

之成名豈
即所謂仙
緣乎

差爲厚幸！」語未已，織雲卽從旁贊曰：「使乎使乎！束錦而行，可謂詞林妙品矣！雖然，不慕裴航，何以頓懷張碩，遲遲門外，欲去仍留，司馬昭之心，豈路人竟未之見耶？」生語塞。秋露乃剖析曰：「君固有志圖南，惜乎重染腐習，將不免爲斥鷃笑。夫欲成不世之名，原不關數行闈墨，矧務舉子業，以冀首肯於朱衣。卽今晨五藝，已如操券，文心思不活潑耳，一以貫之，違道不遠，奚必青燈獨宿，皓首窮經，始能居孫山以內哉？」生尙猶豫。織雲復笑曰：「三科康了，一枕孤眠，倘潦倒場屋，勢將繆此一生，文章真誤人不淺！」生亦不覺捧腹。秋露卽就案上，取前文爲生指迷，一一提其要領，因曰：「君之積習沈錮，斷不能聯捷甲科，然從此貫迪，縱場期伊邇，今秋可以獲雋，切不可亟赴南宮，自覓劉蕡之恥，歸來與妾等處，不出三年，玉堂金馬，可以立致；但當去此陋室，別搆名園，快目爽心，自足伐毛洗髓，幸勿以妾言爲妄！」語竟，與織雲俱起曰：「君猶疑忌，俟鹿鳴宴後，敬當以衽席奉賀。」遂就燭下，冉冉而沒，倏不見。生

時已司空見慣，不以爲怪，亦就枕。自此日惟卽秋露所言者，殫心揣摩，少通與
闔，及爲文，頓異故吾，同人等亦莫不稱許，因而變其拘墟，出而與人酬酢，雖
未接杯酒之歡，而逐隊隨行，亦不甚埋頭於書本下矣。迨赴省垣，將入闈，忽有
小童，以漆盒至。詢之？則曰：「織娘子之所饋也。」生心知爲雲，啓視焉，則
桂圓百枚，初以爲嫦娥之代祝而已。將語小童，旋失所在，乃分其半而攜之。搜
者以菓結於樹，絕無可疑，竟聽其將入，卽生亦罔知其有異。次日味爽，題紙飛
下，頓思以圓佐茗，剖之，與恆菓迥殊。生就燭諦觀，實以綿紙團成者，皆楷如
蚊翼，極目力，始能見，乃時下才人之所預構也。生大喜！乘暗破丸，得文數百
首，兼有目次，就題物色，則首場書藝，雖未照合，亦既不中不遠。生有此可恃
，遂就卷揮毫，無異宿構，固不俟於脫稿，而三作立成；沿及經藝，順流直下。
明晨，首先交卷而出，同考者就而索觀，又靡不氣沮。二場又瓜分其菓，攜入矮
屋，表判旣莫不工麗。三場五策，出之丸中，又典核超羣。是役也，生未少費心

力，已可望巍科，甚感雲德！恨不一晤。且不解其菓中界限，何以判然不淆，益信爲真仙，惟慮不得爲眷屬，而狐疑益以盡祛已。榜下，則以文有譎字，置之亞元，主司猶爲扼腕！惜其全璧微瑕，實則冠場之作也。生益感雲玉成，暇卽祝於斗室，冀得一見顏色，而竟杳。一日，忽於書中得小柬，啓之，字迹柔媚，蓋卽二美之札，特以之申賀者。其意惟勸生勿北上，行且不吉，更願得郡中名園，以爲藏嬌之所。紙尾數行，則曰：「君夫人久虛鴛被，今幸析桂人，仍返牀頭，妾等不敢以陋質溷。俟燕婉少伸，再當抱衾裯，以事君子，今尙非其時也。」生乃倍欽其賢！然以少年高捷，不忍輟晦，竟不聽所言，束裝赴郡。乃行未數程，從人沈猶狂，特主新貴，毆某縣隸役。令怒！作牒通詳，置之於法，以生爲疎縱，削其科名，生遂垂淚復返，深悔不聽秋露，而服其先知，思晤愈亟；且當新歸之後，愧見戚族，聞無錫董氏有別墅，花木森繁，地更幽邃，乃白於父母，以重價就而居之。入園之初，適當季春上巳，生薰沐更衣，若有所俟，僮僕皆竊笑！且

束書不讀，惟雲露二字，不絕於口，亦多所不解。居甫定，盡驅從者就外宿，非奉使令不入園，一切添香烹茗之事，皆自任之，蓋有所爲也。閱二夕，生正對月懷思，而環珮瓊然，兩美早聯袂而至。生大喜！下階迎之。織雲先賀而後弔，秋露獨先弔而後賀，生亦不甚介意，相攜入齋。生因向織雲申謝！雲曰：「自是妾強作解事，致君得而復失。不然！君縱不中，亦不至於白衣，何謝爲？」秋露因微哂曰：「婢子誘人懷挾，論罪尙宜連坐！」生與雲皆粲然！生復向秋露自咎，并服其灼見。秋露正色曰：「初以科名許君，妾猶惆悵不定，乃君竟掇高魁，且重負妾約，行將看上苑之花，不復念梁園之舊，果遭蹉跌，鍛羽歸來，此其所以宜弔而不宜賀也。今幸深繹妾言，別開生面，既不坐枯寂之禪，自宜有生花之筆。從茲扶搖直上，九萬鵬程，不難一蹴而至，則又宜賀而不必弔矣。况君家聲赫奕，當抱王參元之憂，縱使織妹計行，億則腹中，將流言四起，重累清名，實亦妾所逆慮。」生聞其言侃侃，益覺心折，乃悟先弔後賀之故。於是相對鼓鬪，絕

無畏忌。已而剪燭促坐，置酒合歡，雲露皆善清歌，兼工諧謔，每一曲梁塵欲動，每一語玉屑紛飛，語笑聲音，時達於外，而僕輩宛如充耳，亦可異已！夜將半，生微醺，托醉先起。雲飛一觥來，謂生曰：「今夕何夕？情難自己，請以一語爲觴政，能則先占枝頭，不能則退之殿後，倘中原並驅，則一箭雙鵰，君亦慎勿峻拒！」生不禁大笑！因亦酌一卮，屬雲出令。雲卽一飲而盡曰：「烟雲滿紙，君宜先賦行雲。」露亦朗然曰：「月露盈簾，郎豈遲揮垂露。」一時大噱！幾翻酒棗，遂同起拂榻，解衣共寢，左珠右玉，拂柳穿花。晨起，生頗慮爲僕見，詎意奔走服事，若役瞽矇，悵悵然莫能觀止，雲與露祇亦默坐而已。及僕出，歡然萃處，露以手談教生，雲亦以手談之技進。生皆悉心學之，而且酒兵茗戰鬥於宵，鋤花種竹娛於晝。生室中故無樂器，惟古琴一張，露撫之，聽者忘倦。雲自攜有箏笛，時一彈弄，又復妙絕人寰；至於詩文典籍，無時不共相涉獵，探奇索異，辨難析疑，蓋不聞誦聲，而生之業已大進。生雖深入佳境，久而忘歸，然至三朝

，露必最之歸省，至旬日，雲必勸之家居；而床第之私，露與雲舉不甚重。每曰：「郎君將飛黃騰達，忍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耶？」其賢淑類如此。若是者二稔，既無人覺其形聲，且兩人俱不火食，惟哺佳菓數枚，絕無所需於生；而美醞佳茗，又皆有術以致之，以故內藏麗質，而外靜浮言。生既博享韻事，集益閨房，因之心體流通，不啻脫胎換骨。初猶待露爲之削，雲爲之斲，相習已久，不費斧斤，已偉然清廟明堂器矣。露又勸生以文稿行世，廣致揄揚，人益信其前非倖中，名譽日彰。是歲，改籍游泮，再入秋闈，遂冠南省，中式第一人。明春，將赴京取應，雲與露忽辭去曰：「久曠職司，將歸天上，不得再捧君硯，可奈何？」生大驚！強之復留，繼以涕泣！露不從，而雲頗戀戀。露曰：「纖妹不能忘情，已墮色界，可以無返，郎君宜善處之，俾得以見人；匿迹藏身，究非長策也。」生乃喜！猶將留露。露即趨出，湧身向上，轉瞬直達重霄，倏不見。雲將繼之，甫去地丈許，雷聲殷然，乃懼而復下，喟曰：「孽緣自作，書仙良不可欺。」生雖

失露，喜復得雲，乃少慰。因與雲計，使先行，俟之中途。生至維揚，托言乏嗣，置妾，納爲如君，僕人莫知其詐。雲自此飲食，無異恆人，相隨入都，贊襄場務。生因戲之曰：「蠟丸密函，卿當爲我預辦矣。」答曰：「今日之事君事也。妾不敢以魚目混珠！」生竟聯捷成進士，殿試第二甲第一，將受職。雲謂生曰：「人子魁名金榜，所以悅親也。大人以家累，實不克北來，君可無念乎？」生曰：「然！」卽乞假南旋。抵里，雲始廟見舅姑，謁嫡室。細君妬其色，頗苛遇之。生因私述其默助之德，並白其異，細君以爲誕。一日，生與雲皆在細君處，忽細君之弟來省姊，意蓋矚雲。雲亦絕不驚避，迨客及階，雲乃以身就生，旋合爲一。侍婢環囑，皆見生而不見雲，舉室駭然！及客去，雲故在生側，跣步未移，細君始信生言，懼而修好。及生限滿，攜眷來都，閨中之雍睦，不啻尹邢之相遇焉。

總評「昔有巨家，延師課子，年餘而學未增益。主人亦知名之士，因叩其故於師？師曰：「此子材器誠不凡！然使之困守寒氈，所就祇可如此。若能予

我千金，攜之遠遊，三年，當一鳴驚人。」主人服其論，慨然從之，資以舟車，豐其囊橐，聽其攜子出行，戚友皆竊笑！乃師導其弟，搜奇覽勝，南盡閩粵，北極燕齊，足跡徧歷數省。每值通都，則購異書供讀，而參考勝迹，晉謁名流，尤無虛日。期年，弟倦於游，請於師，欲返故里。師曰：「游興闌乎？書可讀矣。」卽就舟中指授，聊當下帷。及歸，鍵戶肄業，出其所作，先達皆爲稱賞！因以成名，竟登高第。從可知坐破蒲團，未必卽悟上乘，文人之臟腑，務須剔透玲瓏，始可以筆墨爲如意珠，題名雁塔，走馬曲江。但不宜爲浮薄者，別開蹊徑耳。故如雲露之蹤跡詭異，洵爲理所應無，而化鈍爲靈，化板爲活，頗得此中三昧。至於臆鼎終成虛語，貪癡竟列小星，則雲之去露，不啻逕庭。書仙之側尙有人，吾願閉戶潛修者，皆當馨香以祝之。

「。

註解

廢圃

荒廢之圃也

孫山

應試不第也

康了

謂落第也

默助

暗中相助也

蕭翠樓

此則較前則田再春傳更爲驚心動魄世人閱之當知眼前孽報歷歷不爽而稍戢其爲惡之心矣

苑之縉者，燕之諸生也。有隣人子蕭姓，不言其名，性佻達，頗多穴隙行，里中蕩婦，咸與之私，邑人因以切齒。以其恆居妓館，遂私以翠樓號之。苑少未更事，間與之游，章臺楊柳，攀折外實無所染焉。無何，蕭以療疾卒，苑因鑒於前車，少加樽節。忽夢蕭來招之曰：「僕案未結，須兄一往對質，幸勿憚於跋涉！」苑寐中頓忘其死，疑其以花事構訟，事涉於己，勉從之行。出門約數里，過一溪，水黑色，腥穢撲鼻。苑欲止，蕭固勉之，乃褰裳以渡。又里許，始見屋宇，則蘭若，絕非衙署。苑心頗疑！久之，闔其無人，有巨像當門而立，幾與簷等，赤金色，面目絕不可見。蕭卽跪拜於地，苑亦俯伏。像忽發聲曰：「此案結之已久，老僧以婆心度世，故待苑生來。今渠至矣，汝盍行乎？」蕭猶囁嚅，似有所言。像厲聲叱之！蕭忽不見。像亦歸於烏有。苑大駭！不敢深入，反身却退。比出寺，則行者肩摩，往來如蟻，非復向之寥寥者矣。苑茫不解其故，逐隊而前

。忽一人短衣陋貌，狀若鴟奴，拱之曰：「苑相公故多豪興，何竟來此一游？」苑以蕭事語之。其人笑曰：「大好大好！請從我去，不第可以釋惑，且可快觀。」苑喜！徑從之偕往。旋至一處，粉牆四圍，有側門，其人導以入，且語曰：「欲窺隱祕，當非正路可由也。」及入而視之，華屋數楹。皆內向旁開，月窗障以紗，燭光外射，頓悟易晝爲夜。俄聞笑聲，室中似有數人，語雜猥褻。苑故習於此，心微動。其人使苑伏牖而窺之，內方肆筵豪飲，一長髯者據中坐，旁四客，皆甚粗鄙，袒裼露臂，相與大醺。侍者惟一美少年，執壺而立，祇可十四五，姿容娟秀，靦靦向人，美目中恍含餘淚，時時潛拭以巾，及視其衣，綠襦紅棍，當是嬰童。苑方靜作壁上觀，忽見長髯者，顧謂客曰：「翠樓向多做作，今宵當試以毒手，庶快素心！」衆皆笑諾。苑聞之愕然！視少年，雖妍媸不類，而眉目態度，果肖蕭，心始懷疑。既而燭盡酒闌，坐客皆起，有二人，以事辭去。長髯者復命易燭，輝煌如晝，三人作醉態，皆矚少年，或挽其頸，或交其吻，少年嬌羞

無主，莫知所爲。未幾，客皆自解褰衣，搗搥盈掬，俱甚偉岸；蓋不獨室中者寒心，卽室外者亦爲咋舌。視少年，大有懼色！衆捉之，置諸牀榻，捋棍狎玩，莫不鼓掌曰：「美哉臂也！翠樓乃以之饋我。」聞者不禁竦然！而方鑿圓柄，漂杵血流，嚶嚶受創之聲，與擊刺之音，間雜而作，三虎啖羊，其無餘肉可知已。衆方背水夾擊，歛一壯男子，排闥直入，橫提白刃，怒不可遏！衆驚避，惟長髯者挽之以力；狀若解紛，堅不聽，以刃擬少年。少年殼棘不勝！壯男竟決其首，血噴屋隅。苑在恍惚中，見所殺者非少年，實卽蕭也。驚悸如寤，耳畔有人語曰：「何竟睡去？」張目則卽前所導引者，己身仍伏於牖下，靜伺室中，鼻息訥然，已滅燭寢矣。其人曰：「去之！君亦當自尋佳處。」遂仍從側門中出，天忽開朗，似有曙光。其人謂苑曰：「聞君頗好狹邪游，予家近得麗者，盍往觀乎？」苑驚定，見獵心喜，又許之。其人引之至一門，垂簾低下，朱戶盈盈，物色頗類妓家。苑乃徑入。及返顧，蕭亦自外來，面容慘淡，見苑甚有愧色！苑矜立俟之，

呼而與語，竟不答，疾趨而過。苑怪之，亦隨入。蕭入內房，卽有一垂髻婢，自側屋出，呼曰：「阿姊來未？客來矣！」內遽應曰：「予適更衣，若可延客坐！」婢卽舉筥邀苑入。苑視室內頗精潔，但無美人雅態，四壁所懸，惟琵琶箏笛而已；因疑蕭，適婢取茗，乃自簾隙窺覘之，見蕭果白身立於內，以手舉一物，肉色瑩白，徐視之，綠黛朱櫻，乳陰畢具，則婦人之軀頭也。駭極！更窮其異，蕭振而著之，如蟬入蛻，轉瞬卽更女身。苑始大怖！亟奔出，行及外戶，有數人欣欣而來，操土音，都類己，相與語曰：「不費半文，得闖美妓，亦甚快人意！」又曰：「感煞佛力！使我輩一洗此辱，不愈於生啖其肉耶？」遂相偕入門而去。苑始頓悟身在冥途，所遇者皆鬼也。正倘恍迷路，急不能歸。俄見其亡祖，扶杖而來，苑卽匍匐直前，涕泣請命！其祖曰：「畜生！汝遭冥罰，亦已有恫於心乎？」苑因悚懼不敢對。其祖太息良久，命之曰：「從予行，尙可以生，然宜洗心改過，否則壽旣易殀，報亦無可道已。」乃攜苑入一夾弄，初黑暗，漸次明朗，

而行不數武，卽聞哀嘶之音，痛入心髓。及近，則兩旁皆崇廊，高近二丈，男婦無算，倒懸於廡下，舉裸無寸縷，由胯間如抽絲，腸出丈餘，束其雙足而弔之。間有僧尼，遇之倍酷，頂下自生烈焰，爛額焦頭，呼號聲尤慘於衆！苑以問其祖？答曰：「此卽屠腸獄也。汝之罪不至於爲嬰爲娼，此中恐所不免耳。」言之三歎！苑亦潛然愧且悔！及將出弄，其祖又屬之曰：「歸宜好自爲之！前所見巨像，乃淨穢金剛，故不惜時臨穢地，亟求是經誦誦之，尙可幸脫法網。」苑欲叩其詳，旋失其祖之所在。一時頓觸孺慕，大哭失聲，撒手而覺，則身在榻上，漏下五鼓矣。因歷歷記憶，自誓改行從善，明日起，卽購金剛經，薰沐奉持。月餘，又夢美婦人，靚妝豔服，貿然而來，謂苑曰：「淫人一婦，其伯叔戚族，莫不子毒，幸得孽債少清，以淫行仍將爲娼，子如有意，廿年後，可訪我於吳山楚水間。」苑知其爲蕭，挽之晤言，不及而寤。於是齋心益誠。又聞蕭內外兼好，每誘人子弟，更以斷袖之醜，致其人之兄，費恨而亡。乃悟操刀而割者，亦非無故也。

苑既易轍，不敢再履青樓，學行以優聞，竟得食餼。年五旬，聞江淮有名妓，亦號翠樓，頗嘖嘖於人口，擬欲訪之，以尋夙約，究以道遠而未果。

總評「余前於田再春傳中，已三復於孽報當身之義矣。及聞是事，倍歎金剛之棒喝，更撻於旌陽。蓋凡死者受報，非生者莫與之傳，見者驚心，諒聞者亦當悚念。况夫牝牡轉圜，均遭貫革之射；人鬼同趣，得施反戈之攻；甚至百體莫贖一夕之歡，縱下愚不移，難禁變色，則在中材如苑者，有不翻然自新也哉？」

註解

佻儻

猶言輕薄也

蘭若

石音惹，佛寺也

薰沐

薰，香沐浴也

盧京

盧京，本名京兒，以妙齡絕色，爲優於都中，名噪一時。秀水某孝廉，以候選在都，見而悅之！恆流連不去。孝廉甚貧，囊空如洗，不能出纏頭費，惟於演劇處所，攜百錢，日往一游，駕言觀場，實則意有所爲也。京師名園數十處，每

有某孝廉
之情癡乃
有京兒之
報施此俗
所謂種瓜
得瓜種豆
得豆也然
京兒以一
優伶而能
情深若此
彌足多矣

以班名揭於市，孝廉偵之，得其所，輒竭杖頭物，奔赴恐後，雖遠弗辭。至則息慮凝神，木坐於場側，盧出，則翹首以觀；盧入，則曲肱以臥；且於其來也，若覩名畫，注目弗移；其去也，若送飛鴻，神往不已；場上一嘖，孝廉亦爲之一嘖；場上一笑，孝廉亦爲之一笑；雖諸伶紛沓盈場，而精神有所專注，耳之所聞，非盧若無聞也；目之所見，非盧若無見也；或問所演何劇？則答曰：『予烏能知。』於是戲癡之名，同鄉人咸傳爲笑柄。乃盧以色藝擅場，自矜得意，目中初未有此一人。比及年餘，竟無虛日，其坐則尺寸不移，其態則初終不易，目孜孜而神戀戀，祇專注於己身。盧亦微有所覺，始猶竊笑，久而以爲奇，益陰伺之。孝廉之若送若迎，真將性命之不恤，盧亦不禁感動。旣而不得其名，叩之園主，則笑曰：『此戲癡也！隨子有年矣，子故未之知耶？』盧深以爲異！更物色之，得其詳，則雖登桂榜，實守寒齋，非能向梨園中買笑者，心益憐之！躊躇數日，竟棄其業，席捲所有歸孝廉，見即泣拜於地，請爲僕。孝廉雖鍾情有素，初不虞

其自來，不禁駭然力辭之，而并詰其故？對曰：「非敢有他意，感君之青盼，使人不能自己耳。」繼以號泣，卒不肯去，孝廉因留之。盧晝則青衣若廝養，代孝廉執炊；夜則市斗酒，易女妝，歌舞於氍毹之上，以悅其意。及孝廉將寢，則辭出曰：「非愛此殘軀，深慮損公盛德！」孝廉習之已久，亦愛而重之！而賦性聰敏，倚之如左右手。迨選期將屆，盧又出己貲數百金，爲孝廉營幹，得銓大邑。孝廉素鮮積蓄，一切赴官之需，舉出於盧，倍深感激！抵任，命總衙務，輒辭不諳曰：「從公本以酬知，若如此，是以爲奇貨可居也。况優人用事，上憲將爲之寒心。」竟不受；故從宦十年，不若綺筵數夕。及孝廉卒於官，代紀其家，扶柩歸里，臨穴一慟，始辭歸。晚年至京，貧且老，以教歌爲活。有浙人知其事者，或以孝廉語之，輒流涕不止！以爲失生平第一知己。

總評：人謂孝廉爲情癡，而不知盧之情癡，視孝廉爲尤甚！何則？辭紛華之境，甘淡泊之天，惟讀書明理者能之，此曹何望焉？乃因一顧之知，從以十

年之久，事出優伶，殊爲可異！若孝廉者，以青白眼待且，未聞以青白眼待人，尙不免見笑於步兵。抑余聞之，有陶公名某，以甲科授張掖令，下車之始，謹飭時間，且年近耳順，簿書而外，祇以一卷自隨，終歲始召優演劇，蓋亦周旋僚友之故也。甘郡某班，有且，名悅生，陸姓，貌頗秀美。一日，奏技於署中，公瞥見之，情不能遏，竟留爲近侍，朝夕弗離，所賞賚無算。悅生又媚諸公子，中篝喧爭，人爲掩口，後公將離任，悅生攜萬金兔脫而歸，公亦因色致疾，幾不起。嗚呼！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如陶公者，猶不免於陸沈，蓋孝廉之佳遇，可以倖致也耶？」

註解

恆流

猶言常流也

杖頭

指錢也

梨園

謂優伶也

蘇瑁

郡人蘇瑁，棄儒而醫，頗諳於岐黃之術，延請者接踵而來。其家居負郭，暮不能歸，卽借棲於邑內，習以爲常。多宿於上元觀中，焚修者其莫逆也。一夕，

又值下榻，道士置酒與飲，談讌甚歡，因爲蘇言：「其地近多祟，東廡廊真人位下，一執拂女子，頗出惑人。又闔君殿內，有赤身女囚，夜間聞嘻笑聲，深以爲憂！」且謂蘇曰：「君出旋溺，切宜自慎！」乃戲之曰：「法師縱無符，亦真無福，此誠佳遇也。」言已，大笑而罷。及蘇就枕，卽開窗前作彈指聲，駭而問之？音絕嬌婉，答曰：「儂！」蘇每至，輒獨居一室，披衣起坐，連叱之，外竟寂然。蘇因此竟夜不寐，晨起恥之，不以告道士，惟致謝而去，遂不敢留宿觀中。乃奔走診視，履無定蹤。閱數日，又爲重關阻隔，卽留宿於病者家，寂處無聊，頓思所親居左近，欲往探之，竟忘其與觀爲隣；悄然獨出，恐主家迎送，主家亦渾未及覺。及晤所親，盤桓情話，漏下二鼓，始旋歸。所親命小奚伴送，力辭之，自持碗燈，孑然而行。至觀前，忽憶前事，心已不免忐忑。將過觀門，瞥見一物如積雪，立於簷下，驚而注視，彷彿如人，漸近而形狀宛然，不覺股栗，戰戰不能趨；強以所持之炬燭之。聞其笑語曰：「癡男子！膽旣芥子大，何復欲孜孜

視儂？將嚇殺矣！」則婦人回體裸然，挺身而立，披髮垂手，相逼而來。蘇因大怖失聲！棄炬狂奔，婦復追躡其後。蘇懼而號，通衢皆聞。邑人有未寢者，出視之，頗多識荆，見其狀如瘋癩，止而與語。蘇猶回首顧瞻，絕不見鬼，方始空息以告。衆既密邇於觀，咸耳其異，亦駭然！因曰：「先生既知此，似不宜踽踽夜行。」乃相與伴送，直至主家而返。主人聞其遇鬼，亦出問視。蘇時已驚定，少話別去。蘇甚困憊，亦遂滅燭解衣，乃甫探手入衾，早有人偃枕而臥，膺香襲鼻；蓋鬼已先據牀頭矣。蘇不勝惶懼！亟欲反身，勢將拔關出屋，號呼求救！詎臂爲所牽，猝不能脫，因向之乞命！婦笑曰：「何遂無香火情？儂實慕君高雅，忘恥相就，豈能爲君祟者，而竟覈棘如此？」蘇仍哀之！婦因嗤曰：「君誤矣！豈闔摩當殿，竟有潛出之鬼哉？儂本仙人，時出游戲，前所云「執拂兒」亦卽是儂。人以楚楚衣裳，判而爲二，而不知其實一也。」蘇未深信，而膩指着肌，媚言入耳，且半窺皓體，暗室流輝，一時頓釋忌憚，遂去衣與婦共枕。其肌骨之柔

靡，意態之顛狂，舉非身所經歷。蘇因深入穀中，翻恨相見之晚。侵晨始起，反致叮囑於婦；婦笑而諾之，裸裎自去。時已赤馭當天，蘇益信其非真鬼。越二日，蘇宿於家，其妻率子往省母，蘇孤眠，頗涉冥想。俄而室門自闢，有人悄然入，初以爲盜，亟起視，殘檠未剔，蘭氣遙吹，其人早立於榻側。蘇又意其爲婦，觀之，則一垂髫少女，衣銷金之衣，冠翡翠之冠，容色傾城，嫣然微笑，視婦相去遠甚；而塵尾輕揮，衣香肆溢，頓憶道士所云某真人位下者，此其是已。蘇既習於見怪，蹶然離榻，身固未及着縷。女亟以袂障面曰：「羞殺阿奴！耳可洗，目不可濯，深悔多此一來！」意將反身。蘇徑攬其繡帶，俾不得行，且擁而置之於榻，叩其所從來？女低鬟蹙黛，羞若不勝曰：「作盡諸醜態，夫復何言？惟有爭君而已。」因置拂几上，連衣入衾。蘇近之，見其跪曲如小兒，憐而撫摩。須臾，羅襦紵解，蕩澤近聞。及合，火齊渥丹，猩紅漬席，而呻吟。八，溫柔鄉別有佳處，覺前之淫妖，直又將糞土視之矣。歡已，女

「初聞騷狐冒妾，以爲二卽是一，使君謂我輩露體宵奔，且將勾

不若，因而靦顏夜至，分訴其僞。孰意遭君狂暴，古云尤而效之，則

之謂也。」蘇乃悟，前疑爲鬼者，非鬼實狐，遂疑今之言狐者，非狐卽鬼；

稍涉猜虞，女卽覺之，笑曰：「君亦有疑於妾耶？妾輩誠多鬼仙，渠實狐之醜類

，試留拂爲質，君姑訪妾於觀中，益驗予言之非謬。」言訖，披衣起曰：「君心

未堅，請以三日爲約，再當詣君，愛慾所牽，妾今亦無能自主矣。」甫下床倏然

無跡，而餘香未歇，衾褥猶芬，蘇早信其爲真仙。翌日，袖拂詣觀，爲道士言，

欲窮前之二異。道士欣然導之，先遊十殿，果有一女囚，無袴無衣，俯身地上，

旁立一巨鬼，以鋼叉擬之，將入油鑊。視之，果肖所遇之婦。方注目間，道士已

聞其遇鬼，忽笑曰：「迫君於途者殆此耶？然非木偶者之能爲，亦非冥王之疎縱

也。」因言「某月掃殿，見有狐迹，又於深夜逐一白狐入此，卽知向之嗜嗜者，

狐實爲之，於鬼乎無與。」蘇聞此，益信女言。道士又引至一殿，有真人踞獅而

蘇因凝睇細觀，其左者面容衣飾，與若人無異，心竊拂着，拂竟安在？」蘇不覺捧腹，出之袖中，寘諸女：「李藥師敬來返璧，但惜此真人，獨無楊越公之雅！」道士愕然！固詰之？蘇不肯言，徑笑而趨出，亦不辭道士而反。抵其家，妻已歸，方將湔製其襦。見蘇勃有怒色！蘇詰之？則泣而請去。蓋婦歸甯母家，尙未思復。忽有一婦人，素衣綦巾，突至婦所，語之曰：「若夫太不自重！誘良家處子，相與爲歡，子歸而視之，杜鵑枝頭，痕且宛在矣。」婦聞而疑之，果遑歸，展其臥具，黠迹信然，且香猶未息，因忿忿裂被出綿，將以浣濯，而良人固未之知也。婦既訕之云云，蘇乃悟，力爲分解，并述其相遇之奇。婦不信，話之倍亟，因以脫幅，竟至數日之久，而琴瑟方調。旬餘，蘇以眇視出，暮歸，遇女於委巷，迎而言曰：「孤搆吾愛，使不得終事君子。雖然，君家娘子，當亦是醋多者，何竟悻悻如是耶？」蘇欲挽之晤言，旋失其所在。自是不再遇女，而閨

謂其嚴，不能復宿於邑內，遂亦絕不遇婦，此蘇壯年事也。至其裔孫，始舉以告人，而上元觀傾圮已久，草荒爛，竟無有徵其異之所在者。

總評「不有雅俗之分，疑洛陽好女兒，與河間蕩婦同讖。夫以狐之行類媚狹，所惑者當非一二，而僅傳其啼笑；女之婉麗如此，乃以媚處特聞，又不獨醋炙娘子，怒目於妾媵之流芳，而忘情於牀頭之作俑也。蘇子瞻失朝雲，當亦生平第一恨事。」

註解

岐黃

岐伯黃帝也

借棲

即借宿也

小奚

猶小童也

裸裎

亦身不着衣也

College

*King's Sir
College
Kalong Sunc*